

## 列传第一百五十六

徐谊 吴猎 项安世 薛叔似 刘甲 杨辅 刘光祖

徐谊，字子宜，一字宏父，温州人。乾道八年进士，累官太常丞。孝宗临御久，事皆上决，执政惟奉旨而行，群下多恐惧顾望。谊谏曰：“若是则人主日圣，人臣日愚，陛下谁与共功名乎？”及论乐制，谊对以“宫乱则荒，其君骄；商乱则陂，其官坏。”上遽改容曰：“卿可谓不以官自惰矣。”

知徽州，陛辞，属光宗初受禅，谊奏：“三代圣王，有至诚而无权术，至诚不息，则可以达天德矣。”至郡，歙县有妻杀夫系狱，以五岁女为证，谊疑曰：“妇人能一掌致人死乎？”缓之未覆也。会郡究实税于庭，死者父母及弟在焉，乃言：“我子欠租久系，饥而大叫，役者批之，堕水死矣。”然后冤者得释，吏皆坐罪，阖郡以为神。移提举浙西常平，守右司郎中，迁左司。

孝宗疾浸棘，上久稽定省，谊入谏，退告宰相曰：“上慰纳从容，然目瞪不瞬，意思恍惚，真疾也。宜祷祠郊庙，进皇子嘉王参决。”丞相留正不克用。

孝宗崩，上不能丧，祭奠有祝，有司不敢摄，百官皆未成服。谊与少保吴玠议请太皇太后临朝，扶嘉王代祭。及将禫，正忧惧，仆于殿庭而去。谊以书谏赵汝愚曰：“自古人臣为忠则忠，为奸则奸，忠奸杂而能济者，未之有也。公内虽心惕，

外欲坐观，非杂之谓欤？国家安危，在此一举。”汝愚问策安出，谊曰：“此大事，非宪圣太后命不可。而知阁门事韩侂胄，宪圣之戚也，同里蔡必胜与侂胄同在阁门，可因必胜招之。”侂胄至，汝愚以内禅议遣侂胄请于宪圣，侂胄因内侍张宗尹、关礼达汝愚意，宪圣许之。

宁宗即位，谊迁检正中书门下诸房公事兼权刑部侍郎，进权工部侍郎、知临安府。侂胄恃功，以赏薄浸觖望。谊告汝愚曰：“异时必为国患，宜饱其欲而远之。”不听。

汝愚雅器谊，除授建明多咨访，谊随事裨助，不避形迹，怨者始众。尝劝汝愚早退，汝愚亦自请：“名在属籍，不宜久司揆事，愿因阜陵乞事以去。”宁宗已许之。侂胄出入禁中无度，谊密启汝愚，无计防之，乃直面讽侂胄。侂胄疑将排己，首谒谊，退束装，冀谊还谒，留之通殷勤，谊不往。

吏部侍郎彭龟年论侂胄罪状，侂胄疑汝愚、谊知其情，益怨恨。以御史刘德秀、胡纆疏谊，责惠州团练副使、南安军安置，移袁州，又移婺州。久之，许自便。复官，提举崇道观，起守江州，加集英殿修撰，升宝谟阁待制，移知建康府，兼江淮制置使。初，金攻庐、楚不下，留兵缀濠州以待和，时时钞掠，与宋师遇，杀伤相当，淮人大惊，复进流江南，在建康者以数十万计。谊昼夜拊循，益严备御，请专捍敌，勿从中御。朝廷惧生事，移知隆兴府以卒。

谊尝与绍兴老将接，于行阵之法，分数奇正，皆有指授，自为图式。后谥忠文。

吴猎，字德夫，潭州醴陵人。登进士第，初主浔州平南簿。时张栻经略广西，檄摄静江府教授。刘焯代栻，栻以猎荐，辟本司准备差遣。

盗李接起，陷容、雷、高、化、贵、郁林等州，猎请赏劳

诛罪，焯于是录郁林功，诛南流县尉、郁林巡检，人人惊厉，争死斗，不逾时，盗悉就擒。尉，宰相王淮甥也，猎坐降官。久之，知常州无锡县。用陈傅良荐，召试，守正字。

光宗以疾久不覲重华宫，猎上疏曰：“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，重华有垂白之二亲，陛下宜于此时问安上寿，恪共子职。”辞甚切。又白宰相留正，乞召朱熹、杨万里。时陈傅良以言过宫事不行求去，猎责之曰：“今安危之机，判然可见，未闻有牵裾折槛之士。公不于此时有所奋发，为士大夫倡，第洁身而去，于国奚益！”傅良为改容谢之。

宁宗即位，迁校书郎，除监察御史。上趣修大内，将移御，猎言：“寿皇破汉、魏以来之薄俗，服高宗三年之丧，陛下万一轻去丧次，将无以慰在天之灵。”又言：“陛下即位，未见上皇，宜笃厉精诚，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见焉。”会伪学禁兴，猎言：“陛下临御未数月，今日出一纸去宰相，明日出一纸去谏臣，昨又闻侍讲朱熹遽以御札畀祠，中外惶骇，谓事不出于中书，是谓乱政。”猎既驳史浩谥，又请以张浚配享阜陵曰：“艰难以来，首倡大义，不以成败利钝异其心，精忠茂烈，贯日月、动天地，未有过于张浚也。孝宗皇帝规恢之志，一饭不忘。历考相臣，终始此念，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，亦惟浚一人耳。”议皆不合。出为江西转运判官，寻劾罢。

久之，党禁弛，起为广西转运判官，除户部员外郎、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。韩侂胄议开边，猎贻书当路，请号召义士以保边场，刺子弟以补军实，增枣阳、信阳之戍以备冲突，分屯阳罗五关以扞武昌，杜越境诱窃以谨边隙，选试良家子以卫府库。且谓：“金人惩绍兴末年之败，今其来必出荆、襄逾湖。”乃输湖南米于襄阳，凡五十万石；又以湖北漕司和余米三十万石分输荆、郢、安、信四郡；蓄银帛百万计以备进讨；拔董

逵、孟宗政、柴发等分列要郡，厥后皆为名将。

召除秘书少监，首陈边事，乞增光、鄂、江、黄四郡戍。属江陵告饥，除秘阁修撰、主管荆湖北路安抚司公事、知江陵府。陛辞，请出大农十万缗以振饥者。道武昌，遣人招商分余；至郡，减价发粟，米价为平。

猎计金攻襄阳，则荆为重镇，乃修成“高氏三海”，筑金鸾、内湖、通济、保安四匱，达于上海而注之中海；拱辰、长林、药山、枣林四匱，达于下海；分高沙、东奖之流，由寸金堤外历南纪、楚望诸门，东汇沙市为南海。又于赤湖城西南遏走马湖、熨斗陂之水，西北置李公匱，水势四合，可限戎马。

金人围襄阳、德安，游骑迫竟陵，朝廷命猎节制本路兵马。猎遣张荣将兵援竟陵，又招神马陂溃卒得万人，分援襄阳、德安。加宝谟阁待制、京湖宣抚使。

时金人再犯竟陵，张荣死之，襄阳、德安俱急。吴曦俄反于蜀，警报至，猎请魏了翁摄参议官，访以西事，募死士入竟陵，命其将王宗廉死守，调大军及忠义、保捷分道夹击，金人遂去。又督董逵等援德安，董世雄、孟宗政等解襄阳之围。

西事方殷，猎为讨叛计，请于朝，以王大才、彭辂任西事，仍分兵抗均、房诸险，漕粟归、峡以待王师。及曦诛，除刑部侍郎，充四川宣谕使。朝廷命旌别淑慝。以敷文阁学士、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。嘉定六年召还，卒，家无余资。蜀人思其政，画像祠之。

猎初从张栻学，乾道初，朱熹会栻于潭，猎又亲炙，湖湘之学一出于正，猎实表率之。有《畏斋文集》、奏议六十卷。谥文定。

项安世，字平父，其先括苍人，后家江陵。淳熙二年进士，召试，除秘书正字。光宗以疾不过重华宫，安世上书言：“陛

下仁足以覆天下，而不能施爱于庭闱之间；量足以容群臣，而不能忍于父子之际。以一身寄于六军、万姓之上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。愿陛下自入思虑，父子之情，终无可断之理；爱敬之念，必有油然而时。圣心一回，何用择日，早往则谓之省，暮往则谓之定。即日就驾，旋乾转坤，在返掌间尔。”疏入不报。安世遗宰相留正书求去，寻迁校书郎。

宁宗即位，诏求言，安世应诏言：

管夷吾治齐，诸葛亮治蜀，立国之本，不过日量地以制赋，量赋以制用而已。陛下试披舆地图，今郡县之数，比祖宗时孰为多少？比秦、汉、隋、唐时孰为多少？陛下必自知其狭且少矣。试命版曹具一岁赋入之数，祖宗盛时，东南之赋入几何？建炎、绍兴以来至乾道、淳熙，其所增取几何？陛下试命内外群臣有司具一岁之用，人主供奉、好赐之费几何？御前工役、器械之费几何？嫔嫗、宦寺廩给之费几何？户部、四总领养兵之费几何？州县公使、迎送、请给之费几何？陛下必自知其为侈且滥矣！用不量赋而至于侈且滥，内外上下之积不得而不空，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，非忍痛耐谤，一举而更张之，未知其所以终也。

今天下之费最重而当省者，兵也。能用土兵则兵可省，能用屯田则兵可省。其次莫如宫掖。兵以待敌国，常畏而不敢省，故省兵难。宫掖以私一身，常爱而不忍省，故省宫掖难。不敢省者，事在他人；不忍省者，在陛下。宫中之嫔嫗、宦寺，陛下事也，宫中之器械、工役，陛下事也，陛下肯省则省之。宫中既省，则外廷之官吏，四方之州县，从风而省，奔走不暇，简朴成风，民志坚定，民生日厚，虽有水旱虫蝗之灾，可活也；国力日壮，虽有夷狄盗贼之变，可为也。复祖宗之业，雪人神之愤，惟吾所为，无可者。

时朱熹召至阙，未几予祠，安世率馆职上书留之，言：“御笔除熹宫祠，不经宰执，不由给舍，径使快行，直送熹家。窃揣圣意，必明知熹贤不当使去，宰相见之必执奏，给舍见之必缴驳，是以为此骇异变常之举也。夫人主患不知贤尔，明知其贤而明去之，是示天下以不复用贤也。人主患不闻公议尔，明知公议之不可而明犯之，是示天下以不复顾公议也。且朱熹本一庶官，在二千里外，陛下即位未数日，即加号召，畀以从官，俾侍经幄，天下皆以为初政之美。供职甫四十日，即以内批逐之，举朝惊愕，不知所措。臣愿陛下谨守纪纲，毋忽公议，复留朱熹，使辅圣学，则人主无失，公议尚存。”不报。俄为言者劾去，通判重庆府，未拜，以伪党罢。

安世素善吴猎，二人坐学禁久废。开禧用兵，猎起帅荆渚，安世方丁内艰。起复，知鄂州。俄淮、汉师溃，薛叔似以怯懦为侂胄所恶，安世因贻侂胄书，其末曰：“偶送客至江头，饮竹光酒，半醉，书不成字。”侂胄大喜曰：“项平父乃尔闲暇。”遂除户部员外郎、湖广总领。

会叔似罢，金围德安益急，诸将无所属。安世不俟朝命，径遣兵解围。高悦等与金人力战，马雄获万户，周胜获千户，安世第其功以闻。猎代叔似为宣抚使，寻以宣谕使入蜀。朝命安世权宣抚使，又升太府卿。

有宣抚幕官王度者，吴猎客也。猎与安世素相友，及安世招军，名项家军，多不逞，好虏掠，猎斩其为首者，安世憾之，至是斩度于大别寺。猎闻于朝，安世坐免。后以直龙图阁为湖南转运判官，未上，用台章夺职而罢。嘉定元年，卒。所著《易玩辞》、他书，多行于世。

薛叔似，字象先，其先河东人，后徙永嘉。游太学，解褐国子录。初登对，论：“祖宗立国之初，除二税外，取民甚轻。

自熙宁以来，赋日增而民困滋甚。”孝宗嘉纳，因曰：“朕在宫中如一僧。”叔似曰：“此非所望于陛下，当论功业如何。正使海内富庶如文、景，不过江左之文、景；法度修明如明、章，不过江左之明、章。陛下即位二十余年，国势未张，未免牵于苟安无事之说。”上默然。

复数日，宰执进拟朝士，上出寸纸书叔似及应孟明姓名，嘉其奏对也。迁太常博士，寻除枢密院编修官。时仿唐制，置补阙、拾遗，宰臣启，拟令侍从、台谏荐人，上自除叔似左补阙。叔似论事，遂劾首相王淮去位。

属金主殂，太孙景立，叔似奏：“规模果定，则乘五单于争立之机；规模不存，则恐成五胡迭起之势。”光宗受禅，时传金使入界使名未正，叔似奏：“自寿皇一正匹敌之礼，金人常有南顾之虞，使名未正而遽受之，祇以重其玩侮。”翼日复奏：“谋国者畏敌太过。”上奋然开纳。

除将作监，出为江东转运判官。俄以谏臣论罢，主管冲佑观，寻除湖北运判，加直秘阁，移福建，召为太常少卿兼实录院检讨官、守秘书监、权户部侍郎。初，丞相周必大请择侍从、台谏忠直者提举太史局，盖用神宗朝司马光与王安礼故事，躔度少差，豫图销弭，遂命叔似提举。寻兼枢密都承旨，以刘德秀疏罢，提举兴国宫。起知赣州，移隆兴府、庐州，召除在京宫观兼侍读，进权兵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兼国用司参议官。两浙民有身丁钱，叔似请于朝，遂蠲之。

试吏部侍郎兼侍读，充京、湖宣谕使。时韩侂胄开边，除兵部尚书、宣抚使。叔似方乞给降官会，分拨纲运，募兵鬻马，辟致僚佐，而皇甫斌唐州之师已败矣。遂劾斌，南安军安置。叔似料敌必侵光、黄，委总领陈谦按行五关，发鄂卒守三关。金果入寇，谦驻汉阳为江左节制。

寻除叔似端明殿学士兼侍读。时宣司兵戍襄阳，都统赵淳、副统制魏友谅与统制吕渭孙不相下，渭孙死之，叔似遂自劾委任失当。叔似夙以功业自期，逮临事，绝无可称。以御史王益祥论，夺职罢祠。侂胄诛，谏官叶时再论，降两官，谪福州，以兵端之开，叔似迎合故也。久之，许自便。嘉定十四年卒，赠银青光禄大夫，谥恭翼。

叔似雅慕朱熹，穷道德性命之旨，谈天文、地理、钟律、象数之学，有稿二十卷。

刘甲，字师文，其先永静军东光人，元祐宰相摯之后也。父著，为成都漕幕，葬龙游，因家焉。甲，淳熙二年进士，累官至度支郎中，迁枢密院检详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。

使金，至燕山，伴宴完颜者，名犯仁庙嫌讳，甲力辞，完颜更名修。自绍兴后，凡出疆遇忌，俱辞设宴，皆不得免，秦桧所定也。九月三日，金宴甲，以宣仁圣烈后忌，辞。还除司农少卿，进太常，擢权工部侍郎，升同修撰，除宝谟阁待制，知江陵府，湖北安抚使。甲谓：“荆州为吴、蜀脊，高保融分江流，渚之以为北海，太祖常令决去之，盖保江陵之要害也。”即因遗址浚筑，亘四十里。移知庐州。

程松为四川宣抚使，吴曦副之，以甲知兴元府、利东安抚使。时蜀口出师败衄，金陷西和、成州，曦焚河池县。先是，曦已遣姚淮源献四州于金，金铸印立曦为蜀王。甲时在汉嘉，未至镇也。金人破大散关，兴元都统制毋思以重兵守关，而曦阴彻募关之戍，金自板岔谷绕出关后，思挺身免。

甲告急于朝，乞下两宣抚司协力捍御。松谋遁，甲固留不可，遽以便宜檄甲兼沿边制置。曦遣后军统制王钺、准备将赵观以书致甲，甲援大义拒之，因卧疾。曦又遣其弟旻邀甲相见，甲叱而去之。乃援颜真卿河北故事，欲自拔归朝，先募二兵持

帛书遣参知政事李壁告变，且曰：“若遣吴总以右职入川，即日可瓦解矣。”

曦僭王位，甲遂去官。朝廷久乃微闻曦反状，韩侂胄犹不之信，甲奏至，举朝震骇。壁袖帛书进，上览之，称“忠臣”者再。召甲赴行在，命吴总以杂学士知鄂州，多赐告身、金钱，使招谕诸军为入蜀计。复命以帛书赐甲曰：“所乞致仕，实难允从，已降指挥，召赴行在。今朝廷已遣使与金通和，襄、汉近日大捷，北兵悉已渡江而去。恐蜀远未知，更在审度事宜，从长区处。”二兵皆补官。

甲舟行至重庆，闻安丙等诛曦，复还汉中，上奏待罪。诏趣还任。甲奏叛臣子孙族属及附伪罪状，公论快之。会宣抚副使安丙以杨巨源自负倡义之功，阴欲除之，语在《巨源传》。臣源既死，军情叵测，除甲宣抚使。杨辅亦以为请，当国者疑辅避事，李壁曰：“昔吴璘属疾，孝宗尝密诏汪应辰权宣抚司事，既而璘果死，应辰即日领印，军情遂安，此的例也。”乃以密札命甲，甲鐫藏之。未几，金自鹞岭关札金崖，进屯八里山，甲分兵进守诸关，截潼川戍兵驻饶风以待之。金人知有备，引去。

侂胄诛，上念甲精忠，拜宝谟阁学士，赐衣带、鞍马。是岁，和议成，朝廷闻彭辂与丙不协，以书问甲，又俾谕丙减汰诸军勿过甚，及访蜀人才之可用者。盖自杨辅召归，西边诸事，朝论多于甲取决，人无知者。

绍兴中，蜀军无见粮，创为科余。孝宗闻其病民，命总领李夔以本所钱招余，惧不给，又命劝余其半，“劝余”之名自此始。久之，李昌图总计，复奏令金、梁守倅任责收余，而劝余遂罢。及是，宣、总司令金洋、兴元三郡劝余小麦三十万石，甲乞下总所照李夔成法措置，从之。

明年，罢宣抚司，合利东、西为一帅，治兴元，移甲知潼川府。安丙既同知枢密院事，董居谊为制置使，甲进宝谟阁学士、知兴元府、利路安抚使，节制本路屯驻军马。朝廷计居谊犹在道，命甲权四川制置司事。

先是，大臣抚蜀者，诸将事之，有所谓互送礼，实贿赂也。甲下令首罢之，凡丙所立茶盐柴邸悉废之。又乞以皂郊博易铺场还隶沔戎司，复通吴氏庄，岁收租四万斛有奇，钱十三万，以裨总计。从之。丙增多田税，甲命属吏讨论，由一府言之，岁减凡百六十万缗、米麦万七千石，边民感泣。嘉定七年，卒于官，年七十三。

甲幼孤多难，母病，刲股以进。生平常谓：“吾无他长，惟足履实地。”昼所为，夜必书之，名曰“自监”。为文平澹，有奏议十卷。理宗诏谥清惠。

杨辅，字嗣勋，遂宁人。乾道二年进士甲科，召试馆职，除秘书省正字，迁校书郎。出知眉州，累迁户部郎中、总领四川财赋，升太府少卿、利西安抚使。

吴挺病，辅以吴氏世帅武兴，久恐生变，密白二府，早择人望以镇方面。又贻书四川制置丘密言：“统制官李爽乃吴氏腹心，缓急不可令权军。”密然之。挺卒，密檄辅权帅事，辅谓：“职为王人，若轻往，第疑军心。”遂索印即益昌领事。复数月，奏以权兴州事杨虞仲兼权。

召守秘书监、礼部侍郎，以显谟阁待制知江陵府，移襄阳，又移潼川。召还，除显谟阁直学士，奉外祠，寻以敷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、兼本路安抚使。韩侂胄决意用兵，以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，假以节制财利之权。辅知曦有异志，贻书大臣言：“自昔兵帅与计臣不相统摄，故总领有报发觉察之权。今所在皆受节制，内忧不轻。”因托言他事，遣人以矾书告于朝。朔

日，率官属东望拜表如常仪。上意辅能诛曦，密诏授宝谟阁学士、四川制置使，许以便宜从事。时人望辅倡义，刘光祖、李道传皆勉之。辅自以不习兵事，且内郡无兵可用，迁延两月，但为去计。曦移辅知遂宁府，辅遂以印授通判韩植而去。

安丙、杨巨源密谋诛曦，以辅有人望，谓密诏自辅所来，闻者皆信。曦既诛，丙趣辅还成都，除四川宣抚使。奏言：“臣以衰病软懦，而居建元功者之上，徒恐牵制败事。安丙才力强济，赏罚明果，乞以事任付丙。”又论：“蜀中三帅，惟武兴事权特重，故致今日之变。乞并置两帅，分其营屯、隶属。”

安丙奏乞两宣抚分司，朝廷察丙与辅异，召辅赴阙。议者谓蜀乱初平，如辅未宜去，乃复以为制置使兼知成都府。再被召，逾年财抵建康，复引咎不进。上召辅益坚，乃之镇江俟命。著作佐郎杨简言辅尝弃成都，不当召，乃除兵部尚书兼侍读，以龙图阁学士知建康府兼江、淮制置使。卒于官，谥曰庄惠。

刘光祖，字德修，简州阳安人。幼出于外祖贾晖，后以晖遣泽补官。登进士第，廷对，言：“陛下睿察太精，宸断太严，求治太速，喜功太甚。”又言：“陛下躬擐甲冑，间驭球马，一旦有警，岂能亲董六师以督战乎？夫人主自将，危道也。臣恐球马之事，敌人闻之，适以貽笑，不足以示武。”除剑南东川节度推官，辟潼川提刑司检法。

淳熙五年，召对，论恢复事，请以太祖用人法，且曰：“人臣献言，不可不察：其一，不量可否，劝陛下轻出骤进，则是即日误国；其二，不思振立，苟且偷安，则是久远误国。”除太学正。召试，守正字，兼吴、益王府教授，迁校书郎，除右正言、知果州。以赵汝愚荐，召入。

光宗即位，除军器少监兼权侍左郎官，又兼礼部。时殿中侍御史阙，上方严其选，谓宰相留正曰：“卿监、郎官中有其

人。”正沈思久之，曰：“得非刘光祖乎？”上曰：“是久在朕心矣。”

光祖入谢，因论：

近世是非不明，则邪正互攻；公论不立，则私情交起。此固道之消长，时之否泰，而实为国家之祸福，社稷之存亡，甚可畏也。本朝士大夫学术议论，最为近古，初非有强国之术，而国势尊安，根本深厚。咸平、景德之间，道臻皇极，治保太和，至于庆历、嘉祐盛矣。不幸而坏于熙、丰之邪说，疏弃正士，招来小人，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，末流大分，事故反覆。绍圣、元符之际，群凶得志，绝灭纲常，其论既胜，其势既成，崇、观而下，尚复何言。

臣始至时，闻有讥贬道学之说，而实未睹朋党之分。中更外艰，去国六载，已忧两议之各甚，而恐一旦之交攻也。逮臣复来，其事果见。因恶道学，乃生朋党，因生朋党，乃罪忠谏。嗟乎，以忠谏为罪，其去绍圣几何！陛下履位之初，端拱而治，凡所进退，率用人言，初无好恶之私，岂以党偏为主。而一岁之内，逐者纷纷，中间好人固亦不少，反以人臣之私意，微累天日之清明。往往推忠之言，谓为沽名之举；至于洁身以退，亦曰愤懑而然。欲激怒于至尊，必加之以讪讪。事势至此，循默乃宜，循默成风，国家安赖？

臣欲熄将来之祸，故不惮反复以陈。伏几圣心豁然，永为皇极之主，使是非由此而定，邪正由此而别，公论由此而明，私情由此而熄，道学之讥由此而消，朋党之迹由此而泯，和平之福由此而集，国家之事由此而理，则生灵之幸，社稷之福也。不然，相激相胜，展转反复，为祸无穷，臣实未知税驾之所。

章既下，读之有流涕者。劾罢户部尚书叶翥、太府卿兼中书舍人沈揆结近习，图进用，言：“比年以来，士大夫不慕廉

靖而慕奔竞，不尊名节而尊爵位，不乐公正而乐软美，不敬君子而敬庸人，既安习以成风，谓苟得为至计。良由前辈老成，零落殆尽，后生晚进，议论无所依据，学术无所宗主，正论益衰，士风不竞。幸诏大臣，妙求人物，必朝野所共属、贤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，参错立朝，国势自壮。臣虽终岁无所奏纠，固亦未至旷官。今日之患，在于不封殖人才，台谏但有摧残，庙堂初无长养。臣处当言之地，岂以排击为能哉？”徙太府少卿。求去不已，除直秘阁、潼川运判。改江西提刑，又改夔州。

时孝宗不豫，上久不过宫，光祖致书留正、赵汝愚曰：“宜与群贤并心一力，若上未过宫，宰执不可归安私第。林、陈二阍，自以获罪重华，日夜交谋其间。宜用韩魏公逐任守忠故事，以释两宫疑谤。大臣亦当收兵柄，密布腹心，俾缓急有可仗者。”闻孝宗崩，又贻书汝愚，勉以安国家、定社稷之事。

宁宗即位，除侍御史，改司农少卿。入对，献《谨始》五箴。又论：“人主有六易：天命易恃，天位易乐，无事易安，意欲易奢，政令易怠，岁时易玩。又有六难：君子难进，小人难退，苦言难入，巧佞难远，是非难明，取舍难决。暗主之所易，明主之所难；暗主之所难，明主之所易。”又言：“陛下以隆慈之命，践祚于素幄，盖有甚不得已者，宜躬自贬损，尽礼于上皇，使圣意欢然知释位之乐，然后足以昭陛下之大孝。”上悚然嘉纳。

进起居舍人。论：“政令当出中书，陛下审而行之，人主操柄，无要于此。”知阁门事韩侂胄浸擅威福，故首及之。迁起居郎。集议卜孝宗山陵，与朱熹皆谓会稽山陵，土薄水浅，乞议改卜。既而熹与祠，光祖言：“汉武帝之于汲黯，唐太宗之于魏征，仁宗之于唐介，皆暂怒旋悔。熹明先圣之道，为今宿儒，又非三臣比。陛下初膺大宝，招徕耆儒，比初政之最善

者。今一旦无故去之，可乎？”且曰：“臣非助熹，助陛下者也。”再疏，不听。

刘德秀劾光祖，出为湖南运判，不就，主管玉局观。赵汝愚既罢相，侂胄擅朝，遂目士大夫为伪学逆党，禁锢之。光祖撰《涪州学记》，谓：“学之大者，明圣人之道以修其身，而世方以道为伪；小者治文章以达其志，而时方以文为病。好恶出于一时，是非定于万世。”谏官张釜指为谤讟，比之杨恽，夺职，谪居房州。久之，许自便。起知眉州，复职，将漕利路，以不习边事辞。进直宝谟阁，主管冲佑观。

吴曦叛，光祖白郡守，焚其榜通衢，且驰告帅守、监司之所素知者，仗大义，连衡以抗贼。俄闻曦诛，则以书属宣抚使杨辅，讲行营田，前日利归吴氏者，悉收之公上，以省饷军费；奖名节、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。除潼川路提刑、权知泸州。侂胄诛，召除右文殿修撰、知襄阳府，进宝谟阁待制、知遂宁府，改京、湖制置使，以宝谟阁直学士知潼川府。

诏以闵雨求言，光祖奏：“女直乃吾不共戴天之仇，天亡此仇，送死于汴。陛下为天之子，不知所以图之，天与不取，是谓弃天，未有弃天而天不我怒也。青、郓、蕳、会求通弗纳，陛下为中国衣冠之主，人归而我绝之，是谓弃人，未有弃人而人不我怨也。且金人舍其巢穴，污我汴京，尚可使吾使人拜之于祖宗昔日朝会之廷乎？”

又请改正宪圣慈烈皇后讳日。先是，后崩以庆元三年十一月二日，郊禋期迫，或谓侂胄曰：“上亲郊，不可不成礼。且有司所费既夥，奈何已之？”侂胄入其言，五日祀圜丘，六日始宣遗诰。于是光祖言：“宪圣，陛下之曾祖母，克相高宗，再造大业。侂胄敢视之如卑丧，迁就若此。贼臣就戮，盍告谢祖宗，改从本日？”从之。

升显谟阁直学士、提举玉隆万寿宫。引年不许，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。嘉定十五年卒，进华文阁学士，谥文节。

赵汝愚称光祖论谏激烈似苏轼，恳恻似范祖禹，世以为名言。所著《后溪集》十卷。子：端之、靖之、翊之、竑之。

论曰：徐谊窜逐于小人之手，身之否，道之亨也。吴猎之以学为政，项安世之通经博古，皆一时之英才，今更定旧史，公论其少伸欤！薛叔似通儒也，不幸以开边事累之。刘甲、杨辅蔚乎有用之才。刘光祖盛名与《涪州学记》并传穹壤，世之人何惮而不为君子也！

## 列传第一百五十七

余端礼 李璧 丘 倪思 宇文绍节 李夔

余端礼，字处恭，衢州龙游人。第进士，知湖州乌程县。民间赋丁绢钱，率三氓出一缣，不输绢而折其估，一缣千钱，后增至五千，民不胜病。端礼以告于府，事得上闻，又自诣中书陈便宜，岁蠲缣钱六万。

召对，时孝宗志在恢复，端礼言：

谋敌决胜之道，有声有实。敌弱者先声后实，以蓄其气；敌强者先实后声，以俟其机。汉武乘匈奴之困，亲行边陲，威震朔方，而漠南无王庭者，蓄其气而服之，所谓先声而后实也。越谋吴则不然，外讲盟好，内修武备，阳行成以种、蠡，阴结援于齐、晋，教习之士益精，而献遗之礼益密，用能一战而霸者，伺其机而图之，所谓先实而后声也。今日之事异于汉而与越相若。愿阴设其备，而密为之谋，观变察时，则机可投矣。

古之投机者有四：有投隙之机，有捣虚之机，有乘乱之机，有承弊之机。因其内衅而击之，若匈奴困于三国之攻而宣帝出师，此投隙之机也。因其外患而伐之，若夫差牵于黄池之役而越兵入吴，此捣虚之机也。敌国不道，因其离而举之，若晋之降孙皓，此乘乱之机也。敌人势穷，蹶其后而蹙之，若高祖之追项羽，此承弊之机也。机之未至，不可以先；机之已至，不可以后。以此备边，安若太山，以此应敌，动如破竹，惟所欲

为，无不如志。

上喜曰：“卿可谓通事体矣。”后以荐为监察御史，迁大理少卿，转太常少卿。

诏以来岁祈谷上帝，仲春躬耕籍田，令礼官讨论明道故事。端礼言：“祈谷之制，合祭天地于圜丘，前期享于太庙，视冬至郊祀之仪，此国朝故事也。若乃明道之制，则以宫中火后考室落成，故于太安殿恭谢天地，此特一时谢灾之事耳。今欲祈谷而耕籍，必合祭天地于圜丘，必前期朝享于景灵宫、太庙可也。欲如明道之制，行于殿庭不可。”诏太常、礼部集议。中书有可以义起者，端礼曰：“礼固有可义起，至于大体，则不可易。古者郊而后耕，以其于郊，故谓之郊，犹祀于明堂，故谓之明堂。如明道谢灾之制，则与祈谷异。今以郊而施之殿庭，亦将以明堂而施之坛壝乎？礼之失自端礼始，端礼死不敢奉诏。”上为之止。

权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，进吏部侍郎，出知太平州，奉祠。光宗立，召见，言：“天子之孝不与庶人同。今陛下之孝于寿皇，当如舜之于尧，行其道可也，武之于文，继其志、述其事可也。凡寿皇睿谋圣训，仁政善教，所尝施于天下者，愿与二三大臣朝夕讲求而力行之，则足以尽事亲之孝矣。”授集英殿修撰、知赣州，还为吏部侍郎、权刑部尚书兼侍讲，以焕章阁直学士知建康府。召拜吏部尚书，擢同知枢密院事。

兴州帅吴玠死，端礼谓枢密赵汝愚曰：“吴氏世握蜀兵，今若复令承袭，将为后患。”汝愚是其言，合辞以奏，光宗意未决，端礼言：“汝愚所请为蜀计，为东南计。夫置大将而非其人，是无蜀也，无蜀，是无东南也。今军中请帅而迟迟不报，人将生心。”不听。后挺子曦卒以蜀叛，如端礼言。

上以疾不朝重华宫，孝宗崩，又不能发丧，人情恟然。端

礼谓宰相留正曰：“公独不见唐肃宗朝群臣发哀太极殿故事乎？宜请太皇太后代行祭之礼。”于是宰执以请于太皇太后，留正惧，入临重华宫，仆地致仕而去。

太皇太后垂帘，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，王流涕逊避。端礼奏：“太上违豫，大丧乏主，安危之机在于呼吸，太皇太后非为陛下计，乃为太上皇帝计，为宗社计。今坚持退让，不思国家之大计，是守匹夫之小节而昧天子之大孝也。”宁宗悚然收泪，不得已，侧身就御坐之半。端礼与汝愚再拜固请，宁宗乃正御坐，退行禫祭礼。

进端礼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汝愚去右丞相位，端礼代之。始，端礼与汝愚同心共政，汝愚尝曰：“士论未一，非余处恭不能任。”及韩侂胄以传道之劳，浸窃威柄，汝愚等欲疏斥之，谋泄而汝愚逐。端礼不能遏，但长吁而已。

浙西常平黄灏以放民租窳，知婺州黄度以庇蜀吏褫职罢郡，二人皆侂胄所憾，端礼执奏，竟不免于罪。太府丞吕祖俭坐上书忤侂胄南迁，端礼救解不获，公议始归责焉。他日见上，言除从官中书不知，朝纲已紊，祸根已滋。即丐去，不许，进左丞相。

端礼在相位期年，颇知拥护善类，然为侂胄所制，壹郁不愜志，称疾求退，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。居顷之，判潭州，移庆元，复帅潭。薨，授少保、郇国公致仕，赠太傅，谥忠肃。子嵘，工部尚书。

李璧字季章，眉之丹稜人。父焘，典国史。璧少英悟，日诵万余言，属辞精博，周必大见其文，异之曰：“此谪仙才也。”孝宗尝问焘：“卿诸子孰可用？”焘以璧对。以父任入官，后登进士第。召试，为正字。

宁宗即位，徙著作佐郎兼刑部郎、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。

时韩侂胄专国，建议恢复，宰相陈自强请以侂胄平章国事，遂召璧草制，同礼部尚书萧达讨论典礼，命侂胄三日一朝，序班丞相上。

璧受命使金，行次扬州，忠义人朱裕挟宋师袭涟水，金人愤甚，璧乞泉裕首境上，诏从其请。璧至燕，与金人言，披露肝胆，金人之疑顿释。璧归，侂胄用师意方锐，璧言：“进取之机，当重发而必至，毋轻出而苟沮。”既而陈景俊使北还，赞举兵甚力，钱象祖以沮兵议忤侂胄得罪贬，璧论襄阳形势，深以腹心为忧，欲待敌先发，然后应之，侂胄意不悻，于是四川、荆、淮各建宣抚而师出矣。

璧度力不能回，乃入奏：“自秦桧首倡和议，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复开于臣子之口。今庙谋未定，士气积衰，苟非激昂，曷克丕应。臣愚以为宜亟贬秦桧，示天下以仇耻必复之志，则宏纲举而国论明，流俗变而人心一，君臣上下奋励振作，拯溃民于残虐，湔祖宗之宿愤。在今日举而措之，无难矣。”疏奏，秦桧坐追王爵。议者谓璧不论桧之无君而但指其主和，其言虽公，特以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。

初，侂胄召叶适直学士院，草出师诏，适不从，乃以属璧，由是进权礼部尚书。侂胄既丧师，始觉为苏师旦所误，一夕招璧饮，酒酣，及师旦事，璧微撻其过，覘侂胄意向，乃极言：“师旦怙势招权，使明公负谤，非窜谪此人，不足以谢天下。”师旦坐贬官。璧又言：“郭倬、李汝翼僭军误国之罪，宜诛之以谢淮民。”拜参知政事。

金遣使来，微示欲和意，丘密以闻，璧貽密书，俾遣小使致书金帅求成，金帅报书以用兵首谋指侂胄，侂胄大恚，不复以和为意。璧言：“张浚以讨贼复仇为己任，隆兴之初，事势未集，亦权宜就和。苟利社稷，固难执一。”侂胄不听，以张

岩代密，璧力争，言丘密素有人望，侂胄变色曰：“方今天下独有一丘密邪！”

吴曦叛，据蜀称王，杨巨源、安丙诛之。事闻，璧议须用重臣宣抚，荐制置使杨辅为宣抚使，而使安丙辅之。丙杀杨巨源，辅恐召变，以书举刘甲自代，侂胄疑辅避事，璧曰：“孝宗闻吴璘病，亟诏汪应辰权宣抚使职事，蜀赖以安，此故事也。”于是命甲权宣抚使。

方信孺使北归，言金人欲缚送侂胄，故侂胄忿甚，用兵之意益急。璧方与共政，或劝其速去，毋与侂胄分祸，璧曰：“嘻，国病矣，我去谁适谋此？”会礼部侍郎史弥远谋诛侂胄，以密旨告璧及钱象祖，象祖欲奏审，璧言事留恐泄，侂胄迄诛，璧兼同知枢密院事。御史叶时论璧反复诡譎，削三秩，谪居抚州。后辅臣言诛侂胄事，璧实预闻，乃令自便。复官提举洞霄宫，久之，复以御史奏削三秩，罢祠。

越四年，复除端明殿学士、知遂宁府，未至，而溃兵张福入益昌，戕王人，略阬剽果，至遂宁，璧传檄谕之，福等读檄泣下，约解甲降。会官军至挑贼，贼忿，尽燔其城，顾府治曰：“李公旦夕来居，此其勿毁。”璧驰书大将张威，使调嘉定黎雅砦丁、牌手来会战，威夜遣人叩门，来言曰：“贼垒坚不可破，将选死士，梯而登，以火攻之。”璧曰：“审尔，必多杀士卒，盍先断贼汲路与粮道，使不得食，即自成擒矣。”以长围法授之，威用其谋，贼遂平。

璧寻引疾奉祠。嘉定十五年六月卒，进资政殿学士致仕，谥文懿。

璧嗜学如饥渴，群经百氏搜抉靡遗，于典章制度尤综练。为文隽逸，所著有《雁湖集》一百卷、《涓尘录》三卷、《中兴战功录》三卷、《中兴奏议》若干卷、内外制二十卷、《援毫

录》八十卷、《临汝闲书》百五十卷。璧父子与弟 皆以文学知名，蜀人比之三苏云。

丘密字宗卿，江阴军人。隆兴元年进士，为建康府观察推官。丞相虞允文奇其才，奏除国子博士。孝宗谕允文举自代者，允文首荐密。有旨赐对，遂言：“恢复之志不可忘，恢复之事未易举，宜甄拔实才，责以内治，遵养十年，乃可议北向。”

时方遣范成大使金，祈请陵寝。密言：“泛使亟遣，无益大计，徒以骄敌。”孝宗不乐，曰：“卿家坟墓为人所据，亦须理索否？”密对曰：“臣但能诉之，不能请之。”孝宗怒，密退待罪，孝宗察其忠，不谴也。

迁太常博士，出知秀州华亭县。捍海堰废且百年，咸潮岁大入，坏并海田，苏、湖皆被其害。密至海口，访遗址已沦没，乃奏创筑，三月堰成，三州舄鹵复为良田。除直秘阁、知平江府，入奏内殿，因论楮币折阅，请公私出内，并以钱会各半为定法。诏行其言，天下便之。

知吉州，召除户部郎中，迁枢密院检详文字。被命接伴金国贺生辰使。金历九月晦，与《统天历》不合，密接使者以恩意，乃徐告以南北历法异同，合从会庆节正日随班上寿。金使初难之，卒屈服。孝宗喜谓密曰：“使人听命成礼而还，卿之力也。”

先是，王抃为枢密，密不少下之。方迓客时，抃排定程颐奏，上降付接伴，令沿途遵执。密具奏，谓“不可以此启敌疑心。”不奉诏。抃憾之，訾密不礼金使，予祠。起知鄂州，移江西转运判官，提点浙东刑狱，进直徽猷阁、知平江府，升龙图阁，移帅绍兴府，改两浙转运副使，以忧去。

光宗即位，召对，除太常少卿兼权工部侍郎，进户部侍郎，擢焕章阁直学士、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。密素以吴氏世

掌兵为虑，陛辞，奏曰：“臣入蜀后，吴挺脱至死亡，兵权不可复付其子。臣请得便宜抚定诸军，以俟朝命。”挺死，密即奏：“乞选他将代之，仍置副帅，别差兴州守臣，并利州西路帅司归兴元，以杀其权。挺长子曦勿令奔丧，起复知和州，属总领杨辅就近节制诸军，檄利路提刑杨虞仲往摄兴州。”朝廷命张詔代挺，以李仁广副之，遂革世将之患。其后郭杲继詔复兼利西路安抚。杲死，韩侂胄复以兵权付曦，曦叛，识者乃服密先见。

进焕章阁直学士。宁宗即位，赴召，以中丞谢深甫论罢之。居数年，复职知庆元府。既入奏，韩侂胄招以见，出奏疏几二千言示密，盖北伐议也，知密平日主复仇，冀可与共功名。密曰：“中原沦陷且百年，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，然兵凶战危，若首倡非常之举，兵交胜负未可知，则首事之祸，其谁任之？此必有夸诞贪进之人，攘臂以侥幸万一，宜亟斥绝，不然必误国矣。”

进敷文阁学士，改知建康府。将行，侂胄曰：“此事姑为迟之。”密因赞曰：“翻然而改，诚社稷生灵之幸，惟无摇于异议，则善矣。”侂胄闻金人置平章，宣抚河南，奏以密为签枢，宣抚江、淮以应之。密手书力论“金人未必有意败盟，中国当示大体，宜申警军实，使吾常有胜势。若衅自彼作，我有辞矣。”宣抚议遂寝。侂胄移书欲除密内职，宣谕两淮。密报曰：“使名虽异，其为示敌人以嫌疑之迹则同，且伪平章宣抚既寝，尤不宜轻举。”侂胄滋不悦。

升宝文阁学士、刑部尚书、江淮宣抚使。时宋师克泗州，进图宿、寿，既而师溃，侂胄遣人来议招收溃卒，且求自解之计。密谓：“宜明苏师旦、周筠等僭师之奸，正李汝翼、郭倬等丧师之罪。”密欲全淮东兵力，为两淮声援，奏“泗州孤立，

淮北所屯精兵几二万，万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长等城，则首尾中断，堕敌计矣。莫若弃之，还军盱眙。”从之。

金人拥众自涡口犯淮南，或劝密弃庐、和州为守江计，密曰：“弃准则与敌共长江之险矣。吾当与淮南俱存亡。”益增兵为防。

进端明殿学士、侍读，寻拜签书枢密院，督视江、淮军马。有自北来者韩元靖，自谓琦五世孙，密诘所以来之故，元靖言：“两国交兵，北朝皆谓出韩太师意，今相州宗族坟墓皆不可保，故来依太师尔。”密使毕其说，始露讲解意。密遣人护送北归，俾扣其实。其回也，得金行省幅纸，密以闻于朝，遂遣王文采持书币以行。文采还，金帅答书辞顺，密复以闻，遂遣陈璧充小使。璧回，具言：“金人诘使介，既欲和矣，何为出兵真州以袭我？然仍露和意也。”密白庙堂，请自朝廷移书续前议，又谓彼既指侂侂为元谋，若移书，宜暂免系衔。侂侂大怒，罢密，以知枢密院事张岩代之。既以台论，提举洞霄宫，落职。

侂侂诛，以资政殿学士知建康府，寻改江、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。淮南运司招辑边民二万，号“雄淮军”，月廩不继，公肆剽劫，密乃随“雄淮”所屯，分隶守臣节制，其西路则同转运使张颖拣刺为御前武定军，以三万人为额，分为六军，余汰归农，自是月省钱二十八万缗，米三万四千石。武定既成军伍，淮西赖其力。以病丐归，拜同知枢密院事。卒，谥忠定。

密仪状魁杰，机神英悟，尝慷慨谓人曰：“生无以报国，死愿为猛将以灭敌。”其忠义性然也。

倪思，字正甫，湖州归安人。乾道二年进士，中博学宏词科。累迁秘书郎，除著作郎兼翰林权直。光宗即位，典册与尤袤对掌。故事，行三制并宣学士。上欲试思能否，一夕并草除

公师四制，训词精敏，在廷诵叹。

权侍立修注官，直前奏：“陛下方受禅，金主亦新立，欲制其命，必每事有以胜之，彼奢则以俭胜之，彼暴则以仁胜之，彼怠惰则以忧勤胜之。”又请增置谏官，专责以谏事。又乞召内外诸将访问，以知其才否。

迁将作少监兼权直学士院，兼权中书舍人，升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、同修国史，寻兼侍讲。

初，孝宗以户部经费之余，则于三省置封桩库以待军用，至绍熙移用始频。会有诏发缗钱十五万入内帑备犒军，思谓实给他费，请毋发，且曰：“往岁所入，约四百六十四万缗，所出之钱不及二万，非痛加撙节，则封桩自此无储。遂定议犒军岁以四十万缗为额，由是费用有节。又言：“唐制使谏官随宰相入阁，今谏官月一对耳，乞许同宰执宣引，庶得从容论奏。”上称善，除礼部侍郎。

上久不过重华宫，思疏十上，言多痛切。会上召嘉王，思言：“寿皇欲见陛下，亦犹陛下之于嘉王也。”上为动容。时李皇后浸预政，思进讲姜氏会齐侯于泺，因奏：“人主治国必自齐家始，家之不能齐者，不能防其渐也。始于褻狎，终于恣横，卒至于阴阳易位，内外无别，甚则离间父子。汉之吕氏，唐之武、韦，几至乱亡，不但鲁庄公也。”上悚然。赵汝愚同侍经筵，退语人曰：“说直如此，吾党不逮也。”

兼权吏部侍郎，出知绍兴府。宁宗即位，改婺州，未上，提举太平兴国宫，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。御史姚愈劾思，出知太平州，历知泉州，建宁府，皆以言者论去。久之，召还，试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。侂胄先以书致殷勤，曰：“国事如此，一世人望，岂宜专以洁己为贤哉？”思报曰：“但恐方拙，不能徇时好耳。”

时赴召者，未引对先谒侂胄，或劝用近例，思曰：“私门不可登，矧未见君乎？”遽入见，首论言路不通：“自吕祖俭谪徙而朝士不敢输忠，自吕祖泰编鞞而布衣不敢极说。胶庠之士欲有吐露，恐之以去籍，谕之以呈藁，谁肯披肝沥胆，触冒威尊？近者北伐之举，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，如使未举之前，相继力争之，更加详审，不致轻动。”又言：“苏师旦赃以巨万计，胡不黥戮以谢三军？皇甫斌丧师襄汉，李爽败绩淮甸，秦世辅溃散蜀道，皆罪大罚轻。”又言：“士大夫寡廉鲜耻，列拜于势要之门，甚者匍匐门窦，称门生不足，称恩坐、恩主甚至于恩父者，谀文丰赂，又在所不论也。”侂胄闻之大怒。

思既退，谓侂胄曰：“公明有余而聪不足：堂中剖决如流，此明有余；为苏师旦蒙蔽，此聪不足也。周筠与师旦并为奸利，师旦已败，筠尚在，人言平章骑虎不下之势，此李林甫、杨国忠晚节也。”侂胄悚然曰：“闻所未闻！”

司谏毛宪劾思，予祠。侂胄殒，复召，首对，乞用淳熙例，令太子开议事堂，闲习机政。又言：“侂胄擅命，凡事取内批特旨，当以为戒。”

除权兵部尚书兼侍读。求对，言：“大权方归，所当防微，一有干预端倪，必且仍蹈覆辙。厥今有更化之名，无更化之实。今侂胄既诛，而国人之言犹有未靖者，盖以枢臣犹兼宫宾，不时宣召，宰执当同班同对，枢臣亦当远权，以息外议。”枢臣，谓史弥远也。金人求侂胄函首，命廷臣集议，思谓有伤国体。徙礼部尚书。

史弥远拟除两从官，参政钱象祖不与闻。思言：“奏拟除目，宰执当同进，比专听侂胄，权有所偏，覆辙可鉴。”既而史弥远上章自辨，思求去，上留之。思乞对，言：“前日论枢臣独班，恐蹈往辙，宗社堪再坏耶？宜亲擢台谏，以革权臣之

弊，并任宰辅，以鉴专擅之失。”弥远怀恚，思请去益力，以宝谟阁直学士知镇江府，移福州。

弥远拜右丞相，陈晦草制用“昆命元龟”语，思叹曰：“董贤为大司马，册文有‘允执厥中’一言，萧咸以为尧禅舜之文，长老见之，莫不心惧。今制词所引，此舜、禹揖逊也。天下有如萧咸者读之，得不大骇乎？”仍上省牒，请贴改麻制。诏下分析，弥远遂除晦殿中侍御史，即劾思藩臣僭论麻制，镌职而罢，自是不复起矣。

久之，除宝文阁学士，提举嵩山崇福宫。嘉定十三年卒，谥文节。

宇文绍节，字挺臣，成都广都人。祖虚中，签书枢密院事。父师瑗，显谟阁待制。父子皆以使北死，无子，孝宗愍之，命其族子绍节为之后，补官仕州县。九年，第进士。累迁宝谟阁待制、知庐州。

时侂胄方议用兵，绍节至郡，议修筑古城，创造砦栅，专为固圉计。淮西转运判官邓友龙谮于侂胄，谓绍节但为城守，徒耗财力，无益于事。侂胄以书让绍节，绍节复书谓：“公有复仇之志，而无复仇之略；有开边之害，而无开边之利。不量国力，浪为进取计，非所敢知。”侂胄得书不乐，乃以李爽代绍节，召还，为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，以宝文阁待制知镇江府。

吴曦据蜀，趣绍节赴阙，任以西讨之事。绍节至，谓大臣曰：“今进攻，则瞿唐一关，彼必固守；若驻军荆南，徒损威望。闻随军转运安丙者素怀忠义，若授以密旨，必能讨贼成功。”大臣用其言，遣丙所亲以帛书达上意，丙卒诛曦。

权兵部尚书，未几，除华文阁学士、湖北京西宣抚使、知江陵府。统制官高悦在戍所，肆为杀掠，远近苦之。绍节召置

帐前，收其部曲。俄有诉悦纵所部为寇者，绍节杖杀之，兵民皆欢。升宝文阁学士，试吏部尚书，寻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

安丙宣抚四川，或言丙有异志，语闻，廷臣欲易丙。绍节曰：“方诛曦初，安丙一摇足，全蜀非国家有，顾不以此时为利，今乃有他耶？绍节愿以百口保丙。”丙卒不易。朝廷于蜀事多所咨访，绍节审而后言，皆周悉事情。

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，讣闻，上嗟悼，为改日朝享。进资政殿学士致仕，又赠七官为少师，非常典也。谥曰忠惠。

李夔，字清叔，崇庆晋原人。第进士，为隆州判官，摄绵州。岁昆，出义仓谷贱糶之，而以钱贷下户，又听民以茅秸易米，作粥及褚衣，亲衣食之，活十万人。明年又饥，邛蜀彭汉成都盗贼蜂起，绵独按堵。知永康军，移利州，提点成都路刑狱兼提举常平。岁凶，先事发廩蠲租，所活百七十万人。知兴元府、安抚利州东路。

汉中久饥，剑外和余在州者独多，夔尝匹马行阡陌间访求民瘼，有老姬进曰：“民所以饥者，和余病之也。”泣数行下。夔感其言，奏免之，民大悦。徙仓部员外郎，总领四川赋财、军马、钱粮，升郎中。

淳熙三年，廷臣上言：“四川岁余军粮，名为和余，实科余也。”诏制置使范成大同夔相度以闻，夔奏：“诸州岁余六十万石，若从官余，岁约百万缗，如于经费之中斟酌损益，变科余为官余，贵贱旼时，不使亏毫忽之价；出纳抵量，勿务取圭撮之赢，则军不乏兴，民不加赋。”乃书“利民十一事”上之。前后凡三年，夔上奏疏者十有三，而天子降诏难问者凡八，讫如其议。民既乐与官为市，远迩欢趋，军饷坐给，而田里免科余，始知有生之乐。会岁大稔，米价顿贱，父老以为三十年

所无。梁、洋间绘蔡像祠之。

范成大驿疏言：“关外麦熟，倍于常年，实由罢余，民力稍纾，得以尽于农田。”孝宗览之曰：“免和余一年，田间和气若此，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。”擢蔡守太府少卿。范成大召见，孝宗首问：“余事可久行否？”成大奏：“李蔡以身任此事，臣以身保李蔡。”孝宗大悦，曰：“是大不可得李蔡也。”上意方向用，而蔡亦欲奏蠲盐酒和买之弊，以尽涤民害。会有疾，卒。诏以蔡能官，致仕恩外特与遣表，择一人庶官，前此所未有。

初，蔡宰眉山，校成都漕试，念吴氏世袭兵柄必稔蜀乱，发策云：“久假人以兵柄，未有不为患者。以武、宣之明，不能销大臣握兵之祸；以宪、武之烈，不能收藩镇握兵之权。危刘氏、殄唐室，鲜不由此。”吴挺以为怨。后蔡总饷事，挺谬奏军食粗恶，孝宗以问蔡，蔡缄其样以进，挺之妄遂穷。逾三十年，吴曦竟以蜀叛，安丙既诛曦，每语人云：“吾等焦头烂额耳，孰如李公先见者乎？”蔡讲学临政皆有源委，所著书十八种，有《桃溪集》一百卷。

论曰：余端礼平时论议剖正，及为相，受制于韩侂胄，虽有志扶掖善类，而不得以直，遂颇不免君子之论。若李壁、丘密皆谏侂胄以轻兵召衅之失，及其决意用师，命叶适草诏不从，而壁独当笔焉，何其所见后先舛迕哉！附会之罪，壁固无以逭于公论矣。倪思直辞劄主，又屡触权臣，三黜不变其风概，有可尚焉。李蔡所至能举荒政，蠲苛赋，亦庶几古所谓惠人也。

## 列传第一百五十八

郑 王庭秀附 仇恂 高登 姜寅亮 宋汝为

郑 ，字致刚，建州人。政和八年举进士，授安陆府教授，权信阳县尉，监南康酒税。遂召为御史台主簿。张邦昌之僭号也，挺身见高宗于济州。既即位，擢监察御史，迁右司谏，升为谏议大夫。

帝至杭州， 奏曰：“陛下南渡出于仓卒，省台寺监、百司之臣获济者鲜，当擢吴中之秀以为用。况天下贤俊多避地吴、越，宜令守臣体访境内寄居待阙，及见任宫观等京朝官以上，各具姓名以闻，简拔任使，庶几速得贤才以济艰厄。”诏从之。

苗傅、刘正彦等逆乱， 庭立面折二凶，且谓逆贼凶焰炽甚，非请外援无可为者。乃上章待罪求去，退见吕颐浩，议兴复计，太后降诏不允。朱胜非言 面折二凶事，拜御史中丞。

时二凶窃威福之柄，肆行杀戮，日至都堂侵紊机政。 言：“黄门宦者之设，本以给事内庭，供扫除而已。俾与政事，则贪暴无厌，待以兵权，则惨毒无已，皆前世已行之验也。故宦官用事于上，则生人受祸于下，匹夫力不能胜，则群起而攻之。是以靖康之初，群起而攻之者庶民也；睿圣皇帝南渡，驻蹕未安，群起而攻之者众兵也。今当痛革前弊，并令选择其人，曾经事任招权纳宠者，屏之远方，俾无浸淫以激众怒，则赏罚之柄自朝廷出，国势尊矣。仍谕军法便宜，止行于所辖军伍，

其余当闻之朝廷，付之有司，明正典刑，所以昭尊君之礼而全臣子忠义之节也。”疏留中不出。对，请付外行之。

又论：“黄潜善、汪伯彦均于误国，而潜善之罪居多，今同以散官窜谪湖南；钱伯言与黄愿皆弃城，吕源与梁扬祖皆拥兵而逃，今愿罢官，扬祖落职，而源、伯言未正典刑，非所以劝惩。”诏窜削有差。

傅、正彦日至都堂议事，奏：“将帅之臣不可预政。”及闻以签书枢密院召吕颐浩，以礼部尚书召张浚，分张俊兵以五百人归陕西，而浚不受尚书之命，俊不肯分所部兵，遂谪浚居郴州，擢俊以节度知凤翔。知出二凶奸谋，具章乞留颐浩知金陵，浚不当贬，不报。遂遣所亲谢向变姓名，微服为贾人，徒步如平江见浚等，具言城中事，以为严设兵备，大张声势，持重缓进，使贼自遁，无惊动三宫，此上策也。浚等闻之，皆感激奋厉为赴难计。

俄诏睿圣皇帝为皇太弟、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幼主为皇太侄，即与大臣进议，以为：“在庭公卿、百司、群吏皆昔之臣属也，今则与之比肩事主矣。稽之于古，则无所法；行之于今，则实逆天。或者谓大元帅可以任军旅之大事，臣窃以为不然。昔舜之禅禹也，犹命禹徂征有苗，则禹虽受禅，而征伐之事舜犹亲之也。唐睿宗传位皇太子，以听小事，自尊为太上皇，以听大事。如是无不可者，则稽之于古为有法，行之于今为得宜。”

太后垂帘同听政，以安人心。退与御史王庭秀上疏力争。太后召 与宰执同对帘前，乞召庭秀，太后谕曰：“今欲令睿圣皇帝总领兵马来。”奏曰：“臣不知其他，但人君位号岂容降改，闻之天下，孰不怀疑。虽前世衰乱分裂之时，固未有旬日之间易两君，一朝降两朝位号者也。”太后令 至都堂，朱胜非出朱昉等所上书以示 、庭秀， 、庭秀力言昨日诏书

不可宣布，必召变。胜非与执政颜岐、王孝迪、路允迪皆在坐，尚书左丞张澄独曰：“事势若此，岂争此名位耶？”澄欲出，等共止之。

与李邴并为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。高宗复位，进签书，执政甫百日而卒。高宗甚悼之，谓大臣：“朕丧元子，犹能自排遣，于殆不能释也。”

庭秀字颖彦，慈溪人。与黄庭坚、杨时游，其为学旁搜远绍，不苟趣时好，造诣深远，操植坚正，发为文辞，俊迈宏远。登政和二年上舍第，历官州县。

侍御史李光荐为御史台检法官。宣和、靖康时，进言皆发于忠义。御史中丞言：“伪楚时庶官中如虞谟、王庭秀者，初非疾病，毅然致为臣而归，愿褒擢之。”拜监察御史，奏：“乞威断当出于人主，而所遣宣谕官，当令举廉吏。”又言：“刑名有疑虑者，令州郡法官申宪司阅实具奏，以取裁决。”迁殿中侍御史，论黄潜善卖官售宠，罢之。

既与郑力力争降封高宗事，未几出知瑞州，右正言吕祉奏：“朝廷今日缘论大臣移一言官，明日罢一言官，则后日大臣行事有失，谁敢言者。”遂召为吏部郎，改左司，言：“朝廷比来深疾贪吏，然州县之间岂无廉介自将、沈于下僚者，宜命五使，所至以廉洁清修、可以师表吏民者，以名来上，参之公议，不次升擢，以厉士风。”从之。

迁检正中书门下省诸房公事，与宰相议多不合，不自安，引疾求去。诏直秘阁、主管崇道观而归。

仇恂，字泰然，益都人。大观三年进士，授邠州司法，谯狱详恕，多所全活。为邓城令，满秩，耆幼遮泣不得去。徙武陟令，属朝廷方调兵数十万于燕山，恂馈饷毕给。时主将纵士卒过市掠物，不予直，他邑官逃避，恂先期趣备，申严约束，

遂以不扰。已而恂送运饷于涿，值大军溃于卢沟河，囊橐往往委以资敌，恂间关营护，无一豪弃失。

调高密丞，俗尚嚣讼，恂摄县事，剖决如流，事无淹夕，民至怀饼饵以俟决遣。猾吏杨盖每阴疏令过，胁持为奸，恂暴其罪黥之，无不悦服。州阙司录，命恂摄事，既行，邑氓万余邀留，至拥归县廨，时天寒，皆然火警守，布满后先，恂由它道得出，或追拜马首曰：“公舍我去，我必使公复来。”它日，恂方白事郡牙，忽数千人径夺以归，守针弗能遏。剧寇起莱、密间，素闻恂名，戒其党毋犯高密境，民赖以安。密卒闭关叛掠，害官吏几尽，独呼曰：“无惊仇公。”

南迁，丁母忧。服除，知建昌军，入为考功员外。时任者宛转兵间，亡失告牒十常七八，而铨部无案籍，诉丐者甚多，真伪错乱。恂亲为考核，其可据者悉责保识，因上闻行之。

迁右司及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，俄为沿海制置使。明守与宰相厚善，给言士卒将为变，致遣精兵密捕。统制官徐文觉之，初谋纵军剽略，顷之泛海去，呼曰：“我以仇公故，不杀人，不焚屋庐。”一城晏然。犹坐削两官，主管太平观。

以淮西宣抚知庐州。刘豫子麟合金兵大入，民情汹惧。宣抚司统制张琦者，冀乘危为乱，驱居民越江南走。欲先胁恂出，拥甲士数千突入，露刃登楼，扬白麾，左右惊溃，迫恂上马。恂徐谓曰：“若辈无守土责，吾当以死殉国，寇未至而逃，人何赖焉。”坚不为动，神色无少异。琦等错愕，遽散其徒，人心遂定。

时金人出入近境，恂求援于宣抚司，不报。又遣其子自间道赴朝廷告急，虽旌其子以官，而援卒不至。帝方下诏亲征，而诏亦不至淮甸，喧言将弃两淮为保江计。恂录诏语揭之郡县，读者至流涕，咸思自奋。监押阎仅死于贼，余众来归，州帑匱

竭，无以为赏，恂悉引班坐，犒以酒食，慰劳之，众皆感励。募庐、寿兵得数百，益乡兵二千，出奇直抵寿春城下，敌三战皆北，却走度淮。其后麟复增兵来寇，恂复寿春，俘馘甚众，获旗械数千，焚粮船百余艘，降渤海首领二人。

初，金人围濠州，旬日未下，属天寒，马多僵死，乃悉众向淮东。枢密使张浚方视师金陵，恂以策说之曰：金重兵在淮东，师老食匮，若以精兵二万一自寿阳，一自汉上，径趋旧京，当不战而退，继以大军尾击，蔑有不济者。昔人谓‘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。’愿无失时之悔。”浚不能用。

麟复以步骑数千至合肥，谍言兀术为之殿，人心怖骇，不知所为。会京西制置使遣牛皋统兵适至，恂顾左右曰：“召牛观察来击贼。”皋既至，以忠义撼之，皋素勇甚，以二千余骑驰出，短兵相接，所向披靡，敌稍惧，散而复集者三。其副徐庆忽坠马，敌竞赴之，皋掖以上，手刺数人，因免胄大呼曰：“我牛皋也，尝四败兀术，可来决死。”寇畏其名，遂自溃。以恂克复守御功，加徽猷阁待制。

明年，宣抚司始遣大将王德来，时寇已去，德谓其伍曰：“当事急时，吾属无一人渡江击贼，今事平方至，何面目见仇公耶？”德麾下多女真、渤海归附者，见恂像，不觉以手加额。

初，宣抚司既不以一卒援诸郡，但令焚积聚，弃城退保，文移不绝于道，又请浚督行之。浚檄恂度其宜处之，恂谓：“残破之余，兵食不给，诚不能支敌。然帅臣任一路之责，誓当死守。今若委城，使金人有淮西，治兵舰于巢湖，必贻朝廷忧。”力陈不可，浚韪其言，而卒全活数州之众。寻诏诣阙，军民号送之。

改浙东宣抚使、知明州，以挫豪强、奖善良为理。吏受赇，虽一钱不贷，奸猾敛迹。州罹兵火既毁，恂斥厨钱助其费，买

田行乡饮酒礼。岁饥，发官储损其直，民无死徙。朝廷闻之，进秩一等。

再召，进对，帝亲加褒谕，欲留置近密。言者以恂在郡多黥胥吏为惨酷，请授外藩。时峒獠未息，乃进直学士，为湖南安抚使，禁盗铸钱者，趣使为农，物价既平，商贾遂通。数月，召还，加宝文阁学士、陕西都转运使。时金人无故归侵疆，诡计叵测，恂力陈非策，固辞不行。秦桧方主和议，以为异己，落职，以左朝奉郎、少府少监分司西京，全州居住。

起知河南府，未行，金人果复陷所归郡邑，如恂言。乃复待制，再知明州，改知平江府，陛辞，言：“我军已习战，非复前日，故刘锜能以少击众，敌大挫衄，若乘已振之势，鼓行而前，中原可传檄而定。”上嘉之。以言罢，提举太平观。积官至左朝议大夫，爵益都县伯。卒，赠左通议大夫。

恂性至孝，母没时，方崎岖转徙，居丧尽礼。沿海制置使陈彦文荐于朝，起复之，恂不就。恂端方挺特，自初官讫通显，无所附丽。令邓城时，丞相范宗尹方为邑子，以文谒恂。恂他日语其父：“是子公辅器也。”宗尹既当国，未尝以私见。恂在明州，尝欲荐一幕官，问曰：“君日费几何？”对以“十口之家，日用二千”。恂惊曰：“吾为郡守费不及此，属僚所费倍之，安得不贪。”遂止。

高登，字彦先，漳浦人。少孤，力学，持身以法度。宣和间，为太学生。金人犯京师，登与陈东等上书乞斩六贼。廷臣复建和议，夺种师道、李纲兵柄，登与东再抱书诣阙，军民不期而会者数万。王时雍纵兵欲尽歼之，登与十人屹立不动。

钦宗即位，擢吴敏、张邦昌为相，敏又雪前相李邦彦无辜，乞加恩礼起复之。登上书曰：“陛下自东宫即位，意必能为民兴除大利害。践阼之始，兵革扰攘，朝廷政事一切未暇，人人

翹足以待事息而睹惟新之政，奈何相吴敏、张邦昌？又纳敏党与之言，播告中外，将复用李邦彦，道路之人无不饮恨而去。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，臣恐人心自此离矣。太上皇久处邦彦等于政府，纪纲紊乱，民庶愁怨，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诱误上皇，以致大祸，仓皇南幸，不获宁居。主辱臣死，此曹当尽伏诛，今乃偃然自恣，朋比为奸，蒙蔽天日。陛下从敏所请，天下之人将以陛下为不明之君，人心自此离矣。”再上书曰：“臣以布衣之微贱，臣言系宗社之存亡，未可忽也。”于是凡五上书，皆不报。因谋南归，忽闻邦昌各与远郡，一时小人相继罢斥，与所言偶合者十七八，登喜曰：“是可以尽言矣。”复为书论敏未罢，不报。

初，金人至，六馆诸生将遁去，登曰：“君在可乎？”与林迈等请随驾，隶聂山帐中，而帝不果出。金人退师，敏遂讽学官起罗织，屏斥还乡。

绍兴二年，廷对，极意尽言，无所顾避，有司恶其直，授富川主簿。宪董弇闻其名，檄讞六郡狱，复命兼贺州学事。学故有田舍，法罢归买马司，登请复其旧。守曰：“买马、养士孰急？”登曰：“买马固急矣，然学校礼义由出，一日废，衣冠之士与堂下卒何异？”守曰：“抗长吏耶！”曰：“天下所恃以治者，礼义与法度尔，既两弃之，尚何言！”守不能夺，卒从之。摄狱事，有囚杀人，守欲奏裁曰：“阴德可为。”登曰：“阴德岂可有心为之，杀人者死，而可幸免，则被死之冤何时而销？”

满秩，士民丐留不获，相率馈金五十万，不告姓名，白于守曰：“高君贫无以养，愿太守劝其感受。”登辞之，不可，复无所归，请置于学，买书以谢士民。归至广，会新兴大饥，帅连南夫檄发廩振济，复为糜于野以食之，愿贷者听，所全活

万计。岁适大稔，而偿亦及数。民投牒愿留者数百辈，因奏辟终其任。

召赴都堂审察，遂上疏万言及《时议》六篇，帝览而善之，下六议中书。秦桧恶其讥己，不复以闻。

授静江府古县令，道湖州，守汪藻馆之。藻留与修《徽宗实录》，固辞，或曰：“是可以阶改秩。”登曰：“但意未欲尔。”遂行。广西帅沈晦问登何以治县，登条十余事告之。晦曰：“此古人之政，今人诈，疑不可行。”对曰：“忠信可行蛮貊，谓不能行，诚不至尔。”豪民秦琥武断乡曲，持吏短长，号“秦大虫”，邑大夫以下为其所屈。登至，颇革，而登喜其迁善，补处学职。它日，琥有请属，登谢却之，琥怒，谋中以危法。会有诉琥侵贷学钱者，登呼至，面数琥，声气俱厉，叱下，白郡及诸司置之法，忿而死，一郡快之。

帅胡舜陟谓登曰：“古县，秦太师父旧治，实生太师于此，盍祠祀之？”登曰：“桧为相亡状，祠不可立。”舜陟大怒，摭秦琥事，移荔浦丞康宁以代登，登以母病去。舜陟遂创桧祠而自为记，且诬以专杀之罪，诏送静江府狱。舜陟遣健卒捕登，属登母死舟中，藁葬水次，航海诣阙上书，求纳官赎罪，帝闵之。故人有为右司者，谓曰：“丞相云尝识君于太学，能一见，终身事且无忧，上书徒尔为也。”登曰：“某知有君父，不知有权臣。”既而中书奏故事无纳官赎罪，仍送静江狱。登归葬其母，乞事诣狱，而舜陟先以事下狱死矣，事卒昭白。

广漕郑鬲、赵不弃辟摄归善令，遂差考试，摘经史中要语命题，策闽、浙水灾所致之由。郡守李仲文即驰以达桧，桧闻震怒，坐以前事，取旨编管容州。漳州遣使臣谢大作持省符示登，登读毕，即投大作上马，大作曰：“少入告家人，无害也。”登曰：“君命不敢稽。”大作愕然。比夜，巡检领百卒复至，

登曰：“若朝廷赐我死，亦当拜敕而后就法。”大作感登忠义，为泣下，奋剑叱巡检曰：“省符在我手中，无它语也。汝欲何为，吾当以死捍之。”鬲、不弃亦坐镌一官。

登谪居，授徒以给，家事一不介意，惟闻朝廷所行事小失，则颦蹙不乐，大失则恸哭随之，临卒，所言皆天下大计。后二十年，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闻。何万守漳，言诸朝，追复迪功郎。后五十年，朱熹为守，奏乞褒录，赠承务郎。

登事其母至孝，舟行至封、康间，阻风，方念无以奉晨膳，忽有白鱼跃于前。其学以慎独为本，所著《家论》、《忠辨》等编，有《东溪集》行世。

娄寅亮，字陟明，永嘉人。政和二年进士，为上虞丞。建炎四年，高宗至越，寅亮上疏云：“先正有言：‘太祖舍其子而立弟，此天下之大公；周王薨，章圣取宗室育之宫中，此天下之大虑也。’仁宗感悟其说，诏英祖入继大统。文子文孙，宜君宜王，遭罹变故，不断如带。今有天下者，独陛下一人而已。属者椒寝未繁，前星不耀，孤立无助，有识寒心。天其或者深戒陛下，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乎？崇宁以来，谀臣进说，独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，余皆谓之同姓，遂使昌陵之后，寂寥无闻，奔迸蓝缕，仅同民庶。恐祀丰于昵，仰违天监，太祖在天莫肯顾歆，是以二圣未有回銮之期，金人未有悔祸之意，中原未有息肩之日。臣愚不识忌讳，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，视秩亲王，俾牧九州，以待皇嗣之生，退处藩服，并选宣祖、太宗之裔，材武可称之人，升为南班，以备环卫。庶几上慰在天之灵，下系人心之望。”帝读之感悟，枢密富直柔荐之。

绍兴元年，召赴行在，以其言宗社大计也。既入见，复上疏曰：“陛下辙迹所环，六年于外，险阻艰难，备尝之矣。然

而二圣未还，金人未灭，四方未靖者，何哉？天意若曰：天祚宋德，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，不幸奸邪误国而坏之，将使嗣圣念祖，思危而后获之，乃所以申其永命也。臣诚狂妄，去岁上章，请陛下取太祖诸孙之贤者，视秩亲王，使牧九州，误蒙采听，赦而不诛。兹盖在天之灵发悟圣心，为社稷计，非愚臣之所及也。伏望宣告大臣行之，它日皇子之生，使之退处清暇，不过增一节度使尔。陛下以太祖之心，行章圣之虑，自然孝弟感通，两宫回蹕，泽流万世。”

改令入官，擢监察御史。时相秦桧以其直柔所荐，恶之，讽言者论寅亮匿父丧不举，下大理鞫问，无实，犹坐为族父冒占官户罢职，送吏部，由是坐废。

宋汝为，字师禹，丰县人。靖康元年，金人犯京师，阖门遇害。汝为思报国家及父兄之仇，建炎三年，金人再至，谒部使者陈边事，遣对行在。高宗嘉纳，特补修武郎，假武功大夫、开州刺史，奉国书副京东运判杜时亮使金。

时刘豫节制东平，丞相吕颐浩因致书豫。汝为行次寿春，遇完颜宗弼军，不克与时亮会，独驰入其壁，将上国书。宗弼盛怒，劫而缚之，欲加僇辱。汝为一无惧色，曰：“死固不辞，然衔命出疆，愿达书吐一辞，死未晚。”宗弼顾汝为不屈，遂解缚延之曰：“此山东忠义之士也。”命往见豫，汝为曰：“愿伏剑为南朝鬼，岂忍背主不忠于所事。”力拒不行，乃至京师，濒死者数四。

豫僭号，汝为持颐浩书与之，开陈祸福，勉以忠义，使归朝廷。豫悚而立曰：“使人！使人！使豫自新南归，人谁直我，独不见张邦昌之事乎？业已至此，夫复何言。”即拘留汝为。然以汝为儒士，乃授通直郎、同知曹州以诱之，固辞。遂连结先陷于北者凌唐佐、李亘、李侑为腹心，以机密归报朝廷。唐

佐等所遣僧及卒为逻者所获，汝为所遣王现、邵邦光善达，朝廷皆官之。

绍兴十三年，汝为亡归，作《恢复方略》献于朝，且曰：“今和好虽定，计必背盟，不可遽弛。”时秦桧当国，置不复问。独礼部尚书苏符怜之，为言于朝，换宣教郎，添差通判处州。高宗忆其忠，特转通直郎。

汝为遂上丞相书，言：“用兵之道，取胜在于得势，成功在乎投机。女真乘袭取契丹之锐，泉视狼顾，以窥中原，一旦长驱直捣京阙，升平既久，人不知兵，故彼得投其机而速发，由是猖獗两河，以成盗据之功。既而关右、河朔豪杰士民避地转斗，从归圣朝，将士戮力，削平群盗，破逐英雄，百战之余，勇气万倍。回思曩昔，痛自惭悔，人人扼腕切齿，愿当一战。加以金人兵老气衰，思归益切，是以去岁顺昌孤垒，力挫其锋。方其狼狈逃遁之际，此国家乘胜进战之时也。惜乎王师遽旋，抚其机而不发，遂未能殄灭丑类，以成恢复之功。今闻其力图大举，转输淮北，其设意岂小哉！所虑秋冬复肆猖獗，兀术不死，兵革不休，虽欲各保边陲，安可得也。今当乘去岁淮上破贼之势，特降哀痛之诏，声言亲征，约诸帅长驱直捣，某月日各到东京，协谋并力，以俘馘兀术为急。”

又言：“兀术好勇妄作，再起兵端，所共谋者，叛亡群盗而已。去夏诸帅各举，金人奔命败北之不暇，兀术深以为虑，故为先发制人之动，所恃者不过自能聚兵合势，料王师以诸帅分军尔。今计其步骑不过十万，王师云集，其众数倍，合势刻期，并进戮力，何忧乎不胜？若以诸帅难相统属，宜除川、陕一路，专当撒离喝，权合诸帅为两节制，公选大臣任观军容为宣慰之职，往来调和诸帅，使之上下同心，左右戮力，则势既合不为贼所料矣。不然，分军出陈、蔡，直捣东都，贼必首尾

势分，复以重兵急击，然后以舟师自淮、泗、新河入钜野泽，以步兵自洛渡怀、卫入太行山，以袭其内。舟师入钜野，则齐鲁摇，步兵入太行，则三晋应，贼势虽欲合而不分，亦难乎为计矣。”

久之，有告汝为于金人以蜡书言其机事者，大索不获，寻知南归。桧将械送金人，汝为变姓名为赵复，徒步入蜀。汝为身长七尺，疏眉秀目，望之如神仙。杨企道者，遇之溪上，企道曰：“必奇士也。”款留之，见其议论英发，洞贯古今，靖康间离乱事历历言之，企道益惊，遂定交，假僧舍居之。

桧死，汝为曰：“朝廷除此巨蠹，中原恢复有日矣。”企道劝其理前事，汝为慨然太息曰：“吾结发读书，奋身一出，志在为国复仇，收还土宇，颇为诸公所知，命繆数奇，轧于权臣，今老矣，新进贵人，无知我者。”汝为能知死期，尝祭其先，终日大恸，将终，神气不乱。

汝为倜傥尚气节，博物洽闻，饮酒至斗余，未尝见其醉，或歌或哭，涕泪俱下。其客蜀也，史载之、邵博、宇文亮臣、李焘相得甚欢，赵沂、王京鲁、关民先、杨采、惠畴经纪其丧事。

三十二年，其妻钱莫知汝为死，诣登闻鼓院以状进，诏索之不得。隆兴二年，其子南强以汝为之死哀诉于朝，参知政事虞允文，钱端礼以闻，特官一子。有《忠嘉集》行世。

论曰：高宗播迁，复有苗、刘之变，此何时也，郑、王庭秀正色立朝，以争君臣之义，顾不韪哉！仇恣悻悻君子，遗泽在民。《易》曰“王臣蹇蹇”，高登有焉。娄寅亮请立太祖后为太子，能言人臣之所难言，而高宗亦慨然从之，君仁而臣直乎！宋汝为归自金国，论事切直，与寅亮俱连秦桧，一则诬以罪谴，一则逃遁以死，于乎恹矣！

## 列传第一百五十九

王信 汪大猷 袁燮 吴柔胜 游仲鸿 李祥 王介  
宋德之 杨大全

王信，字诚之，处州丽水人。既冠，入太学，登绍兴三十年进士第，试中教官，授建康府学教授。丁父忧，服除，进所著《唐太宗论赞》及《负薪论》，孝宗览之，嘉叹不已，特循两资，授太学博士。

时须次者例徙外，添差温州教授。郡饥疫，议遣官振救之，父老愿得信任其事，守不欲以烦信，请益力，信闻之，欣然为行，遍至病者家，全活不可胜记。

差敕令所删定官，法令有不合人情，自相牴牾，吏得以傅会出入者，悉厘正之。转对，言：“敌情不可测，和议不可恃，今日要当先为自备之策，以待可乘之机。”上以为是。又论：“太学正、录掌规矩之官而员多，博士掌训导之官而员少，请以正、录两员升为博士。”从之。论除官胥冗之敝，乞精选监司而择籍名，郡将代半岁乃注人。上亲以其章授宰臣行。

权考功郎官。蜀人张公迁，初八年免铨，至是改秩，吏妄引言，复令梏之，信钩考其故，吏怖服。有三蜀士实碍式，吏受赇为地，工部尚书赵雄，蜀人也，以属信，信持弗听，已而转吏部阅审成牒，抚掌愧叹，嗟激不已，以闻于上。

它日，上谓尚书蔡洸曰：“考功得王信，铨曹遂清。”

者私相语，指为神明。武臣给告不书年齿，磨转荫荐，肆为奸欺，不可控持，为擿最者数事告宰相，付之大理狱。事连三衙，殿帅王友直锐争之，上审知其非，沮之曰：“考功所言，公事也，汝将何为？”狱具，皆伏辜。因请置籍，以梏后患。

授军器少监，仍兼考功郎官。丁母忧，吏哀金杀牲祷神，愿信服阍无再为考功。既起，知永州。入奏事，留为将作少监，复考功郎官，转军器少监兼右司郎官，升员外郎。四方有以疑狱来上者，信反复披览，常至夜分。

升左司员外郎，转对，论士大夫趋向之敝：“居官者逃一时之责，而后之祸患有所不恤；献言者求一时之合，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计。集事者以趣办为能，而不为根本之虑；谋利者以羨余为事，而不究源流之实。持论尚刻薄，而浸失祖宗忠厚之意；革敝预烦碎，而不明国家宽大之体。因循玩习，恬不为怪。愿酌古之道，当时之宜，示好恶于取舍之间，使天下靡然知乡，而无复为目前苟且之徇。”又论：“朝廷有恤民之政，而州县不能行恤民之实。近岁不登，陛下轸念元元，凡水旱州郡租赋，或蠲放，或倚阁住催。然倚阁住催之名可以并缘为扰，愿明与减放。”又论豫备三说：收逃亡之卒，选忠顺之官，严训练之职。又言屯田利害。上皆纳其说。

兼玉牒所检讨官、提领户部酒库。久之，上谕信曰：“知朕意否？行用卿，虑书生不长于财赋，故以命卿，果能副朕所委。”

为中书门下检正诸房文字，迁太常少卿兼权中书舍人。假礼部尚书使于金，肄射都亭，连中其的，金人馘曰：“尚书得非黑王相公子孙耶？”谓王德用也。信得米芾书法，金人宝之。归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，在我当备之策有二，上首肯之。

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会于轸，信言：“休咎之征，史策不

同，然五星聚者有之，未闻七政共集也。分野在楚，愿思所以顺天而应之。”因条上七事。又言：“陛下即位之初，经营中原之志甚锐，然功之所以未立者，正以所用之人不一。其人不一，故其论不一；其论不一，故其心不一。愿豫求至当之论，使归于一。锁闼封驳，而右府所不下关中书，或斜封捷出，左于公论。统领官奴事内侍，坐谪远州，幸蒙赦还而遽复故职。潜藩恩旧之隶徒，榷酤官而齿朝士。老禁校僂冀节钺，诡计可得之，而奉稍恩典，与正不异。阁门多溢额祗候。妃嫔进封而冒指它姓为甥侄。既一一涂归，有虽书读而徐核其不当者，续争救之。”上曰：“事有不可不问者，第言之，朕无有不为卿行者。”于是益抗志不回。

宦者甘昇既逐远之矣，属高宗崩，用治丧事，人莫敢言。昇俄提举德寿宫，信亟执奏，举朝皆悚。翰林学士洪迈适入，上语之曰：“王给事论甘昇事甚当。朕特白太上皇后，圣训以为：‘今一宫之事异于向时，非我老人所能任，小黄门空多，类不习事，独昇可任责，分吾忧。渠今已归，居室尚不能有，岂敢蹈故态。’以是驳疏不欲行。卿见王给事，可道此意。”信闻之乃止。

信遇事刚果，论奏不避权要，繇此人多嫉之，信亦力求去，提举崇福宫。诏求言，信条十事以献，其目曰：法戒轻变，令贵必行，宽州郡以养民力，修军政以待机会，郡当分其缓急，县当别其剧易严铜钱之禁，广积聚之备，处归附之人，收逃亡之卒。

起知湖州，信未涉州县，据按剖析，敏如流泉。擢集英殿修撰、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。奏免甫官钱十四万、绢七万匹、绵十万五千两、米二千万斛。山阴境有豸英豸茶湖，四环皆田，岁苦潦，信创启斗门，导停瀦注之海，筑十一壩，化汇浸为上

腴。民绘象以祠，更其名曰王公湖。筑渔浦堤，禁民不举子，买学田，立义冢，众职修理。加焕章阁待制，徙知鄂州，改池州。

初，信扶其父丧归自金陵，草屨徒行，虽疾风甚雨，弗避也，由是得寒湿疾。及闻孝宗遗诏，悲伤过甚，疾复作，至是浸剧，上章请老，以通议大夫致仕。有星陨于其居，光如炬，不及地数尺而散。数日，信卒，遗训其子以忠孝公廉。所著有《是斋集》行世。

汪大猷，字仲嘉，庆元府鄞县人。绍兴七年，以父恩补官，授衢州江山县尉，晓畅吏事。登十五年进士第，授婺州金华县丞，争财者谕以长幼之礼，悦服而退。

李椿年行经界法，约束严甚，檄大猷覆视龙游县，大猷请不实者得自陈，毋遽加罪。改建德，迁知昆山县。丁父忧，免丧，差总领淮西、江东钱粮干官，改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。

参知政事钱端礼宣谕淮东，辟干办公事，充参议官，迁大宗丞兼吏部郎官，又兼户部右曹。入对，言：“总核名实，责任臣下。因才而任，毋违所长，量能授官，毋拘流品。”孝宗顾谓左右曰：“疏通详雅而善议论，有用之才也。”除礼部员外郎。丞相洪适荐兼吏部侍郎，仍迁主管左选。

庄文太子初建东宫，兼太子左谕德、侍讲，两日一讲《孟子》，多寓规戒。太子尝出龙大渊禁中所进侍燕乐章，谕宫僚同赋，大猷曰：“郑、卫之音，近习为昌，非讲读官所当预。”白于太子而止。迁秘书少监，修《五朝会要》。金人来贺，假吏部尚书为接伴使。寻兼权刑部侍郎，又兼崇政殿说书，又兼给事中。

孝宗清燕，每访政事，尝曰：“朕每厌宦官女子之言，思与卿等款语，欲知朝政阙失，民情利病，苟有所闻，可极论之。”

大猷遂陈耆长雇直隶经总制司，并缘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，厉民为甚。又论：“亭户未尝煮盐，居近场监，贷钱射利，隐寄田产，害及编氓，宜取二等以上充役。”又论：“赐田勋戚，豪夺相先，陵辄州县，惟当赐金，使自求之。”又论：“没入货产，止可行于强盗、赃吏，至于仓库纲运之负陷者，惟当即其业收租以偿，既足则给还，使复故业。”转对，言捕酒之害，及居官者不得铸铜为器。上嘉奖曰：“卿前后所言，皆今日可行之事。”

权刑部侍郎，升侍讲，言：“有司率用新制，弃旧法，轻重舛悖，无所遵承，使舞文之吏时出，以售其奸，请明诏编纂。”书成上进，上大悦。

尚书周执羔韩元吉、枢密刘珙以强盗率不处死，无所惩艾，右司林栗谓：“太祖朝强盗赃满三贯死，无首从，不问杀伤。景祐增五贯，固从宽。今设六项法，非手刃人，例奏裁黥配，何所惩艾，请从旧法，赃满三贯者斩。”大猷曰：“此吾职也。”遂具奏曰：“强盗乌可恕，用旧法而痛惩之，固可也。天圣以来，益用中典，浸失禁奸之意。今所议六项法，犯者以法行之，非此而但取财，惟再犯者死，可谓宽严适中。若皆置之死地，未必能禁其为盗，盗知必死，将甘心于事主矣，望稍开其生路。”乃奏用六项法则死者十七人，用见行法则十四人，旧法百七十人俱死。遂从大猷议。

借吏部尚书为贺金国正旦使，至盱眙，得印榜云：“强盗止用旧法，罢六项法。”还朝自劾求去，上闻之，复行六项法。

改权吏部侍郎兼权尚书。夜传旨学士院，出唐沈既济论选举事，曰：“今日有此敝，可行与否，诘旦当面对。”即奏：“事与今异，敝虽似之，言则难行。”上曰：“卿言甚明。”既郊，差充鹵簿使，以言去，授敷文阁待制、提举太平兴国宫。

起知泉州。毗舍邪尝掠海滨居民，岁遣戍防之，劳费不貲。大猷作屋二百区，遣将留屯。久之，戍兵以真腊大买为毗舍邪犯境，大猷曰：“毗舍邪面目黑如漆，语言不通，此岂毗舍邪耶？”遂谴之。故事蕃商与人争斗，非伤折罪，皆以牛赎，大猷曰：“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，苟在吾境，当用吾法。”三佛齐请铸铜瓦三万，诏泉、广二州守臣督造付之。大猷奏：“法，铜不下海。中国方禁销铜，奈何为其所役？”卒不与。进敷文阁直学士，留知泉州。

逾年，提举太平兴国宫，改知隆兴府、江西安抚使。以大暑讨永新禾山洞寇，不利，自劾，降龙图阁待制，落职，南康军居住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复龙图阁待制，提举上清太平宫。复敷文阁待制，升学士。没，赠二官。

大猷与丞相史浩同里，又同年进士，未尝附丽以干进，浩深叹美之。好周施，叙宗族外族为《兴仁录》，率乡人为义庄二十余亩以倡，众皆欣劝。所著有《适斋稿》、《备忘》、《训鉴》等书。

袁燮，字和叔，庆元府鄞县人。生而端粹专静，乳媪置盘水其前，玩视终日，夜卧常醒然。少长，读东都《党锢传》，慨然以名节自期。入太学，登进士第，调江阴尉。

浙西大饥，常平使罗点属任振恤。燮命每保画一图，田畴、山水、道路悉载之，而以居民分布其间，凡名数、治业悉书之。合保为都，合都为乡，合乡为县，征发、争讼、追胥，披图可立决，以此为荒政首。除沿海制属。连丁家艰，宁宗即位，以太学正召。时朱熹诸儒相次去国，丞相赵汝愚罢，燮亦以论去，自是党禁兴矣。久之，为浙东帅幕、福建常平属、沿海参议。

嘉定初，召主宗正簿、枢密院编修官，权考功郎官、太常丞、知江州，改提举江西常平、权知隆兴。召为都官郎官，迁

司封。因对，言：“陛下即位之初，委任贤相，正士鳞集，而窃威权者从旁睨之。彭龟年逆知其必乱天下，显言其奸，龟年以罪去，而权臣遂根据，几危社稷。陛下追思龟年，盖尝临朝太息曰：‘斯人犹在，必大用之。’固已深知龟年之忠矣。今正人端士不乏，愿陛下常存此心，急闻割切，崇奖朴直，一龟年虽没，众龟年继进，天下何忧不治。”“臣昨劝陛下勤于好问，而圣训有曰：‘问则明’。臣退与朝士言之，莫不称善。而侧听十旬，陛下之端拱渊默犹昔也，臣窃惑焉。夫既知如是而明，则当知反是而暗。明则辉光旁烛，无所不通；暗则是非得失，懵然不辨矣。”

迁国子司业、秘书少监，进祭酒、秘书监。延见诸生，必迪以反躬切己，忠信笃实，是为道本。闻者悚然有得，士气益振。兼崇政殿说书，除礼部侍郎兼侍读。时史弥远主和，燮争益力，台论劾燮，罢之，以宝文阁待制提举鸿庆宫。起知温州，进直学士，奉祠以卒。

燮初入太学，陆九龄为学录，同里沈焕、杨简、舒璘亦皆在学，以道义相切磨。后见，九龄之弟九渊发明本心之指，乃师事焉。每言人心与天地一本，精思以得之，兢业以守之则与天地相似。学者称之曰絜斋先生。后谥正献。子甫自有传。

吴柔胜，字胜之，宣州人。幼听其父讲伊、洛书，已知有持敬之学，不妄言笑。长游郡泮，人皆惮其方严。登淳熙八年进士第，调都昌簿。丞相赵汝愚知其贤，差嘉兴府学教授，将置之馆阁，会汝愚去，御史汤硕劾柔胜尝救荒浙右，擅放田租，为汝愚收人心，且主朱熹之学，不可为师儒官，自是闲居十余年。

嘉定初，主管刑、工部架阁文字，迁国子正。柔胜始以朱熹《四书》与诸生诵习，讲义策问，皆以是为先。又于生徒中

得潘时举、吕乔年，白于长，擢为职事，使以文行表率，于是士知趋向，伊、洛之学，晦而复明。迁太学博士，又迁司农寺丞。

出知随州。时再议和好，尤戒开边隙，旁塞之民事与北界相涉，不问法轻重皆杀之。郡民梁皋有马为北人所盗，追之急，北人以矢拒皋，皋与其徒亦发二矢。北界以为言，郡下七人于狱，柔胜至，立破械纵之，具始末报北界而已。收土豪孟宗政、扈再兴隶帐下，后宗政、再兴皆为名将。筑随州及枣阳城，招四方亡命得千人，立军曰“忠勇”，廩以总所阙额，营栅器械悉备。除京西提刑，领州如故。改湖北运判兼知鄂州。甫至，值岁歉，即乞余于湖南，大讲荒政，十五州被灾之民，全活者不可胜计。

改知太平州，除直秘阁，主管亳州明道宫。改直华文阁，除工部郎中，力辞，除秘阁修撰，依旧宫观以卒，谥正肃。二子渊、潜，俱登进士，各有传。

游仲鸿，字子正，果之南充人。淳熙二年进士第，初调犍为簿。李昌图总蜀赋，辟余买官，奇其才，曰：“吾董饷积年，惟得一士。”昌图召入，首荐之，擢四川制置司干办公事。制置使赵汝愚一见即知敬之。

叙州董蛮犯犍为境，宪将合兵讨之，仲鸿请行。诘其衅端，以州负马直也，乃使人谕蛮曰：“归俘则还马直，不然大兵至矣。”蛮听命，仲鸿受其降而归。改秩，知中江县，总领杨辅檄置幕下。时关外营田凡万四千顷，亩仅输七升。仲鸿建议，请以兵之当汰者授之田，存赤籍，迟以数年，汰者众，耕者多，则横敛一切之赋可次第以减。辅然之，大将吴挺沮而止。赵汝愚移帅闽，举仲鸿自代，制置使京镗、转运刘光祖亦交荐于朝。

绍熙四年，赴召，赵汝愚在枢密，谓仲鸿直谅多闻，访以

蜀中利病。汝愚欲亲出经略西事，仲鸿曰：“宥密之地，斡旋者易，公独不闻吕申公‘经略西事当在朝廷’之语乎？”汝愚悟而止。差干办诸司粮料院。

光宗以疾久不朝重华宫，仲鸿遗汝愚书，陈宗社大计，书有“伊、周、霍光”语，汝愚读之骇，立焚之，不答。又遗书曰：“大臣事君之道，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。既不死，曷不去？”汝愚又不答。孝宗崩，仲鸿泣谓汝愚曰：“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，以请亲临。”宰相留正以病去，仲鸿亟简汝愚曰：“禫日不决，祸必起矣。”汝愚又不答。后三日，嘉王即位于重华宫。

汝愚既拜右丞相，以仲鸿久游其门，辟嫌不用。初，汝愚之定策也，知阁韩侂胄颇有劳，望节钺，汝愚不与。侂胄方居中用事，恚甚。汝愚迹已危，方益自严重，选人求见者例不许。仲鸿劝以降意容接，觊遏异论，而汝愚以淮东、西总赋积弊，奏遣仲鸿核实。仲鸿曰：“丞相之势已孤，不忧此而顾忧彼？”改监登闻鼓院以行。

会侍讲朱熹以论事去国，仲鸿闻之，即上疏曰：“陛下宅忧之时，御批数出，不由中书。前日宰相留正之去，去之不以礼；谏官黄度之去，去之不以正；近臣朱熹之去，复去之不以道。自古未有舍宰相、谏官、讲官而能自为聪明者也。愿亟还熹，毋使小人得志，以养成祸乱。”

监察御史胡纆希侂胄意，诬汝愚久蓄邪心，尝语人以乘龙授鼎之梦，又谓朝士中有推其宗派，以为裔出楚王元佐正统所在者，指仲鸿也。初，欲直书仲鸿名，同台张孝伯见之曰：“书其名则窜矣。凡阿附宰相，本冀官爵，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，心迹可察。”卒不书其名。

庆元元年，汝愚罢相，仲鸿迁军器监主簿，力丐外，除知洋州。朱熹闻其出，曰：“信蜀士之多奇也。”越三年，起知

嘉定府。擢利路转运判官，数忤宣抚副使吴曦，曦言仲鸿老病，朝命易他部。未几，曦叛，宣抚司幕官薛绂访仲鸿于果山，仲鸿对之泣，指案上一编书示绂曰：“开禧丁卯正月游某死。”谓家人曰：“曦逼吾死，即填其日。”

时宣抚使程松已大弃其师遁，仲鸿以书劝成都帅杨辅讨贼，辅不能用。至是松至果，仲鸿谓绂曰：“宣威肯留，则吾以积奉二万缗犒兵，护宣威之成都。”松不顾而去。总赋刘崇之继至，仲鸿遣其子似往见，以告松者告之，崇之复不听。未几，曦诛，参政李壁奏除利路提点刑狱，寻乞休致，予祠而归，迁中奉大夫。

嘉定八年卒，年七十八。刘光祖表其隧道曰：“于乎，庆元党人游公之墓。”绍定五年，谥曰忠。子似，淳祐五年为右丞相，自有传。

李祥，字元德，常州无锡人。隆兴元年进士，为钱塘县主簿。时姚宪尹临安，俾摄录参。逻者以巧发为能，每事下有司，必监视锻炼，囚服乃已。尝诬告一武臣子谤朝政，鞫于狱，祥不使逻者入门。既而所告无实，具以白尹，尹惊曰：“上命无实乎？”祥曰：“即坐谴，自甘。”宪具论如祥意，上骇曰：“朕几误矣，卿吾争臣也。”遂赐宪出身为谏大夫，祥调濠州录事参军。安丰守臣冒占民田，讼屡改而不决，监司委祥，卒归之民。未几，其人易守濠，以嫌换司理庐州；守出改官奏留之，不可。

主管户部架阁文字、太学博士、国子博士、司农寺丞、枢密院编脩官兼刑部郎官、大宗正丞、军器少监。言：“忝朝迹八年，在外贤才不胜众，愿更出迭入由臣始。”出提举淮东常平茶盐、淮西运判。两淮铁钱比不定，祥疏乞官赐钱米销滥恶者，废定城、兴国、汉阳监，更铸绍熙新钱，从之，淮人以安。

迁国子司业、宗正少卿、国子祭酒。丞相赵汝愚以言去国，祥上疏争之，曰：“顷寿皇崩，两宫隔绝，中外汹汹，留正弃印亡去，国命如发。汝愚不畏灭族，决策立陛下，风尘不摇，天下复安，社稷之臣也。奈何无念功至意，忽体貌常典，使精忠巨节怫郁黯暗，何以示后世？”

除直龙图阁、湖南运副，言者劾罢之。于是太学诸生杨宏中、周端朝等六人上书留之，俱得罪。主冲佑观，再请老，以直龙图阁致仕。嘉泰元年八月卒，谥肃简。

王介，字元石，婺州金华人。从朱熹、吕祖谦游。登绍熙元年进士第，廷对陈时弊，大略言：“近者罢拾遗、补阙，有远谏之意，小人唱为朋党，有厌薄道学之名。”上嘉其直，擢居第三人。

签书昭庆军节度判官厅公事，除为国子录，上疏言：“寿皇亲挈神器授之陛下，孝敬岂可久阙乎？”又言：“妇事舅姑如事父母，不可亏宫中之礼。”不报。孝宗崩，介又力请上过宫执丧，累疏言辞激切，人叹其忠。

宁宗即位，介上疏言：“陛下即位未三月，策免宰相，迁易台谏，悉出内批，非治世事也。崇宁、大观间事出御批，遂成北狩之祸。杜衍为相，常积内降十数封还，今宰相不敢封纳，台谏不敢弹奏，此岂可久之道。”迁太学博士。

时韩侂胄居中潜弄威福之柄，犹未肆也，而文墨议论之士阴附之以希进，于是始无所惮矣。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诋己，且其弟仰胄尝以旧识求自通，介拒绝之，侂胄怨益深。

添差通判绍兴府，寻知邵武军。会学禁起，谏大夫姚愈劾介与袁燮皆伪学之党，且附会前相汝愚，主管台州崇道观。久之，差知广德军。侂胄之隶人苏师旦忿介不通谒，目为伪党，并及甲寅廷对之语，以告侂胄。有劝其自明者，介曰：“吾发

已种种，岂为鼠辈所使邪！”侂胄亦畏公议不敢发。以外艰去。

免丧，知饶州，未赴，召为秘书郎，迁度支郎官。师旦已建节，介与同列谒政府，遇之于庭，客皆逾阶而揖，介不顾。于是殿中侍御史徐枋劾介资浅立异，奉祠，除都大坑冶。

侂胄诛，朝廷更化，介召还，除侍左郎官兼右司、太子舍人，改兵部郎官、国子司业、太子侍讲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，除国子祭酒。会以不雨，诏百官指陈阙失，时宰相史弥远以母丧起复，介手疏历论时政，推本《洪范》僭恒暘若之证，谓：“罗日愿为变，是下人谋上也。修好增币，而金人犹觖望，是夷人乱华也。内批数出，是左右干政也。谏官无故出省，是小人间君子也。皆谓之僭。一僭已足以致天变，而况兼有之哉。”又言：“汉法天地降灾，策免丞相，乞令弥远终丧，择公正无私者置左右，王、吕、蔡、秦之覆辙，可以为戒。”

接送伴金国贺生辰使还，奏：“故事两国通庙讳、御名，而本朝止通御名，高宗至光宗皆传名而不传讳，绍熙初，黄裳尝以为言，而未及厘正。愿正典礼，以尊宗庙。”

除秘书监，升太子右谕德。其在春宫，笃意辅导，每遇讲读，因事规谏。太子尝欲索馆中图画，却而弗与，及张灯设乐，则谏止之；且乞选配故家以正始，绝令旨以杜请谒，官僚分日上直，以资见闻。

迁宗正少卿兼权中书舍人，缴驳不避权贵。张允济以阁职为州钤，介谓此小事而用权臣例，破祖宗制，不可不封还词头。丞相语介曰：“此中宫意。”介曰：“宰相而逢宫禁意向，给舍而奉宰相风旨，朝廷纪纲扫地矣。”

居数日，除起居舍人。介奏：“宰相以私请不行，而托威福于宫禁，权且下移，谁敢以忠告陛下者。”乞归老，不许。言：“本朝循唐入阁之制，左右史不立前殿，若御后殿，则立

朵殿下，何所闻见而修起居注乎？乞依欧阳修、王存、胡铨所请，分立殿上。”

吏部侍郎许奕以言事去国，介奏曰：“陛下更化三年，而言事官去者五人，倪思、傅伯成既去，其后蔡幼学、邹应龙相继而出，今许奕复蹈前辙。此五臣者，四为给事，一为谏大夫，两年之间，尽听其去。或谓此皆宰相意，自古未有大臣因给舍论事而去之者，是大臣误陛下也，将恐成孤立之势。”疏奏，乞补外，以右文殿修撰知嘉兴府。

岁余，升集英殿修撰、知襄阳府、京西安抚使。徙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，以疾奉祠。嘉定六年八月卒，年五十六。端平三年，郡守赵汝谈请于朝，特赠中大夫、宝章阁待制，谥忠简。子野，自有传。

宋德之，字正仲，其先京兆人。隋谏大夫远谪彭山，子孙散居于蜀，遂为蜀州人。德之以应举擢庆元二年外省第一，为山南道掌书记。召除国子正，迁武学博士。与诸生论八阵之象本乎八卦，皆动物也，奇正之变，往来相生而不穷，知此然后可以致胜。

迁编修枢密院。时兵衅有萌，会赤眚见太阴，犯权星，未浹日，内北门鸱尾灾，延及三省、六部，诏求言，德之奏：“离为火，为日，为甲冑；坎为水，为月，为盗，为隐伏。故火失其性，赤气见，忧在甲兵；水失其性，太阴失度，忧在隐伏。”因疏七事，皆当今至切之患，乃曰：“人火小变不足虑，天象之变，臣窃危之。”

他日，又对曰：“今敌未动，而轻变祖宗旧制，命武臣帅边以自遗患。晋叛将、唐藩镇之祸基于此矣。”时吴曦在西陲，皇甫斌在襄汉，郭倪、李爽在两淮，德之预以为虑。

除太常丞，出知阆州。会曦变，托跌足以避伪，事平，始

赴闕。擢本路提点刑狱，制帅安丙奏：“德之傲视君命，不俟代者之来，径用观察使印领事。”诏降一官，改潼川路转运判官、湖南路提刑，改湖北。

召为兵部郎官。朝论有疑安丙意，丞相史弥远首以问德之，德之对曰：“蜀无安丙，朝廷无蜀矣，人有大功，实不敢以私嫌废公议。”忤时相意，遂罢。安丙深感德之，尝谓人曰：“丙不知正仲，正仲知丙；丙负正仲，正仲不负丙。”请昏于德之，不许。论者益称德之之贤。起知眉州，监特奏名试，得疾而卒。

德之大父耕，性刚介，一朝弃官去，莫知所终。从父廉语德之曰：“吾昔至临安府，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过浙江而去，吾适越求之，则入四明矣。”德之渡浙江寻访，至雪窦，有蜀僧言：“闻诸耆老云：山后有烂平山，有二居士焉，其一宋宣教也。”德之跻攀至烂平，见丹灶，置祠其上而归。

杨大全，字浑甫，眉之青神人。乾道八年进士，调温江尉，摄邑有政声。绍熙三年，召除监登闻鼓院。五年，光宗以疾久，不克省重华宫，廷臣多论谏者。太学生汪安仁等二百余人上书，而龚日章等百余人以投轨上书为缓，必欲伏阙。大全谓：“院以登闻名，实明目达聪之地也，今乃使人视为具文，吾何颜以尸此职。”乃为书以谏，力请过宫，书上不报。大全于是三上疏，其略曰：

臣之志于忧君者，不畏义死，不荣幸生，不以言而获罪为耻，而以言不听从为耻。自古谏之不效，其大者身膏斧钺，其次亦流窜四裔，其小者犹罢免终身，未有若今日不勉于听从，亦不加于黜逐，徒饵之以无所谴呵之恩，使皆饕富贵，甘豢养，以消磨其风节。平居皆贪禄怀奸之士，则临难必无仗节死义之人。

陛下自夏秋以来，执政从官之死者皆不信，卒之果然乎？不然乎？建康赵济死，武兴吴挺死，今尚不以为然，则事有几微于朕兆者，可谏陛下乎？万一变起萧墙，祸生肘腋，陛下必将以为不信，坐受其危亡矣。

盗满山东而高、斯弄权，二世不知也。蛮寇成都而更奏捷，明皇不知也。此犹左右聋瞽尔。今在朝之士沥忠以告，而陛下不听，是陛下自壅蔽其聪明也。今外间传闻，以为寿皇将幸越，幸吴兴，此爱陛下之深，欲泯其迹也。陛下当亟图所以解寿皇之忧。

疏入，又不报。

宁宗即位，迁宗正寺主簿。庆元元年，易太常寺主簿，迁司农寺丞。修《高宗实录》，充检讨官。先是，韩侂胄用事，私台谏之选为己羽翼，且欲得知名士，借其望以压群言，一时之好进者，恨不预此选也。会御史虚位，有力荐大全者，属大全一往见，且曰：“公朝见，除目夕下矣。”大全笑谢，决不往，明日遂丐外。时《实录》将上矣，上必推恩，大全去不少待。于是除知金州，至姑苏，以病卒。

论曰：王信有文学，通政事。汪大猷敦厚老成。袁燮学有所本。吴柔胜、游仲鸿名在伪学。观李祥讼赵汝愚，公论藉是以立。王介、杨大全直道而行。宋德之其知兵者欤？

## 列传第一百六十

辛弃疾 何异 刘宰 刘 龠 柴中行 李孟传

辛弃疾，字幼安，齐之历城人。少师蔡伯坚，与党怀英同学，号“辛党”。始筮仕，决以蓍，怀英遇《坎》，因留事金，弃疾得《离》，遂决意南归。

金主亮死，中原豪杰并起。耿京聚兵山东，称天平节度使，节制山东、河北忠义军马，弃疾为掌书记，即劝京决策南向。僧义端者，喜谈兵，弃疾间与之游。及在京军中，义端亦聚众千余，说下之，使隶京。义端一夕窃印以逃，京大怒，欲杀弃疾。弃疾曰：“丐我三日期，不获，就死未晚。”揣僧必以虚实奔告金帅，急追获之。义端曰：“我识君真相，乃青兕也，力能杀人，幸勿杀我。”弃疾斩其首归报，京益壮之。

绍兴三十二年，京令弃疾奉表归宋，高宗劳师建康，召见，嘉纳之，授承务郎、天平节度掌书记，并以节使印告召京。会张安国、邵进已杀京降金，弃疾还至海州，与众谋曰：“我缘主帅来归朝，不期事变，何以复命？”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，安国方与金将酣饮，即众中缚之以归，金将追之不及。献俘行在，斩安国于市。仍授前官，改差江阴佾判。弃疾时年二十三。

乾道四年，通判建康府。六年，孝宗召对延和殿。时虞允文当国，帝锐意恢复，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、晋、汉人才，

持论劲直，不为迎合。作《九议》并《应问》三篇、《美芹十论》献于朝，言逆顺之理，消长之势，技之长短，地之要害，甚备。以讲和方定，议不行。迁司农寺主簿，出知滁州。州罹兵烬，井邑凋残，弃疾宽征薄赋，招流散，教民兵，议屯田，乃创奠枕楼、繁雄馆。辟江东安抚司参议官。留守叶衡雅重之，衡入相，力荐弃疾慷慨有大略。召见，迁仓部郎官、提点江西刑狱。平剧盗赖文政有功，加秘阁修撰。调京西转运判官，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。

迁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，以大理少卿召，出为湖北转运副使，改湖南，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。盗连起湖湘，弃疾悉讨平之。遂奏疏曰：“今朝廷清明，比年李金、赖文政、陈子明、陈峒相继窃发，皆能一呼啸聚千百，杀掠吏民，死且不顾，至烦大兵翦灭。良由州以趣办财赋为急，吏有残民害物之状，而州不敢问，县以并缘科敛为急，吏有残民害物之状，而县不敢问。田野之民，郡以聚敛害之，县以科率害之，吏以乞取害之，豪民以兼并害之，盗贼以剽夺害之，民不为盗，去将安之？夫民为国本，而贪吏迫使为盗，今年剿除，明年划荡，譬之木焉，日刻月削，不损则折。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，讲求弭盗之术，无徒恃平盗之兵。申飭州县，以惠养元元为意，有违法贪冒者，使诸司各扬其职，无徒按举小吏以应故事，自为文过之地。”诏奖谕之。

又以湖南控带二广，与溪峒蛮獠接连，草窃间作，岂惟风俗顽悍，抑武备空虚所致。乃复奏疏曰：“军政之敝，统率不一，差出占破，略无已时。军人则利于优闲窠坐，奔走公门，苟图衣食，以故教阅废弛，逃亡者不追，冒名者不举。平居则奸民无所忌惮，缓急则卒伍不堪征行。至调大军，千里讨捕，胜负未决，伤威损重，为害非细。乞依广东摧锋、荆南神劲、

福建左翼例，别创一军，以湖南飞虎为名，止拨属三牙、密院，专听帅臣节制调度，庶使夷獠知有军威，望风慑服。”

诏委以规画，乃度马殷营垒故基，起盖砦栅，招步军二千人，马军五百人，僦人在外，战马铁甲皆备。先以缗钱五万于广西买马五百匹，诏广西安抚司岁带买三十匹。时枢府有不乐之者，数沮挠之，弃疾行愈力，卒不能夺。经度费钜万计，弃疾善斡旋，事皆立办。议者以聚敛闻，降御前金字牌，俾日下住罢。弃疾受而藏之，出责监办者，期一月飞虎营栅成，违坐军制。如期落成，开陈本末，绘图缴进，上遂释然，时秋霖几月，所司言造瓦不易，问：“须瓦几何？”曰：“二十万。”弃疾曰：“勿忧。”令厢官自官舍、神祠外，应居民家取沟敢瓦二，不二日皆具，僚属叹伏。军成，雄镇一方，为江上诸军之冠。

加右文殿修撰，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。时江右大饥，诏任责荒政。始至，榜通衢曰：“闭余者配，强余者斩。”次令尽出公家官钱、银器，召官吏、儒生、商贾、市民各举有干实者，量借钱物，逮其责领运余，不取子钱，期终月至城下发糶，于是连樯而至，其直自减，民赖以济。时信守谢源明乞米救助，幕属不从，弃疾曰：“均为赤子，皆王民也。”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。帝嘉之，进一秩，以言者落职，久之，主管冲佑观。

绍熙二年，起福建提点刑狱。召见，迁大理少卿，加集英殿修撰、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。弃疾为宪时，尝摄帅，每叹曰：“福州前枕大海，为贼之渊，上四郡民顽犷易乱，帅臣空竭，急缓奈何！”至是务为镇静，未期岁，积镪至五十万缗，榜曰：“备安库”。谓闽中土狭民稠，岁俭则余于广，今幸连稔，宗室及军人入仓请米，出即糶之，候秋贾贱，以备安钱余二万石，则有备无患矣。又欲造万铠，招强壮补军额，严训练，则

盗贼可以无虞。事未行，台臣王藺劾其用钱如泥沙，杀人如草芥，旦夕望端坐“闽王殿”。遂丐祠归。

庆元元年落职，四年，复主管冲佑观。久之，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无使，四年，宁宗召见，言盐法，加宝谟阁待制、提举佑神观，奉朝请。寻差知镇江府，赐金带。坐繆举，降朝散大夫、提举冲佑观，差知绍兴府、两浙东路安抚使，辞免。进宝文阁待制，又进龙图阁、知江陵府。令赴行在奏事，试兵部侍郎，辞免。进枢密都承旨，未受命而卒。赐对衣、金带，守龙图阁待制致仕，特赠四官。

弃疾豪爽尚气节，识拔英俊，所交多海内知名士。尝跋绍兴间诏书曰：“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前，可以无事仇之大耻；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。今此诏与仇敌俱存也，悲夫！”人服其警切。帅长沙时，士人或诉考试官滥取第十七名《春秋》卷，弃疾察之信然，索亚榜《春秋》卷两易之，启名则赵鼎也。弃疾怒曰：“佐国元勋，忠简一人，胡为又一赵鼎！”掷之地。次阅《礼记》卷，弃疾曰：“观其议论，必豪杰士也，此不可失。”启之，乃赵方也。尝谓：“人生在勤，当以力田为先。北方之人，养生之具不求于人，是以无甚富甚贫之家。南方多末作以病农，而兼并之患兴，贫富斯不侔矣。”故以“稼”名轩。为大理卿时，同僚吴交如死，无棺敛，弃疾叹曰：“身为列卿而贫若此，是廉介之士也！”既厚赙之，复言于执政，诏赐银绢。

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，赋《九曲棹歌》，熹书“克己复礼”、“夙兴夜寐”，题其二斋室。熹歿，伪学禁方严，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。弃疾为文往哭之曰：“所不朽者，垂万世名。孰谓公死，凛凛犹生！”弃疾雅善长短句，悲壮激烈，有《稼轩集》行世。绍定六年，赠光禄大夫。咸淳闲，史馆校勘谢枋

得过弃疾墓旁僧舍，有疾声大呼于堂上，若鸣其不平，自昏暮至三鼓不绝声。枋得秉烛作文，旦且祭之，文成而声始息。德祐初，枋得请于朝，加赠少师，谥忠敏。

何异，字同叔，抚州崇仁人。绍兴二十四年进士，调石城主簿，历两任，知莘乡县。丞相周必大、参政留正以院辖拟异，孝宗问有无列荐，正等以萍乡政绩对，乃迁国子监主簿。迁丞，转对，所言帝喜之，曰：“君臣一体，初不在事形迹，有所见闻，于银台司缴奏。”擢监察御史。异奏与丞相留正旧同官，不敢供职，御札不许引嫌，遂拜命。

迁右正言。时光宗愆于定省，异入疏谏，不报。约台官联名，言奸人离间父子，当明正典刑，语极峻，又不报。丐外，授湖南转运判官。偶摄帅事，辰蛮侵扰邵阳，异募山丁捕首乱者，蒲来矢以众来降。寻为浙西提点刑狱。以太常少卿召，改秘书监兼实录院检讨官，权礼部侍郎、太常寺。

太庙芝草生，韩侂胄率百官观焉，异谓其色白，虑生兵妖，侂胄不悦。又以刘光祖于异交密，言者遂以异在言路不弹丞相留正及受赵汝愚荐，劾罢之，久乃予祠。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抚。异以夔民土狭食少，同转运司余米桩积，立循环通济仓。七月丙戌，西北有星白芒坠地，其声如雷，异曰：“戌日酉时，火土交会，而妖星自东南冲西北，化为天狗，蜀其将有兵乎？”丐祠，以宝谟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。后四年，吴曦果叛。起知潭州，乞闲予祠者再。

嘉定元年，召为刑部侍郎。五月不雨，异上封事言：“近日号令或从中出，而执政不得与闻其事，台谏不得尽行其言。陛下闵念饥民，药病殍死，遐荒僻峽，安得实惠？多方称提，不如缩造楮币；阜通商米，不如稍宽关市之征。”明年，权工部尚书。告老，抗章言：“近臣求去，类成虚文，中外相观，

指为礼数，无以为风俗廉耻之劝。”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，从所乞予祠，进宝章阁学士，转一官致仕。卒，年八十有一。异高自标致，有诗名，所著《月湖诗集》行世。

刘宰，字平国，金坛人。既冠，入乡校，卓然不苟于去就取舍。绍熙元年举进士，调江宁尉。江宁巫风为盛，宰下令保伍互相纠察，往往改业为农。岁旱，帅守命振荒邑境，多所全活。有持妖术号“真武法”、“空云子”、“宝华主”者，皆禁绝之。书其坐右曰：“毋轻出文引，毋轻事捶楚。”缘事出郊，与吏卒同疏食水饮。去官，惟篋藏主簿赵师秀酬倡诗而已。调真州司法。诏仕者非伪学，不读周惇颐、程颐等书，才得考试，宰喟然曰：“平生所学者何？首可断，此状不可得。”卒弗与。

授泰兴令，有杀人狱具，谓：“禱于丛祠，以杀一人，刃忽三跃，乃杀三人，是神实教我也。”为请之州，毁其庙，斩首以徇。邻邑有租牛县境者，租户于主有连姻，因丧会，窃券而逃。它日主之子征其租，则曰牛鬻久矣。子累年讼于官，无券可质，官又以异县置不问。至是诉于宰，宰曰：“牛失十载，安得一旦复之。”乃召二丐者劳而语之故，托以它事系狱，鞠之，丐者自诡盗牛以卖，遣诣其所验视。租户曰：“吾牛因某氏所租。丐者辞益力，因出券示之，相持以来，盗券者怍然，为归牛与租。富室亡金钗，惟二仆妇在，置之有司，咸以为冤。命各持一芦，曰：“非盗钗者，诘朝芦当自若；果盗，则长于今二寸。”明旦视之，一自若，一去其芦二寸矣，即讯之，果伏其罪。有姑诉妇不养者二，召二妇并姑置一室，或饷其妇而不及姑，徐伺之，一妇每以己馔馈姑，姑犹呵之，其一反之。如是累日，遂得其情。

父丧，免，至京，韩侂胄方谋用兵，宰启邓友龙、薛叔似

极言轻挑兵端，为国深害，迄如其言。为浙东仓司干官，职事修举，亟引去，默观时变，顿不乐仕。寻告归，监南岳庙。江淮制置使黄度辟之入幕，宰辞曰：“君命召不往，今矧可出耶？”嘉定四年，堂审召命且再下，不至。时相亦屡讽执政、从官贻书挽宰，宰峻辞以绝。俄题考功历，示决不复仕。

理宗初即位，以为籍田令，屡辞，改添差通判建康府，又辞，乞致仕，乃以直秘阁主管仙都观。拜改秩予祠之命，辞秘阁，不允。端平元年，升直宝谟阁，祠如故，且尽还磨勘岁月。未几，迁太常丞，郡守以朝命趣行，不得已勉就道，至吴门，拜疏径归。一时誉望，收召略尽，所不能致者，宰与崔与之耳。帝侧席以问侍御史王遂，且俾宣抚。迁将作少监，又以直敷文阁知宁国府，皆不拜。进直显谟阁、主管玉局观，帝犹冀宰一来也。召奏事，讫不为起。寻卒，乡人罢市走送，袂相属者五十里，人人如哭其私亲。

宰刚大正直，明敏仁恕，施惠乡邦，其烈实多。置义仓，创义役，三为粥以与饿者，自冬徂夏，日食凡万余人，薪粟、衣纩、药饵、棺衾之类，靡谒不获。某无田可耕，某无庐可居，某之子女长矣而未昏嫁，皆汲汲经理，如己实任其责。桥有病涉，路有险阻，虽巨役必捐赏先倡而程其事。宰生理素薄，见义必为，既竭其力，藉质贷以继之无倦。若定折麦钱额，更县斗斛如制，毁淫祠八十四所，凡可以白于有司、利于乡人者，无不为也。

宰隐居三十年，平生无嗜好，惟书靡所不读。既竭日力，犹坐以待，虽博考训注，而自得之为贵。有《漫塘文集》、《语录》行世。

刘 龠，字晦伯，建阳人。与弟韬仲受学于朱熹、吕祖谦。乾道八年举进士，调山阴主簿。龠正版籍，吏不容奸。调饶

州录事，通判黄奕将以事污 龠，而已自以赃抵罪去。都大坑冶耿某闵遗骸暴露，议用浮屠法葬之水火， 龠贻书曰：“使死者有知，祸亦惨矣。”请择高阜为丛冢以葬。

调莲城令，罢添给钱及纲运例钱，免上供银钱及纲本、二税甲叶、钞盐、军期米等钱，大修学校，乞行经界。改知闽县，治以清简，庭无滞讼，兴利去害，知无不为。差通判潭州，未上，丁父忧。伪学禁兴， 龠从熹武夷山讲道读书，怡然自适。筑云庄山房，为终老隐居之计。调赣州坑冶司主管文字，差知德庆府，大修学校，奏便民五事，又奏罢两县无名租钱，纠集武勇民兵。入奏言：“前者北伐之役，执事者不度事势，贻陛下忧。今虽从和议，愿益恐惧修省，必开言路以广忠益，必张公道以进人才，必饬边备以防敌患。”

提举广东常平。令守臣岁以一半易新，春末支，及冬复偿，存其半以备缓急。逋欠亭户钱十万，转运司五万， 龠以公使，公用二库赢钱补之。奏议仓之敝、客丁钱之敝、小官奉给之敝、举留守令之敝、吏商之敝。召入奏事，首论：“公道明，则人心自一，朝廷自尊，虽危可安也；公道废，则人心自贰，朝廷自轻，虽安易危也。”帝嘉奖。迁尚左郎官，请节内外冗费以收楮币。转对言：“愿于经筵讲读、大臣奏对，反复问难，以求义理之当否，与政事之得失，则圣学进而治道隆矣。”乞收拾人才及修明军政。迁浙西提点刑狱，巡按不避寒暑，多所平反。有杀人而匿权家者，吏弗敢捕， 龠竟获之。

迁国子司业，言于丞相史弥远，请以熹所著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孟子》之说以备劝讲，正君定国，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。奏言：“宋兴，《六经》微旨，孔、孟遗言，发明于千载之后，以事父则孝，以事君则忠，而世之所谓道学也。庆元以来，权佞当国，恶人议己，指道为伪，屏其人，禁其书，

学者无所依乡，义利不明，趋向污下，人欲横流，廉耻日丧。追惟前日禁绝道学之事，不得不任其咎。望其既仕之后，职业修，名节立，不可得也。乞罢伪学之诏，息邪说，正人心，宗社之福。”又请以熹《白鹿洞规》颁示太学，取熹《四书集注》刊行之。又言：“浙西根本之地，宜诏长吏、监司禁戢强暴，抚柔善良，务储积以备凶荒，禁科敛以纾民力。”

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宝录院检讨官。接伴金使于盱眙军。还，言：“两淮之地，藩蔽江南，干戈盗贼之后，宜加经理，必于招集流散之中，就为足食足兵之计。臣观淮东，其地平博膏腴，有陂泽水泉之利，而荒芜实多。其民劲悍勇敢，习边鄙战斗之事，而安集者少。诚能经画郊野，招集散亡，约顷亩以授田，使毋广占抛荒之患，列沟洫以储水，且备戎马驰突之虞。为之具田器，贷种粮，相其险易，聚为室庐，使相保护，联以什伍，教以击刺，使相纠率。或乡为一围，里为一队，建其长，立其副。平居则耕，有警则守，有余力则战。”帝嘉纳之。

进国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。论贡举五弊。兼权兵部侍郎，改兼权刑部侍郎，封建阳县开国男，赐食邑。权刑部侍郎兼国子祭酒，兼太子左谕德，升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时廷臣争务容默，有论事稍切者，众辄指以为异。龠奏：“愿明诏大臣，崇奖忠谏以作士气，深戒谀佞以肃具僚。乞择州县狱官。”冬雷，上恐惧，龠奏：“遴选监司以考察贪吏为先，访求民瘼，有泽未下流、令未便民者，悉以实上，变而通之，则民心悦而天意解矣。”又请择沿边诸将。

兼工部侍郎。奏“乞使沿边之民，各自什伍，教阅于乡，有急则相救援，无事则耕稼自若，军政隐然寓于田里之间，此非止一时之利也。”请城沿边州郡、罢遣贺正使。试刑部侍郎，兼职依旧，赐对衣、金带，辞，不允。两请致仕，不允。奏绝

金人岁币，建制置司于历阳以援两淮。夏旱，应诏上封事，曰：“言语方壅而导之使言，人心方郁而疏之使通，上既开不讳之门，下必有尽言之士，指陈政事之阙失，明言朝廷之是非。或者以为好名要誉，而陛下听之，则苦言之药，至言之实，陛下弃之而不恤矣，甘言之疾，华言之腴，陛下受之而不觉矣。”气罢瑞庆圣节，谢绝金使。

进封子爵。权工部尚书，赐衣带、鞍马。兼太子右庶子，仍兼左谕德。每讲读至经史所陈声色嗜欲之戒，辄恳切再三敷陈之。进读《诗》之说，詹事戴溪读之为之吐舌。卒，赠光禄大夫，官其后，赐谥文简。所著有《奏议》、《史稿》、《经筵故事》、《东宫诗解》、《礼记解》、《讲堂故事》、《云庄外稿》。

柴中行，字与之，余干人。绍熙元年进士，授抚州军事推官。权臣韩侂胄禁道学，校文，转运司移檄，令自言非伪学，中行奋笔曰：“自幼读程颐书以收科第，如以为伪，不愿考校。”

调江州学教授，母丧，免，广西转运司辟为干官，帅将荐之，使其客尝中行，中行正色曰：“身为大帅，而称人为恩王、恩相，心窃耻之。毋污我！”摄昭州郡事，蠲丁钱，减苗斛，赈饥羸。转运司委中行代行部，由桂林属邑历柳、象、宾入邕管，问民疾苦，先行而后闻，捐盐息以惠远民。嘉定初，差主管尚书吏部架阁文字，迁太学正，升博士。转对，首论主威夺而国势轻；次论士大夫寡廉隅、乏骨鲠，宜养天下刚毅果敢之气；末论权臣用事，包苴成风，新旧习犹在，宜举行先朝痛绳赃吏之法。谓太学风化首，童子科覆试胄子舍选，有挟势者，中行力言于长，守法无秋豪私。迁太常主簿，转军器监丞。

出知光州，严保伍，精阅习，增辟屯田，城壕营砦、器械糗粮，百尔具备，治行为淮右最。又条画极边、次边缓急事宜上之朝廷，大概谓：“边兵宜如蛇势，首尾相应。草寇合兵大

入，则邻道援之；分兵轻袭，则邻郡援之。援兵既多，虽危不败。”又言：“淮、襄土豪丁壮，往者用兵，倾资效力者，朝廷吝赏失信，宜亟加收拾，亦可激昂得其死力。”

迁西京转运使兼提点刑狱。中行谓襄阳乃自古必争之地，备御尤宜周密。时任边寄者政令烦苛，日夜与民争利，中行讽之，不听。天方旱，尽捐酒税，斥征官，黥务吏，甘澍随至。官取盐钞赢过重，课日增，入中日寡，钞日壅。中行揭示通衢，一钱不增，商贾大集。改直秘阁、知襄阳兼京西帅，仍领漕事。江陵戎司移屯襄州，兵政久弛。中行白于朝，考核军实，旧额二万二千人，存者才半，亟招补虚籍。自是朝廷以节制之权归帅司。重劾李珣不法以惩贪守，时扈再兴有功以厉宿将，上关朝廷，下关制阃。

迁江东转运司判官，旋改湖南提点刑狱。豪家习杀人，或收养亡命，横行江湖，一绳以法。华亭令贪虐，法从交疏荐之，中行笑曰：“此欲断吾按章也。”卒发其辜。入为吏部郎官。以立志启迪君心，言好进、好同、好欺，士大夫风俗三敝。选曹法大坏，吏缘为奸，中行遇事持正，不为势屈，由是铨综平允。

擢宗正少卿。上疏谓：“陛下初政则以刚德立治本，更化则以刚德除权奸，今者顾乃垂拱仰成，安于无为。夫刚德实人主之大权，不可以久出而不收，覆辙在前，良可鉴也。”又曰：“朝廷用人，外示涵洪而阴掩其迹，内用牢笼而微见其机，观听虽美，实无以大服天下之心。曩者更化，元气复挽回矣。比年欲求安静，颇厌人言，于是臣下纳说，非观望则希合，非回缓则畏避，而面折廷诤之风未之多见，此任事大臣之责也。”

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。孟春，大雨震电，雷霆交作，边烽告急，至失地丧师，淮甸震汹。中行亟奏内外二失，朝廷十

忧，大要言：“今日之事，人主尽委天下以任一相，一相尽以天下谋之三数腹心，而举朝之士相视以目，噤不敢言。甚至边庭申请，久不即报，脱有阙误，咎当谁执？”

调秘书监、崇政殿说书。极论“往年以道学为伪学者，欲加远窜，杜绝言语，使忠义士箝口结舌，天下之气岂堪再沮坏如此耶？”又谓：“欲结人心，莫若去贪吏；欲去贪吏，莫若清朝廷。大臣法则小臣廉，在高位者以身率下，则州县小吏何恃而敢为？”又论内治外患，辨君子小人，大略谓：“执政、侍从、台谏、给舍之选，与三衙、京尹之除，皆朝廷大纲所在，故其人必出人主之亲擢，则权不下移。今或私谒，或请见，或数月之前先定，或举朝之人不识。附会者进，争为妾妇之道，则天下国家之利害安危，非惟己不敢言，亦且并绝人言矣。大臣为附会之说所误，边境之臣实遁者掩以为诬，真怯者誉以为勇，金帛满前，是非交乱，以欺庙堂，以欺陛下。愿明诏大臣，绝私意，布公道。”

进秘阁修撰、知赣州。汉盗有方，境内清肃。丐祠得请，以言罢。理宗即位，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，赐金带。卒。所著有《易系集传》、《书集传》、《诗讲义》、《论语童蒙说》。

李孟传，字文授，资政殿学士光季子也。光谪岭海，孟传才六岁，奉母居乡，刻志于学。贺允中、徐度皆奇之，而曾几妻以其孙。龙大渊黜为浙东总管，知孟传为名门子，解后必就语，孟传正色辞之。干办江东提刑司，易浙东常平司。

母丧，免，调江山县丞，弃去，监南岳庙、行在编估局，未上，改楚州司户参军，单车赴官。公退，闭户读《易》。郡守、部使者不敢待以属吏。徐积墓在境内，芜没既久，加葺之。修复陈公塘，有灌溉之利。知象山县，守荐为邑最，从官多合荐之，主管官告院，与同列上封事，请诣北宫，又移书宰相。

迁将作监主簿。丞相赵汝愚初当国，适大侵，遣孟传按视江、池、鄂三大军所屯积粟，道除太府丞。既复命，汝愚去国，党论起，而孟传奉使无失指，面对言：“比以使事往返四千里，所过民生困穷，衣食不贍。国之安危，以民为本，今根本既虚，形势俱见，保邦之虑，宜勤圣念。”时韩侂胄连逐留正及汝愚，太府簿吴璠与侂胄有连姻，因言台谏将论朱熹，孟传奋然曰：“如此则士大夫争之，鼎镬且不避。”

兼考功郎。复因对言：“国家长育人才，犹天地之于植物，滋液渗漉，待其既成而后足以供大厦之用。今士大夫皆有苟进之心，治功未优，功能尚薄，而意已驰骛于台阁，不稍有以扶持正饬之，其敝将甚。”又言：“武举及军士比试，专取其力，临敌难以必胜。唐世取人由步射、弓弩以至马射，各以其中之多寡为等级，宜采取行之。”韩侂胄与孟传故，尝致侂胄意，孟传谢曰：“行年六十，去意已决。”侂胄惭而退。请外，知江州，狱讼止息。侂胄不悦。丐归，复知处州。

迁广西提点刑狱，改江东提举常平，移福建。诏入对，首论用人宜先气节后才能，益招徕忠讷以扶正论。故人有在政府者，折简问劳勤甚，孟传逆知其意，即谢曰：“孤踪久不造朝，获一望清光而去，幸矣。”对毕即出关。至闽，大饥，发廩劝分，民无流莩。侂胄诛，就迁提点刑狱，移江东，又辞。丞相史弥远，其亲故也，人谓进用其时矣，卒归使节，角巾还第。再奉祠，以仓部郎召，又辞。

迁浙东提点刑狱，未数月，申前请，章再上，加直秘阁，移江东，不赴，主管明道宫。进直宝谟阁，致仕，卒，年八十四。常诫其子孙曰：“安身莫若无竞，修己莫若自保。守道则福至，求禄则辱来。”有《磐溪集》、《宏词类稿》、《左氏说》、《读史》、《杂志》、《记善》、《记异》等书行世。

论曰：古之君子，出处不齐，同归于是而已。辛弃疾知大义而归宋。何异笃实君子，而切谏光宗朝重华宫。柴中行宁不校临川之试，终不肯自言非程颐伪学。刘 龠表章朱熹《四书》以备劝讲，卫道之功莫大焉。李孟传所立不愧其父。至于刘宰飘然远引，屡征不起，所谓鸿飞冥冥者耶。

## 列传第一百六十一

陈敏 张诏 毕再遇 安丙 杨巨源 李好义

陈敏，字元功，赣之石城人，父皓，有才武，建炎末，以破赣贼李仁功，补官至承信郎。敏身長六尺余，精骑射，积官至忠靖郎。以杨存中荐，擢阁门祇候。时闽地多寇，殿司兵往戍，率不习水土。至是，始募三千兵置左翼军，以敏为统制，漳州驻扎。敏按诸郡要害，凡十有三处，悉分兵扼之，盗发辄获。赣州齐述据城叛，啸聚数万，将弃城南寇。每闻之曰：“赣兵精劲，善走嶮，若朝廷发兵未至，万一奔冲，江、湖、闽、广骚动矣。”不俟命，领所部驰七日，径抵赣围其城。逾月，朝廷命李耕以诸路兵至，破之。累功授右武大夫，封武功县男，领兴州刺史。召赴阙，高宗见其状貌魁岸，除破敌军统制。寻丁母忧，诏起复，以所部驻太平州。

绍兴三十一年，金主亮来攻，成闵为京湖路招讨使，以敏军隶之，升马司统制，军于荆、汉间。敏说闵曰：“金人精骑悉在淮，汴都必无守备，若由陈、蔡径捣大梁，溃其腹心，此救江、淮之术也。”不听。从闵还驻广陵，时金兵尚未渡淮，敏又说闵邀其归师，复不听。敏遂移疾归姑孰。

孝宗即位，张浚宣抚江、淮，奏敏为神劲军统制。浚视师，改都督府武锋军都统制。朝廷遣李显忠北伐，浚欲以敏偕行，敏曰：“盛夏兴师非时，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，我客彼主，胜

负之势先形矣。愿少缓。”浚不听，令敏屯盱眙。显忠至符离，果失律，敏遂入泗州守之。金人议和，诏敏退守滁阳。敏请于朝，谓滁非受敌之所，改戍高邮，兼知军事。与金人战射阳湖，败之，焚其舟，追至沛城，复败之。

乾道元年，迁宣州观察使，召除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。居岁余，敏抗章曰：“久任周庐，无以效鹰犬，况敌情多诈，和不足恃。今两淮无备，臣乞以故部之兵，再戍高邮。”仍请更筑其城。乃落常阶，除光州观察使，分武锋为四军，升敏为都统制兼知高邮军事，仍赐筑城屯田之费。敏至郡，板筑高厚皆增旧制。自宝应至高邮，按其旧作石达十二所，自是运河通泄，无冲突患。

四年，北界人侍旺叛于涟水军，密款本朝，称结约山东十二州豪杰起义，以复中原。上以问敏，敏曰：“旺欲假吾国威以行劫尔，必不能成事，愿勿听。”适屯田统领官与旺交通，旺败，金有间言，上知非敏罪，乃召敏为左骁卫上将军。

言事者议欲戍守清河口，敏言：“金兵每出清河，必遣人马先自上流潜渡，今欲必守其地，宜先修楚州城池，盖楚州为南北襟喉，彼此必争之地。长淮二千余里，河道通北方者五，清、汴、涡、颍、蔡是也；通南方以入江者，惟楚州运河耳。北人舟舰自五河而下，将谋渡江，非得楚州运河，无缘自达。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凿老鹳河，通战舰以入大江，南唐遂失两淮之地。由此言之，楚州实为南朝司命，愿朝廷留意。”及是，再出守高邮，乃诏与楚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，祐卒，遂移守楚州。北使过者观其雉堞坚新，号“银铸城”。

以归正人二百家逃归，降授忠州团练使，罢为福建路总管，改江西路总管，贛州驻扎。月余，朝廷命往福州拣军，又命还豫章教阅江西团结诸郡人马。俄提举佑神观，仍奉朝请，继复

蕲州防御使，再除武锋军都统制兼知楚州，复光州观察使，以疾卒。特赠庆远军承宣使。

张诏字君卿，成州人。少隶张俊帐下，积功守和州。尝被旨介聘，一日金人持所绘祐、献二陵像至馆中，皆北地服，诏向之再拜。馆者问之，答曰：“诏虽不识其人，但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疑非北朝祖宗也，敢不拜！”孝宗闻而喜之，由是骤用。

绍熙五年，除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，代吴玠。庆元二年，赵彥逾帅蜀，以关外去兴元远，缓急恐失事机，复请分东西为二帅，诏遂兼西路安抚司公事。先是，赵汝愚为从官时，每奏吴氏世掌蜀兵，非国家之利，请以张诏代领武兴之军。盖汝愚之意欲以吴曦为文臣帅，以杜他日握兵之渐，而未及行也。汝愚既知枢密院，力辞不拜，白于光宗曰：“若武兴朝除帅，则臣夕拜命。”上许之，乃以诏为成州团练使、兴州诸军都统制。诏在兴州，甚得士心。六年卒，郭杲代之。

毕再遇，字德卿，兖州人也。父进，建炎间从岳飞护卫八陵，转战江、淮间，积阶至武义大夫。再遇以恩补官，隶侍卫马司，武艺绝人，挽弓至二石七斗，背挽一石八斗，步射二石，马射一石五斗。孝宗召见，太悦，赐战袍、金钱。

开禧二年，下诏北伐，以殿帅郭倪招抚山东、京东，遣再遇与统制陈孝庆取泗州。再遇请选新刺敢死军为前锋，倪以八十七人付之。招抚司克日进兵，金人闻之，闭榷场、塞城门为备。再遇曰：“敌已知吾济师之日矣，兵以奇胜，当先一日出其不意。”孝庆从之。再遇飡士卒，激以忠义，进兵薄泗州。泗有东西两城，再遇令陈戈旗舟楫于石屯下，如欲攻西城者，乃自以麾下兵从陟山径趋东城南角，先登，杀敌数百，金人大溃，守城者开北门遁。西城犹坚守，再遇立大将旗，呼曰：

“大宋毕将军在此，尔等中原遗民也，可速降。”旋有淮平知县缒城而下乞降，于是两城皆定。郭倪来飡士，出御宝刺史牙牌授再遇，辞曰：“国家河南八十有一州，今下泗两城即得一刺史，继此何以赏之？且招抚得朝廷几牙牌来？”固辞不受。寻除环卫官。

倪调李汝翼、郭倬取宿州，复遣孝庆等继之。命再遇以四百八十骑为先锋取徐州，至虹，遇郭、李兵裹创旋，问之，则曰：“宿州城下大水，我师不利，统制田俊迈已为敌擒矣。”再遇督兵疾趋，次灵壁，遇孝庆驻兵于凤凰山，将引还，再遇曰：“宿州虽不捷，然兵家胜负不常，岂宜遽自挫！吾奉招抚命取徐州，假道于此，宁死灵壁北门外，不死南门外也。”会倪以书抵孝庆，令班师，再遇曰：“郭、李军溃，贼必追蹙，吾当自御之。”金果以五千余骑分两道来，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灵壁北门，自领兵冲敌阵。金人见其旗，呼曰“毕将军来也”。遂遁。再遇手挥双刀，绝水追击，杀敌甚众，甲裳尽赤，逐北三十里。金将有持双铁筒跃马而前，再遇以左刀格其筒，右刀斫其胁，金将堕马死。诸军发灵壁，再遇独留未动，度军行二十余里，乃火灵壁。诸将问：“夜不火，火今日，何也？”再遇曰：“夜则照见虚实，昼则烟埃莫睹，彼已败不敢迫，诸军乃可安行无虞。汝辈安知兵易进而难退邪？”

还泗州，以功第一，自武节郎超授武功大夫，除左骁卫将军。于是丘崇代邓友龙为宣抚使，檄倪还惟扬，寻弃泗州。命再遇还盱眙，遂知盱眙军，寻改镇江中军统制，兼守如故。以凤凰山功，授达州刺史。其冬，金人以骑步数万、战船五百余艘渡淮，泊楚州、淮阴间，宣抚司檄再遇援楚，遣段政、张贵代之。再遇既去盱眙，政等惊溃，金人入盱眙；再遇复定盱眙，除镇江副都统制。

金兵七万在楚州城下，三千守淮阴粮，又载粮三千艘泊大清河。再遇谋知之，曰：“敌众十倍，难以力胜，可计破也。”乃遣统领许俊问道趋淮阴，夜二鼓衔枚至敌营，各携火潜入，伏粮车间五十余所，闻哨声举火，敌惊扰奔窜，生擒乌古伦师勒、蒲察元奴等二十三人。

金人复自黄狗滩渡淮，涡口戍将望风遁，濠、滁相继失守，又破安丰。再遇谓诸将曰：“楚城坚兵多，敌粮草已空，所虑独淮西耳。六合最要害，彼必并力攻之。”乃引兵赴六合。寻命节制淮东军马。金人至竹镇，距六合二十五里。再遇登城，偃旗鼓，伏兵南土门，列弩手土城上，敌方临濠，众弩俱发，宋师出战，闻鼓声，城上旗帜并举，金人惊遁，追击大败之。金万户完颜薄辣都、千户泥庞古等以十万骑驻成家桥、马鞍山，进兵围城数重，欲烧坝木，决濠水，再遇令劲弩射退之。既而纥石烈都统合兵进攻益急，城中矢尽，再遇令人张青盖往来城上，金人意其主兵官也，争射之，须臾矢集楼墙如猬，获矢二十余万。纥石烈引兵退，已乃益增兵，环城四面营帐亘三十里。再遇令临门作乐以示闲暇，而间出奇兵击之。敌昼夜不得休，乃引退。再遇料其且复来，乃自提兵夺城东野新桥，出敌之背，金人遂遁去，追至滁，大雨雪，乃旋。获骡马一千五百三十一、鞍六百，衣甲旗帜称是。授忠州团练使。

三年，除镇江都统制兼权山东、京东招抚司事。还至扬州，除骁卫大将军。金围楚州已三月，列屯六十余里。再遇遣将分道挠击，军声大振，楚围解。兼知扬州、淮安安抚使。扬州有北军二千五百人，再遇请分隶建康、镇江军，每队不过数人，使不得为变。更造轻甲，长不过膝，披不过肘，兜鍪亦杀重为轻，马甲易以皮，车牌易以木而设转轴其下，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擎，务便捷不使重迟。敢死一军，本乌合亡命，再遇能驾驭

得其用。陈世雄、许俊等皆再遇所荐。张健雄恃勇桀骜，再遇状其罪于朝，命以军法戮之，诸将慑服。

嘉定元年，除左骁卫上将军。和好成，累疏乞归田里，赐诏不允，除保康军承宣使，降诏奖谕，寻令带职奏事，提举佑神观。六年，提举太平兴国宫，十年，以武信军节度使致仕。卒，年七十。赠太尉，累赠太师，谥忠毅。

再遇姿貌雄杰，早以拳力闻，属时寝兵，无所自见。一旦边事起，诸将望风奔衄，再遇威声始著，遂为名将云。

安丙，字子文，广安人。淳熙间进士，调大足县主簿。秩满诣阙，陈蜀利病十五事，言皆剴切。丁外艰，服除，辟利西安抚司干办公事，调曲水丞。吴挺为帅，知其才，邀致之。改秩，知新繁县。丁内艰，服除，知小溪县。通判隆庆府，嘉泰三年，郡大水，丙白守张鼎，发常平粟振之。寻又凿石徙溪，自是无水患。知大安军，岁旱，民艰食，丙以家财即下流糶米数万石以振。事闻，诏加一秩。

开禧二年，边事方兴，程松为四川宣抚使，吴曦副之，丙陈十可忧于松。继而松开府汉中，道三泉，夜延丙议。丙又为松言曦必误国，松不省。盖丙尝为其父客，素知曦。既而曦奏丙为随军转运司，居河池。时梁、洋义士方袭取和尚原，旋为金人所夺，守将弃甲而走。十一月戊子，金人攻湫池堡，破天水，繇西和入成州，师溃，曦置不问。金人肆掠关外四州，如践虚邑，军民莫知死所。曦已潜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，至是曦还兴州，留丙鱼关，已而檄还武兴。十二月丙寅，金人持其诏及金印至置口，曦密受之，宣言使者欲得四州以和，驰书讽松去。癸酉，曦受金诏称蜀王，榜谕四川。三年正月甲午，曦僭号建官，称臣于金，以其月为元年，改兴州为兴德府，以丙为中大夫、丞相长史、权行都省事。

先是，从事郎钱巩之从曦在河池，尝梦曦祷神祠，以银杯为琰掷之，神起立谓曦曰：“公何疑？公何疑？后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。”曦未省，神又曰：“安子文有才，足能办此。”巩之觉，心异其事，具以语曦。事既炽，丙不得脱，度徒死无益，阳与而阴图之。遂与杨巨源、李好义等谋诛曦，语见《巨源》、《好义传》。徐景望在利州，逐土人，擅财赋。丙遣弟焕往约诸将，相与拊定，及景望伏诛，军民无敢哗者。于是传檄诸道，按堵如故。曦僭位凡四十一日。三月戊寅，陈曦所以反及矫制平贼便宜赏功状，自劾待罪，函曦首级、违制法物与曦所受金人诏印及所匿庚牌附驿。

朝廷初闻变，莫知所为。韩侂胄与曦书，亦谓“嗣颁茅土之封”，亟召知镇江府宇文绍节问之，绍节曰：“安丙非附逆者，必能讨贼。”于是密降帛书曰：“安丙素推才具，有志事功，今闻曦谋不轨，尔为所胁，谅以凶焰方张，恐重为蜀祸，故权且从之尔，岂一日忘君父者？如能图曦报国，以明本心，即当不次推赏，虽二府之崇亦无所吝，更宜审度机便，务在成事，以副委属之意。”帛书未至，露布已闻，上下动色交庆。辛丑，加丙端明殿学士、中大夫、知兴州、安抚使兼四川宣抚副使，诏奖谕，恩数视执政，如帛书旨也。

时都统孙忠锐由凤州进攻大散关不克，统领强德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砦，四月癸丑，克之。忠锐贪功吝财，赏罚迷缪，大失军心，且速还凤州，以关钥付庸将陈显。癸酉，大散关复陷。巨源自请收复，丙遣朱邦宁佐之。丙深恶忠锐，檄赴司议事，欲废之。巨源至凤，斩忠锐及其子揆，丙遂以忠锐附伪进表之罪闻于朝。先是，以诛曦功，巨源补朝奉郎，与通判差遣。巨源遣其亲校传桷诉功于朝，语见《巨源传》。于是丙拜疏丐闲。至是，金人揭示境上，得丙首者与银绢二万匹两，即授四

川宣抚。

时方议和，丙独戒饬将士，恫疑虚喝，以攻为守，威声甚著。诏以蜀平，遣吴玠抚谕四川。时沿边关隘悉为金毁，丙遗时相书，谓：“西和一面，已修仇池，聚粮积刍，使军民可守。若敌至，则坚壁不战，彼欲攻则不可，欲越则不敢。若西和可守，成州之境自不敢犯。成州黑谷、南谷亦皆顿重兵。天水虽不可守，距天水十里所，见创白环堡，与西和相为犄角，又增堡鸡头山，咸以民卒守之，及修黄牛堡，筑兴赵原，屯千余人。凤州秋防原尤为险绝，绍兴初，州治于此，宣抚吴玠尝作家计砦，前即马岭堡，正扼凤州之后。凡此数堡既坚，金人决不敢近。而河池、杀金平、鱼关皆大军屯聚，其他径路，虽关之里如大安，亦阴招民卒，授以器械，为掩击之备矣。”又云：“见于关表广结义士，月给以粮，俾各保田庐坟墓，逮事定，则系之尺籍而劝之耕，庶可经久。以丙所见，直为守计，则精选五万人亦为有余。”

好义守西和，谓四州兵后，民不聊生，请蠲租以惠创痍。丙请于朝。又以沔州都统司所统十军权太重，故自吴玠至挺、曦皆有尾大不掉之忧，乃请分置副都统制，各不相隶，以前右中左后五军隶都统司，踏白、摧锋、选锋、策锋、游奕五军隶副司。诏皆从之。

时方信孺使还，金人和意未决，且欲得首议兴师之人，侂胄大怒。上手书赐丙，谓：“金人必再至，当激励将士，戮力赴功。”侂胄既诛，赐丙金器百二十两、细币二十匹，进资政殿学士。和议成，还大散、隔牙关。丙分遣僚吏，经量洋、沔、兴元、大安民田，别定租税。

右丞相史弥远起复，丙移书曰：“昔仁宗起复富郑公、文潞公，孝宗起复蒋丞相，皆力辞，名教所系，人言可畏，望阁

下速辞成命，以息议者之口。”论者黷之。升大学士、四川制置大使兼知兴元府。谍知金人迁汴，关辅豪杰款塞愿降者众。丙以为此正冉闵告晋之时，乃与宰臣书，谓当兴问罪之师。朝论忧丙轻举，乃诏丙益修守备。

七年春，丙使所爱吏安蕃、何九龄合官军夜袭秦州，败归。王大才执九龄等七人斩之，而讼丙于朝。三月，诏丙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，赐手书召之。行次广德军，进观文殿学士、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。至官，留意学校，请于太常创大成乐。而政尚严酷，转运判官章徠劾丙，不报。御史李安行并徠劾之，徠罢，丙授崇信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万寿观使。谴阁门舍人闻人玃锡命，赐旌节、金印、衣带、鞍马。三辞，还蜀。

董居谊帅蜀，大失士心。金人乘之，破赤丹、黄牛堡，入武休关，直捣梁、洋，至大安，宋师所至辄溃，散入巴山。十二年，聂子述代之。时丙之子癸仲知果州，子述即檄兼参议官。四月，红巾贼张福、莫简叛，入利州，子述遁去。总领财赋杨九鼎与贼遇，走匿民舍，贼追九鼎杀之。子述退保剑门，檄癸仲兼节制军马，任讨贼之责。癸仲召戎帅张威等军来会，贼自阆趋遂宁，所过无不残灭。丙欲自持十万缗偕子述往益昌募士，子述曰：“大臣非得上旨，未可轻出。”丙遂如果州。

时四川大震，甚于曦之变。张方首奏，勋望如丙，今犹可用。魏了翁移书宰执，谓安丙不起，则贼未即平，蜀未可定，虽贼亦曰：“须安相公作宣抚，事乃定耳。”李壁、李 时并镇潼、遂，亦皆以国事勉丙。五月乙未，丙至果州，是日贼焚蓬溪县。

己酉，诏起丙为四川宣抚使，予便宜，寻降制授保安军节度使兼知兴元府、利东安抚使。丙奏：“臣不辞老以报国，但事不任怨，难以图成，将恐腾谤交攻，使臣独抱赤心，无从上

白。昔秦使甘茂攻宜阳，至质之以‘息壤在彼’，魏使乐羊攻中山，至示之以谤书一筐。君臣之间，似不必尔。然自古及今，谤以疑问而成，祸以忌嫉而得；况臣已伤弓于既往，岂容不惩沸于方来。”诏曰：“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，诏起李靖，靖慷慨请行，不以老疾为解。代宗有朔方之难，图任郭子仪，闻命引道，亦不以谗惑自疑。皆能乘时立功，焜耀竹帛，朕甚慕之。今蜀道倏扰，未宽顾忧，朕起卿燕闲，付以方面，而卿忠于报国，谊不辞难，朕之用人庶几于唐宗，卿之事朕无愧于李、郭矣。勉图隼功，以济国事！”寻命丁育改知兴元府。

甲申，发果州。丙戌，至遂宁，贼犹负固于普州之茗山。丙下令诸军合围，绝其樵汲之路以困之。未几，张威、李贵俘获张福等十七人以献，丙命裔王大才以祭九鼎。七月庚子，尽俘余党千余人，皆斩之。庚戌班师，乃移治利州，赐保宁军节度使印。癸仲亦加三秩，进直华文阁，起复，主管宣抚司机宜文字。明年，进丙少保，赐衣带鞍马。

丙以关表营田多遗利，命官括之。有文垓者方持母丧，以便宜起复，干办鱼关粮料院，俾之措置，且以宣抚副使印假之。而冯安世者，又即利州置根括局。于是了翁遗丙书，谓：“幕府举辟，当用经术信厚之士，不可用冒丧之人。且公八年镇蜀，有恩则有怨，岂可人人而校，事事而理，自处甚狭，恐贻子孙宾客无穷之累。虽今日理财难拘故常，然告绝产、首白契、讦隐田、伺富民过失、纠盐酒户亏额，报怨挟愤、招权纳贿者，必且纷然，而公任其怨。”丙复书曰：“关外余买当用四百万缗，而总所见缗止二十五万，多方措置，非得已而已。倘皆清流，何由办事？蜀士中如令弟嘉父、李成之辈，清则清、高则高矣，其肯办钱谷俗务乎。刘德修尝雅责杨嗣勋不能举义诛叛，嗣勋云：‘德修特未当局耳。’丙于华父亦云。”其后，

安世不法滋甚，近臣有以书抵丙，而安世之徒亦发其事，丙械送大安穷治之。

先是，夏人来乞师并兵攻金人，丙且奏且行，分遣将士趋秦、巩、凤翔，委丁焞节制，师次于巩。夏人以枢密使子宁众二十余万，约以夏兵野战，宋师攻城。既而攻巩不克，乃已。

丙卒，讣闻，以少傅致仕，辍视朝二日，赠少师，赙银绢千计，赐沔州祠额为英惠庙。理宗亲札赐谥忠定。丙所著有《皦然集》。

杨巨源字子渊，其先成都人。父信臣，客益昌，因家焉。巨源倜傥有大志，善骑射，涉猎诸子百家之书。应进士不中，武举又不中。刘光祖见而异之，荐之总领钱粮陈晔，以右职举为凤州堡子原仓官，驰骋射猎，倾财养士，沿边忠义，咸服其才。分差鱼关粮料院，移监兴州合江贍军仓。

吴曦叛，巨源阴有讨贼志，结义士三百人，给其钱粮。有游奕军统领张林者，力能挽两石弓，队将朱邦宁身長六尺，勇力过人，皆为曦所忌，虽屡战有功亦不加赏，林等憾之。时林在置口，邦宁在合江，巨源因与深相缔结，并集忠义人朱福、陈安、傅桧之徒。

曦胁安丙为丞相长史，丙称疾，眉士程梦锡见丙，丙叹曰：“世事如此，世无豪杰！”梦锡因及巨源之谋。丙曰：“肯见我乎？”乃囑梦锡以书致巨源，延之卧所。巨源曰：“先生而为逆贼丞相长史耶？”丙号哭曰：“目前兵将，我所知，不能奋起。必得豪杰，乃灭此贼，则丙无复忧。”巨源曰：“先生之意决乎？”丙指天誓曰：“若诛此贼，虽死为忠鬼，夫复何恨！”巨源大喜，曰：“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，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。”

当是时，李好义、好问亦结李贵、杨君玉、李坤辰凡数十

人，坤辰邀巨源与好义会。巨源又大喜曰：“吾与安长史议以三月六日邀曦谒庙，合勇士刺之。”好义曰：“彼出则齷巷，从卫且千人，事必难济。闻熟食日祭东园，图之此其时也。”巨源然之。好义愿一见长史以为信。巨源曰：“吾今先为长史言之，来日伪宫，令长史问君先世是已。”巨源以告丙，明日，好义在伪宫见丙，揖之。丙曰：“乡与尊父同僚，杨省干盛谈才略，旦夕以职事相委。”其谋乃决。

君玉先属其乡人白子申拟诏，文不雅驯，巨源更为之，例用合江仓朱记。巨源、好义忧事浸泄，遂以二月乙亥未明，好义率其徒入伪宫，巨源持诏乘马，自称奉使，入内户，曦启户欲逸，李贵执杀之。卫者始拒斗，闻有诏皆却。巨源、好义迎丙宣诏，以曦首徇。三军推丙权四川宣抚使，巨源权参赞军事。丙奏功于朝，以巨源第一，诏补承事郎。

巨源谓丙曰：“曦死，贼胆以破，关外四州为蜀要害，盍乘势复取。”好义亦以为言。丙虑军无见粮，巨源力言四州不取，必有后患，自请为随军措置粮运。于是分遣好义复西和州，张林、李简复成州，刘昌国复阶州，孙忠锐复散关。俄诏巨源转朝奉郎，与通判差谴，兼四川宣抚使司参议官。丙素恶忠锐，闻忠锐失守散关，檄其还，欲废之，先命巨源偕邦宁以沔兵二千策应。巨源至凤州，因忠锐出迎，伏壮士于幕后，突出斩之，并其子揆。丙遂以忠锐附伪贺表闻于朝，且待罪。

先是，奖谕诛叛诏书至沔州，巨源谓人曰：“诏命一字不及巨源，疑有以蔽其功者。”俄报王喜授节度使，巨源弥不平。时赵彦呐以在夔诛禄禧得州通判，巨源曰：“杀禄禧与通判，杀吴曦亦与通判耶？”以启谢丙曰：“飞矢以下聊城，深慕鲁仲连之高谊；解印而去彭泽，庶几陶靖节之清风。”又遣诉功于朝，而从兴元都统制彭轺乞书遗韩侂胄，轺阳许而阴以白丙。

或言巨源与其徒米福、车彦威谋为乱，丙命喜鞫之，福、彦威皆抵罪。正将陈安复告巨源结死士入关，欲焚沔州州治，俟丙出则杀之。丙积前事，因欲去巨源，然未有以发也。

会巨源在凤州以檄书遗金凤翔都统使，其辞若用间者，且自称宣抚副使而以参议官印印之。金以檄至丙。巨源方与金战，败于长桥，丙乃移书召巨源，巨源疑焉。有梁泉主簿高岳成者，巨源荐为随军拨运，来见巨源，赞其归，巨源信之。

时轺已至沔，六月壬申，巨源还幕府，丙密命轺收巨源。巨源殊不知，以为谒己也，语毕，轺起，巨源送之宾次。武士就挽其裾，巨源犹叱之，则已为驱至庭下。巨源大呼曰：“我何罪？”丙隔屏遣人谓之曰：“若为诈称宣抚副使？”命械送阆州狱。巨源曰：“我一时用间，异时必有为我明其事。”丙饷以肴酒，巨源曰：“一身无愧，死且无憾；惟有妹未嫁，宣抚念之。”癸酉，巨源舟抵大安龙尾滩，将校樊世显者呼于岸，巨源知将见杀，指其地而语之曰：“此好一片葬地。”世显曰：“安有是？”舟行数步，谓曰：“宣参久渴，莫进杯酒？”巨源辞以不饮。又曰：“宣参荷械已久，盍少苏？”巨源未及答，左右遽取利刀断其头，不绝者逾寸，遂以巨源自殪闻宣抚司。后数日，丙命瘞之。

巨源死，忠义之士为之扼腕，闻者流涕，剑外士人张伯威为文以吊，其辞尤悲判。巨源之属吏也，李壁在政府，闻之曰：“嘻，巨源其死矣！”丙以人情汹汹，封章求免。杨辅亦谓丙杀巨源必召变，请以刘甲代之。初，巨源与好义结官军，而丙密为反正之计，各未相知，合巨源于好义者李坤辰，而合好义于丙者巨源也。巨源遗光祖书，述丙酬答之语，钁梓竞传之，丙已弗乐，浸润不已，积成此祸。

成忠郎李珙投轨，献所作《巨源传》为之讼冤，朝廷亦念

其功，赐庙褒忠，赠宝谟阁待制，官其二子。制置使崔与之请官给其葬，加赠宝谟阁直学士、太中大夫。嘉熙元年，理宗特赐谥忠愍。子履正终大理卿、四川制置副使。

李好义，下邳人。祖师中，建炎间以白丁守华州，积官忠州团练使。父定一，兴州中军统制。好义弱冠从军，善骑射，西边第一。初以准备将讨文州蕃部有功，开禧初，韩侂胄开边，吴曦主师，好义为兴州正将，数请出精兵袭金人，曦蓄异谋，不纳。未几，关外四州俱陷，金人长驱入散关，曦受金人说，以蜀叛。好义自青坊闻变亟归，与其兄对哭，谋诛之。

会曦遣李贵追杀宣抚程松，贵语其徒曰：“程宣抚朝廷重臣，不可杀。”好义知其赤心，可以所谋告之。贵遂约李彪、张渊、陈立、刘虎、张海等，好义又密结亲卫军黄术、赵亮、吴政等。女弟夫杨君玉亦与知，好义戒言曰：“此事誓死报国，救四蜀生灵，慎毋泄。”留其母以质。好义兄弟谋曰：“今日人皆可杀曦，皆可为曦，曦死后，若无威望者镇抚，恐一变未息，一变复生。”欲至期立长史安丙以主事，盖曦尝授丙伪丞相，而丙托疾不往，故兄弟有是谋也。

既而君玉与李坤辰者来，坤辰因言丙亦与合江仓杨巨源阴结忠义欲图曦。好义遂遣君玉偕坤辰约巨源以报丙。丙大喜曰：“非统制李定一之子乎？此人既来，断曦之臂矣。”遂与好义约二月晦举事，见《巨源传》。乃约彪、术、贵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、王芾。好义夜飨士，麾众受甲，与好古、好仁及子姓拜决于家庙，嘱妻马氏曰：“日出无耗，当自为计，死生从此决矣。”马氏叱之曰：“汝为朝廷诛贼，何以家为？我决不辱李家门户。”马氏之母亦曰：“行矣，勉之！汝兄弟生为壮夫，死为英鬼。”好义喜曰：“妇人女子尚念朝廷不爱性命，我辈当如何？”众皆踊跃。既行，小将禄祗引十卒来助，

各以黄帛为号。好义誓于众曰：“入宫妄杀人、掠财物者死。”

时伪宫门洞开，好义大呼而入曰：“奉朝廷密诏，安长史为宣抚，令我诛反贼，敢抗者夷其族。”曦护卫千兵皆弃挺而走，遂至伪殿东角小门，入世美堂，近曦寝室。曦闻外哄，仓皇而起，露顶徒跣，开寝户欲遁，见贵复止，以手捍内户，贵前争户，户纽折。曦走，贵追及，手执其髻，举刃中曦颊，曦素勇有力，扑贵仆于地不能起。好义急呼王换斧其腰者二，曦负痛手纵，贵起遂斫其首。引众拥曦首出伪宫，亟驰告丙宣诏，军民拜舞，欢声动天地，持曦首抚定城中，市不改肆。

好义请乘时取关外四州，巨源赞之，丙大喜。巨源辅行，王喜忌其能，沮之。好义曰：“西和乃腹心之地，西和下，则三州可不战而复矣。今不图，后悔无及。愿得马步千人，死士二百，赍十日粮可济。”丙从其请，忠义响应，次独头岭，进士王荣仲兄弟率民兵会合夹击，金人死者蔽路。十战至山砦高堡，七日至西和。好义率众攻城，亲犯矢石，人人乐死，以少击众，前无留敌。金西和节使完颜钦奔遁，好义整众而入，军民欢呼迎拜，籍府库以归于官。

好义初欲乘胜径取秦、陇以牵制淮寇，而宣抚司令谨守故疆，不得侵越，士气皆沮。好义以中军统制知西和州，卒。丙以劳绩上于朝，特赠检校少保，仍给田以贍其家。后吴猎为请谥曰忠壮。好义喜诵《孟子》及《左传》，以为终身行此足矣。诛曦时，惟幼子植留家。迄事，人争冒功赏，君玉欲注植名，好义指心曰：“惟此物不可欺。”

曦既诛，好义集于丙家，王喜后至，心怀邪谋，欲刃好义，丙力救解，然日以杀好义为心。及好义守西和，喜遣其死党刘昌国听节制，好义与之酬酢，欢饮达旦，好义心腹暴痛洞泻，而昌国遁矣。既殒，口鼻爪指皆青黑，居民莫不冤之，号恸如

私亲，摧锋一军几至于变。既而昌国白日见好义持刃刺之，惊怖仆地，疽发而殁。

喜，曦大将也，贪淫狠愎，诛曦之日不肯拜诏，遣其徒入伪宫虏掠殆尽，又取曦姬妾数人。其后欲戕好义为曦复仇，丙不能止，便宜处以节度使知兴州，而恨犹未已。尝出兵于船栅岭，锋未及交，弃军先遁，金人遂由黑谷长驱入境。朝廷虑喜为变，授节度使移荆鄂都统制而死。

论曰：陈敏善守，毕再遇善战。张诏出使不辱国，为将得士心，赵汝愚荐为武兴帅，以其才足以制曦也。曦之畔，向非安丙、杨巨源、李好义之谋，西方之忧莫大焉。然丙卒以是杀巨源，何其媚疾而残贼也？李好义失于周防，竟为王喜所图。宋知喜为曦党，既不能罪，又以节镇赏之，几何而不为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镇之祸乎？

## 列传第一百六十二

赵方 贾涉 扈再兴 孟宗政 张威

赵方，字彦直，衡山人。父棠，少从胡宏学，慷慨有大志。尝见张浚于督府，浚雅敬其才，欲以右选官之，棠不为屈。累以策言兵事，浚奇之，命子栻与棠交，方遂从栻学。

淳熙八年举进士，调蒲圻尉，疑狱多所委决。授大宁监教授，俗陋甚，方择可教者亲训诱之，人皆感励，自是始有进士。知青阳县，告其守史弥远曰：“催科不扰，是催科中抚字；刑罚无差，是刑罚中教化。”人以为名言。

主管江西安抚司机宜文字，京湖帅李大性辟知随州。南北初讲和，旱蝗相仍，方亲走四郊以祷，一夕大雨，蝗尽死，岁大熟。适和议成，诸郡浸弛备，方独招兵择将，拔土豪孟宗政等补以官。提举京西常平兼转运判官、提点刑狱。时刘光祖以耆德为帅，方事以师礼，自言：“吾性太刚，每见刘公，使人更和缓。”尝请光祖书“劝谨和缓”四字，揭坐隅以为戒。以金部员外郎召，寻加直秘阁，改湖北转运判官兼知鄂州。升直焕章阁兼权江陵府，增修三海八匮，以壮形势。进秘阁修撰、知江陵府、主管湖北要抚司事兼权荆湖置司。

时金逼于兵，计其必南徙，日夜为备。荆门有东西两山险要，方筑堡其上，增戍兵以遏其冲。进右文殿修撰。金樊快明谋归宋，追兵至襄阳，方遣孟宗政、扈再兴以百骑邀之，杀千

余人，金人遁去。权工部侍郎、宝谟阁待制、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。谍知金人决意犯境，乃下防夏之令。金相高琪及其枢密乌古伦庆寿犯陈、光化、随、枣理、信阳、均州、方夜半呼其子范、葵曰：“朝廷和战之说未定，观此益乱人意，吾策决矣，惟有提兵临边决战以报国耳。”遂抗疏主战，亲往襄阳。

金人围枣阳急，方遣宗政、再兴等援枣阳，仍增戍光化、信阳、均州，以联声势。已而枣阳守赵观败金人于城外，再兴、宗政至，与观夹击，又败之，枣阳围解。方申饬诸将，当逼于境上，不可使之入而后拒之于城下。时麦正熟，方遣兵护民刈之，令清野以俟。再疏力陈不可和者七，战议遂定。

金将完颜赛不入境，兵号十万。方部分诸将，金人犯枣阳者，宗政败之于尚家川；犯随州者，刘世兴败之于磨子平。相持逾年，方调世兴移师，与许国、再兴援枣阳；张兴、李雄韬援随州。随州围解，再兴等转战入枣阳。时宗政守城，伏兵城东，金人遇伏败走。未几再至，再兴又败之，自是无日不战。金人三面来攻，宗政出东门，再兴出南门，世兴出北门，大合战败之。金人朝进莫退，力不能捍；诸将表里合谋，国自南山进，张威自灤河进，世兴、李琪出城与国会，再兴出城与威会，犄角追击，金人遂溃。光化守潘景伯亦设伏败金人于赵家桥，孟宗德又破之于随州鸭儿山，擒赛不妻弟王丑汉，金人遂诛赛不。方以功迁龙图阁待制，封长沙县男，赐食邑。

金人复大举，命讹可围枣阳，堑其外，绕以土城。方计其空巢穴而来，若捣其虚，则枣阳之围自解。乃命国东向唐州，再兴西向邓州，又命子范监军，葵后殿。时宗政在城中，日夜鏖战，焚其攻具，金人不敢近城。西师由光化境出，砦于三尖山，拔顺阳县，金人率众仰攻，大败。再兴与国两道并进，掠唐、邓境，焚其城栅粮储。枣阳城坚，金顿兵八十余日，方知

其气已竭，乃召国、再兴还，并东师隶于再兴，克期合战。再兴败金人于灤河，又败之城南，宗政自城中出夹击，杀其众三万，金人大溃，讠可单骑遁，获其赀粮、器甲不可胜计。进方焕章阁直学士。奏乞均官军民兵廩给，自备马者倍之。又奏：“使民兵夏归，以省月给，秋复诣屯守御。”从之。

方料金人数不得志于枣阳，必将同时并攻诸城，当先发以制之。命国、宗政出师向唐，再兴向邓，戒之曰：“毋深入，毋攻城，第溃其保甲，毁其城砦，空其赀粮而已。”宗政进破湖阳县，擒其千户赵兴儿；国遣部将耶律均与金人战于比阳，戮其将李提控；再兴破高头城，大败金兵，遂薄邓州。唐州兵来援，迎败之，降者踵至。已而金兵至樊城，方命再兴阵以待之，方视其师；金人三日不敢动，遂遁。

金将驸马阿海犯淮西，枢密完颜小驴屯唐州为后继。方先攻唐伐其谋，及使再兴发枣阳兵击其西，国发桐柏兵击其东。再兴败金人于唐城，斩小驴，围其城五匝，垂下。会蕲、黄继陷，诏趣方遣救，方亟命国保鄂，再兴援淮西。国还鄂州保江；再兴军至蕲之灵山，伺金人归而击之，土豪祝文蔚横突入阵，金人大败，国遣张宝将兵来会，李全等兵亦至，金人遂溃，再兴追逐六十里，擒其监军合答。进方显谟阁直学士、太中大夫、权刑部尚书。

俄得疾，进徽猷阁学士、京湖制置大使。归还，力疾犒师，第其功上之。病革，曰：“未死一日，当立一日纪纲。”引再兴卧内，勉以协心报国。贻书宰相，论疆场大计。寻卒。是夕有大星陨于襄阳。以端明殿学士、正议大夫致仕，赠银青光禄大夫，累赠太师，谥忠肃。

方起自儒生，帅边十年，以战为守，合官民兵为一体，通制总司为一家。持军严，每令诸将饮酒勿醉，当使日日可战。

淮、蜀沿边屡遭金人之祸，而京西一境独全。尝问相业于刘清之，清之以留意人才对。故知名士如陈咳、游九功辈皆拔为大吏，诸名将多在其麾下。若扈再兴、孟宗政皆起自土豪，推诚擢任，致其死力，藩屏一方，使朝廷无北顾之忧。故其没也，人皆惜之。子董、蕤、范、葵。范、葵有传。

贾涉，字济川，天台人。幼好读古书，慷慨有大志。以父任高邮尉，改万安丞。宝应择令，堂差涉至邑，请城之。役兴，以忧去。金人犯光州，起涉竟前役。通判真州，改大理司直、知盱眙军。

淮人季先、沈铎说楚州守应纯之以招山东人，纯之令铎遣周用和说杨友、刘全、李全等以其众至，先招石珪、葛平、杨德广，通号“忠义军”。珪等反，毙铎于涟水，纯之罢，通判梁丙行守事，欲省其粮使自溃。珪、德广等以涟水诸军度淮屯南渡门，焚掠几尽。谓：“朝廷欲和残金，置我军何地？”丙遣李全、季先拒之，不止，事甚危。涉时在宝应，上书曰：“降附踵至，而金乃请和，此正用高澄间侯景遣策，恐山东之祸必移于两淮。况金人所乏惟财与粮，若举数年岁币还之，是以肉啖馁虎，啖尽将反噬。至若忠义之人源源而来，不立定额，自为一军，处之北岸，则安能以有限之财应无穷之须？饥则噬人，饱则用命，其势然也。”授淮东提点刑狱兼楚州节制本路京东忠义人兵。涉亟遣傅翼谕珪等逆顺祸福，自以轻车抵山阳，德广等郊迎，伏地请死，誓以自新。

金太子及仆散万忠、卢国瑞等数十万大入，且以计诱珪等。涉虑珪等为金用，亟遣陈孝忠向滁州，珪与夏全、时青向濠州，先、平、德广趋滁、濠，李全、李福要其归路，以傅翼监军。数日，孝忠捷至，珪屡破金人，遂与先及李全趋安丰。时金人环百余砦，攻具甫毕，珪等解其围，李全挟仆散万忠以归，见

《李全传》。金人不救窥淮东者六七年。

南渡门之变，平、德广等实预，涉既受降，置弗问。平等尚怀异志，涉密使先以计杀之，而先之势亦孤。忠义诸军在涟水、山阳者既众，涉虑其思乱，因滁、濠之役，分珪、孝忠、夏全为两屯，李全军为五砦，又用陕西义勇法涅其手，合诸军汰者三万有奇，涅者不满六万人，正军常屯七万余，使主胜客，朝廷岁省费十三四。

涉又遣李全以万人取海州，复取密、潍。王琳以宁海州归，遂收登、莱二州。青州守张林以滨、棣、淄州降，又取济、沂等州。自是恩、博、景、德至邢、洺十余州相继请降。涉传檄中原：“以地来归及反戈自效者，朝廷裂地封爵无所吝。”仍厉诸将，图未下州郡。擢太府少卿、制置副使兼京东、河北节制。

金十余万众犯黄州，淮西帅赵善湘请援于朝，涉遣李全等赴之，翟朝宗等为后继。丞相史弥远拟升全留后，涉曰：“始全贫窶无聊，能轻财与众同甘苦，故下乐为之用。逮为主帅，所为反是，积怨既多，众皆不平。近弃西城，免死为幸，若无故升迁以骄其志，非全之福，亦岂国家之福。曷若待事定，与诸将同升可也。”金人破黄陷蕲，安庆甚危，全驰至，遂定。全至久长镇，与京湖制置使赵方二子范、葵遇，犄角连战俱胜，遣彭义斌等进至下湾渡，尽掩金人于淮。迁权吏部侍郎。金人再犯淮西。先是，蕲州受围，徐晖往援，乃鼓众宵遁，金乘间登城，一郡为血，前帅不敢问。涉斩晖以徇，诸将畏惧，无不用命，淮西之势大振。

初，翟朝宗得玉玺献诸朝，至是赵拱还，又得玉印，文与玺同而加大。朝廷喜璧之归，行庆赏。涉遗书弥远谓：“天意隐而难明，人事切而易见，当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。

昔之患不过亡金，今之患又有山东忠义与北边，宜亟图之。”弥远不悛，李全卒以玺赏为节度使。涉又言：“盗贼血气正盛，官职过分，将有后忧。”弥远不以为然。涉曰：“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，宁知骄则将至于不可劝邪？”

涉时已疾，力辞事任。值金人大入，强起视事。金将时全、合连、孛术鲁答哥率细军及众军三道渡淮，涉以合连善战，乃命张惠当之。惠，金骁将，所谓“赛张飞”者，既归宋，金人杀其妻，所部花帽军，有纪律，它军不及也。惠率诸军出战，自辰至酉，金人大败，答哥溺死，陷失大半，细军丧者几二千。涉既病，乃以所获京、河版籍及金银牌铜印之属上于朝。卒，超赠龙图阁学士、光禄大夫。

涉父伟尝守开江，贻书丞相赵雄，极论武兴守吴挺之横，它日陞对，又乞裁抑郭棣、郭杲兵权，孝宗嘉纳，后反为所挤以没。涉弱冠直父冤，不避寒暑，泣诉十年，至伏书阙下。子似道有传。

扈再兴，字叔起，淮人也。有膂力，善机变。每战，被发肉袒徒跣，挥双刃奋呼入阵，人马辟易。金人犯襄阳、枣阳，京西制置使赵方檄再兴等御之。金人来自团山，势如风雨。再兴同孟宗政、陈祥分三陈，设伏以待。既至，再兴中出一陈，复却，金人逐之，宗政与祥合左右两翼掩击之，金人三面受敌，大败，血肉枕藉山谷间。授神劲统制。又犯枣阳，再兴率师赴援，金人闻风夜溃。既而益兵数万复围城，相持九十日。再兴夜以铁蒺藜密布地，黎明佯遁，金人驰中蒺藜者十踏七八。敌却走，追至十五里冈。已而金兵攻城东隅，薄南门北角，再兴与宗政、刘世兴各当一面，大战数十合，大败金兵。金帅完颜讹可拥步骑数万傅城，再兴与宗政纵之涉濠，半渡击之；又令守坝者佯走，金人争坝，急击之，多堕水中。金人创对楼、鹅

车、革洞，决濠水，运土石填城下。再兴募死士著铁面具，披毡，列陈以待之。金人计无所施而去，弃旗甲辎重满野。大战于范家庄，金人败，追之至泊湖，禽其巡检亢师礼酒、都监纳兰福昌，降其壮丁，获牛马甚众。

自是与宗政、世兴无日不战。再兴又破顺昌县，夺甲马三千，破淅川镇，杀金人三百，追至马磴砦，焚其城栅。又败其护驾骑军于灤河。入邓州，破高头，败其步军五千、骑军五百，焚其积聚。遂营于高头，进攻唐州，至三家河，金骑军二千、步军七千出城迎战，又败之，死者十七八，追及城下。金将从义者收残骑三百奔城，再兴据门拒战，斩从义。遂围唐州，分兵焚荡州境，截其归路，砦于久长，严陈以待之。搜剿残兵，获其副统军广威将军衲搠达。金兵歼，乃敛髑髅立人头塚。

寻以病卒。子世达，亦以名将称，官至都统制。

孟宗政，字德夫，绛州人。父林，从岳飞至随州，因家焉。宗政自幼豪伟，有胆略，常出没疆场间。开禧二年，金将完颜董犯襄、郢，宗政率义士据险游击，夺其辎重。宣抚使吴玠奇之，补承节郎、枣阳令。京西路分赵方、吴柔胜皆荐其才，转秉义郎、京西钤辖，驻扎襄阳。

嘉定十年，金人犯襄阳、枣阳，方檄宗政节制神劲、报捷、忠义三军。宗政与统制扈再兴、陈祥分为三军，设覆三所，蹀血以战，金兵败走。寻报枣阳围急，宗政午发岷首，迟明抵枣阳，驰突如神。金人大骇，宵遁。方时移帅京西，闻捷大喜，差权枣阳军。初视事，一爱仆犯新令，立斩之，军民股栗。于是筑堤积水，修治城堞，简阅军士。

十一年，金帅完颜赛不拥步骑围城，宗政与再兴合兵角敌，历三月，大小七十余战，宗政身先士卒。金人战辄败，忿甚，周城开濠，四面控兵列濠外，飞锋镝，以絢铃自警，铃响则犬

吠。宗政厚募壮士，乘间突击，金人不能支，盛兵薄城，宗政随方力拒。随守许国援师至白水，鼓声相闻。宗政率诸将出战，金人奔溃。赐金带，转武德郎。

十二年，金帅完颜讹可拥步骑傅城，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楼棚，列瓮渚水以堤火，募炮手击之，一炮辄杀数人。金人选精骑二千，号弩子手，拥云梯、天桥先登，又募凿银矿工昼夜埒城，运茅苇直抵圜楼下，欲焚楼。宗政先毁楼，掘深坑，防地道；创战棚，防城损；穿阱才透，即施毒烟烈火，鼓鞞以熏之。金人窒以湿毡，析路以剗土，城颓楼陷。宗政撤楼益薪，架火山以绝其路，列勇士，以长枪劲弩备其冲。距楼陷所数丈筑偃月城，袤百余尺，翼傅正城，深坑倍仞，躬督役，五日成。金人摘强兵披厚铠、毡衫、铁面而前，又湿毡濡革蒙火山，覆以冰雪，拥云梯径抵西北圜楼登城。城中军以长戈舂其喉，杀之；敢勇军自下夹击金兵，兵坠死燎焰。金将于后截其军，拒马挥刀迫前，自昕至晨，死伤踵接，梯桥尽毁。金人连不得志，俄乘顺风渡濠，飞脂革烧战棚，宗政激将士血战，凡十五阵，矢石交，金兵死者千余，弩子手十七八，射其都统殪。天反风，金人愈忿，炮愈急。会王大任领锐卒一千冒重围转斗入城，内外合势，士气大振，贾勇入金营，自晡至三更，金人横尸遍地，夺其铜印十有六，讹可弃帐走，获辎重牛马万计。捷至，朝廷方录前战守功，升武功大夫兼阁门宣赞舍人，重赐金带。

制置司以湖阳县迫境金兵，檄宗政图之。宗政一鼓而拔，燔烧积聚，夷荡营砦，俘掠以归。金人自是不敢窥襄、汉、枣阳。许国移金陵，宗政代为荆鄂都统制，仍知枣阳。宗政以迫濠而陈，乃于西北濠外渚水为泞以限骑。中原遗民来归者以万数。宗政发廩贍之，为给田、创屋与居，籍其勇壮号“忠顺军”，俾出没唐、邓间，威振境外。金人呼为“孟爷爷”。俄病疽卒。

转右武大夫、团练使、防御使。

宗政于有功者怨必赏，有罪者亲必罚。好贤乐善，出于天性。未尝学兵法，而暗与之合。死之日，边城为罢市恸哭。子珙，有传。

张威，字德远，成州人。策选锋军骑兵也。军中马料多，匹马给米五石，骑军利其余以自给。总领核实裁抑，威逃去。帅郭杲使其父招之归，送隆庆府后军效用。威贫甚，卖药自给。或言其才勇，乃令戍边。开禧用兵，威与金人战辄捷，屡以功补本军将领。

吴曦既诛，遣将收复。李贵复西和州，威率众先登，败金人，战于板桥，遂取西和，升统制。由是威名大振。天水县当金人西入路，乃升县为军，命威为守，屡立奇功，擢充利州副都统制。丁父忧，服除，带御器械。久之，调荆鄂都统制、襄阳府驻扎，改沔州都统制。

嘉定十二年，金人分道入蜀，犯湫池堡，又犯白环堡。威部将石宣、董炤连却之。既而金人犯成州，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。时兴元都统制吴政战死黄牛堡，李贵代政，亟走武休，金人已破武休，遂陷兴元，又陷大安军。

先是，利州路安抚使丁焞闻金人深入，亟遣书招威东入救蜀，又檄忠义总管李好古北上捍御。好古出鱼关与统领张彪遇，以彪弃迷竹关故，斩之。彪，威弟也。威闻彪死，按兵不进。焞闻之，谓僚佐曰：“吴政身死，李贵复以兵败，金人所惮惟威。今好古擅杀其弟，失威心，奈何？且金人在东，非威地分，今可无好古，不可无威。”遂因好古入见，数其擅杀彪罪，斩之。遣书速威进救蜀，且使进士田遂往说之。威感激，夜半调发，鼓行而前，破金人于金斗镇。金人虽败未退，威顿兵不动，潜遣石宣等袭于大安军，大破之。金人之来也，择两齿马及精

兵凡三千人，至是歼焉，俘其将巴士鲁，大将包长寿闻之宵遁。

兴元叛兵张福、莫简作乱，以红帕蒙首，号“红巾队”，焚利州，杀总领杨九鼎，破阆、果，入遂宁，游骑在潼、汉界，将窥成都。制置司谓贼势欲西，非威不可御。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，自剑、绵至广汉，盛夏暑剧，休士三日。俄安丙檄威东进，时贼自遂宁入普州茗山，威进兵重围，绝其粮道，昼夜迫之。未几禽福等十七人戮之，简自杀，贼遂平。

西夏来约夹攻金人，丙许之。遣王仕信会夏人于巩，又命威与利帅程信、兴帅陈立等分道并进。威向秦州。议初起，威谓：“金人尚强，夏人反覆，未可轻动。”丙不听，卒遣威，威黽勉而行，令所部毋得轻发，诸将至城下，无功而还。丙怒，奏罢其兵柄。是岁，卒于利州，终扬州观察使。

威初在行伍，以勇见称，进充偏裨，每战辄克，金人闻其名畏惮之。临陈战酣，则精采愈奋，两眼皆赤，时号“张红眼”，又号“张鹞眼”，威立“净天鹞旗”以自表。每战不操它兵，有木楛号“紫大虫”，圆而不刃，长不六尺，挥之掠阵，敌皆靡。荆、鄂多平川广野，威曰：“是彼骑兵之利也，铁骑一冲，吾步技穷矣，蜀中战法不可用。”乃意创法，名“撒星陈”，分合不常，闻鼓则聚，闻金则散。骑兵至则声金，一军分为数十簇；金人随而分兵，则又鼓而聚之。倏忽之间，分合数变，金人失措，然后纵击之，以此辄胜。威御军纪律严整，兵行常若衔枚，罕闻其声。每与百姓避路，买食物则贾倍于市，迄无敢喧。晚以嗜欲多疾，故不寿云。

论曰：宋之南渡，边将之才何其鲜哉！或曰“江南非用武之地”，然古之善兵者，若孙武子，亦吴人也。抑先王之世，文武无二道，文武既分，宜其才之各有所偏胜也。赵方少从张栻学、许国之忠，应变之略，隐然有尊俎折冲之风。其部曲如

扈再兴、孟宗政后皆为名将，亦方之能奖率也。方之子范、葵，宗政子珙，后皆以功名自见，不愧其父，有足称者。贾涉居方面，亦号有才，及其庶孽，竟至亡国，为可叹也。张威者善于御众，故所至立功云。

## 列传第一百六十三

汪若海 张运 柳约 李舜臣 孙逢吉 章颖 商飞卿  
刘颖 徐邦宪

汪若海，字东叟，歙人。未弱冠，游京师，入太学。靖康元年，金人侵扰，朝廷下诏求知兵者，若海应诏，未三刻而文成，擢高等。时已割河北地。其年冬，再犯京师，若海谓：“河北国家重地，当用河北以揽天下之权，不可怯懦以自守，闭关养敌，坐受其敝。”属康王起兵相州，乃上书枢密曹辅，请立王为大元帅，拥兵镇抚河北，以掎金人之后，则京城之围自解。辅大喜，即以其书进钦宗，用为参谋，遣如康王所。宰相何执异议，以道梗为辞，不果遣。

京城失守，若海述麟为书以献。及二帝北行，袖书抗粘罕，请存赵氏。縋而出，谒康王于济州，谓神器久虚，异姓僭窃，宜蚤即位，以图中兴。一日间三被顾问，补修职郎，充帐前差使。高宗既即位，推恩改承奉郎，迁江南经制使，转承事郎，监登闻检院。五府交辟，改属右府。

朝廷以张浚宣抚川、陕，议未决。若海曰：“天下者，常山蛇势也，秦、蜀为首，东南为尾，中原为脊。今以东南为首，安能起天下之脊哉？将图恢复，必在川、陕。”乃往见浚，极谈终日，浚大惊，辟以自随，以亲老辞。继论军食，迁执政，通判沅州，以谗夺籍，谪英州。道出临川，时节制江夏军马李

允文拥众数十万，跋扈不用朝命，朝廷命招讨使张俊屯江西，参谋官汤东野与若海故，得若海道中，喜甚。谓曰：“李允文怀反侧，非君莫能开其自新。”若海即驰往，谕以成败逆顺，示以朝廷威德，复谈三策以动之，辞旨明畅。允文大感悟，即举军东下。

若海复为书招其徒张用、曹成、李宏、马友同归朝廷。用一见，以其众二十万解甲效顺，惟成疑贰有他志，若海移书责之。成怒，将杀若海，若海夜宿王林军帐，以计得林军印，遂夺其众五千人。翼日，成遂遁。若海遗宏书，使刺成以自归；宏得书图成而力不胜，复走长沙刺友，群盗解散。若海遂以林五千人归招讨使张俊，俊乃班师凯旋，军容愈盛。

时朝廷方出师，若海以为为国家者，当化盗贼为我用，不可失英雄为国患。因献平寇策，朝廷悉用之。其后李宏为刘忠所并，死长沙；刘忠为韩世忠所破，走刘豫；曹成走广而复降，湖湘遂安。寻复承务郎、监潭州南岳庙、通判辰州。

绍兴九年，复三京，祇谒陵寝，事还，以前功，旬月四迁至承议郎、通判顺昌府。金人奄至，太尉刘锜甫至，众不满三万，遣人丐援于朝，无敢往者。若海毅然请行，具述锜明方略，善用兵，以偏师济之，必有成功，朝廷从之，金兵果败去。辟淮北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。拓皋之役，复以劳两转至朝散郎、通判洪州，未上，丁内艰。服除，添差通判信州。秩满，迁湖北帅司参议。知道州，陛辞得对，上曰：“久不见卿，卿向安在？”授直秘阁、知江州，丁父忧。时方经略中原，朝廷议起若海，而若海死矣。

若海豁达高亮，深沈有度，耻为世俗章句学，为文操纸笔立就，蹈厉风发。高宗尝以片纸书若海名谕张浚曰：“似此人材，卿宜收拾。”会浚去国，不果召。

张运，字南仲，信之贵溪人，唐宰相文瓘之后。父贯，右通直郎，累赠太中大夫。运年二十五，以太学生登宣和三年进士第，赐同上舍出身，调桂阳监蓝山县丞。县阙令，运摄县事。县与诸獠接壤，因俗为治，吏民安之。临武寇与诸獠合，大剽掠，运亲帅兵禽之。迁潭州攸县尉。高宗南渡，剧贼王在据岐山，潭帅征兵戍岳，运将二千人先至岳。贼平，改临江新淦丞。县新被兵，令不能支，沿江抚谕使张汇劾罢之，以运摄县事。运拨煨烬，考版籍，正租赋，数月之间，敝除而民定。

绍兴五年，通判鼎州。贼杨么、黄诚拥众数万，残破城邑，跳梁湖北。高宗遣张浚以都督董师，岳飞以招讨举兵击之，贼率轻锐径趋武溪南兴，以临鼎州，城中大震。运与太守程昌宇勒兵登城，控扼上下，以张其势，贼宵溃。澧贼雷德进栅险称乱，帅檄运讨之。运将都统梁吉等率兵直捣其巢，破四二栅，降其众。

移贰濡须。金人犯庐、寿等州，大将驻兵淮 需以拒之，运给饷未尝乏绝。岁余，以亲老还江东，寓居鄱。既而丁母及父忧，服除，起知桂阳监。五月而境内称治，与部使者奏升监为军。大修庠序之教，祠汉以来守令有功德于桂阳者卫颯、唐羌等七人于学，刻《续颜氏家训》、《四时纂要》等书，散之民间，使之修德而务本。召入对，除知达州。方大旱，入境而雨。奏除病民五事。

召为度支郎中。临安路店务钱岁三十余万缗，请以十万归省额。户部所储三佛齐国所贡乳香九万一千五百斤，直可百二十余万缗，请分送江、浙、荆湖漕司卖之，以余军饷。及陈诸路纲运七弊，惩革十术，远近递输以均劳逸。事皆施行。兼枢密院检详，迁军器监。寻改大理少卿，请正两浙盐法，以宽私鬻之禁。绍兴永裕、昭慈二陵官地与民犬牙相入，请县重价听

民持券献纳，以免误犯之罪。尤明于治狱，狱为之空。

拜刑部侍郎，言：诸斥逐累赦未还者，宜从湔洗。诸申请条制，多重复牴牾，失于太烦。诸编置不以赦原、不以荫论之类，失于太重。外路刑狱三经翻异，移送大理，刀锯数施，非所以示远。及诸不便。皆从之。又请广储蓄，兴鼓铸，修屯田，作乡兵。亦皆听纳。兼权户部侍郎。时久雨伤蚕麦，及边报有警，诏侍从台谏陈弭灾御侮之策。运言：“天灾人事，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，视吾政之修不修；有甚可忧而不足忧者，视吾自治之善不善。”及“宜边淮建三大镇以守之”。

会金人渝盟，特迁户部侍郎，以专馈饷。丞相陈康伯议遣李宝自四明控制海道，众论纷纭，运直入赞决，以为上策，金人果败走。因上疏：“乞降诏抚将士，蠲租赋，遣信使，结豪杰，坚城守，督汉中将士趋关陕以制其后。置四镇三帅于两淮、襄汉之间以为内固，以图进取。”以御营随军都转运使从上劳师江上。及驾还，因入对，固请补外。乃授集英殿修撰，出知太平州。当兵饥疾疠之余，殫劳徠安辑之方，严斥堠攻守之备。理财赋，造战舰，缮甲兵，申禁令，民赖以安。

孝宗既受禅，运亦请老，以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，寻授广东经略，不赴，乃复祠禄。乾道七年，鄱大饥，运首发粟二千石以振之，自是民争出粟以济。连上章致政，不许，以疾卒。赠少师、左光禄大夫，官其后三人。嘉定六年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

柳约字元礼，秀州华亭人。大观三年上舍进士，试中学官，为霸州教授。徙睦州，入为辟雍正。迁博士，改宣议郎，充广亲宅宗子博士。约深于经学，属辞粹微，大为学者师慕。提举福建盐事，召对，论内外学政，次乞罢内外官到堂日投牒求官，以厚风俗。授秘书省校书郎，进著作佐郎、徽州司录，改通判

宿州，召拜监察御史。靖康初，兼权殿中侍御史，论三镇不可弃。改尚书工部员外郎，进左司员外郎。父忧去官，服除，以直显谟阁充御营司参谋官，迁太常少卿。

高宗将幸平江，约疏言“兵可进，毋退以示怯于敌。”乃以直龙图阁知台州，未赴，徙严州，兼浙西兵马都监、节制管内军马。当是时，金人大入，杜充拥众北去，列郡震恐，莫有奔问官守者。约于横溃中屹保孤城，悉力捍御。境内按堵，则慨然上书，请纠合诸郡克复吴会。上嘉其忠，进右文殿修撰，守郡如故。诏以军兴费出无艺，吏慢弗虔，柳约独谨赋输，率先程督，进秩一等。又诏：“约郡当兵冲，而能不辞难、不避事，益严列栅，保绥一方，朕甚嘉之。其以约充集英殿修撰。”召入对，奖劳再三，擢权户部侍郎。

约于是感激尽言，凡例外宣索，皆执奏不进。论“吴并等罪未正，非所以厉臣节。诸大将提兵入觐，各名其家，将有尾大不掉之患”。皆人不敢言者。又言：“军兴科需百出，望官户名田过制者，与编户均一科敷。请增诸路酒钱，其半令提刑司桩管，以备军费。”皆从之。会高丽请修贡，议遣使报聘，上顾廷臣无出约右，加试户部侍郎充其选，且将大用。当路忌之，讽言者诬以事，罢为提举太平观。居七年，复秘阁修撰。

金人归侵疆，起知蔡州，被命而往，一无顾避。既而金人渝平，传檄河南，守臣皆举城降，约独遣使数辈于武昌，得报而后返。未几，以敷文阁待制食祠禄。十有五年，卒。赠四官。

约天性至孝，母病甚，泣祷于天，愿损寿以益亲寿。母寻愈，约竟先母两月卒。

李舜臣，字子思，隆州井研人。生四年知读书，八岁能属文，少长通古今，推迹兴废，洞见根本，慨然有志于天下。

绍兴末，张浚视师江、淮，舜臣应诏上书，言：“乘輿不

出，无以定大计，宜徙幸武昌。”又谓：“江东六朝皆尝取胜北方，不肯乘机争天下，宜为今日监。”著《江东胜后之鉴》十篇上之。中乾道二年进士第。时朝廷既罢兵，而为相者益不厌天下望。舜臣对策，论金人世仇，无可和之义，宰辅大臣不当以奉行文字为职业。考官恶焉，绌下第，调邛州安仁县主簿。岁大侵，饥民千百持鉏棘大呼，响震邑市，令惧闭门。舜臣曰：“此非盗也，何惧为？”亟出慰劳遣之。

教授成都府。时虞允文抚师关上，辟置幕府，用举者改宣教郎、知饶州德兴县，专尚风化。民有母子昆弟之讼连年不决，为陈慈孝友恭之道，遂为母子兄弟如初。间诣学讲说，邑士皆称“蜀先生”。罢百姓预贷，偿前官积逋逾三万缗。民病差役，舜臣劝纠诸乡，以税数低昂定役期久近为义役。期年役成，民大便利。银坑罢虽久，小户犹敷银本钱，官为偿之。天申大礼助赏及军器所需，皆不以烦民。

干办诸司审计司，迁宗正寺主簿，重修《裕陵玉牒》。当曾布、吕惠卿初用，必谨书，或谓非执政除免，格不应书。舜臣曰：“治忽所关，何可拘常法。”他所笔削类此。尤邃于《易》，尝曰：“《易》起于画，理事象数，皆因画以见，舍画而论，非《易》也。画从中起，乾坤中画为诚敬，坎离中画为诚明。”著《本传》三十三篇。朱熹晚岁，每为学者称之。所著书《群经义》八卷、《书小传》四卷、《文集》三十卷、《家塾编次论语》五卷、《镂玉余功录》二卷。子心传、道传、性传。以性传官二府，赠太师、追封崇国公。

孙逢吉，字从之，吉州龙泉人也。隆兴元年进士第，授郴州司户。乾道七年，太常黄钧荐于丞相虞允文、梁克家，将处以学官，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归。李焘、刘珙、郑伯熊、刘焯相继荐之，知萍乡县，以治最闻。除诸军审计司、国子博士。

迁司农寺丞兼实录院检讨官。绍熙元年，迁秘书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讲。

二年春二月，雷雪之沴交作，诏求直言，疏八事：去蔽谏，亲讲读，伸论驳，崇气节，省用度，惜名器，拔材武，饬戎备。擢为右正言，建言：“都城之民，安居惮徙。宗戚营缮浸广，每建一第，撤民居数百，咨怨者多。”时亲王方更造楼观未已，闻之，亟令罢役。浙漕沈诜见逢吉，谢曰：“非正言，漕计殆不可支。”初，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潘景珪结贵幸以进，司谏邓驥屡疏其罪，景珪反以计倾之，除驥匠监。逢吉曰：“优迁其官而罢言职，后来者且以言为戒。”两疏乞收驥新命，不报；并劾景珪胁持台谏，蔑视朝纲，景珪遂罢。在谏垣七十日，章二十上，词旨剴切，皆人所难言者。改国子司业，求去，为湖南提刑。以秘书监召，兼吏部侍郎。俄为孝宗攒宫按行事。

朱熹在经筵持论切直，小人共不便，潜激上怒，中批与祠。刘光祖与逢吉同在讲筵，吏请曰：“今日某侍郎轮讲，以疾告，孙侍郎居次，请代之。”逢吉曰：“常所讲《论语》，今安得即有讲义？”已而问某侍郎讲义安在，取观之，则讲《诗权舆篇》刺康公与贤者有始而无终，与逐朱熹事相类，逢吉欣然代之讲。因于上前争论甚苦。上曰：“朱熹言多不可用。”逢吉曰：“熹议祧庙与臣不合，他所言皆正，未见其不可用。”浸失上意。

会彭龟年论韩侂胄专僭，出补郡。逢吉入疏曰：“道德崇重，陛下所敬礼者无若朱熹，志节端亮，陛下所委信者无若彭龟年。熹既以论侂胄去，龟年复以论侂胄继，臣恐贤者皆无固志。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之徒，何以立国？”侂胄见而恶之。丞相赵汝愚既罢，侂胄专国。一日从臣扈从重华宫，上行礼毕，驾兴，扈从者出宫门上马，忽传呼侂胄至，扈从者却入，敛板

甚恭。逢吉曰：“既出复入揖，臣子事君父之礼当如是耶？”不揖而去。

会部中会食，吏密报优人王喜除阁职。逢吉即言：“于上前效朱侍讲进趋以儒为戏者，岂可令污阁职？”即抗疏力争之。同列密以告侂胄。时王喜之命实未出，遂以诬诋，出知太平州。丐祠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起知赣州，已属疾，卒，谥献简。弟逢年、逢辰，皆有文学行义，时称“孙氏三龙。”

章颖，字茂献，临江军人。以兼经中乡荐。孝宗嗣服，下诏求言，颖为万言书附驿以闻，礼部奏名第一，孝宗称其文似陆贽。调道州教授，作周敦颐祠。会宜章寇为乱，郡僚相继引去，颖独留。寇平，郡守以功入为郎，奏颖有协赞之功，可大用。乃召对，除太学录。礼部正奏第一人，初任即召对者自颖始。时枢密都承旨王抃以言者奉外祠。颖复言其风金使过求，欲已任调护以为功。孝宗谓其言太讦，久之不迁。及奏考试官，孝宗曰：“章颖可。”乃知上犹记其说论也。顷之，迁太学博士。丁内艰，服阕，添差通判赣州，除太常博士。

御史中丞何澹闻继母讣，引不逮事之文，颖定议解官，澹犹未决去，乞下侍从朝列集议。太学诸生攻之曰：“朝廷专设奉常，议礼之所由出也。今不从议礼所由出之地，反以议礼不公，而欲侍从朝列集议，岂将启逢迎希合，而为苟留进身之计乎？”除左司谏，时左相留正去，右相葛邲当国，颖论邲不足任大事，凡二十余疏。从官议欲超除颖，俾去言职，庶可两留。光宗曰：“是好谏官，何以迁之？”邲始出。颖屡疏请上问安重华宫，悉焚其稿。

宁宗即位，除侍御史兼侍讲，寻权兵部侍郎。韩侂胄用事，颖侍经帷。上曰：“谏官有言及赵汝愚者，卿等谓何？”同列漫无可否，颖奏言：“天地变迁，人情危疑，加以敌人嫚侮，

国势未安，未可容易进退大臣，愿降诏宣谕汝愚，无听其去。”不报。奏请待罪，与郡；御史劾颖阿党，罢。太学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阙，辨汝愚被诬，且谓章颖言发于忠，首遭斥逐。端朝等皆被罪，自是党论遂起矣。

颖家居久之，起知衢州，侍御史林行可劾罢之。寻知赣州，御史王益祥复劾，寢其命，再祠，需次知建宁府。侂胄诛，除集英殿修撰。累迁刑部侍郎兼侍讲，对延和殿，上叹曰：“卿为权臣沮抑甚久。”颖乞修改《甲寅龙飞事迹》诬笔。除吏部侍郎，寻迁礼部尚书，升侍读。诏颖以绍熙、庆元讎令宪《玉牒辨诬》，余端礼、赵彦逾《甲寅龙飞记》及赵汝愚当时所记事，考订削诬，从实上之。丐去，奉祠。以嘉定十一年卒，年七十八。

颖操履端直，生平风节不为穷达所移。虽仕多偃蹇，而清议与之。方党论之兴，朱熹遣以书，略曰：“世道反覆，已足流涕；而握其事者怒犹未已，未知终安所至极耶？然宗社有灵，公论未泯，异日必有任是责者，非公吾谁望耶？”赠光禄大夫，谥文肃。

商飞卿，字翬仲，台州临海人。淳熙初，由太学登进士第，任无为军教授，累官至工部郎官。时韩侂胄柄国，气焰薰灼，飞卿既至，未尝辄一造请，逾月即丐去，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事。擢监察御史，以言事迁侂胄，罢为奉常。请外，以秘阁修撰为荆湖南路转运判官。后改司农卿，总领江东、淮西军马钱粮。金陵故有帅、漕治所，合戎骑二帅、留钥、内侍，号六司，宴饮馈遗，费动万计。飞卿以身率俭，节缩浮苛，粮饷时敛散，稍稍以裕闻。开禧中，就擢户部侍郎。侂胄将举师，尝问饷计丰约，飞卿以实告。比调遣浩繁，不克支，属有旨俾飞卿军前传宣抚劳，值金兵大至，几不免，以忧卒。

刘颖，字公实，衢州西安人。绍兴二十七年进士，调溧阳主簿。时张浚留守建康，金师初退，府索民租未入者，颖白浚言：“师旅之后，宜先抚摩，当尽蠲逋赋。”浚喜，即奏阁免，由是知之，遣其子栻与游。教授全州，改官知铅山县，以外艰去。再知常熟县，签判潭州。王佐为帅，负其能，盛气以临僚吏，颖约以中道，多屈而改为。及陈峒反，所擒贼多颖计策，帅上其功，曰：“签判宜居臣上。”召监进奏院，进太常寺主簿，迁丞，兼兵部郎官。

提举浙西常平茶盐，还淀山湖，以泄吴松江，二水禁民侵筑，毋使逼塞大流，民田赖之。就迁提刑，以洗冤泽物为任，间诣狱，察不应系者纵遣之。御史以介僻劾罢。除江西运判。江州德化县田逃徙太半，守乞蠲税，不报。颖以见种之税均于荒莱，民愿耕者第减之，上供自若，而逃田尽复。

除直秘阁、淮东转运副使。初，水败楚州城，修补未竟，刘超欲移筑，颖因接伴金国使，入对言：“国家何苦捐百万缗为军帅幸赏地邪？”光宗从之。除户部郎中、淮东总领。务场以额钞抵赏，阴耗饷计，二十年无知此弊者，颖究核得之，以所卖数论赏而总饷增羨，迁司农少卿、淮西总领。前主计者请自为都酿，抱净息而利赢余，其后稍亏，反以大军钱佐之，邀余江、淮，回易如负贩状。颖以为失王人之体，遂罢之。内府宣限既迫，每移供军钱以应岁输。颖搜吏弊，汰冗员，分月纲解，自是不复那移。

寻除直宝谟阁、江东运副、知平江府，皆未行。除宗正少卿，迁起居郎兼实录院检讨官，权户部侍郎，升同修撰。以疾丐祠，提举兴国宫。除集英殿修撰、知宁国府，改知绍兴府。未几，知平江府，径归，提举兴国宫。起知泉州，升华文阁待制，请兴国祠以归。兴国祠满，除敷文阁待制致仕。嘉定改元，

召赴行在，落致仕，除刑部侍郎，辞，进龙图阁待制、知婺州。请老，以宝谟阁直学士致仕。六年，卒于家，年七十八。赠光禄大夫。

在孝宗朝，人臣争承意自献。颖奏：“今日之失在轻听人言，昔之施为，今复弃置，大损盛德。”孝宗嘉纳之。光宗时，论人主难克而易流者四：曰逸豫无节，赐予无度，儒臣易疏，近幸易昵。宁宗时，学禁初起，党论日兴。颖奏：“愿陛下御之以道，容之以德，不然，元祐、崇、观之事可鉴也。”其言皆切中于时。

自浙西请外，凡徙麾节十余年，有以淹速讯之，颖笑曰：“吾所欲也。”其在从班日，韩侂胄旧与周旋无间，方居中用事，而颖谢绝之。常言：“士以不辱身为重。”其为少宗正，而丞相赵汝愚适归，相遇于废寺，泥雨不能伸足，但僧床立语曰：“寄谢余参政，某虽去而人才犹在朝迁，幸善待之。”颖曰：“相公人才即参政人才也，使果贤，参政之责，非宰相之忧也。”余参政，端礼也。余继相，卒于善类多所全佑，颖之助云。

徐邦宪，字文子，婺州义乌人。幼颖悟，从陈傅良究名物义理，以通史传百家之书。绍熙四年，试礼部，第一人登进士第。三迁为秘书郎。

韩侂胄开兵端，同恶附和，无敢先发一语议其非者，邦宪独首言之。丐外，知处州，陛辞，力谏用兵不可太骤。再岁召还，言：“求名义以息兵，莫若因建储而肆赦，借殊常之恩，为弭兵之名，因行赦宥，大霈德泽。东委宣谕，西委宣抚，洗弄兵之咎，省戍边之师；发仓粟以赈饿殍，及农时而复民业。如此则建储之义，正与息兵相为表里也。”

又上侂胄书，侂胄恶其言，嗾御史徐柝击之，镌秩罢祠。

未几复官，除江西宪，改江东漕，以户部郎为淮西总领。侂胄已诛，尚书倪思举邦宪自代。召对，上言：“今日更化，未可与绍兴乙亥同论。秦桧专权，天下犹可以缉理，今侂胄专权，天下败坏尽矣。”除尚右郎兼太子侍讲，除左司，为金贺正使接伴。除宗正少卿，回权工部侍郎、知临安府。丐祠，知江州，奏乞郡，得节制屯戍兵，至郡疾，以宝谟阁待制致仕，卒于官，年五十七，谥文肃。

论曰：汪若海、柳约仕于南渡播迁之时，其志将以尊君父，故读其《麟书》而悲之。张运、李舜臣职举事修，遗爱在民。孙逢吉、章颖辨正人之非邪，正学之非伪，君子哉！商飞卿、刘颖、徐邦宪皆有立于权臣柄国之日，卓乎不为势利所移，故能尔耶！

## 列传第一百六十四

李宗勉 袁甫 刘黻 王居安

李宗勉，字强父，富阳人。开禧元年进士。历黄州教授、浙西茶盐司、江西转运司干官。嘉定十四年，主管吏部架阁，寻改太学正。明年为博士，又明年迁国子博士。宝庆初，添差通判嘉兴府。三年，召为秘书郎。

绍定元年，迁著作郎。入对，言边事宜夙夜震惧，以消咎殃。明年，兼权兵部郎官。时李全叛谋已露，人莫敢言，宗勉独累疏及之。又言：“欲人谋之合，莫若通下情。人多好谄，揣所悦意则侈其言，度所恶闻则小其事。上既壅塞，下亦欺诬，则成败得失之机、理乱安危之故，将孰从而上闻哉？不闻则不戒，待其事至乃骇而图之，抑已晚矣。欲财计之丰，莫若节国用。善为国者常使财胜事，不使事胜财。今山东之旅，坐糜我金谷，湖南、江右、闽中之寇，蹂践我州县，苟浮费泛用，又从而侵耗之，则漏卮难盈，蠹木易坏。设有缓急，必将窘于调度，而事机失矣。欲邦本之固，莫若宽民力。州县之间，聚敛者多，椎剥之风，浸以成习。民生穷蹙，怨愤莫伸，啸聚山林，势所必至。救焚拯溺，可不亟为之谋哉？”寻改兼侍右郎官。明年入对，言天灾甚切。

四年，差知台州。明年，直秘阁、知婺州。六年冬，召赴行在，未行。端平元年，进直宝章阁，依旧任。越月，以宗正

丞兼权右司召，改尚左郎官，兼职仍旧。寻兼左司。五月，面对，言四事：“守公道以悦人心，行实政以兴治功，谨命令以一观听，明赏罚以示劝惩。”次言楮币：“愿诏有司，始自乘舆宫掖，下至百司庶府，核其冗蠹者节之，岁省十万，则十万之楮可捐，岁省百万，则百万之楮可捐也。行之既久，捐之益多，钱楮相当，所至流转，则操吾赢缩之柄不在楮矣。”

拜监察御史。时方谋出师汴、洛，宗勉言：“今朝廷安恬，无异于常时。士卒未精锐，资粮未充衍，器械未犀利，城壁未缮修。于斯时也，守御犹不可，而欲进取可乎？借曰今日得蔡，明日得海，又明日得宿、毫，然得之者未必可守。万一含怒蓄忿，变生仓猝，将何以济？臣之所陈，岂曰外患之终不可平、土宇终不可复哉？亦欲量力以有为、相时而后动耳。愿诏大臣，爱日力以修内治，合人谋以严边防，节冗费以裕邦财，招强勇以壮国势。仍飭沿边将帅，毋好虚名而受实害，左控右扼，毋失机先。则以逸待劳，以主御客，庶可保其无虞。若使本根坚固，士马精强，观衅而动，用兵未晚。”已而洛师溃，又言：“昔之所虑者在当守而冒进，今之所虑者在欲守而不能。何地可控扼，何兵可调遣，何将可捍御，何粮可给饷，皆当预作措画。”又言内降之敝，大略谓：“王府后宅之宫僚，戚里奄寺之恩赏，纶綍直下，不经都省，竿牍陈请，时出禁廷，此皆大臣所当执奏。夫先事而言，见几而谏，不可谓之专。善则行之，否则止之，不可谓之专。命出君上，政归中书，不可谓之专。苟以专权为嫌，不以救过为急，每事希旨迎合，迨其命令已下，阙失已彰，然后言事之人从而论列之，其累圣德亦多矣。况言之未必听，听之未必行乎？”

进左司谏。明年春，兼侍讲。首言：“均、房、安、蕲、光、化等处兵祸甚烈，然江面可藉以无忧者，犹有襄州，今又

告变矣。襄州失则江陵危，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。昔之所虑犹在秋，今之所虑者祇在旦夕。江陵或不守，则事迫势蹙，必有存亡之忧，悔将何及？”拜殿中侍御史。时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，就鄂建牙。宗勉言：“荆、襄残破，淮西正当南北之交，嵩之当置司淮西，则脉络相连，可以应援，邈在鄂渚，岂无鞭不及腹之虑。若云防江为急，欲藉嵩之于鄂渚经理，然齐安正与武昌对，如就彼措置防扼，则藩篱壮而江面安矣。所谓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。当别择鄂守，径令嵩之移司齐安。”

诏侍从、两省、台谏条陈边事，宗勉率合台奏：“蜀之四路，已失其二，成都隔绝，莫知存亡。诸司退保夔门，未必能守。襄汉昨失九郡，今郢破，荆门又破，江陵孤城，何以能立？两淮之地，人民奔迸，井邑丘墟，呜呼危哉！陛下诚能亟下哀痛之诏，以身率先，深自贬损，服御饮宴，一从简俭，放后宫浮食之女，罢掖庭不急之费，止锡赆，绝工役，出内帑储蓄以风动四方。然后劝谕戚畹、世臣，随力输财，以佐公家之调度。分上流淮西、淮东为三帅，而以江淮大帅总之。或因今任，或择长才，分地而守，听令而行。以公私之财分给四处，俾之招溃卒，募流民之强壮者，以充游兵，以补军籍。仍选沿流诸郡将士为捍御之图，犹可支吾。不然将水陆俱下，大合荆楚之众，扰我上流，江以南震荡矣。或谓其势强盛，宜于讲和，欲出金缯以奉之，是抱薪救火，空国与敌矣。”

进工部侍郎兼给事中，仍侍讲。复上疏言：“陛下忧勤于路朝之顷，而入为宴安所移，切劘于广厦之间，而退为便佞所惑。不闻减退宫女，而嫔嬙已溢于昔时；不闻褒录功臣，而节钺先加于外戚；不闻出内贮以犒战士，而金帛多靡于浮费。陛下之举动，人心所视以为卷舒者也。陛下既不以为忧，则谁复

为陛下忧。”擢谏议大夫兼侍读。首言边事当增兵防托上流。又言：“求谏非难而受谏为难，受谏非难而从谏为难。苟闻之不以为戒，玩之不以为信，卒使危言鲠论，无益于世用，无救于时危，其与拒谏者相去一间耳。”

进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。未几，进签书。时王楫复求岁币银绢各二十万，宗勉言：“轻诺者多后患，当守元约可也。然比之开禧时，物价腾踊奚啻倍蓰矣。”史嵩之开督府，力主和议，宗勉言：“使者可疑者三。嵩之职在督战，如收复襄、光，控扼施、澧，招集山砦，保固江流，皆今所当为。若所主在和，则凡有机会可乘，不无退缩之意，必至虚捐岁月，坐失事功。”

进参知政事。及拜左丞相兼枢密使，守法度，抑侥幸，不私亲党，召用老成，尤乐闻说言。赵汝腾尝以宗勉为公清之相。以光禄大夫、观文殿大学士致仕，卒，赠少师，谥文清。

袁甫，字广微，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。嘉定七年进士第一。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，授秘书省正字。入对，论“君天下不可一日无惧心。今之可惧者，大端有五：端良者斥，谄谀者用，杜忠臣敢谏之门，可惧也；兵戈既兴，馈饷不继，根本一虚，则有萧墙之忧，可惧也；陛下深居高拱，群臣奉行簿书，独运密谋之意胜，而虚心咨访之意微，天下迫切之情无由上闻，可惧也；外患未弭，内患方深，而熙熙然无异平时，自谓雅量足以镇浮，不知宴安实为鸩毒，可惧也；陛下恭俭有余，刚断不足，庸夫儉人，苟求富贵，而未闻大明黜陟，军帅交结，州郡贿赂，皆自贵近化之，可惧也。其它祸几乱萌，不可悉数，将何以答天谴、召和气哉？”次乞严守帅之选，并大军之权，兴屯田之利。

迁校书郎，转对，言“边事之病，不在外而在内。偷安之

根不去，规摹终不立；壅蔽之根不去，血脉终不通；忌嫉之根不去，将帅终不可择；欺诞之根不去，兵财终不可治。祖宗之御天下，政事虽委中书，然必择风采著闻者为台谏，敢于论驳者为给、舍，所以戢官邪、肃朝纲也。今日诚体是意以行之，岂复有偷安壅蔽者哉？”出通判湖州，考常平敝原以增积贮，核隐产，增附婴儿局。

迁秘书郎，寻迁著作佐郎、知徽州。治先教化，崇学校，访便民事上之：请蠲减婺源绢万七千余匹，茶租折帛钱万五千余贯，月桩钱六千余贯；请照咸平、绍兴、乾道宽恤指挥，受纳徽绢定每匹十两；请下转运、常平两司，豫蓄常平义仓备荒，兴修陂塘，创筑百梁。丁父忧，服除，知衢州。立旬讲，务以理义淑士心，岁拨助养士千缗。西安、龙游、常山三邑积窳预借，为代输三万五千缗，蠲放四万七千缗。郡有义庄，买良田二百亩益之。

移提举江东常平。适岁旱，亟发库庾之积，凡州县窠名隶仓司者，无新旧皆住催，为钱六万一千缗，米十有三万七千、麦五千八百石，遣官分行振济，饥者予粟，病者予药，尺籍之单弱者，市民之失业者，皆曲轸之。又告于朝曰：“江东或水而旱，或旱而水，重以雨雪连月，道殣相望，至有举家枕藉而死者。此去麦熟尚赊，事势益急。”诏给度牒百道助费。时江、闽寇迫饶、信，虑民情易动，分榜谕安之。檄诸郡，关制司，闻于朝，为保境捍患之图，寇迄不犯。遂提点本路刑狱兼提举，移司番阳。霜杀桑，春夏雨久湖溢，诸郡被水，连请于朝，给度牒二百道賑恤之。盗起常山，调他州兵千人屯广信以为备。

都城大火，上封事言：“上下不交，以言为讳，天意人心，实同一机，灾变之作，端由于此。愿下哀痛之诏，以回天意。”诏求直言，复上疏言：“灾起都邑，天意盖欲陛下因其所可

见，察其所不可见，行至公无私之心，全保护大臣之体，率属群工，大明黜陟，与天下更始。”行部问民疾苦，荐循良，劾奸贪，决滞狱。所至诣学宫讲说，创书院贵溪之南，祠先儒陆九渊。岁大旱，请于朝，得度牒、缗钱、绫纸以助赈恤。疫疠大作，创药院疗之。前后持节江东五年，所活殆不可数计。转将作监，领事如故。继力辞常平事。彗星见，诏求直言，上疏言：“皇天所以震怒者，由愁苦之民众；人民所以愁苦者，由贪冒之风炽。愿一变上下交征之习，为大公至正之归。”

帝亲政，以直微猷阁知建宁府，明年，兼福建转运判官。闽盐隶漕司，例运两纲供费，后增至十有二，吏卒并缘为奸，且抑州县变卖，公私苦之，甫奏复旧例。丁米钱久为泉、漳、兴化民患，会知漳州赵以夫请以废寺租为民代输，甫并捐三郡岁解本司钱二万七千贯助之。郡屯左翼军，本备峒寇，招捕司移之江西，甫檄使还营。俄寇作唐石，即调之以行，而贼悉平。迁秘书少监。入见，帝曰：“卿久劳于外，笃意爱民，每览所陈，备见恳恻。”甫奏《无逸》之义，言知农夫稼穡艰难，自然逸欲之念不起。乞力守更化以来求贤如不及之初意。

迁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。于经筵奏：“刚之一字，最切于陛下。陛下徒有慕汉宜厉精为治之名，而乃堕元帝、文宗柔弱不振之失。元帝、文宗果断，不用于斥邪佞，反用于逐贤人，此二君不识刚德之真。所谓真刚者，当为之事必行，不当为者则断在勿行。”又乞“专意经训，养育精神，务令充实，上与天一，下合人心。”帝意欲全功臣之世，诏自今中外臣僚奏事，毋得摭摭，以奏：“是消天下谗言之气，其谓陛下何？”兼中书舍人，缴奏不撻苛小，谓：“监司、郡守非其人，则一道一州之蠹也。”

时相郑清之以国用不足，履亩使输券。甫奏：“避是虐贱，

有力者顽未应令，而追呼迫促，破家荡产，悲痛无聊者，大抵皆中下之户。”尝讲罢，帝问近事，甫奏：“惟履亩事，人心最不悦。”又尝读《资治通鉴》，至汉高祖入关辞秦民牛酒，因奏：“今日无以予人，反横科之，其心喜乎，怒乎？本朝立国以仁，陛下以为此举仁乎，否乎？”帝为恻然。

时朝廷以边事为忧，史嵩之帅江西，力主和议。甫奏曰：“臣与嵩之居同里，未尝相知，而嵩之父弥忠，则与臣有故。嵩之易于主和，弥忠每戒其轻易。今朝廷甘心用父子异心之人，臣谓不特嵩之之易于主和，抑朝廷亦未免易于用人也。”疏入，不报。遂乞归，不允。授起居郎兼中书舍人。未几，擢嵩之刑部尚书，复奏疏云：“臣于嵩之本无仇怨，但国事所系，谊难缄默。”嵩之诰命，终不与书行，乃出甫知江州。王遂抗疏力争，帝曰：“本以授其兄袁肃，报行误耳。”令遂勉甫无它志。翼日，乃与肃江州。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复论甫守富沙日贍六十万，汤巾等又争之，清叟亦悔。未几，改知婺州，不拜。

嘉熙元年，迁中书舍人。入见，陈心源之说，帝问边事，甫奏：“当以上流为急，议和恐误事。”时清叟与甫并召，而清叟未至。甫奏：“台谏风闻言事，初亦何心。今人物眇然，有如清叟宜在朝廷，辞避实惟臣故，乞趣其赴阙。”又奏备边四事，曰：固江陵，堰瓦梁，与流民复业。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、知鄂州，甫奏曰：“嵩之轻脱难信。去年嵩之在淮西，楫由淮西而来，北军踵之。今又并湖南付之，臣恐其复以误淮西者误湖南。”疏留中不行。翼日，权吏部侍郎。引疾至八疏，赐告一月，遂归。从臣复合奏留之，寻命兼修玉牒官兼国子祭酒，皆辞不拜。改知嘉兴府，知婺州，皆辞不拜。

迁兵部侍郎，入见，奏：“江潮暴涌，旱魃为虐，楮币蚀其心腹，大敌剥其四支，危亡之祸，近在旦夕，乞秉一德，塞

邪径。”兼给事中。岳珂以知兵财召，甫奏珂总饷二十年，焚林竭泽，珂竟从外补。迁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，日召诸生叩其问学理义讲习之益。时边遽日至，甫条十事，至为详明。权兵部尚书，暂兼吏部尚书，卒，赠通奉大夫，谥正肃。有《孝说》、《孟子解》、《后省封驳》、《信安志》、《江东荒政录》、《防拓录》、《乐事录》及文集行世。

甫少服父训，谓学者当师圣人，以自得为贵。又从杨简问学，自谓“吾观草木之发生，听禽鸟之和鸣，与我心契，其乐无涯”云。

刘黻，字声伯，乐清人。早有令闻，读书雁荡山中僧寺。年三十四，以淳祐十年试入太学，侪辈已翕然称之。时丁大全方为台属，劾奏丞相董槐，迫逐去国，将夺其位。黻率同舍生伏阙上书，大概言朝廷进退大臣，须当以礼。书上，忤执政，送南安军安置，归别其母解氏。解氏曰：“为臣死忠，以直被贬，分也。速行！”黻至南安，尽取濂、洛诸子之书，摘其精切之语，辑成书十卷，名曰《濂洛论语》。及大全贬，黻还太学。未几，侍御史陈垓诬劾程公许，右正言蔡蒙诬劾黄之纯，二公罢出，六馆相顾失色，黻又率诸生上书言：

黻等蒙被教养，视国家休戚利害若己痛养。朝廷进一君子，台谏发一公论，则弹冠相庆，喜溢肺膺。至若君子郁而不获用，公论沮而不克伸，则忧愤忡结，寝食俱废。臣闻扶植宗社在君子，扶植君子在公论。陛下在位几三十年，端平间公正萃朝，忠说接武，天下翕然曰：“此小元祐也。”淳祐初，大奸屏迹，善类在位，天下又翕然曰：“此又一端平也。”奈何年来培养保护之初心，不能不为之转移。

祖宗建置台谏，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，昌公论而杜私说。乃今老饕自肆，奸种相仍，以谄谀承风旨，以倾险设机阱，以

洪湏盗官爵。陛下非不识拔群贤，彼则忍于空君子之党；陛下非不容受直言，彼则勇于倒公议之戈。不知陛下何负此辈，而彼乃负陛下至此耶？

当陛下诏起汇髦之秋，而公许起自家食，正君子觐之，以为进退之机。乃今坐席未温，弹章已上，一公许去，若未害也，臣恐草野诸贤，见几深遁，而君子之脉自此绝矣。比年朋邪记焰，缄默成风，奏事者不过袭陈言、应故事而已。幸而之纯两疏，差强人意。乃今软媚者全身，鯁直者去国，一之纯去，若未害也，臣恐道路以目，欲言辄沮，而公论之脉自此绝矣。

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为少，可攻之恶不为不多。术穷桑、孔，浸有逼上之嫌；势挟金、张，滥处牧民之职。以乳臭騃子而躡登从橐，以光范私人而累典辅藩。钱神通灵于旁蹊，公器反类于互市。天下皆知之，岂陛下独不知之。正惟为陛下纪纲者知为身谋，不为陛下谋。陛下明烛事几，讵可堕此辈蒙蔽术中，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风宪之司，而坏于一二小人之手耶？臣汝腾，陛下之刘向也，则以忠鯁斥；臣子才、臣栋、臣伯玉，陛下之汲黯也，则以切直罢。遂使淳祐诸君子日消月磨，至今几为之一空。彼诚何心哉？

高宗绍兴二十年之诏，有谓“台谏风宪之地，年来用人非据，与大臣为友党，济其喜怒，甚非耳目之寄。”臣窃观近事，不独台谏为大臣友党，内简相传，风旨相谕，且甘为鹰犬而听其指嗾焉。宰相所不乐者，外若示以优容，而阴实颐指台谏以去之；台谏所弹击者，外若不相为谋，而阴实奉承宰相以行之。方公许之召也，天下皆知独断于宸衷，及公许之来也，天下亦知尝得罪于时宰，岂料陛下之恩终不足恃，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？

陛下万机之暇，试以公许、之纯与垓、荣等熟思而静评之，

其言论孰正孰邪，孰忠孰佞，虽中智以下之主，犹知判别是非，况以陛下明圣而顾不察此？近见公许奏疏，尝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；垓则以秘密之说惑上听，公许尝告陛下以宠赂日章，官邪无警，欲塞幸门，绝曲径；垓则纵侠客以兜揽关节，持阔扁以胁取举状，开赂门以簸弄按章。至若之纯之告陛下，力伸邪正之辩，明斥媚相之非，謇謇谔谔，流出肺肝；棖身居言责，闻其风声，自当愧死，尚敢妄肆萋菲，略无人心乎？

且陛下擢用台谏，若臣磊卿、臣咨夔、臣应起、臣汉弼、臣凯、臣燧，光明俊伟，卓为天下称首，然甫入而遽迁，或一鸣而辄斥，独垓、棖辈贪饕顽忍，久污要津，根据而不拔，刘向所谓“用贤转石，去佞拔山”者，乃今见之，可不畏哉？矧今国嗣未正，事会方殷，民生膏血，朘削殆尽，所赖以祈天命，系人心，惟君子与公论一脉耳。小人以不恤之心，为无忌惮之事，其意不过欲爵位日穹，权势日盛，以富贵遣子孙耳，岂暇为国家计哉。

自昔天下之患，莫大于举朝无公论，空国无君子。我朝本无大失德于天下，而乃有宣、靖之祸，夫岂无其故哉？始则邪正交攻，更出迭入，中则朋邪翼伪，阴陷潜诋，终则倒置是非，变乱黑白，不至于党祸不止。向使刘安世、陈瓘诸贤尚无恙，杨畏、张商英、周秩辈不久据台纲，其祸岂至此烈。古语云：“前车覆，后车戒。”今朝廷善类无几，心怀奸险者，则以文藻饰佞舌；志在依违者，则以首鼠持圆机。宗社大计，孰肯明目张胆为陛下伸一喙者，则其势必终于空国无君子，举朝无公论。无君子，无公论，脱有缓急，彼一二憸人者，陛下独可倚仗之乎？

若垓之罪，又浮于棖，虽两观之诛，四裔之投，犹为轻典，陛下留之一日，则长一日之祸，异时虽借尚方剑以砺其首，尚

何救于国事之万一哉？

又曰：“自昔大奸巨孽，投闲散地，惟觐朝廷意向，以图进用之机。元祐间，章惇、吕惠卿皆在贬所。自吕大防用杨畏为御史，初意不过信用私人，牢护局面，不知小人得志，摇唇鼓吻，一时正人旋被斥逐，继而章惇复柄用，虽大防亦不能安其身于朝廷之上。今右辖久虚，奸臣垂涎有日矣。闻之道路，馈遗不止于鞭靴，脉络潜通于禁近，正陛下明察事机之时。若公论不明，正人引去，则迟回展转，钧衡重寄，必归于章惇等乃止。今日之天下，乃祖宗艰难积累之天下，岂堪此辈再坏耶？”

又谏游幸疏曰：

天下有道，人主以忧勤而忘逸乐；天下无道，人主以逸乐而忘忧勤。自昔国家义安，四夷宾服，享国日久，侈心渐生，若汉武帝之单于震慑，而有千门万户之观，唐明皇之北边无事，而有骊山温泉之幸。至于隋之炀帝，陈之后主，危亡日迫，游观无度，不足效也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竞业祇惧，终始忧勤，《无逸》言：“游畋则不敢，日昃则不暇食。曷尝借祈禳之说，以事游观之逸。比年以来，以幸为利，以玩为常，未免有轻视世故、眇忽天下之心。单于未尝震慑，而有武帝多欲之费耗；北边未尝无事，而有明皇宴安之鸩毒。

陛下春秋尚少，貽谋垂宪之机，悉在陛下，作而不法，后嗣何观？自十数年间，创龙翔，创集庆，创西太一，而又示之以游幸，导之以祷祠，蛊之以虚诞不经之说。孔子曰：“少成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。”积久惯熟，牢不可破，谁得而正之？且西太一之役，佞者进曰：“太一所临分野则为福，近岁自吴移蜀。”信如祈禳之说，西北坤维按堵可也。今五六十州，安全者不能十数，败降者相继，福何在邪？武帝祠太一于长安，

至晚年以虚耗受祸，而后悔方士之缪。虽其悔之弗早，犹愈于终不知悔者也。

大凡人主不能无过，脱有过言过行，宰执、侍从当言之，给舍、台谏当言之，缙绅士大夫当言之，皆所以纳君于当道者也。今陛下未为不知道，未为不受人言，宰执以下希宠而不言，与夫言之而不力，皆非所以爱陛下也。其心岂以此为当而不必言哉？直以陛下为不足以望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主，而以汉武、明皇待陛下也。

以材署昭庆军节度掌书记，由学官试馆职。咸淳三年，拜监察御史，论内降恩泽曰：

治天下之要，莫先于谨命令，谨命令之要，莫先于室内批。命令，帝王之枢机，必经中书参试，门下封驳，然后付尚书省施行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，名曰“斜封墨敕”，不足效也。臣睹陛下自郊祀庆成以来，恩数绸缪，指挥烦数，今日内批，明日内批，邸报之间，以内批行者居其半，窃为陛下惜之。

出纳朕命载于《书》，出纳王命咏于《诗》，不专言出而必言纳者，盖以命令系朝廷之大，不能皆中乎理，于是有出而复有纳焉。祖宗时，禁中处分军国事付外者谓之内批，如取太原、下江南，韩琦袖以进呈，英宗悚然避坐，此岂非谨内批之原哉？臣日夜念此，以为官爵陛下之官爵，三省陛下之三省，所谓同奉圣旨，则是三省之出命，即出陛下之命也，岂必内批而后为恩？缘情起事，以义制欲，某事当行，某事当息，具有条贯，何不自三省行之，其有未穆于公论者，许令执奏，顾不韪欤。

元祐间，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镇恩例，今高氏、朱氏，皆举故事，皇太后曰：“外家恩泽，方欲除损，又可增长乎？”治平初，欲加曹佾使相，皇太后再三不许；又有圣旨，令皇后本家分析亲的骨肉闻奏，亦与推恩，司马光力谏，以为皇太

后既损抑外亲，则后族亦恐未宜褒进。乃今前之恩数未竟，后之恩数已乘。宰执惧有所专而不敢奏，给舍、台谏惧有所忤而不敢言，更如此者数年，将何以为国？故政事由中书则治，不由中书则乱，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，非人主所得私也。

四年，改正字，言：“正学不明则义理日微，异端不息则鼓惑转炽。臣非不知犯颜逆耳，臣子所难，实以君德世道，重有关系，不容不恳恻开陈。疏上逾日，未蒙付外。孟轲有云：‘有言责者，不得其言则去’。臣忝职谏省，义当尽言，今既不得其言，若更贪慕恩荣，不思引去，不惟有负朝廷设官之意，其于孟轲明训，实亦有慊。”

会丁父忧去位，服除，授集英殿修撰，沿海制置、知庆元府事。建济民庄，以济士民之急，资贡士春官之费，备郡庠耆老缓急之需。又请建慈湖书院。八年，召还，拜刑部侍郎。九年，改朝奉郎，试吏部尚书，兼工部尚书，兼中书舍人，兼修玉牒，兼侍读。上疏请给王十朋祠堂田土。十年，丁母忧。明年，江上溃师，丞相陈宜中起复黻为端明殿学士，不起，及贾似道，韩震死，宜中谋拥二王由温州入海，以兵逆黻共政，将逊相位，于是黻托宗祀于母弟成伯，遂起，及罗浮，以疾卒。

初，陈宜中梦人告之曰：“今年天灾流行，人死且半，服大黄者生。”继而疫疠大作，服者果得不死，及黻病，宜中令服之，终莫能救。其配林氏举家蹈海。未几，海上事亦瓦解矣。黻有《蒙川集》十卷行于世。

王居安，字资道，黄岩人。始名居敬，字简卿，避祧庙嫌易之。始能言，读《孝经》，有从旁指曰：“晓此乎？”即答曰：“夫子教人孝耳。”刘孝黈七月八日过其家塾，见居安异凡儿，使赋七夕诗，援笔成之，有思致。孝黈惊拊其背曰：“子异日名位必过我。”入太学，淳熙十四年举进士，授徽州推

官，连遭内外艰，柄国者以居安十年不调，将径授职事官，居安自请试民事，乃授江东提刑司干官。使者王厚之厉锋气，人莫敢婴，居安遇事有不可，平面力争不少屈。

入为国子正、太学博士。入对，首言：“人主当以知人安民为要，人未易知，必择宰辅侍从之贤，使引其类；民未易安，必求恺悌循良之吏，以布其泽。”次言：“火政不修，罪在京尹，军律不明，罪在殿、步两司，罪钧异罚固不可，安有薄罚一步帅而二人置弗问乎？”迁校书郎。居安乞召试，言：“祖宗时惟进士第一不试，苏轼以高科负重名，英宗欲授馆职，韩琦犹执不从。”执政谓居安曰：“朝廷于节度尚不较，况馆职乎？”居安因言：“节钺之重，文非位极，武非勋高，胡可妄得。丞相言不较，过矣。”时苏师旦命且下，故居安言及之。改司农丞。御史迎言论劾，主管仙都观。

逾年，起知兴化军。既至，条奏便民事，乞行经界。且言：“蕃舶多得香犀象翠，崇侈俗，泄铜镪，有损无益，宜遏绝禁止。”皆要务也。通商贾以损米价，诛剧盗以去民害。召为秘书丞。转对，言：“置宣司，不闻进取之良规；遣小使，寂无确许之实报。但当严饬守备，益兵据险以待之，此庙算之上也。”李壁尝语人曰：“比年论疆事无若王秘丞之明白者。”

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检讨编修官，兼权考功郎官。诛韩侂胄，居安实赞其决。翼日，擢右司谏。首论：

侂胄以预闻内禅之功，窃取大权，童奴滥授以节钺，嬖妾窜籍于官庭。创造亭馆，震惊太庙之山；燕乐语笑，彻闻神御之所，忽慢宗庙，罪宜万死。托以大臣之荐，尽取军国之权。台谏、侍从，惟意是用，不恤公议；亲党姻娅，躡取美官，不问流品；名器僭滥，动违成法。窃弄威柄，妄开边隙。自兵端一启，南北生灵，壮者死锋刃，弱者填沟壑。荆襄、两淮之地，

暴尸盈野，号哭震天。军需百费，科扰州县，海内骚然。迹其罪状，人怨神怒，众情汹汹，物议沸腾，而侂胄箝制中外，罔使陛下闻知，宦官宫妾，皆其私人，莫肯为陛下言者。西蜀吴氏，世掌重兵，顷缘吴挺之死，朝廷取其兵柄，改畀它将，其策至善。侂胄与曦结为死党，假之节钺，复授以全蜀兵权。曦之叛逆，罪将谁归？使曦不死，侂胄未可知也。

侂胄数年之间，位极三公，列爵为王，外则专制东西二府之权，内则窥伺宫禁之严，奸心逆节，具有显状。纵使侂胄身膏斧钺，犹有余罪，况兵衅未解，朝廷儆不明正典刑，何以昭国法，何以示敌人，何以谢天下？今诚取侂胄肆诸市朝，是戮一人而千万人获安其生也。侂胄既有非常之罪，当伏非常之诛，讵可以常典论哉？

右丞相陈自强素行污浊，老益贪鄙，徒以贫贱私交，自一县丞超迁，径至宰辅，奸愆附丽，黷乱国经。较其罪恶，与侂胄相去无几。乞追责远窜，以为为臣不忠、朋邪误国者之戒。

又劾曦外姻郭倪、郭僕，窜岭表，天下快之。

继兼侍讲。方侂胄用事，箝天下之口，使不得议己，太府寺丞吕祖俭以谪死，布衣吕祖泰上书直言，中以危法，流之远郡。居安奏请明其冤，以伸忠鯁之气。又疏言：“古今之治本乱阶，更为倚伏。以治易乱则反掌而可治，以乱治乱则乱去而复生。人主公听则治，偏信则乱；政事归外朝则治，归内廷则乱；问百辟士大夫则治，问左右近习则乱；大臣公心无党则治，植党行私则乱；大臣正、小臣廉则治，大臣污、小臣贪则乱。如用人稍误，是一侂胄死，一侂胄生也。”

赵彦逾与楼钥、林大中、章燮并召，居安言：“钥与大中用，宗庙社稷之灵，天下苍生之福，彦逾不可与之同日而语。彦逾始以赵汝愚不与同列政地，遂启侂胄专政之谋，汝愚之斥

死，彦逾之力居多，而彦逾者，汝愚之罪人也。陛下乃使与二人者同升，不几于薰莸同器、邪正并用乎？非所以示趋向于天下也。”疏已具，有微闻者，除目夜下，迁起居郎兼崇政殿说书。于是为谏官才十有八日。既供职，即直前奏曰：“陛下特迁臣柱下史者，岂非欲使臣不得言耶？二史得直前奏事，祖宗法也。”遂极论之，又言：“臣为陛下耳目官，谏纸未乾，乃以违权要徙他职，不得其言则去，臣不复留矣。”帝为改容。御史中丞雷孝友论其越职，夺一官，罢。太学诸生有举幡乞留者。四明杨简邂逅山阴道中，谓“此举吾道增重”。江陵项安世致书曰：“左史，人中龙也。”

逾年，复官，知太平州。当边遽甫定，岁俭，汰去军群聚寇攘，居安威惠流行，晏然若无事时。将副刘佑为怨家诣阙告密，置狱金陵，居安以书抵当路辩其冤，或谓“佑自诬服，得无嫌于党逆乎？”居安曰：“郡有无辜死，奚以守为？”事果白。以直龙图阁提点浙西刑狱。葛恠者，用戚属恩补官，豪于货，尝憾父之嬖，既去而诬以盗，株连瘐死者数人，恠乃未尝一造庭。居安一阅得实，立捕系论罪，械送他州。入对，帝曰：“卿有用之才也。”权工部侍郎，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。

初，盗起郴黑风峒，罗世传为之倡，势张甚。湖南所在发兵扼要冲，义丁表里应援，贼乏食，少懈，主兵者稍坚持之，则就禽矣。会江西帅欲以买降为功，遣人间道说贼，馈盐与粮，贼喜，谋益逞。帅以病卒，继者蹈其敝。贼阴治械，外送款，身受官峒中，不至公府。义丁皆恚曰：“作贼者得官，我辈捐躯坏产业，何所得！”于是五合六聚，各以峒名其乡，李元励、陈延佐之徒，并起为贼矣。放兵四劫，掀永新，撒龙泉，江西列城皆震。朝廷调江、鄂之兵屯衡、赣，而他兵驻龙泉者命吉守节制焉。吉守率师往，几为贼困，池兵来援失利。朝廷忧之，

遂以居安为帅。

居安以书晓都统制许俊曰：“贼胜则民皆为贼，官军胜则贼皆为民，势之翕张，决于此举。将军素以勇名，挫于山贼可乎？”俊得书惶恐，不敢以他帅事居安，居安督战于黄山，胜之，贼始惧，走韶州，为摧锋军所败，势日蹙。吉守前以战不利，用招降之策，遣吏持受降图来，书贼衔“江湖两路大都统。”居安笑曰：“贼玩侮如此，犹为国有人乎？”白诸朝，吉守以祠去。遂命居安节制江、池大军，驻庐陵督捕，领郡事。召土豪问便宜，皆言贼恃险陟降如猿猱，若钞吾粮，吾事危矣。居安曰：“吾自有以破贼。”会元励执练木桥贼首李才全至，居安厚待才全而赏元励，众皆感。罗世传果疑元励之贰已，遂交恶。元励率众攻世传，居安语俊曰：“两虎斗于穴，吾可成卞庄子之功。”世传嗾练木桥贼党袭元励，俘其孥，禽元励以献。时青草峒贼亦就禽，并磔于吉之南门。元励既诛，世传以功负恃益骄蹇，名效顺而实自保。俊请班师，居安不许，俾因城堡壁固守。居亡何，世传果与兄世禄俱叛。居安奏乞朝廷毋忧，今落其角距，可一战禽也。乃密为方略，遣官民兵合围之，世传自经死，斩其首以徇，群盗次第平。居安之在军中也，赏厚罚明，将吏尽力，始终用以贼击贼之策，故兵民无伤者。江西人祠而祝之，刻石纪功。徙镇襄阳，以言者罢，闲居十有一年。

嘉定十五年与魏了翁同召，迁工部侍郎。时方受宝，中朝皆动色相贺。入对，首言：“人主畏无难而不畏多难，舆地宝玉之归，盍思当时之所以失。”言极切至。甫两月，以集英殿修撰提举玉隆宫。未几，以宝谟阁待制知温州，郡政大举。

理宗即位，以敷文阁待制知福州，升龙图阁直学士，转大中大夫，提举崇福宫。将行，盐寇起宁化，居安以书谕汀守曰：

“土瘠民贫，业于盐可尽禁耶？且彼执三首恶以自赎，宜治此三人，他可勿治。”部使者遣左翼军将邓起提兵往，起贪夜冒险与寇角以死，军溃，民相惊逃去。事闻，命居安专任招捕。居安既留，募军校刘华、丘锐者授以计画，至汀而贼已至郡矣，州人大惧。贼知帅有抚纳意，即引退。华、锐出入贼中，指期约降。有以右班摄汀守者，倔强好大言，以知兵自任，欲出不意为己功。贼知其谋，败降约，而建、剑诸郡并江西啸聚蜂起矣。居安议不合，叹曰：“吾可复求焦头烂额之功耶？”即拜疏归。

居安以书生，于兵事不学而能，必诛峒寇而降汀寇，皆非苟然者。卒，累赠少保。居安宅心公明，待物不贰。有《方岩集》行世。

论曰：李宗勉在庶僚，论事平直，及入相，负公清之称。袁甫学有本原，善达其用，持节所过，其民至今思之。刘黻分别邪正，侃侃敢言，亦难能者。王居安扫除群邪，以匡王国，其志壮哉！

## 列传第一百六十五

崔与之 洪咨夔 许奕 陈居仁 刘汉弼

崔与之，字正子，广州人。父世明，试有司连黜，每曰“不为宰相则为良医”，遂究心岐、黄之书，贫者疗之不受直。与之少卓犖有奇节，不远数千里游太学。绍熙四年举进士，广之士繇太学取科第自与之始。

授浔州司法参军。常平仓久弗葺，虑雨坏米，撤居廨瓦覆之。郡守欲移兑常平之积，坚不可，守敬服，更荐之。调淮西提刑司检法官。民有窘于豪民逋负，殴死其子诬之者，其长欲流之，与之曰：“小民计出仓猝，忍使一家转徙乎？况故杀子孙，罪止徒。”卒从之，知建昌之新城，岁适大歉，有强发民廩者，执其首，折手足以徇，盗为止，劝分有法，贫富安之。开禧用兵，军旅所需，天下骚然，与之独买以系省钱。吏告月解不登，曰：“宁罢去。”和余令下，与之独以时贾余，今民自概。通判邕州，守武人，苛刻，衣赐不时给，诸卒大哄。漕司檄与之摄守，叛者贴然，乃密访其首事一人斩之，阖郡以宁。擢发遣宾州军事，郡政清简。

寻特授广西提点刑狱，遍历所部，至浮海巡朱崖，秋毫无扰州县，而停车裁决，奖廉劾贪，风采凛然。朱崖地产苦{++登}，民或取叶以代茗，州郡征之，岁五百缗。琼人以吉贝织为衣衾，工作皆妇人，役之有至期年者，弃稚违老，民尤苦之。

与之皆为榜免。其他利病，罢行甚众。琼之人次其事为《海上澄清录》。岭海去天万里，用刑惨酷，贪吏厉民，乃疏为十事，申论而痛惩之。高惟肖尝刻之，号《岭海便民榜》。广右僻县多右选摄事者，类多贪黩，与之请援广东循、梅诸邑，减举员赏格，以劝选人。熙宁免役之法，独不及海外四州，民破家相望。与之议举行未果，以语颜戮，戮守琼，遂行之。

召为金部员外郎，时郎官多养资望，不省事，与之钜细必亲省决，吏为欺者必杖之，莫不震栗。金南迁于汴，朝议疑其进迫，特授直宝谟阁、权发遣扬州事、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。宁宗宣引入内，亲遣之，奏选守将、集民兵为边防第一事。既至，浚濠广十有二丈，深二丈。西城濠势低，因疏塘水以限戎马。开月河，置钓桥。州城与堡砦城不相属，旧筑夹土城往来，为易以蹙。因滁有山林之阻，创五砦，结忠义民兵，金人犯淮西，沿边之民得附山自固，金人亦疑设伏，自是不敢深入。

扬州兵久不练，分强勇、镇淮两军，月以三、八日习马射，令所部兵皆仿行之。淮民多畜马善射，欲依万弩手法创万马社，募民为之，宰相不果行。浙东饥，流民渡江，与之开门抚纳，所活万余。楚州工役繁夥，士卒苦之，叛入射阳湖，亡命多从之者。与之给旗帖招之，众闻呼皆至，首谋者独迟疑不前，禽戮之，分其余隶诸军。

山东李全以众来归，与之移书宰相，谓：“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，必有后忧。”宰相欲图边功，诸将皆怀侥幸，都统刘瑄承密札取泗州，兵渡淮而后牒报。瑄全军覆没，与之忧愤，驰书宰相，言：“与之乘鄆五年，子养士卒，今以万人之命，坏于一夫之手，敌将乘胜袭我。”金人入境，宰相连遗与之三书，俾议和。与之答曰：“彼方得势，而我与之和，必遭屈辱。今山砦相望，边民米麦已尽输藏，野无可掠，诸军与山砦并力

剿逐，势必不能久驻。况东海、涟水已为我有，山东归顺之徒已为我用，一旦议和，则涟、海二邑若为区处？山东诸酋若为措置？望别选通才，以任和议。”与之自刘瑋败，亟修守战备，遣精锐，布要害。金人深入无功，而和议亦寢。

时议将姑阨两淮制置，命两淮帅臣互相为援，与之启庙堂曰：“两淮分任其责，而无制阨总其权，则东淮有警，西帅果能疾驰往救乎？东帅亦果能疾驰往救西淮乎？制阨俯瞰两淮，特一水之隔，文移往来，朝发夕至，无制阨则事事禀命朝廷，必稽缓误事矣。”议遂寢。

召为秘书少监，军民遮道垂涕。与之力辞召命，竟还。将度岭，趣召不已，行次池口，闻金人至边，乃造朝奏：“今边声可虑者非一，惟山东忠义区处要不容缓。”前后累疏数千言，每叹养虎将自遗患。

升秘书监兼太子侍讲，权工部侍郎。未几，成都帅董居谊以黥货为叛卒所逐，总领杨九鼎遇害，蜀大扰。与之以选为焕章阁待制、知成都府、本路安抚使，至即帖然。时安丙握蜀重兵久，每忌蜀帅之自东南来者，至是独推诚相与。丙卒，诏尽护四蜀之师，开诚布公，兼用吴、蜀之士，拊循将士，人心悦服。先是，军政不立，戎帅多不协和，刘昌祖在西和，王大才在沔州，大才之兵屡衄，昌祖不救，遂弃皂郊。吴政屯凤州，张威屯西和，金人自白还堡突入黑谷，威不尾袭，而迂路由七方关上青野原，金人遂得入凤州。与之戒以同心体国之大义，于是戎帅协和，而军政始立。

先是，丙尝纳夏人合从之请，会师攻秦、巩，而夏人不至，遂有皂郊之败。与之至是饬边将不得轻纳。逾年，夏人复攻金人，遣百骑入凤州，邀守将求援兵。与之使都统李冲来言曰：“通问当遣介持书，不当遣兵径入。若边民不相悉，或有相伤，

则失两国之好，宜敛兵退屯。”夏人知不可动，不复有言。初，金人既弊，率众南归者所在而有，或疑不敢纳。与之优加爵赏以来之。未几，金万户呼延棫等扣洋州以归，与之察其诚，纳之，籍其兵千余人，皆精悍善战，金人自是不敢窥兴元。既复鏖榜边关，开谕招纳，金人谍得之，自是上下相疑，多所屠戮，人无固志，以至于亡。

蜀盛时，四戎司马万五千有奇，开禧后，安丙裁去三之一，嘉定损耗过半，比与之至，马仅五千。与之移檄茶马司，许戎司自于关外收市如旧，严私商之禁，给细茶，增马价，使无为金人所邀。总司之给料不足者，亦移檄增给之。乞移大帅于兴元，虽不果行，而凡关外林木厚加封殖，以防金人突至。隔第关、盘车岭皆极边，号天险，因厚间探者赏，使覘之，动息悉知，边防益密。总计告匱，首拨成都府等钱百五十万缗助余本。又虑关外岁余不多，运米三十万石积沔州仓，以备不测。初至，府库钱仅万余，其后至千余万，金帛称是。蜀知名士若家大酉、游似、李性传、李心传、度正之徒皆荐达之，其有名浮于实，用过其才者，亦历历以为言。沔帅赵彥呐方有时名，与之独察其大言亡实，它日误事者必此人，移书庙堂，欲因乞祠而从之，不可付以边藩之寄，后果如其言。与之以疾丐归，朝廷以郑损代，既受代，金谍知之，大入，与之再为临边，金人乃退。召为礼部尚书，不拜，便道还广。蜀人思之，肖其像于成都仙游阁，以配张咏、赵抃，名三贤祠。

理宗即位，授充显谟阁直学士、知潭州、湖南安抚使，辞，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。迁焕章阁学士、知隆兴府、江西安抚使，又辞，授徽猷阁学士、提举南京鸿庆宫。端平初，帝既亲政，召为吏部尚书，数以御笔起之，皆力辞。金亡，朝廷议取三京，闻之顿足浩叹。继而授端明殿学士、提举嵩山崇福宫，亦辞，

俄授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。

先是，广州摧锋军远戍建康，留四年，也撤戍归，未逾岭，就留戍江西，又四年，转战所向皆捷，而上功幕府，不报，求撤戍，又不报，遂相率倡乱，纵火惠阳郡，长驱至广州城，声言欲得连帅泊幕属甘心焉。与之家居，肩舆登城，叛兵望之，俯伏听命，晓以逆顺祸福，其徒皆释甲，而首谋数人，惧事定独受祸，遂率之遁去，入古端州以自固。至是，与之闻命亟拜，即家治事，属提刑彭铉讨捕，潜移密运，人无知者。俄而新调诸军毕集，贼战败请降，桀黠不悛者戮之，其余分隶诸州。

帝于是注想弥切，拜参知政事，拜右丞相，皆力辞。乃访以政事之孰当罢行，人才之孰当用舍？与之力疾奏：“天生人才，自足以供一代之用，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忠实而有才者，上也；才虽不高，而忠实有守者，次也。用人之道，无越于此。盖忠实之才，谓之有德而有才者也。若以君子为无才，必欲求有才者用之，意向或差，名实无别，君子、小人消长之势，基于此矣。陛下励精更始，擢用老成，然以正人为迂阔而疑其难以集事，以忠言为矫激而疑其近于好名，任之不专，信之不笃。或谓世数将衰，则人才先已凋谢，如真德秀、洪咨夔、魏了翁，方此柄用，相继而去，天意固不可晓。至于敢谏之臣，忠于为国，言未脱口，斥逐随之，一去而不可复留，人才岂易得，而轻弃如此。陛下悟已往而图方来，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，补外者蚤与召还，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远正人，非厌恶忠言，一转移力耳。陛下收揽大权，悉归独断。谓之独断者，必是非利害，胸中卓然有定见，而后独断以行之。比闻独断以来，朝廷之事体愈轻，宰相进拟多沮格不行，或除命中出，而宰相不与知，立政造命之原，失其要矣。大抵独断当以兼听为先，倘不兼听而断，其势必至于偏听，实为乱阶，威令虽行于上，而

权柄潜移于下矣。”

又曰：“边臣主和，朝廷虽知，而未尝明有施行。忧边之士，剴切而言，一鸣辄斥，得非朝廷亦阴主之乎？假使和而可保，亦当议而行之可也。”又曰：“比年以变故层出，盗贼跳梁，雷霆震惊，星辰乖异，皆非细故。京城之灾，七年而两见，岂数万户生灵皆获罪于天者。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，此陛下所当凛凛，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，感格天心。”又曰：“戚畹、旧僚，凡有丝发寅缘者，孰不乘间伺隙以求其所大欲，近习之臣，朝夕在侧，易于亲昵，而难于防闲。司马光谓‘内臣不可令其采访外事，及问以群臣能否’，盖干预之门自此始也。若谓其所言出于无心，岂知爱恶之私，因此而入，其于圣德，宁无玷乎？”帝览奏嘉叹，趣召愈力，控辞至十有三疏。

嘉熙三年，乃得致仕，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。自领乡郡，不受廩禄之入，凡奉余皆以均亲党。薨时年八十有二，遗戒不得作佛事。累封至南海郡公，谥清献。

洪咨夔，字舜俞，於潜人。嘉定二年进士，授如皋主簿，寻试为饶州教授。作《大治赋》，楼钥赏识之。授南外宗学教授，以言去。丁母忧，服除，应博学宏词科，直院庄夏举自代。

崔与之帅淮东，辟置幕府，边事纤悉为尽力。丘寿隼代与之为帅，金人犯六合，扬州闭门设守，咨夔亟诣寿隼言曰：“金人忌楚，必未至扬，乃先自示弱，不特淮左之人心动，而金人且骄必来矣。第当远斥堠、精间谍，简士马，张外郡声援而大开城门，晏然如平时。若金人果来犯，某当身任之。”寿隼愧谢。已而金人果遁。山阳兼帅事青州张林清献铜钱二十万缗，咨夔谓宜以所献就犒其军，如唐魏博故事，使无轻量中国心。帅乃令输其半，林亦不复来。

与之帅成都，请于帝，授咨夔籍田令、通判成都府。与之

为制置使，首檄咨夔自近，辞曰：“今当开诚心、布公道，合西南人物以济国事，乃一未有闻而先及门生、故吏，是示人私也。”卒不受，惟以通判职事往来效忠，蜀人高之。寻知龙州。州岁贡麸金，率科矿户，咨夔曰：“将奉上乃厉民乎？”出官钱市之。江油之民岁戍边，复苦饘饷，为请于制、漕司免之。毁邓艾祠，更祠诸葛亮，告其民曰：“毋事仇讎而忘父母。”

还朝，为秘书郎，迁金部员外郎。会诏求直言，慨然曰：“吾可以尽言寤主矣。”其父见其疏，曰：“吾能吃茄子饭，汝无忧。”史弥远读至“济王之死，非陛下本心”，大悲，掷于地。转考功员外郎。转对，复言李全必为国患。于是台谏李知孝、梁成大交论，镌二秩。读书故山，七年而弥远死，帝亲政五日，即以礼部员外郎召，入见，乞养英明之气，及论君子小人之分。帝问今日急务，对以“进君子而退小人，开诚心而布公道”。且言“在陛下一念坚凝”。又问在外人物，对以“崔与之护蜀而归，闲居十年，终始全德之老臣，若趣其来，可为朝廷重。真德秀、魏了翁陛下所简知，当聚之本朝。”

翼日，与王遂并拜监察御史。咨夔感激知遇，谓遂曰：“朝无亲擢台谏久矣，要当极本穷原而先论之。”乃上疏曰：“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，权归人主，政出中书，天下未有不治。权不归人主，则廉级一夷，纲常且不立，奚政之问？政不出中书，则腹心无寄，必转而他属，奚权之揽？此八政驭群臣，所以独归之王，而诏之者必天官冢宰也。陛下亲政以来，威福操柄，收还掌握，扬廷出令，震撼海宇，天下始知有吾君。元首既明，股肱不容于自惰，撤副封，罢先行，坐政事堂以治事，天下始知有朝廷。此其大权、大政，亦略举矣。然中书之弊端，其大者有四：一曰自用，二曰自专，三曰自私，四曰自固。愿陛下于从容论道之顷，宣示臣言，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，惩

往轍而图方来，以仰称励精更始之意。”帝嘉纳之。又首乞罢枢密使薛极以厉大臣之节，章三上，卒出之。其他得罪清议者，相继劾去，朝纲大振。

明年，改元端平。咨夔预乞于正月朔下诏求直言，使人人得尽言无隐，又乞令内职任之穹者各举所知，皆从之。时登进诸儒，以广讲读、说书之选。咨夔言圣学之实，所当讲明而推行者有六：一，亲睦本支；二，正始闺门；三，警肃侍御；四，审正邪用舍；五，储养文武之才；六，忧根本无生事邀功。又言常平义仓、盐课及苗税多取之敝。京湖以《八陵图》来上，咨夔援绍兴留司奉表八陵及东晋大都督亲谒五陵故事，乞先诏制臣往省，俟还，别议朝祭。又复以完颜守绪骨来献，时相侈大其事，咨夔曰：“此朽骨耳，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。第当以金亡告九庙，归诸祖宗德泽，况与大敌为邻，抱虎枕蛟，事变叵测，顾可侈因人之获，使边臣论功，朝臣颂德。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，独不鉴端门受降之崇宁乎？”然不果悉从。

擢殿中侍御史，会王定入台察，力诋蒋重珍，咨夔乃按定疾视善良，乞罢之。越三日，左迁定，而擢咨夔中书舍人，寻兼权吏部侍郎，与真德秀同知贡举，俄兼直学士院。时咨夔口疡已深，复上疏谓当引咎悔过，且乞祠，帝曰：“卿在朝多有裨益，何轻去？”咨夔奏：“臣数备台谏、给舍，皆不能遏六月之师，何补于朝？臣病久当去，去犹足裨风俗。”帝勉留之，迁吏部侍郎兼给事中。奏：“比徇私成俗，化实未更，所恃以一公铄万私者，独陛下耳，而好乐营缮，亲厚近属，保护旧臣，若未能无所系累。”上在位逾一纪，国本未立，未有敢深言之者，咨夔乞择宗室子养之，并为济王立后。

擢给事中，史嵩之入相，召赴阙下，进刑部尚书，拜翰林学士、知制诰。求去愈力，加端明殿学士，卒。御笔：“洪咨

夔夔亮忠恇，有助亲政，与执政恩例，特赠两官。”其遗文有《两汉诏令揽抄》、《春秋说》、外内制、奏议、诗文行于世。

许奕，字成子，简州人。以父任主长江簿。丁内艰，免丧调涪城尉。庆元五年，宁宗亲擢进士第一，授签书剑南东川节度判官。未期年，持所生父心丧，召为秘书省正字，迁校书郎兼吴兴郡王府教授。寻迁秘书郎、著作佐郎、著作郎，权考功郎官，非报谒问疾不出。

迁起居舍人，韩侂胄议开边，奕贻书曰：“今日之势，如元气仅属，不足以当寒暑之寇。”又因转对，论：“今日之急惟备边，而朝廷晏然，百官充位如平时。京西、淮上之师败同罚异。总领，王人也，而听宣抚司节制，或为参谋。庙堂之议，外廷莫得闻，护圣之军，半发于外，而禁卫单薄。”乞鞫勘赃吏，永废勿用。特与放行以启侥幸者，宜加遏绝。所言皆侂胄所不乐也。

蜀盗既平，以起居舍人宣抚四川。奕谓：“使从中遣，必淹时乃至，既又徒云犒师，而不以旌别淑慝为指，无以慰蜀父老之望。”执政是其言。又请：“遇朝会，起居郎、舍人分左右立如常仪。前后殿坐，侍立官御坐东南面西立，可以获闻圣训，传示无极。臣僚奏事，亦不敢易。”诏下其疏讨论之。

遣奕使金，奕与骨肉死诀，诣执政趣受指请行，执政曰：“金人要索，议未决者尚多，今将奈何？”奕曰：“往集议时，奕尝谓增岁币、归俘虏或可耳，外此其可从乎？不可行者，当死守之。”寻迁起居郎兼权给事中，以国事未济力辞，不许。金人闻奕名久，礼迓甚恭，方清暑，离宫相距二十里，至是特为奕还内。方射，奕破的十有一，乃卒行成。还奏，帝优劳久之，奕复奏：“和不可恃，宜葺纪纲，练将卒，使屈信进退之权，复归于我。”客有以使事贺者，奕恍然曰：“是岂得己者，

吾深为天下愧之。”

权礼部侍郎，条六事以献。俄兼侍讲。会谏官五居安、傅伯成以言事去职，奕上疏力争之。其后又因灾异申言曰：“比年上下以言为讳，谏官无故而去者再矣。以言名官，且不得尽，况疏远乎。”又论：“用兵以来，资赏泛滥，侥幸捷出，宜加裁制。”夏旱，诏求言，奕言：“当以实意行实政，活民于死，不可责偿于祷祠之间而已也。蝗至都城，然后下礼寺讲醮祭，孰非王土，顾及境而惧，偶不至辇下，则终不以为灾乎。”又曰：“权臣之诛也，下至闾巷，欢声如雷。盖更化之初，人有厚望，久而无以相远也，此谤讟之所从生。”又曰：“内降非盛世事也，王璇进状不实而经营以求幸免，裴伸何人，骤为带御器械。”时应诏者甚众，奕言最为剴切。摄兼侍读，每进读至古今治乱，必参言时事：“愿陛下试思，设遇事若此，当何以处之。”必拱默移时，俟帝凝思，乃徐竟其说。帝曰：“如此则经筵不徒设矣。”

迁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，兼权给事中，论驳十有六事，皆贵族近习之挠政体者。而封还刘德秀赠典、高文虎之奉祠，士论尤魁之。加杨次山少保、永阳郡王，奕上疏曰：“自古外戚恩宠太甚，鲜不祸咎，天道恶盈，理所必至。次山果辞，则宜从之，如欲更示优恩，则超转少傅，在陛下既隆于恩，在次山知止于义，顾不休哉！”又言：“史弥远力辞恩命，宜从之以成其美。”疏入，不报。奕遂卧家求补外，以显谟阁待制知泸州。弥远问所欲言，奕曰：“比观时事，调护之功深，扶持之意少，非朝廷之利也。”

嘉、叙、泸俱接夷壤，董蛮米在大入，俘杀兵民，四路创安边司穷治其事。奕得夷人质之以致所掠，由是迁安边司。夷酋王粲浮椽木万计入贾，奕虑其荡水陆之险，驱之。

安抚使安丙新立大功，谗忌日闻，宰相钱象祖出谤书问奕，奕喟而言：“士不爱一死而因于众多之口，亦可悲也。奕愿以百口保之。”象祖赧然曰：“公悉安子文若此乎？”适宇文绍节宣抚荆湖还，亦曰：“仆愿亦百口以信许公之言。”于是异论顿息，委寄益专。奕于丙深相知，而职事所关必反复辩数以求直。其后士多畔丙，奕独以书疏候问愈数。

移知夔州，表辞不行，改知遂宁府。捐缗钱数十万以代民输，复盐策之利以养士，为浮梁作堤数百丈，民德之，画像祠于学。进龙图阁待制，加宝谟阁直学士，知潼川府。霖雨坏城，撤而筑之，不以烦民，亦捐缗钱十二万为十县民代输，于是其民亦相与祠于东山僧舍。

会金人败盟，蜀道震扰，奕请“速选威望大臣宣抚，信赏必罚，以奖忠义、收人心。”又言：“忠义之招，体势倒持，兵食顿增，未知攸济，且斩将之人未闻褒擢，败军之将未见施行，事势不决，将有后时之悔。”御史劾奕欺罔，降一官。诏提举玉隆宫，未数月，特复元官，提举崇福宫。

还家，草遗表曰：“自念本非衰病，初染微疴。当汤熨可去之时，臣以疾而为讳；及针石已穷之后，医束手而莫图。靖言膏肓所致之由，大抵脉络不通之故。”皆寓讽谏之意。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，赠通议大夫。初，奕之守泸，帝顾礼部尚书章颖曰：“许奕已去乎？”起居舍人真德秀侍帝前，论人才，上以骨鲠称之。

奕天性孝友，送死恤孤，恩意备至。通籀隶书，所著有《毛诗说》、《论语尚书周礼讲义》、奏议、杂文行世。

陈居仁，字安行，兴化军人。父太府少卿膏，娶明州汪氏女，因家焉。膏初为汾州教授，佐守臣张克戡捍金人。后知惠州，单马造曾袞垒，警晓降之。鄞僧王法恩谋逆事觉，或请屠

城，膏方为御史，力论多杀非圣世事，胁从者悉宽宥之。

居仁年十四而孤，以荫授铅山尉。绍兴二十一年举进士。秦桧与膏有故，有劝以一见可得美官，居仁曰：“是有命焉。”终不自通。移永丰令，入盐行在点检贍军激赏酒库所余场，诏修《高宗圣政》，妙选寮属，与范成大并充检讨官。

淮甸交兵，魏杞以宗正少卿使金，辟居仁幕下。时和战未决，金兵驻淮北，人情恟惧，突骑大至，弯弓夹道，居仁上马，犹从容举酒属杞：“天寒且酌此觞。”观者壮之。乃谕金人开道入，卒成礼，减岁币而还。因出疆赏，转承议郎，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。杞秉国柄，居仁忍贫需远次，未尝求进。虞允文欲引以为用，不就。允文欲与论兵，谢不能，退而贻书谓：“有定力乃可立事，若徒为大言，终必无成，幸成亦旋败。”允文为之色动。

徙主军器监簿、宗正修玉牒。转对，言：“立国须定规模，陛下非无可致之资，而规模未立。”孝宗初颇不悛，曰：“朕未尝不立规模。”居仁奏：“陛下锐意恢复，继乃通和，和、战、守三者迄今未定，孰为规模耶？”允文曰：“此正前日定力之论，某今益知此言之当也。”

迁将作监丞，转国子丞。九年，进秘书丞。入对，论文武并用长久之术：“陛下奖进武臣，深得持平救偏之道，然未必得智谋勇略之士，或多便佞轻躁之徒，将复有偏胜之患。”帝喜纳。权礼部郎官。尝言台阁宜多用明习典故之士，帝问其人，居仁以李焘、莫济对。甫数日，召焘。

居仁力请外，乃知徽州。帝令陛辞，慰谕遣之。至郡，告以天子节经费以惠俭瘠，不能推广圣德，吏则有罪。乃招三衙军，植二表于庭，有输纳中度而遭抑退者，抱所输立表下，亲视之，人无留滞，吏不能措手，输税者恒裹赢以归。邻州有讼，

多诣台省乞决于居仁。秩满，邦人挽留，由间道始得去。

入对，帝举新安之政奖之。请编类隆兴以来宽恤诏令，有曰：“法久则易玩，事久则易怠。惟申加戒飭，有以儆其观听，则千万年犹一日。”帝曰：“名言也。”又言：“归正忠顺，过于优渥，而遇战士反轻。此曹出万死策勋，今老矣，添差已罢，廩稍半给，至丐于市，军士解体。乞加优恤，以终始念功之意，坚后生图报之心。”帝览之嘉叹。会驾大阅白石，即命再添差两任，衣粮全给，三军为之呼舞。

留为户部右曹郎官，命未下，朝方推《会要》赏，帝曰：“陈居仁治行为天下第一，可因是并赏之。”特转朝议大夫兼权度支，又兼权礼部。会枢属阙员，方进拟，帝曰：“岂有人才如陈居仁而可久为郎乎？”即授枢密院检详文字，寻为右司，迁左司，又迁检正中书门下省诸房公事，历兼左藏诸库。居仁亲视按牒，尝谓：“有罪幸免则冤者何告，诬枉者七人皆当叙复。”执政难之，居仁退，疏其冤状上之。帝曰：“居仁精审，尚复何疑。”诏以旱求言，居仁乞命公卿务行宽大，御史京镗极论从窄之敝，此风未革。

假吏部尚书使金，还，迁起居郎，寻兼详定一司敕令兼权中书舍人，泛恩滥赏，封缴无所避。因言：“恩惠不及小民，名为宽逋负，实以惠顽民耳；名为赦有罪，实以惠奸民耳。愿尽放天下五等户身丁，四等户一半。”从之。安定王子彤乞封妾为夫人，居仁缴奏，帝喜迎，谓有补风教。又论：“君人之道，贵在执要，今陛下亲细故而忽远猷，事末节而忘大体，愿举纲要以御臣下，省思虑以颐精神。”诘旦，令清中书之务。权直学士院。帝曰：“内外制向委数人，今陈居仁一人当之，不见其难。”乞诏大臣博议“绝浮费，汰冗兵，计当省之数，定蠲除之目，此富民之要术也。”

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，筑长堤捍江，新安乐寮以养贫病之民，拨闲田归之。进焕章阁待制，移建宁府。岁饥，出储粟平其价，弛逋负以巨万计，代输畸零茧税。有因告余杀人者，会赦免，居仁曰：“此乱民也，释之将覆出为恶。”遂诛之。观察推官柳某死，贫不克归，二子行丐于道，闻而怜之，予之衣食，买田以养之，择师以教之。镇江大旱，又移居仁守镇江。请以缗钱十四万给兵食，不报；为书以义撼丞相，然后许。发时密往规之。间遣余运于荆楚商人，商人曰：“是陈待制耶？”争以粟就余。居仁区画有方，所存活数万计。因饥民治古海盐界港，为石达丹徒境上，蓄泄以时，以通漕运。治江阴奸僧。

加宝文阁待制、知福州。入境，有饥民啸聚，部分逐兵遮击之，首恶计穷，自经死。治宗室之暴横，申蛊毒之旧禁。有召命求间者，再进华文阁直学士，提举太平兴国宫，卒，赠金紫光禄大夫。

居仁风度凝远，处己应物，壹以诚信。临事毅然有守，所至号称循吏，皆立祠祀之。有奏议、制稿、诗文行世。子卓。

卓字立道，绍熙元年进士，其后知江州，移宁国府。丞相以故欲见之，卓谢不往，丞相益器之。李全叛，褫其爵，诏书至淮，人益自励；太庙灾，降罪已诏，京师感动，皆卓所草也。为签书枢密院事。未几，丐祠还里。平生不营产业，以赞书所酬金筑世纶堂。闲居十有六年，卒年八十有六。将葬，事不能具，丞相吴潜闻之，贻书制置使以助。其孙定孙力请谥于朝，乃谥清敏。

刘汉弼，字正甫，上虞人。生二岁而孤，母谢氏抚而教之。嘉定九年举进士，授吉州教授。历江西安抚司干官，监南岳庙、浙西提举茶盐司干官。召试馆职，改秘书省正字，序迁秘书郎

兼沂王府教授，改著作佐郎兼史馆校勘，权考功员外郎。升著作郎、知嘉兴府兼兵部员外郎，改兼考功。寻为考功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、编修国史、检讨实录，擢监察御史。出知温州。寻擢太常少卿，以左司谏召，擢侍御史兼侍讲，以户部侍郎致仕。

汉弼学明义利之辨，为正字时，应诏言事，极论致灾弭灾之道。为校书郎，转对，举苏轼所言结人心，厚风俗，存纪纲。又论制阍当复其旧，戎司当各还其所，边郡守当用武臣。又论决和战以定国论，合江、淮以壹帅权，公赏罚以励人心，广规抚以用人才。为著作佐郎，言兵财楮币权不可分。又言取士之法，词学不当去“宏博”字，混补不如复待补之便。为著作，为考功员外，所陈皆切于时务。及为言官，帝奖谕曰：“以卿纯实不欺，故此亲擢，宜悉心以告。”

汉弼以台纲久弛，疏三事，曰：定规抚，正体统，远谋虑。首论给事中钱相巧于迎合，睥睨政地，直学士院吴愈不称其职，罢去之。又劾中书舍人濮斗南、左正言叶贲，疏留中不出。贲，松阳人，为时相史嵩之腹心。有使贲互按者，明日贲有他命，而汉弼由是去国。嵩之久擅国柄，帝益患苦之，既复以左司谏召，首赞帝分别邪正以息众疑。奏疏论立圣心、正君道、谨事机、伸士气、收人才五事，帝嘉其言，并付外行之。

及为侍御史，密奏曰：“自古未有一日无宰相之朝，今虚相位已三月，尚可狐疑而不断乎？愿奋发英断，拔去阴邪，庶可转危而安；否则是非不可两立，邪正不并进，陛下虽欲收召善类，不可得矣。臣闻富弼之起复，止于五请，蒋芾之起复，止于三请，今嵩之既六请矣，愿听其终丧，亟选贤臣，早定相位。”帝览纳，遂决。乃命范钟、杜范并相，百官举笏相庆，汉弼之力为多。又累章言金渊、郑起潜、陈一荐、谢达、韩祥、

濮斗南、王德明，皆畴昔托身私门，为之腹心，盘据要路，公论之所切齿者。至论马光祖夺情，总赋淮东，乃嵩之预为引例之地，乞勒令追服终丧，以补名教。

帝尝属汉弼以进人才，退而条具以奏，皆时望所归重。汉弼以受知特异，而奸邪未尽屏汰，论议未能坚定为虑，遂感未疾，居亡何，遂卒。特赠四官，未几，赐官田五百亩、楮五千缗给其家，谥曰忠。汉弼之没也，太学生蔡德润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阙上书以为暴卒，而程公许著《汉弼墓铭》，亦与徐元杰并言，其旨微矣。

论曰：唐张九龄、姜公辅，宋余靖皆出于岭峽之南，而为名世公卿，造物者曷尝择地而生贤哉？先王立贤无方，盖为是也。番禺崔与之晚出，屹然大臣之风，卒与三子者方驾齐驱。洪咨夔、许奕直道正言于理宗在位之日。陈居仁见称循吏，亲结主知。刘汉弼抱忠以死，哀哉！

## 列传第一百六十六

杜范 杨简 钱时附 张虞 吕午 子沆

杜范，字成之，黄岩人。少从其从祖焯、知仁游，从祖受学朱熹，至范益著。嘉字定元年举进士，调金坛尉，再调婺州司法。绍定三年，主管户部架阁文字。六年，迁大理司直。

端平元年，改授军器监丞。明年，入对，言：“陛下亲览大政，两年于兹。今不惟未睹更新之效，而或者乃有浸不如旧之忧。夫致弊必有原，救弊必有本，积三四十年之蠹习，浸渍薰染，日深日腐，有不可胜救者，其原不过私之一字耳。陛下固宜惩其弊原，使私意净尽。顾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，天命有德而或滥于私予，天讨有罪而或制于私情，左右近习之言或溺于私听，土木无益之工或侈于私费，隆礼貌以尊贤而用之未尽，温辞色以纳谏而行之惟艰，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。和衷之美不著，同列之意不孚，纸尾押敕，事不预知，同堂决事，莫相可否，集义盈庭而施行决于私见，诸贤在列而密计定于私门，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。君相之私容有未去，则教条之颁徒为虚文。近者召用名儒，发明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之学，有好议论者，乃从而诋訾讪笑之，陛下一惑其言，即有厌弃儒学之意。此正贤不肖进退之机，天下安危所系，愿以其讲明见之施行。”

改秘书郎，寻拜监察御史。奏：“曩者权臣所用台谏，必

其私人，约言已坚，而后出命。其所弹击，悉承风旨，是以纪纲荡然，风俗大坏。陛下亲政，首用洪咨夔、王遂，痛矫宿弊，斥去奸邪。然庙堂之上，奉制尚多。言及贵近，或委曲回护，而先行巧祠之请；事有掣肘，或彼此调停，而卒收论罪之章。亦有弹墨尚新而已颁除目，沙汰未几而旋得美官。自是台谏风采，昔之振扬者日以铄；朝廷纪纲，昔之渐起者日以坏。”理宗深然之。

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备风寒，事寝不行。范再奏曰：“一守臣之未罢其事小，台谏之言不行其事大。阻台谏之言犹可也，至于陛下之旨匿而不行，此岂励精亲政之时所宜有哉！”丞相郑清之见之大怒，五上章丐去，有“危机将发，朋比祸作”之语；且谓范顺承风旨，粉饰挤陷。范遂自劾，言：“宰相之与台谏，官有尊卑而事关一体，但当同心为国，岂容以私而害公。行之者宰相，言之者台谏。行之者岂尽合于事宜，言之者或未免于攻诋，清明之朝，此特常事。古者大臣欲扶持纪纲，故必崇奖台谏，闻有因言而待罪者矣，未闻有讳言而含怒者也。曩者柄臣所用台谏，必其私人；陛下更新庶政，而台谏皆出于亲擢。若庙堂不欲臣言其亲故，钳其口，夺其气，则与曩者之用私人何以异？不知所谓‘承顺风旨’者何人？‘粉饰挤陷’者何事？乞检臣前奏，赐之罢黜，以从臣退安田里之欲。”

时清之妄邀边功，用师河、洛，兵民死者十数万，资粮器甲悉委于敌，边境骚然，中外大困。范率台论其事，并言制阉之诈谋罔上。于是凡侍从、近臣之不合时望者，监司、郡守之贪暴害民者，皆以次论斥。清之愈忌之，改太常少卿。转对言：“今日之病，莫大于贿赂交结之风。名誉已隆者贾左右之誉以固宠，宦游未达者惟梯级之求以进身。边方帅臣，黄金不

行于反间，而以探刺朝廷；厚赐不优于士卒，而以交通势要。以致赏罚颠倒，威令慢衰，罪贬者拒命而不行，弃城者巧计以求免，提援兵者召乱而肆掠，当重任者怙势而夺攘。下至禁旅，骄悍难制，监军群聚相剽劫。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废大谊，毋以私情挠公法，严制宫掖，不使片言得以入于阍；禁约阍宦，不使谗谄得以售其奸。”范自入台，屡丐祠，至是复五上归田之请，皆不允。

迁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。大元兵徇江陵，范乞屯兵蕲、黄以防窥江，且令沿江帅臣兼江、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权，令淮西帅臣急调兵拨粮以援江陵。拜殿中侍御史，辞不获，乃因讲筵，奏：“臣尝冒耳目之寄，辄忤宰相，至烦陛下委曲调护，今又使居向者负芒之地，岂以臣绝私比，而其言犹有可取耶？抑以臣巽懦之质，易于调护，而姑使之备数耶？昔人主之于谏臣，非乐而听之，即勉而从之，否则疏而远之，未闻有不用其言而复用其人者。陛下自端平亲政以来，召用正人以振台纲，未几而有委曲调护之弊，其所弹击，或牵制而不行，其所斥逐，复因缘以求进。臣于入台之初，固已力言之，不惟不之革，而其弊滋甚，甚至节贴而文理不全，易写而台印无有，中书不敢执奏，见者为之致疑。不意圣明之时，其弊一至于此。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，又从而超迁之，则是台谏之官，专为仕途之捷径。陛下但知崇奖台谏为盛德，而不知阻抑直言之为弊政，则陛下外有好谏之名，内有拒谏之实，天下岂有虚可以盖实哉。”范始以不得其言不去为恨，至是遂极言台谏失职之弊。

时襄、蜀俱坏，江陵孤危，两浙震恐，复言：“清之横启边衅，几危宗祀，及其子招权纳贿，贪冒无厌，盗用朝廷钱帛以易货外国，且有实状。”并言：“签书枢密院事李鸣复与史寅午、彭大雅以贿交结，曲为之地。鸣复既不恤父母之邦，亦

何有陛下之社稷。”帝以清之潜邸旧臣，鸣复未见大罪，未即行，范亦不入台。帝促之，范奏：“鸣复不去则臣去，安敢入经筵？”方再奏之，鸣复抗疏自辨，言：“台臣论臣，不知所指何事，岂以臣尝主和议耶？幸未斥退，则安国家、利社稷，死生以之；否则无家可归，惟有扁舟五湖耳。”范又极言其寡廉鲜耻，既而合台劾之，太学诸生亦上书交攻之。鸣复将出关，帝又遣使召回，范复与合台奏：“鸣复为宰执，所交惟史寅午、彭大雅，此等相与阴谋，不过赂近习、蒙上听，以阴图相位。臣近见自辨之章，见其交斗边臣以启嫌隙，妄言和战以肆胁持，且以蜀既破荡而欲泛舟五湖，又以安国家、利社稷自任，不知鸣复久居政府，今又有何安利之策？欺君罔上，无所不至。如臣等言是，即乞行之；所言若非，早赐罢斥。”改起居郎，范奏：“臣论鸣复，未见施行，忽拜左史之命，则是所言不当，姑示优迁。臣前者尝奏台谏但为仕途之捷径，初无益朝廷之纪纲，躬言之，躬蹈之，臣之罪大矣。”即渡江而归。授江东提点刑狱，寻改浙西提点刑狱，范力辞之，而鸣复亦出守越。

嘉熙二年，差知宁国府。明年至郡，适大旱，范即以便宜发常平粟，又劝寓公富人积粟者发之，民赖以安。始至，仓库多空，未几，米余十万斛，钱亦数万，悉以代输下户粮。两淮饥民渡江者多剽掠，其首张世显尤勇悍，拥众三千余人至城外。范遣人犒之，俾勿扰以俟处分，世显乃阴有窥城之意。范以计擒斩之，给其众使归。

四年，还朝，首言：

旱 荐臻，人无粒食。楮券猥轻，物价腾踊。行都之内，气象萧条，左浙近辅，殍死盈道。流民充斥，未闻安辑之政，剽掠成风，已开弄兵之萌，是内忧既迫矣。新兴北兵，乘胜而善斗，中原群盗，假名而崛起。捣我巴蜀，据我荆襄，扰我淮

堠，近又由夔、峡以瞰鼎、澧。疆场之臣，肆为欺蔽，胜则张皇而言功，败则掩覆而不言。脱使乘上流之无备，为饮马长江之谋，其谁与捍之？是外患既深矣。

人主上所事者天，下所恃者民。近者天文示变，妖彗吐芒，方冬而雷，既春而雪，海潮冲突于都城，赤地几遍于畿甸，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。人死于干戈，死于饥馑，父子相弃，夫妇不相保，怨气盈腹，谤言载路，“等死”一萌，何所不至，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。内忧外患之交至，天心人心之俱失，陛下能与二三大臣安居于天下之上乎？陛下亦尝思所以致此否乎？

盖自曩者权相阳进妾妇之小忠，阴窃君人之大柄，以声色玩好内蛊陛下之心术，而废置生杀，一切惟其意之所欲为，以致纪纲陵夷，风俗颓靡，军政不修而边备废缺。凡今日之内忧外患，皆权相三十年酿成之，如养护痈疽，待时而决耳。端平号为更化，而居相位者非其人，无能改于其旧，败坏污秽，殆有甚焉。自是圣意惶惑，莫知所倚仗，方且不以彼为仇而以为德，不以彼为罪而以为功。于是天之望于陛下者孤，而变怪见矣，人之望于陛下者缺，而怨叛形矣。

陛下敬天有图，旨酒有箴，缉熙有记，使持此一念，振起倾颓，宜无难者。然闻之道路，谓警惧之意，祇见于外朝视政之顷；而好乐之私，多纵于内廷燕褻之际。名为任贤，而左右近习或得而潜间；政出于中书，而御笔特奏或从而中出。左道之蛊惑，私亲之请托，蒙蔽陛下之聪明，转移陛下之心术。

于是范去国四载矣，帝抚劳备至。

迁权吏部侍郎兼侍讲。以久旱，复言：“陛下嗣膺宝位余二十年，灾异谴告，无岁无之，至于今而益甚。陛下求所以应天者，将止于减膳彻乐、分祷群祀而已乎？抑当外此而反求诸

躬乎？夫不务反躬悔过，而徒觊天怒之释，天下宁有是理？欲望陛下洒旧习以新天下，出宫女以远声色，斥近习以防蔽欺，省浮费以给国用，薄征敛以宽民力。且储贰未立，国本尚虚，乞选宗姓之贤者育之宫中而教导之。”又言铨法之坏：“庙堂既有堂除，复时取部缺以徇人情；士大夫既陷赃滥，乃间以不经推勘而改正。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。”未几，复上疏曰：

天灾旱，昔固有之。而仓廩匮竭，月支不继，升粟一干，其增未已，富户沦落，十室九空，此又昔之所无也。甚而阖门饥死，相率投江，里巷聚首以议执政，军伍谗语所不忍闻，此何等气象，而见于京城众大之区。浙西稻米所聚，而赤地千里。淮民流离，襁负相属，欲归无所，奄奄待尽。使边尘不起，尚可相依苟活，万一敌骑冲突，彼必奔迸南来，或相携从敌，因为之乡导，巴蜀之覆辙可鉴也。

窃意陛下宵旰忧惧，宁处弗遑。然宫中宴赐未闻有所贬损，左右嬖倖未闻有所放遣，貂珥近习未闻有所斥远，女冠请谒未闻有所屏绝，朝廷政事未闻有所修饬，庶府积蠹未闻有所搜革。秉国钧者惟私情之徇，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，国家大政则相持而不决，司存细务则出意而辄行。命令朝更而夕变，纪纲荡废而不存，无一事之不弊，无一弊之不极。陛下盍亦震惧自省。

诏：“中外臣庶思当今急务，如河道未通，军饷若何而可运？浙右旱歉，荒政若何而可行？财计空匮，余本若何而可足？流徙失所，遣使若何而可定？敌情叵测，边圉若何而可固？各务悉力尽思，以陈持危制变之策。”

拜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，复极言宴赐不节、修造不时、玩寇纵欲数事。兼权兵部尚书，改礼部尚书兼中书舍人。

淳祐二年，擢同签书枢密院事。范既入都堂，凡行事有得失，除授有是非，悉抗言无隐情。丞相史嵩之外示宽容，内实

忌之。四年，迁同知枢密院事。以李鸣复参知政事，范不屑与鸣复共政，去之。帝遣中使召回，且敕诸城门不得出范。太学诸生亦上书留范而斥鸣复，并斥嵩之。嵩之令谏议大夫刘晋之等论范及鸣复，范遂行。会嵩之遭丧谋起复不果，于是拜范右丞相，范以逊游似，不许，遂力疾入觐。帝亲书“开诚心，布公道。集众思，广忠益”赐之。

范上五事：“曰正治本，谓政事当常出于中书，毋使旁蹊得窃威福。曰肃宫闈，谓当严内外之限，使宫府一体。曰择人才，谓当随其所长用之而久于职，毋徒守迁转之常格。曰惜名器，谓如文臣贴职，武臣阁卫，不当为徇私市恩之地。曰节财用，谓当自人主一身始，自宫掖始，自贵近始，考封村国用出入之数，而补窒其罅漏，求盐策楮币变更之目，而斟酌其利害。仍乞早定国本以系人心。”

时亲王近戚多求降恩泽，引前朝杜衍例，范皆封还。乞拨堂除阙归之吏部，以清中书之务，惟留书库、架阁、京教及要地干官。人皆以为不便。太学生亦上书言之，帝以示范，范奏曰：“三四十年权臣柄国，以公朝爵禄而市私恩，取吏部之阙以归堂除，太学诸生亦习于见闻，乃以近年之弊政为祖宗之成法。如以臣言为是，上下坚守，则谏者必多而谤者息矣。”未几，赴选调者无淹滞，合资格者得美阙，众始服。

帝命宰执各条当今利病与政事可行者，范上十二事：

曰公用舍，愿进退人才悉参以国人之论，则乘罅抵巇者无所投其间。曰储材能，内而朝列，则储宰执于侍从、台谏，储侍从、台谏于卿监、郎官；外而守帅，则以江面之通判为幕府、郡守之储，以江面之郡守为帅阍之储；他职皆然，如是则临时无乏才之忧。曰严荐举，宜诏中外之臣，凡荐举必明著职业、功状、事实，不许止为褒词，朝廷籍记不如所举，并罚举主，

仍诏侍从、台谏不许与人觅举。曰惩赃贪，自今有以赃罪案上，即行下勘证，果有赃败，必绳以祖宗之法，无实迹而监司妄以赃罪诬人者，亦量行责罚，台谏风闻言及赃罪，亦行下勘证。曰专职任，吏部不可兼给、舍，京尹不可兼户、吏，经筵亦必专官。曰久任使，内而财赋、狱讼、铨选与其他烦剧之职，必三年而后迁，外而监司、郡守，亦必使之再任，其不能者则亟行罢斥。曰抑侥幸，布告中外，各务职业，朝廷不以弊例而过恩，宫庭不以私谒而废法；勋旧之家，邸第之戚，不以名器而轻假。曰重阃寄。曰选军实。曰招土豪。曰宜仿祖宗方田之制，疏为沟洫，纵横经纬，各相灌注，以凿沟之土，积而为径，使不得并辔而驰，结阵而前，如曹玮守陕西之制，则戎马之来，所至皆有阻限，而沟之内又可以耕屯，胜于陆地多矣。曰治边、理财，实为当今急务，有明于治边、善于理财者，搜访以闻。

时孟珙权重兵久居上流，朝廷素疑其难制，至是以书来贺。范复之曰：“古人谓将相调和则士豫附，自此但相与同心徇国。若以术相笼架，非范所屑为也。”珙大感服。未几，大元军大入五河，绝中流，置营栅，且以重兵缀合肥，令不得相援，为必取寿春之计。范命惟扬、鄂渚二帅各调兵东西来应，卒以捷闻。范计功行赏，莫不曲当，军士皆悦。

未几，卒，赠少傅，谥清献。其所著述，有古律诗歌词五卷，杂文六卷，奏稿十卷，外制三卷，《进故事》五卷，《经筵讲义》三卷。

杨简，字敬仲，慈溪人。乾道五年举进士，授富阳主簿。会陆九渊道过富阳，问答有所契，遂定师弟子之礼。富阳民多服贾而不知学，简兴学养士，文风益振。

为绍兴府司理，犴狱必亲临，端默以听，使自吐露。越陪都，台府鼎立，简中平无颇，惟理之从。一府史触怒帅，令鞫

之，简白无罪，命鞫平日，简曰：“吏过诘能免，今日实无罪，必撻往事置之法，某不敢奉命。”帅大怒，简取告身纳之，争愈力。常平使者朱熹荐之。先是，丞相史浩亦以简荐，差浙西抚干，白尹张构，宜因凶岁戒不虞。乃令简督三将兵，接以恩信，出诸葛亮正兵法肄习之，军政大修，众大和悦。

改知嵯县。丁外艰，服除，知乐平县，兴学训士，诸生闻其言有泣下者。杨、石二少年为民害，简置狱中，谕以祸福，咸感悟，愿自赎。由是邑人以讼为耻，夜无盗警，路不拾遗。绍熙五年，召为国子博士。二少年大帅县民随出境外，呼曰“杨父”。会斥丞相赵汝愚，祭酒李祥抗章辨之，简上书言：“昨者危急，军民将溃乱，社稷将倾危，陛下所亲见。汝愚冒万死易危为安，人情妥定，汝愚之忠，陛下所心知，不必深辨。臣为祭酒属，日以义训诸生，若见利忘义，畏害忘义，臣耻之。”未几，亦遭斥，主管崇道观。再任，转朝奉郎。嘉泰四年，赐绯衣银鱼，朝散郎，权发遣全州，以言罢，主管仙都观。

嘉定元年，宁宗更化，授秘书郎，转朝请郎，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权兵部郎官。转对，极言经国之要，弭灾厉、消祸变之道，北境传诵，为之涕泣。诏以旱蝗求直言，简上封事，言旱蝗根本，近在人心。兼考功郎官，兼礼部郎官，授著作郎、将作少监。入对，问答往复，漏过八刻，上目送久之。兼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，以面对所陈未行，求外补，知温州。移文首罢妓籍，尊敬贤士。私鹾五百为群过境内，分司干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。巡尉不白郡，简惊曰：“是可轻动乎？万一召乱，貽朝廷忧。兵之节制在郡将，违节制是不严天子命，违节制应斩。”建旗立巡尉庭下，召刽手两行夹立，郡官盛服立西序，数其罪，命斩之，郡官交进为致悔罪意，良久得释，奏罢分司，其纪律如此。寓官置民田负其直，简追其隶责之而

偿所负。势家第宅障官河，即日撤之，城中欢踊，名杨公河。

帝遣使至郡讥察，使于简为先世契，出郊迎，不敢当，从间道走州入客位。简闻之不敢入，往来传送数四，乃驱车反。将降车，使者趋出立戟门外，简亦趋出立使者外，顿首言曰：“天使也，某不敢不肃。”使者曰：“契家子，礼有常尊。”简曰：“某守臣，使者衔天子命，辱临敝邑，天使也，某不改不肃。”遂从西翼偕进，礼北面东上，简行则常西，步则后，及阶，莫敢升，已乃同升自西阶，足蹶蹶莫敢就主席，使者曰：“邦君之庭也，礼有常尊。”简曰：“《春秋》，王人虽微，例书大国之上，尊天子也。况今天使乎？”持之益坚，使者辞益力，如是数刻，使者知不可变，乃曰：“某不敏，敢不敬承执事尊天子之义。”即揖而出。既就馆，简乃以宾礼见。仪典旷绝，邦人创见之，莫不瞿然竦观，屏息立。

简在郡廉俭自将，奉养菲薄，常曰：“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！”闾巷雍睦无忿争声，民爱之如父母，咸画象事之。迁驾部员外郎，老稚扶拥缘道，倾城哭送。入对，言：“尽扫喜顺恶逆之私情，善政尽举，弊政尽除，民怨自销，祸乱不作。”改工部员外郎，转对，又以择贤久任为言。迁军器监兼工部郎官，转朝奉大夫，又迁将作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，转朝散大夫。

金人大饥，来归者日以数千、万计。边吏临淮水射之。简戚然曰：“得土地易，得人心难。薄海内外，皆吾赤子，中土故民，出涂炭，投慈父母，顾靳斗升粟而迎杀之，蕲脱死乃速得死，岂相上帝绥四方之道哉？”即日上奏，哀痛言之，不报。会有疾，请去益力，乃以直宝谟阁主管玉局观。升直宝文阁主管明道宫、秘阁修撰主管千秋鸿禧观。特授朝请大夫、右文殿修撰主管鸿庆宫，赐紫衣金鱼。进宝谟阁待制、提举鸿庆宫，

赐金带。

理宗即位，进宝谟阁直学士，赐金带。宝庆元年，转朝议大夫、慈溪县男，寻授华文阁直学士、提举佑神观，奉朝请。诏入见，简屡辞。授敷文阁直学士，累加中大夫，仍提举鸿庆宫，寻以宝谟阁学士、太中大夫致仕，卒，赠正奉大夫。

简所著有《甲稿》、《乙稿》、《冠记》、《昏记》、《丧礼家记》、《家祭记》、《释菜礼记》、《石鱼家记》，又有《己易》、《启蔽》等书，其论治务最急者五，其次八。一曰谨择左右大臣、近臣、小臣；二曰择贤以久任中外之官；三曰罢科举而行乡举里选；四曰罢设法道淫；五曰治伍法，修诸葛武侯之正兵，以备不虞。其次急者有八：一曰募兵屯田，以省养兵之费；二曰限民田，以渐复井田；三曰罢妓籍，从良；四曰渐罢和买、折帛暨诸无名之赋及榷酤，而禁群饮；五曰择贤士教之大学，教成，使分掌诸州之学，又使各择井里之士聚而教之，教成，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学；六曰取《周礼》及古书，会议熟讲其可行于今者行之；七曰禁淫乐；八曰修书以削邪说。此简之志也。后咸淳间，制置使刘黻即其居作慈湖书院。门人钱时。

时字子是，淳安人。幼奇伟不群，读书不为世儒之习。以《易》冠漕司，既而绝意科举，究明理学。江东提刑袁甫作象山书院，招主讲席，学者兴起，政事多所裨益。郡守及新安、绍兴守皆厚礼延请，开讲郡庠。其学大抵发明人心，论议宏伟，指撻痛决，闻者皆有得焉。丞相乔行简知其贤，特荐之朝，且曰：“时夙负才识，尤通世务，田里之休戚利病，当世之是非得失，莫不详究而熟知之，不但通诗书、守陈言而已。”

授秘阁校勘。诏守臣以时所著书来上。未几，出佐浙东仓幕，太史李心传奏召史馆检阅。转对，敷陈剴切，皆圣贤之精微。旋以国史宏纲未毕求去，授江东帅属，归。其书有《周易

释传》、《尚书演义》《学诗管见》、《春秋大旨》、《四书管见》、《两汉笔记》、《蜀阜集》、《冠昏记》、《百行冠冕集》。宝祐间，守季鏞祠于学。

张虑，字子宓，慈溪人。庆元二年进士。故事，潜邸进士升名，虑不以自陈。授州教授。为浙东帅属。帅督新昌旧逋，虑手书谏曰：“越人之瘠，宜咻噢抚摩之。今夏税当宽为之期，使田里久饥之眈，少还已耗之气血，尚可理旧逋耶？”力辞不行。

主管户部架阁文字，改太学正。时新进者多逞小才、害大体，转对言：“立国有大经，人主当以静制天下之动。今日之治，或有邻于锱薄，而拂人心、伤国体者，宜有以革之，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。”帝嘉纳焉。

迁太常博士，又迁国子博士。时金垂亡，因论自治之道，谓：“天下之治，必有根本。城郭所以御敌也，使沟壑有转徙之民，则何敌之能御？储峙所以备患也，使枵腹盼盼不得食，则何患之能备？今日之吏，能知守边之务者多，而能明立国之意者少。缮城郭，聚米粟，恃此而不恤乎民，则其策下矣。”

时以旱求言，即上疏曰：“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，数年以来，盖有为祖宗所不敢为者。凡祖宗之时，几举而不遂，已行而复寝，始以人言而从，终以国体而回者，今皆处之以不疑矣。凡祖宗长虑却顾，所以销恶运、遏乱原、兢兢相与守之者，皆变于目前利便快意之谋矣。议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，圯坏之风不可不整刷也，抑不知振起整刷之术，最难施于衰靡圯坏之后。何者？元气已伤而不可再扰，人心方苏而不可骇动也。且造楮初欲便民，朝廷既以一切之政戒其听，复以一定之价迫之从，郡县之间，遂骚然矣。监司、郡守老成迟钝者悉屏而不用，而取夫新进喜功名者为之，见事则风生，临事

则痛决，事未果集而根本已媵，国未有益而民生已困矣。凡此皆有累于祖宗仁厚之德，此旱势之所以弥甚也。”

迁国子监丞。转对，愿力主正论，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机。迁秘书郎，预编《宁宗会要》兼吴、益王府教授，改兼庄文府。讲《毛诗》终篇，乞以所读诸子改读《尚书》，帝曰：“吾固以《诗》、《书》成麟趾之美也。”

迁著作佐郎兼权都官郎官。转对言：“边事有二病，戒敕千条，犹患悖缪，指意明白，犹复背违，安有不示其所向而谓可责其成。且言战则当知彼，言和则当请于彼，惟守则自求诸己而已。傥以为可，则当力主其说，明告天下，日讲求其所以守之之策，盖议论贵合一，而今则病乎杂也。用人不可以尝试，任人不可以自疑。朝廷惟虑独任之难胜，彼此互分，不相扶持，人得抗衡，莫有稟属，制置但存虚器，便宜反出多门。盖体贵合一，而今则病乎分也。”

迁秘书丞，改著作郎。以疾乞外，出知南康。至郡，剖决滞讼，众皆悦服。前守陈宓以钱七千缗置济民库为筑城费，虞至，曰：“不必取赢于民，吾捐万缗为倡，继是傥不已，何患事之难成。”转运使以钱万二千缗置平余于郡，虞复出钱万二千缗以增益之，民赖其利。将增建禁旅，营地属民者，索质剂视元直偿之。徙知处州，移知温州，力辞，遂直秘阁、主管千秋鸿禧观。参议制置使幕中，使者尚威力，虞谏自用，虞守正不阿，每济以宽大。又上书论海防利便。主管玉局观。

端平初，召为国子司业兼侍讲，以《礼记月令》进读，至“狱讼必端平”之语，因敷畅厥旨。八陵来复，将议修奉，而论者未能协一，虞议曰：“当乘此时遣官肃清威仪，申祗奉故事，如或为其所给，功未即就，亦足以感动天下忠臣义士之心。”力辞劝讲之职，升国子祭酒。以为“《月令》之书虽出于吕

不韦，然人主后天而奉天时，此书不为无助”。乃因已讲者为十二卷，乞按月而观之。兼权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，命下而卒，诏赠四官。

吕午，字伯可，歙县人。嘉定四年进士，授乌程主簿，郡守致之幕下，事一决于午。守张忠恕，丞相浚之孙，荐午犹力，时忠恕之母就养，而时时躬至簿听迎午二亲入郡，与午皆衣彩衣奉觞上寿，邦人荣之。

调当涂县丞。守吴柔胜谓午有操守，俾其子渊、潜定交焉。会司理摄芜湖县，庐州遣两兵会公事，司理遂以庐兵夺县民为言。柔胜怒，悉置狱，属午问之。午谓“庐州有公榷，不可谓夺民”。柔胜愈怒，再以属午。明日，午入谒，柔胜先令左右问若何，午执前说。柔胜益加怒，谓“我不忍庐兵夺吾百姓”。不出迎午，午坐客位不退，不食。柔胜勉为出，怒不息，欲黜二兵。午徐曰：“庐州初无公榷则可，有则县不为处置而反罪庐兵，恐不可。”久之，卒从午请，由是柔胜益知午。

陈贵谊守太平，属午安集淮南流民。江东提举徐侨知午在郡，惊喜，辟为幕属。午欲尽决遣郡事而后行，帖趣行至十八而不以白贵谊，侨贻书贵谊，午始行。既而侨行部，以田事迁丞相史弥远，以言罢。午还当涂。监温州天富北监盐场，改知余杭县，亦以言罢，公论大不平，然午自此名益重。浙东提举章良朋留之幕，旋兼沿海制置司事。海寇未平，良朋问策安在。午廉知调军出海，粮尽即还，军获寇物，官尽拘收，乃与制置司干官施一飞议，粮尽再给，不许擅还，贼舟所有，悉以给军，海道遂清。

差知龙阳县。豪民陶守忠杀人，正其狱诛之。弥远虽非贤相，犹置人才簿，书贤士大夫以待用，而午治县之政亦书之。差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，弥远病久不见客，午入谒，特出迎。

运使罢，故不用人，以午护印半年。或问弥远，何以不注官？弥远曰：“尔谓护印官不能耶？”午闻之力辞。

差监三省枢密院门兼监提辖封桩上库。丁父忧，免丧，迁大府寺簿。拜监察御史，帝亲擢也。郑清之丧师，至是丁黼死于成都，史嵩之、孟珙在京湖，嵩之寻升督府。陈鞬、杜杲在淮西，王鉴在黄州，计用兵十七万人，围始解。独赵葵在淮东不受兵，而坐视不出兵应援。午疏论：“边阨角立，当协心释嫌，而乃幸灾乐祸，无同舟共济之心。”葵以为午党京湖制司，而嵩之亦憾午，乃迁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。出知泉州。初，左丞相李宗勉深以葵之言为疑，会来自淮东者，乃言台官皆以葵交书，独吕御史无之，宗勉始以午为贤，语人曰：“吕伯可独立无党者。”嵩之得弥远人才簿，心知敬午而内怨所论边事。及午移浙东提刑，嵩之令邓咏噉重复亨论罢，中外不直嵩之。

提举崇禧观，再移浙东提刑。复为监察御史，入见，帝曰：“卿向来议论甚明切。”兼崇政殿说书。嵩之雅不欲午在经筵，时殿中侍御史项容孙子娶午从子，嵩之俾容孙上疏避午，欲撼之去，而于法无避。嵩之乃与言路密谋，以为午尝劾王瓚姻家史洽，遂以瓚为右正言，午即治装去。上手诏趣留之，午力辞，不允，由是再留，而议论愈不合。

迁起居郎兼史院官，官至中奉大夫，间居一纪卒，年七十有七，累赠至华文阁学士、通奉大夫。子沆。

沆字叔朝，以恩补将仕郎。端平三年，铨试第一，授黄岩县主簿，监西京中岳庙者二，总领湖广、江西、京西财赋所准备差遣。改知于潜县，重囚逸，闻沆至，自归。淮西总领辟充主管文字。

通判婺州，朱君章讼争田四十有二年，吴王府争墓二十有

九年，沆皆决之。特差充提领两浙转运盐事使司主管文字，又差充行在点检贍军激赏酒库，历四辖、六院之文思官告，书拟尚左右郎官事。

贾似道议行公田，彗星见，沆请罢公田还民。及理宗崩，似道矫诏废十七界会子，行关子，沆力言非便。似道大怒，调将作监簿，急令言者论寝。久之，与云台观，起知兴国军，未赴，论仍云台观。起知全州，未赴，与仙都观。德佑元年，三学伏阙上书讼沆屈，召赴行在，沆不复出，卒，年八十有一。

论曰：杜范在下僚，已有公辅之望，及入相未久而没。杨简之学，非世儒所能及，施诸有政，使人百世而不能忘，然虽享高年，不究于用，岂不重可惜也哉。张虑子谅易直，吕午风采凛然，皆有裨于世道者矣。

## 列传第一百六十七

吴昌裔 汪纲 陈宥 王霆

吴昌裔，字季永，中江人。蚤孤，与兄泳痛自植立，不肯逐时好，得程颐、张载、朱熹诸书，辄研绎不倦。嘉定七年举进士，闻汉阳守黄干得熹之学，往从之。

调闽中尉。利路转运使曹彦约闻其贤，俾司余场。时岁饥，议余上流，昌裔请发本仓所储数万而徐余以偿，从之。调眉州教授。眉士故尚苏轼学，昌裔取诸经为之讲说，祠周惇颐及颢、颐、载、熹，揭《白鹿洞学规》，仿潭州释奠仪，簿正祭器，士习丕变。制置使崔与之荐之，改知华阳县。修学宫，来四方士，斥羨钱二十万缗，买良田备旱。通判眉州，著《苦言》十篇，虑蜀甚悉。摄郡事，御军有纪律。寻权汉州，故事比摄官，奉馈皆如真，昌裔命削其半。核兵籍，兴社仓，郡政毕举。兴元帅赵彥呐议东纳武仙，西结秦、巩，人莫敢言，昌裔独奋笔力辨其非。未几，武仙败，二州之民果叛。

端平元年，入为军器监簿，改将作监簿。改太常少卿。徐侨于人少许可，独贤之。兼皇后宅教授，昌裔以祖宗旧典无以职事官充者，力辞，改吴、益王府教授。转对，首陈六事，其目曰：“天理未纯，天德未健，天命未敕，天工未亮，天职未治，天讨未公。”凡君臣之纲，兄弟之伦，举世以为大戒而不敢言者，皆痛陈之。至于边臣玩令，陟罚无章，尤拳拳焉。拜

监察御史，弹劾无所避，且曰：“今之朝纲果无所挠乎？言及亲故则为之留中，言及私昵则为之讫了，事有窒碍则节帖付出，情有嫌疑则调停寝行。今日迁一人，曰存近臣之体，明日迁一人，曰为远臣之劝。屈风宪之精采，徇人情之去留，士气销爽，下情壅滞，非所以纠正官邪，助国脉也。”

台臣故事，季诣狱点检。时有争常州田万四千方，平江亦数百亩，株逮百余人，视其牒，乃赵善湘之子汝樞、汝棹也，州县不敢决，昌裔连疏劾罢之。冬洊雷，春大雨雪，昌裔居斋宫秉烛草疏，凡上躬缺失，宫庭嬖私，庙堂除授，皆以为言。又言：“将帅方命，女宠私谒，旧党之用，边疆之祸，皆此阴类。”且曰：“今大昕坐朝，间有时不视事之文；私第谒假，或有时不入堂之报。上有耽乐愒逸之渐，下无协恭和衷之风。内则嬖御怀私，为君心之蠹；外则子弟寡谨，为朝政之累。游言噂沓，宠赂章闻，欲《箫》、《勺》大和，得乎？”

又念蜀事阽危，条四事以进：实规橛，审功赏，访军实，储帅才。时有果、阆州守臣逃遁而进职，有知遂宁李炜父子足迹不至边庭而受赏，僭军之赵楷、弃城之朱扬祖皆不加罚；又帅臣赵彦呐年老智衰，其子淫刑黷货，士卒不用命，安癸仲耻遭抨弹，经营复用，欲起谪籍以代帅垣，昌裔皆抗疏弹击。

又历言三边之事曰：“今朝廷之上，百辟晏然，言论多于施行，浮文妨于实务。后族王宫之冗费，列曹坐局之常程，群工闲慢之差除，诸道非泛之申请，以至土木经营，时节宴游，神霄祈禳，大礼锡赉，藻饰治具，无异平时。至于治兵足食之方，脩车备马之事，乃缺略不讲。”且援靖康之敝，痛哭言之。

出为大理少卿，屡疏引去，不许。会杜范再入台，击参政李鸣复，谓昌裔与范善，必相为谋者，数谗之，以权工部侍郎出参赞四川宣抚司军事。人曰：“此李纲救太原也。太原不可

救，特以纲主战，故出之耳。”昌裔曰：“君命也，不可不亟行。”慷慨褴褛被出关，忽得疾，中道病甚，帝闻之，授秘阁修撰，改嘉兴府。昌裔曰：“吾以疾不能归救父母，上负圣恩，下负此心，若舍远就近，舍危就安，人其谓我何？”辞至四五，而言者以避事论矣。

改赣州，辞，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鸿庆宫。迁浙东提刑，辞，改知婺州。婺告旱，民日夜望之，乃不忍终辞，减驲从供帐，遣僚佐召邑令周行阡陌，蠲粟八万一千石、钱二十五万缗有奇。加集英殿修撰，卒，以宝章阁待制致仕。

昌裔刚正庄重，遇事敢言，典章多所闲习。尝辑至和、绍兴诸臣奏议本末。名《储鉴》。又会粹周、汉以至宋蜀道得失，兴师取财之所，名《蜀鉴》。有奏议、《四书讲义》、《乡约口义》、《诸老记闻》、《容台议礼》、文集行于世。

初，昌裔与徐清叟、杜范一日并入台，皆天下正士，四方想闻风采，人至和《三谏诗》以侈之。然才七阅月以迁，故莫不惋惜云。后谥忠肃。

汪纲，字仲举，黟县人，签书枢密院勃之曾孙也。以祖任入官，淳熙十四年中铨试，调镇江府司户参军。

马大同镇京口，强毅自任，纲言论独不诡随。议者欲以两淮铁钱交子行于沿江，廷议令大同倡率行之，纲贻书曰：“边面行铁钱，虑铜宝泄于外耳。私铸盛行，故钱轻而物重。今若场务出纳不以铁钱取息，坚守四色请买旧制，冶铸定额不求余羨，重禁以戢私铸，支散边戍与在军中半者无异，不以铁钱准折，则淮民将自便之，何至以敝内郡邪？”大同始悟。试湖南转运司，又中，纲笑曰：“此岂足以用世泽物耶？”乃刻意问学，博通古今，精究义理；覃思本原。

调桂阳军平阳县令，县连溪峒，蛮蜒与居，纲一遇以恩信。

科罚之害既三十年，纲下车，首白诸台，罢之。桂阳岁贡银二万九千余两，而平阳当其三分之二。纲谓向者银矿空发价轻，故可勉以应，今地宝已竭，市于他郡，其价倍蓰，愿力请痛蠲损之。岁饥，旁邑有曹伍者，群聚恶少入境，强贷发廩，众至千余，挟界头、牛桥二砦兵为援，地盘踞万山间，前后令未尝一涉其境，不虞纲之至也，相率出迎。纲已夙具酒食，令之曰：“汝何敢乱，顺者得食，乱者就诛。”夜宿砦中，呼砦官诘责不能防守状，皆惶恐伏地请死，杖其首恶者八人，发粟振糗，民赖以安。

改知金坛县，亲嫌，更弋阳县。父义和为侍御史主管佑神观。寻丁父丧，服除，知兰溪县，决擿如神。岁旱，郡倚办劝分，纲谓劝分所以助义仓，一切行之，非所谓安富恤贫也，愿假常平钱为糗本，使得循环迭济。又躬劝富民浚筑塘堰，大兴水利，饿者得食其力，全活甚众。郡守张抑及部使者列纲为一道荒政之冠。以言去，邑人相率投轨直其事，纲力止之。

继知太平县，主管两浙转运司文字，未赴，罹内艰，擢监行在左藏西库。属金人杀其主允济自立，遣使来告袭位，议者即欲遣币，纲言：“使名不逊，当止之境上，姑命左帑视例计办，或且留京口总司，令盱眙谕之曰：‘纪年名节，皆犯先朝避忌，岁币乃尔前主所增，今既易代，当复隆兴、大定之旧。’俟此议定，而后正旦、生辰之使可遣。迟以岁月，吾择边将葺城堡，简军实，储峙糗粮，使沿边屹然有不可犯之势，听其自相攻击，然后以全力制其后。”庙堂韪之。

提辖东西库，又干办诸司审计司。以选知高邮军，陛辞，言：“扬、楚二州当各屯二万人，壮其声势，而以高邮为家计砦。高邮三面阻水，湖泽奥阻，戎马所不能骋，独西南一路直距天长，无险可守，乃去城六十里随地经画，或浚沟堑，或备

设伏，以扼其冲。”又虑湖可以入淮，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。兴化民田滨海，昔范仲淹筑堰以障写卤，守毛泽民置石达函管以疏运河水势，岁久皆坏，纲乃增修之。部使者闻于朝，增一秩，提举淮东常平。淮米越江有禁，纲念“淮民有警则室庐莫保，岁凶则转徙无归，丰年可以少苏，重以苛禁，自分畛域，岂为民父母意哉！请下金陵余三十万以通淮西之运，京口余五十万以通淮东之运。”又言：“两淮之积不可多，昇、润之积不可少。平江积米数百万，陈陈相因，久而红腐，宜视其收贮近久，取饷犒下百司、诸军。江上岁餽当至京者，贮之京口、金陵转漕。两淮、中都诸仓，亦当广余以补其数。”

制置使访纲备御孰宜先，纲言：“淮地自昔号财赋渊藪，西有铁冶，东富鱼稻，足以自给。淮右多山，淮左多水，足以自固。诚能合两淮为一家，兵财通融，声势合一，虽不假江、浙之力可也。祖宗盛时，边郡所储足支十年；庆历间，中山一镇尚百八十万石。今宜上法先朝，令商旅入粟近塞，而算请钱货于京师。入粟拜爵，守之以信，则输者必多，边储不患不丰。州郡禁兵本非供役，乃就粮外郡耳，今不为战斗用，乃使之共力役，缓急戍守，专倚大军，指日待更，不安风土，岂若士兵生长边地，坟墓室家，人自为守邪？当精择伉壮，广其尺籍，悉隶御前军额，分擘券给以助州郡衣粮之供，大率如山阳武锋军制，则边面不必抽江上之戍，江上不必出禁闾之师。生券更番，劳费俱息。”

时有献言制司广买荒田开垦，以为营田，纲以为“荒瘠之地不难办，而工力、水利非久不可，弃产欺官，良田终不可得，耗费公帑，开垦难就。曷若劝民尽耕闲田，刚涂堙塞则官为之助，变瘠为沃，使民有余蓄。晁错入粟之议，本朝便余之法，

在其中矣。”制司知其无益，乃止。

淮东煮盐之利，本居天下半，岁久敝滋，盐本日侵，帑储空竭，负两总司五十余万，亭户二十八万，借拨于朝廷五十万，又会饷所复盐钞，旧制弗许商人预供贴钞钱，盐司坐是窘不能支。纲挾撻隐伏，凡虚额无实，诡为出内，飞走移易，事制曲防，课乃更羨。既尽偿所负，又赢金三十万缗，为桩办库，以备盐本之阙。添置新灶五十所，诸场悉视乾道旧额三百九十万石，通一千三百万缗，课官吏之殿最。纲约已率下，辞台郡之互馈，独增场官奉以养其廉。

擢户部员外郎、总领淮东军马财赋。时边面多生券，山东归附月饷钱粮，以缗计增三十有三万，米以石计增六万，真、楚诸州又新招万弩手，皆仰给总所，而浙西盐利积负至七十余万缗，诸州漕运不以时至。纲核名实，警稽慢，区画处分，饷事赖以不乏。

移疾乞闲，得直秘阁、知婺州，改提点浙东刑狱，皆屡辞不得请。虑囚，至婺，有奴挟刃欲戕其主，不遇而杀其子，瞞谰妄牵连，径出斩之。释衢囚之冤者。台盗钟百一非共盗，尉凯赏，躡申制司，纲谓：“治盗虽尚严，岂得锻炼傅会以成其罪邪？”于是得减死。祷雨龙瑞宫，有物蜿蜒朱色，盘旋坛上者三日。纲曰：“吾欲雨而已，毋为异以惑众。”言未竟，雷雨大至，岁以大熟。

进直焕章阁、知绍兴府、主管浙东安抚司公事兼提点刑狱。访民瘼，罢行尤切。萧山有古运河，西通钱塘，东达台、明，沙涨三十余里，舟行则胶。乃开浚八千余丈，复创闸江口，使泥淤弗得入，河水不得泄，于涂则尽罄以达城闉。十里创一庐。名曰“施水”，主以道流。于是舟车水陆，不问昼夜暑寒，意行利涉，欢欣忘勤。属邑诸县濒海，而诸暨十六乡濒湖，荡泺

灌溉之利甚博，势家巨室率私植埂岸，围以成田，湖流既束，水不得去，雨稍多则溢入邑居，田间浸荡。濒海藉塘为固，堤岸易圯，咸卤害稼，岁损动数十万亩，蠲租亦万计。以纲言，诏提举常平司发田园，奇援巧请，一切峻却，而湖田始复；郡备缙钱三万专备修筑，而海田始固。纲谓：“是邦控临海道，密拱都畿，而军籍单弱。”乃招水军，刺叉手，教习甚专，不令他役。创营千余间，宽整坚密，增置甲兵，威声赫然。兼权司农卿，寻直龙图阁，因任。

理宗即位，诏为右文殿修撰，加集英殿修撰，复因任，又加宝谟阁待制。宝庆三年大水，纲发粟三万八千余、缙钱五万振之，蠲租六万余石，捐瘠顿苏，无异常岁。越有经总制窠名四十一万，其中二十五，则绍兴以来虚额也，前后帅惧负殿，以修奉櫜宫之资伪增焉。纲谓：“负殿之责小，罔上之罪大”。摭其实以闻。诏免九万五千缙，而宿弊因是著明矣。

绍定元年，召赴行在，纲入见，言：“臣下先利之心过于徇义，为身之计过于谋国，媮情退缩，奔竞贪黷，相与为欺，宜有以转移之。”帝曰：“闻卿治行甚美，越中民力如何？”对曰：“去岁水潦，诸暨为甚，今岁幸中熟，十年之间，千里晏安，皆朝廷威德所及，臣何力之有。”权户部侍郎。越数月，上章致仕，特畀二秩，守户部侍郎，仍赐金带。卒，越人闻之多堕泪，有相率哭于寺观者。

纲学有本原，多闻博记，兵农、医卜、阴阳、律历诸书，靡不研究；机神明锐，遇事立决。在越佩四印，文书山积，而能操约御详，治事不过二十刻，公庭如水。卑官下吏，一言中理，慨然从之。为文尤长于论事，援据古今，辨博雄劲。服用不喜奢丽，供帐车剩，虽敝不更。所著有《恕斋集》、《左帑志》、《漫存录》。

陈宓，字师复，丞相俊卿之子。少尝及登朱熹之门，熹器异之。长从黄干游。以父任历泉州南安盐税，主管南外睦宗院、再主管西外，知安溪县。

嘉定七年，入监进奏院。时无敢慷慨尽言者，宓上封事言：“宫中宴饮或至无节，非时赐予为数浩穰，一人蔬食而嫔御不废于击鲜，边事方殷而桩积反资于妄用，此宫闈仪刑有未正也。大臣所用非亲即故，执政择易制之人，台谏用慎默之士，都司枢掾，无非亲昵，贪吏靡不得志，廉士动招怨尤，此朝廷权柄有所分也。钞盐变易，楮币秤提，安边所创立，固执己见，动失人心，败军之将躡躑殿岩，庸鄙之夫久尹京兆，宿将有守成之功，以小过而贬，三牙无汗马之劳，托公勤而擢，此政令刑赏多所舛逆也。若能交饬内外，一正纪纲，天且不雨，臣请伏面谩之罪。”奏入，丞相史弥远不乐，而中宫庆寿，三牙献遗，至是为之罢却。寻迁军器监簿。九年，转对言：

人主之德贵乎明，大臣之心贵乎公，台谏之言贵乎直。陛下临政虽勤而治功未举，奉身虽俭而财用未丰，爱民虽仁而实惠未遍。良由上下相蒙，务于欺蔽。匭奏囊封，有怀毕吐，陛下付近臣差择，是有意于行其言也。而有司惟取专攻上躬与移咎牧守之章，腾播中外，以答观听。今赤地千里，蝗飞蔽天，如此其可畏，犹或讳晦以旱不为灾、蝗不害稼，其他诬罔，抑又可知。臣故曰人主之德贵乎明。

大臣施設，浸异厥初。凡建议求言之人，则以他事逐，谏官言事稍直，则以他职徙。忠愤者指为不靖，切直者目曰沽名，众怨所萃则相继超升，物论所归则以次疏外。某人之迁，是尝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；某人之擢，是尝援古事以文迩日之天变者。直节重望以私嫌而久弃，老奸宿臧以巧请而牵复。使大臣果能杜幸门、塞邪径，则举错当而人心服。臣故曰大臣之

心贵乎公。

台谏平居未尝立异，遇事不敢尽言。有如金人再通，最关国体，近而侍从，下至生徒，莫不力争，冀裨庙算，独于言责，不出一辞。辇毂之下，乾没巨万，莫之谁何；州县之间，罪仅毫发，摭以塞责。大臣所欲为之事则遂之，所不右之人则排之。仁宗时，有宰相奉行台谏风旨之讥，今乃有台谏不敢违中书之谄，岂祖宗设官之初意哉？臣故曰台谏之言贵乎直。

三者机括所系，愿陛下幡然悔悟，昭明德以照临百官。大臣、台谏，亦宜公心直节，以副望治之意。

指陈敝事，视前疏尤剴切焉。

宓遂请罢，归。在告日，擢太府丞，不拜，出知南康军。诣史弥远别，弥远曰：“子言甚切当，第愚昧不能行，殊有愧耳。”至官，岁大侵，奏蠲其赋十之九。会流民群集，宓就役之，筑江堤，而给其食。时造白鹿洞，与诸生讨论。改知南剑州。时大旱疫，蠲逋赋十数万，且弛新输三之一，躬率僚吏持钱粟药饵户给之。创延平书院，悉仿白鹿洞之规。

知漳州，未行，闻宁宗崩，呜咽累日。亡何，请致仕。宝庆二年，提点广东刑狱，章复三上，迄不就。直秘阁，主管崇禧观，宓拜祠命而辞职名。卒，进职一等致仕。三学诸生以起宓为请，而没已阅月矣。

初，宓之在朝也，寺丞丁焞往使金，宓叹曰：“世仇未复，何以好为？”钱诗有“百年中国岂无人”之句。后数年，闻关外不靖，以书抵焞曰：“蜀口去关外虽远，实如一身。近事可寒心，皆士大夫之罪，岂非贿道不绝之故耶？”焞服其言。

宓天性刚毅，信道尤笃，尝为《朱墨铭》，谓朱属阳，墨属阴，以验理欲分寸之多寡。自言居官必如颜真卿，居家必如陶潜，而深爱诸葛亮身死家无余财，库无余帛。庶乎能蹈其语

者，端平初，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：“宓事先帝有论谏之直，而不及俟圣化之更，宜褒其身后，以劝天下之为臣者。”帝为感动，诏赠直龙图阁。所著书有《论语注义问答》、《春秋三传抄》、《读通鉴纲目》、《唐史赘疣》之稿数十卷，藏于家。

王霆，字定叟，东阳人。高大父豪，帅众诛方腊，以功补官。霆少有奇气，试有司不偶，去就武举，嘉定四年，中绝伦异等。乔行简考艺别头，喜曰：“吾为朝廷得一帅才矣。”

授承节郎，从军于鄂，帅钟兴嗣戍边，请于枢密院，以霆为随军都钱粮官。总领綦奎委霆专一教阅总效军，寻委帅师守御黄州。沿江制置副使李 辟置幕下，淮右兵叛，遣霆招谕之。霆于军事知无不言，谓：“招募良家子，不可以寅缘关节冒滥其间，防守江面，全藉正军，若义勇、民兵，特可为声援耳。而所谓大军，羸病者多，兵械损旧，岂不败事。调兵防江，当于江岸创屋居之，使之专心守御。诸军伍法既废，平居则无以稽其虚籍冒请之敝，无以纠其窜逸生事之人，缓急则无以稽其并力向敌之志，无以连其逃陈不进之心。此尉繚子所以著束部伍之令，太公谓伍法为要者谓此也。用兵不以人数多寡为胜负，惟教习之精否，则胜负之形可见矣。”

理宗即位，特差充浙西副都监、湖州驻扎。时潘甫等起兵，事甫定，霆因绥抚之。镇江都统赵胜辟为计议官，时李全寇盐城，攻海陵，胜出戍扬州，属官多惮从行，霆慨然曰：“此岂臣子辞难之日！”至扬子桥，人言贼兵昨日在南门，去将安之，霆竟至南门，以帅宪之命董三城事。胜次第出城接战，霆必身先士卒，大小十八战，无一不利。夺贼壕，筑土城，焚城门，贼气为慑。差知应州兼沿边都巡检使，枢密院命节制黄莆后营，弹压诸道军马。诸道兵二十万将往收复楚州，霆帅所部为掎角之助。

大帅荐之，召试为阁门舍人。入对言：“恢复之说有二：曰规(木无)，曰机会。顾今日之规(木无)安在哉？守令所以牧民，而惠养之未加；将帅所以御军，而拊循之未至。邦财未裕，而楮券之敝浸深；军储未丰，而和余之害徒惨。官有土地而荒芜，民因赋役而破荡，狱讼类成冤抑，铨曹率多淹留。荐举无反坐，贪徒得以引类而通班；按刺不徇公，微官易以迁意而连谴。以言郡计，则纷耗于囊橐包苴；以言战功，则多私于亲昵故旧。至如降卒中处，养虎遗患，轻敌开边，以肉餒虎。夫以规(木无)之切要者而不满人意如此，臣敢轻进恢复之说以误上听哉？凡臣之所陈者，诚播告中外之臣，悉惩其旧而图其新。规(木无)既立，然后义旗一麾，诸道并进，臣力尚壮，愿效前驱。惟陛下坚定而勉图之。”帝称其言可采。升武功大夫，出知濠州，赐金带。至州，节浮费，余粟买马，以备不虞。寻差知安丰军，臣僚上言：“王霆在濠，人甚安之，不宜轻易。”诏再任濠，职事修举，特转横班。诸使交荐之。

北兵至浮光，其民奔遁，相属于道，朝论以为霆可守之，乃知光州兼沿边都巡检使。冒雪夜行，倍道疾驰至州，分遣间探，整饬战守之具，大战于谢令桥，光人遂安。督府魏了翁以书来慰安之，以缗钱十万劳其军。霆以召，寻为吉州刺史，仍知光州。霆固辞，丞相郑清之、制置使史嵩之皆数以书留霆，霆不从，且曰：“士大夫当以世从道，不可以道从世也。”

再授阁门舍人，寻为达州刺史、右屯卫大将军兼知蕲州，不赴。寻迁淮西马步军副总管兼淮西游击军副都统制。论游击军十事，不报。提举崇禧观。知高邮军，流民邦杰聚众三千人为盗，霆剿其渠魁，余党悉散。时议出师，和者甚多，霆以为：“莫若遣间探覘敌情，如不得已然后行之；否则无故自荡其根本，是外兵未至而内兵先惨烈也。”诸军毕行，惟高邮迟之，

境内赖以安全。由是与时迁，而谗者益众。

提举云台观。执政期论边事，且谓朝廷即有齐安之命。霆曰：“秋防已急，边守不宜临时更易，盍少需之。”乃授带行左领军卫大将军，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计议官，霆乃撰《沿江等边志》一编上之。制置使董槐、邓泳交荐之，差知寿昌军，改蕲州，建学舍，祠忠臣。尝叹曰：“两淮藩篱也，大江门户也，三辅堂奥也。藩篱不固则门户且危，门户既危则堂奥岂能久安乎？”于是贻书丞相杜范，乞瞰江审察形势，置三新城：蕲春置于龙眼矶，安庆置于孟城，滁阳置于宣化。不报。卒。

初，其父析业，霆独以让其兄。处宗族有恩意，尝训其子弟曰：“穷理尽性，学之本也。”有《玉溪集》行于世。

论曰：吴昌裔访道东南，一何勤哉！故其造深醇，见诸事功者，足以知其学无杂也。汪纲之遗爱在越，先民所谓择贤久任者，固不我欺矣。陈宓以宰相子，论谏之直，于今有光。王霆通兵家言，而谓不可以道从世，此古人谋帅贵乎“说《礼》、《乐》而敦《诗》、《书》”也。

## 列传第一百六十八

高定 子高斯得 张忠恕 唐璘

高定子，字瞻叔，利州路提点刑狱兼知沔州稼之弟也。嘉泰二年举进士，授郫县主簿。吴曦畔，乞解官养母，曦诛，摄府事宇文公绍以忠孝两全荐之，调中江县丞。父就养得疾，定子衣不解带者六旬。居丧，哀毁骨立。服除，成都府路诸司辟丹棱令，寻以同产弟魏了翁守眉，改监资州酒务。丁母忧，服除，差知夹江县。

前是，酒酤贷秫于商人，定子给钱以余，且宽榷酤，民以为便。麻菽旧有征，定子悉弛之。会水潦游饥，贫民竞诉无所于余，定子曰：“女毋忧，女第持钱往常所余家以俟。”乃发县廩给诸富家，俾以时价糶，至秋而偿，须臾米溢于市。邻邑有争田十余年不决，部使者以属定子，定子察知伪为质剂，其人不伏。定子曰：“嘉定改元诏三月始至县，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书邪？”两造遂决。四川总领所辟主管文字，同幕有以趣办为能迫促诸郡者，定子白使者斥去之。总领所治利州，倚酒榷以佐军用，吏奸盘错，定子躬自究诘，酒政遂平。后来者复欲增课，定子曰：“前以吏蠹，亦既革之，今又求益，是再榷也。”乃止。

制置使郑损强愎自用，误谓总领所擅十一州小会子之利，奏请废之，令下，民疑而罢市。定子力争，谓：“小会子实以

代钱，百姓贸易，赖以以权川引，罢则关、陇之民交病，况又隆兴间得旨为之，非擅也。”乃得存其半。损又欲增总领所盐课，取旧贷军费，定子辨其颠末，损乃释然曰：“二司相关处，公每明白洞达言之，使人爽然自失。”寻差知长宁军。长宁地接夷獠，公家百需皆仰涪井盐利，来者往往因以自封殖，制置司又权入其半。定子至，争于制置使，得蠲重赋。

差知绵州。大元兵穿凤州塞，破武休，下兴元，小校张钺以其徒溃入文州，杀守臣杨必复，将自龙趋绵，以闯成都。安抚使黄伯固闻之，亟奏定子兼参议官，措置文、龙备御。定子乃部分诸军扼青塘岭，钺就擒。已而剑南大震，定子语僚吏曰：“诸君去留不敢拘，若某则守城郭封疆之臣，有死而已。”戒群胥曰：“溃军流民不过欲得钱粮尔，吾将尽发吾州之藏与截诸司之纲，为朝廷捍蔽全蜀。我去，听汝等杀我；汝等逃，吾斫汝头矣。”乃下令招溃卒，人给缗钱五十、米一石，命都监陈训专任接纳。训忽奔告曰：“诸军虽受招，不肯释甲，奈何？”定子乃令帐下卒衷甲于两庑以俟，戒毋轻动。俄而诸军盛陈兵以至，吏士皆股栗，定子坐堂上，传令劳苦之，诸军皆拜。定子开谕以理，使还本部，以俟给犒。诸将闻之，亦来上谒，定子复慰安之。因问：“汝等何为至此？”皆曰：“制置使未知存亡，诸军无主。”定子曰：“大帅不过暂移治尔，已遣人访所在，苟终不获，我当为汝曹主张。且诸军至此以无粮故，吾州当任供亿。”又曰：“敌将复会于此，盍避之？”定子曰：“我文官也，不畏死，汝将军也，世世衣食县官，乃欲避敌乎？我是守臣，死则死于此尔。有欲杀太守者，一枪足矣，军器安用多为？今诸军大集，万一敌至，能戮力出战，是汝曹立功报国之机也，不犹愈于深入内郡为罪滋大乎？”众悦而去。乃遣吏给犒如令，辟寺观祠宇以舍之。

亡几何，败将和彦威、陈邦佐、曹箴、张涓、姚承祖等皆集于彰明，剽掠尤甚。彦威遣邦佐入州，大言骇众，谓定子曰：“知府何不去？和太尉兼两戎司，威权甚重，麾下兵且二万余，欲来驻此，今至矣。”定子谓曰：“本州素非备御之地，大将以兵入，欲何为者？第来，吾固有以相待。”邦佐色沮，乃曰：“已遣幕府来议。”至则一游士尔，缪为恭敬，要索甚大。定子答曰：“军将入吾境，当受吾节制，惟各守纪律，则给以钱粮。若敌至，为国一死，作忠臣孝子，愈于病五日不汗死也。”幕府莫能对，出彦威符移，有云：“大府招戢散军，人给钱米若干，今所部不下二万人，愿如数得之。”定子报曰：“本州已下此令，何敢食言；但所给者乃溃军就招免罪之人，都统所部非溃也，若以此例相给，其肯受乎？”彦威得檄甚惭，乃乞别给钱粮以饷军，定子即捐四十万缗与之，仍趣其还戍。盖定子身任两司之责，极其劳勩，以收捕张钺功，进三官，以防遏招收溃兵功，又进一官，进直宝章阁，再任。

顷之，召入奏事，吏民追送，莫不流涕；邻郡闻定子至，焚香夹道，举手加额曰：“微公，吾属涂炭久矣。”定子之未去郡也，伯兄稼以权利路提刑上印而归，了翁亦至自靖州，过定子于绵，定子为筑棣鄂堂，饮酒赋诗为乐，一时以为美谈。入对，极言时敝。时史弥远执国柄久，故有曰：“陛下优礼元勋，俾得以弛繁机而养静寿，朝廷得新百度而革因循，不亦善乎？”既对，人为定子危之，定子曰：“乖逢得丧，是有命焉，吾得尽言，乃报君职分也。”越两月，乃迁刑部郎中。弥远没，言之者纷然，识者谓定子先事有言，视诸人为难。

寻以直宝谟阁、江南东路转运判官。陛辞，帝曰：“淮师巡边，卿知之乎？辅车之势，漕运为急，卿是行宜斟酌缓急，以相通融。”定子因上疏论边事甚周悉，帝嘉纳焉。逾年，召

入奏事。会稼死事于沔州，上疏引疾，乞归田里，不许。寻迁军器监，又迁太府少卿，升计度转运副使。有事于明堂，天大雷雨，诏求言，定子反覆论敬惧灾异之意。复召入，迁司农卿兼玉牒所检讨官。

入对，言：“内治不修，外惧不谨，近亲有预政之渐，近习有弄权之渐，小人有复用之渐，国柄有陵夷之渐，士气有萎靡之渐，主势有孤立之渐，宗社有阽危之渐。天变日多，地形日蹙。昔有危脉，今有危形；昔有亡理，今有亡证。”又请明诏沿流帅守将吏，思出奇乘险，求为水陆可进之策。

升兼枢密都承旨，又迁太常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。累言边事，迁起居舍人，寻兼中书舍人，参赞同京湖、江西督视府事，定子亲往周视新城，大犒诸军，激厉守将。迁礼部侍郎，仍兼中书舍人，即军中赐金带。诏以督府事入奏，既至，帝劳问甚渥，特进一官，寻兼崇政殿说书兼直学士院。未几，改侍讲、权礼部尚书，升兼侍读。入奏，言：“国无仁贤，无礼义，无政事，有类叔世。”帝竦然。寻兼直学士，修孝宗、宁宗《日历》，书成上进，擢拜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兼吏部尚书，升兼修国史、实录院修撰，赐衣带、鞍马。乞招收李心传卒成四朝志、传。

时礼部尚书杜范、吏部侍郎李韶皆以伉直称，或乞身求去，或卧家不出。定子言：“人主寄耳目者，台谏也，补耳目之所不逮者，法从之论思，百官之轮对，则上必论君德之粹驳，次必言朝政之得失。舍是而使之但言常程，姑应故事，畏缩乎雷霆之威，阿徇乎宰执之好，逊避乎耳目之官，则凡论思等事，皆不必讲矣。宜速返李韶以开不讳之门，勉起杜范以伸敢言之气。”因乞归田甚力。

进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寻兼权参知政事。仍旧职，

知福州、福建安抚，固辞，提举洞霄宫。因请致仕，不许，改知潭州、湖南安抚大使，力辞，退居吴中，深衣大带，日以著述自娱。以资政殿学士转一官致仕，卒，赠少保。

字子作同人书院于夹江，修长兴学，创六先生祠，盖以教化为先务。所著《存著斋文集》、《北门类稿》、《薇垣类稿》、《经说》、《绍熙讲义》、《奏议》、《历官表奏》行世。

高斯得字不妄，利州路提点刑狱、知沔州稼之子也。少从李坤臣学，坤臣瞽，斯得左右扶持之。中成都路转运司试，补入太学。绍定二年举进士，授利州路观察推官。越二年，辟差四川茶马干办公事。李心传以著作佐郎领史事，即成都修《国朝会要》，辟为检阅文字。端平二年九月，稼死事于沔，时大元兵屯沔，斯得日夜西向号泣。会其僮至自沔，知稼战没处，与斯得潜行至其地，遂得稼遗体，奉以归，见者感泣。服除而哀伤不已，无意仕进。心传方修四朝史，辟为史馆检阅，秩同秘阁校勘，盖创员也。斯得分修光、宁二帝《纪》。寻迁史馆校勘，又迁军器监主簿兼史馆校勘。

时丞相史嵩之柄国，斯得遇对，空臆尽言。冬雷，斯得应诏上封事，乞择才并相，由是迁嵩之意。迁太常寺主簿，仍兼史馆校勘。时斯得叔父定子以礼部尚书领史事，时人以为美谈。会太学博士刘应起入对，拄嵩之，嵩之恚，使其党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，以斯得添差通判绍兴府。淳祐二年，四朝《帝纪》书成，上之。嵩之妄加毁誉于理宗、济王，改斯得所草《宁宗纪》末卷，斯得与史官杜范、王遂辨之。范报书亦有“奸人剿入邪说”之语，然书已登进矣。心传藏斯得所草，题其末曰“前史官高某撰”而已。

逾年，添差通判台州。范既入相，召为太常博士，迁秘书郎。六年正月朔，日有食之，斯得应诏上封事，言：“大奸嗜

权，巧营夺服，陛下奋独断而罢退之，是矣。谏宪之臣，交疏其恶，或请投之荒裔，或请勒之休致。陛下苟行其言，亦足昭示意向，涣释群疑。乃一切寝而不宣，历时既久，人言不置，然后黽勉传谕，委曲诲奸，俾于袭经之时，妄致挂冠之请，因降祠命，苟塞人言，又有奸人阴为之地。是以讹言并兴，善类解体，谓圣意之难测，而大奸之必还，莽、卓、操、懿之祸，将有不忍言者。”时监察御史江万里及它台谏累疏论嵩之罪恶，竟不施行，第因嵩之致仕，予祠而已，故斯得封事首及之。

又言：“大臣贵乎以道事君，今乃献替之义少而容悦之意多，知耻之念轻而患失之心重。内降当执奏，则不待下殿而已行；滥恩当裁抑，则不从中覆而遽命。嫉正而庇邪，喜同而恶异，任术而诡道，乐媮而惮劳。陛下虚心委寄，所责者何事，而其应乃尔。”时范钟独当国，过失日章，故斯得及之。又言：“便嬖侧媚之人，尤足为清明之累，腐夫巧谗而使传几摇，妖监外通而魁邪密主，阴奸伏蛊，互煽交攻，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几希矣。陛下之心，大化之本也。洗濯磨淬，思所以更之，乃徒立为虚言无实之名，而谓之更化，此天心之所以未当，大异之所以示儆也。”言尤切直，帝嘉纳焉。

又言：“群臣厯杂，宫禁奇邪，黷货外交，岂可坐视而不之问！顾乃并包兼容之意多，别邪辨正之虑浅，忧谗避谤之心重，直前迈往之志微，遂使众臣争衡，大权旁落，养成积轻之势，以开窥覬之渐。设有不幸，变故乘之，上心一移，凶渠立至，使宗社有沦亡之忧，衣冠遭鱼肉之祸，生灵罹涂炭之厄。当是时也，能洁身以去，其能逃万世之清议乎？”于是群僚悚惧，或泣诉上前，或上章求去，合力排摈，斯得遂求补外。在告几百余日，于是差知严州，斯得三请乞祠，不许。严环山为郡，虽丰岁犹仰它州。夏旱，斯得蠲租发廩，招余劝分，请于

朝，得米万石以振济。

迁浙东提点刑狱，遂劾知处州赵善瀚、知台州沈暨等七人倚势厉民，疏上，不报。改江西转运判官，斯得具辞免，上奏曰：“臣劾奏赵善瀚等七人，未闻报可，固疑必有党与营救，惑误圣听，今奉恩除，乃知中臣所料。善瀚者，侍御史周坦之妇翁也，赃吏之魁，锢于圣世，郑清之与之有旧，复与州符。沈暨者，同签书枢密院事史宅之妻党也。祖宗以来，未有监司按吏一不施行者，坏法乱纪，未有甚此。臣身为使者，劾吏不行，反叨易节，若贪荣冒拜，则与世之顽顿无耻者何异？乞并臣携罢，以戒奉使无状者。”章既上，坦自谓己任台谏而反见攻，遍恳同列论斯得，同列难之，计急，自上章劾罢斯得新任，未几，坦亦罢，七人竟罢去。

移湖南提点刑狱，荐通判潭州徐经孙等六人。攸悬富民陈衡老，以家丁粮食资强贼，劫杀平民。斯得至，有诉其事者，首吏受赇而左右之，衡老造庭，首吏拱立。斯得发其奸，械首吏下狱，群胥失色股栗。于是研鞫具得其状，乃黥配首吏，具白朝省，追毁衡老官资，簿录其家。会诸邑水灾，衡老愿出米五万石振济以赎罪。衡老婿吴自性，与衡老馆客太学生冯炜等谋中伤斯得盗拆官榷。斯得白于朝，复正其罪，出一篋书，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状。斯得并言于朝，下其事天府，索出赇银六万余两，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铸等二十余人。初，自性厚赂宦者言于理宗曰：“斯得以缙钱百万进，愿易近地一节。”理宗曰：“高某硬汉，安得有是。”而斯得力求去，清之以书留之。又荐李晞颜等五人。

加直秘阁、湖南转运判官，改尚右郎官，未至，改礼部郎中。上疏极论时事，改权左司，力辞，内批兼侍立修注官。言水灾曰：“愿陛下立罢新寺土木，速反诳旨诸臣，遏绝邪说，

主张善良，谨重刑辟，爱惜士类，抑远佞臣，绝其干挠，则天意可回，和气可召矣。”会斥左司徐霖，帝虑给事中赵汝腾争逐霖事，乃徙汝腾翰林学士，汝腾闻命即去国。斯得言：“汝腾一世之望，宗老之重，飘然引去，陛下遂亦弃之有如弁髦，中外惊怪，将见贤者力争不胜而去，小人踊跃增气而来。陛下改纪仅数月，初意遽变，臣深惜之。”

时上封事言得失者众，或者恶其讠藿讞，遂谓“空言徒乱人听，无补国事。”斯得因转对，言：“诸臣之言，上则切劘圣主，下则砥砺大臣，内则摧压奸邪，外则销遏寇虐，顾以为无补于实政乎？空言之讥，好名之说，欲一网君子而尽去之，其言易入，其祸难言，此君子去留之机，国家安危之候，不可不深留圣虑者也。”监察御史萧泰来论罢。

逾年，以直宝文阁知泉州，力辞，迁福建路计度转运副使。朝廷行自实田，斯得言：“按《史记》，秦始皇三十一年，令民自实田。主上临御适三十一年，而异日书之史册，自实之名正与秦同。”丞相谢方叔大愧，即为之罢。董槐入相，召为司农卿。程元凤入相，改秘书监。丁大全入相，监察御史沈炎论斯得以闽漕交承钱物，下郡吏天府，榜死数人。先是，吴自性之狱，高铸为首恶黥配广州，捐资免行，至是为相府监奴，熯炎发其端。京尹顾岩傅会其狱，安吉守何梦然奉行其事，陵铄甚至，斯得不少挫，竟无所得。大全既谪，朝廷罪其委任非人，遂斩铸。斯得既拜浙西提点刑狱之命，炎，浙西人，泣于上前，乞更之，移浙东提举常平。命下，给事中章鉴缴还。斯得杜门不出，著《孝宗系年要录》。

彗星见，应诏上封事，曰：“陛下专任一相，虚心委之，果得其人，宜天心克享，灾害不生。而庚申、己未之岁，大水为灾，浙西之民死者数百千万。连年旱，田野萧条，物价翔

跃，民命如线。今妖星突出，其变不小。若非大失人心，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。”封事之上也，似道匿不以闻。

度宗即位，召为秘书监，又论罢。复迁秘书监，屡辞不许，擢起居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兼侍讲。进读之时，每于天命去留之际，人心得失之因，前代治乱之故，祖宗基业之难，必反复陈之。兼权工部侍郎，遂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仍兼侍讲。进《高宗系年要录纲目》，帝善之。大元军下襄阳，斯得疏论言事，最为切要，帝嘉纳，迁工部侍郎。屡求补外，以显文阁待制、知建宁府。

度宗崩，陈宜中入相，以权兵部尚书召。斯得痛国事之阽危，疏言诛奸臣以谢天下，开言路以回天心，聚人才以济国事，旌节义以厉懦夫，竭财力以收散亡。忠愤激烈，指陈当时之事无所遗。擢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兼侍读，进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，同提举编修《敕令》及《经武要略》。大元年下饶州，江万里赴水死，事闻，赠太傅。斯得言赠恤之典，所当度越故常，以风厉天下，遂加赠太师。又言赏通判池州赵卯发死节太薄，乃加赠待制。

台谏徐直方等四人论似道误国之罪，乞安置岭表，簿录其家。丞相留梦炎庇护似道，止令散官居住，且谓簿录扰及无辜。斯得谓“散官则安置，追降官分司则居住，祖宗制也。”梦炎语塞。梦炎乘间直罢去平章事王钥、监察御史俞浙，并罢斯得，于是宋亡矣。所著有《诗肤说》、《仪礼合抄》、《增损刊正杜佑通典》、《徽宗长编》、《孝宗系年要录》、《耻堂文集》行世。

张忠恕，字行父，右仆射浚之孙。以祖任，监路店务。入府幕，时韩侂胄权势熏灼，尝夺民间已许嫁女，夫家以告，忠恕白尹归其父母，尹不能难。再调广西转运司主管文字，改通判沅州，主管京湖宣抚司机宜文字，知澧州。开禧末，入为籍

田令。属太庙鸱吻为雷雨坏，神主迁御，忠恕因轮对，请广言路，通下情，宁宗嘉纳。

嘉定五年，迁军器丞，进太府丞。出知湖州。迁司农丞、知宁国府。夏旱，请于朝，得赐僧牒五十，米十万七千余石。常平使者欲均济而勿劝糶，忠恕虑后无以济，遂核户口、计岁月，严戒诸邑谕大家发盖藏。所见浸异，以言去，主管冲佑观。起知鄂州，改湖北转运判官兼知鄂州。召为屯田郎官，丁内艰。免丧，入为户部郎官。入对，极言边事，其虑至远。

理宗即位，忠恕移书史弥远请取法孝宗，行三年丧，且曰：“孝宗始自践祚，服勤子职凡二十有七年，今上自外邸入继大统，未尝躬一日定省之劳，欲报之德，视孝宗宜有加。”既而宰辅率百僚请太母同听政，忠恕复贻书史弥远，谓：“英宗以疾，仁、哲以幼，母后垂帘，有不容已，惟钦圣出于勉强，务从抑损。今吾君长矣，若姑援以请，此亦中策尔。”诏群臣集议庙制，忠恕谓：“九庙非古。若升先帝，则十世之庙昉于今日，于礼无稽。”

宝庆初，诏求直言，忠恕上封事，陈八事：

一曰天人之应，捷于影响。自冬徂春，雷雪非时，西霰、东淮，狂悖洵兴。客星为妖，太白见昼，正统所系，不宜诿之分野。

二曰人道莫先乎孝，送死尤为大事。孝宗朝衣朝冠，皆以大布，迨宁考以适孙承重，光宗虽有疾，未尝不服丧宫中也。洎光宗上宾，权焰方张，莫有言者。去秋礼寺受成胥吏，未尝以义折衷。庆元间，再期而祥，百僚始纯服吉。今若甫经练祭，虽朝臣一带之微，不复有凶吉之别，则是三年之丧降而为期，害理滋甚。况人主执丧于内，而群工之服无异常日，是有父子而无君臣也。

三曰太母方却垂帘之请，而庆寿前期，陛下吉服称觞，播为诗什，此世俗之见，非所以表仪于天下也。

四曰陛下斩然在疚，大昏之期，固未暇问，然非豫讲夙定，恐俚说乘间而入。臣所望于今日者，亦曰严取舍而正法度，广询谋而协公议尔。

五曰陛下于济王之恩，自谓弥缝曲尽矣。然不留京师，徙之外郡，不择牧守，混之民居，一夫奋呼，阖城风靡，寻虽弭患，莫副初心。谓当此时，亟下哀诏，痛自引咎，优崇恤典，选立嗣子，则陛下所以身处者，庶几无憾，而造讹腾谤者，靡所致力。自始至今，率误于含糊，而犹不此之思，臣所不解也。

六曰近世儉佞之徒，凡直言正论，率指为好名归过；夫好名归过，其自为者非也，若首萌逆亿厌恶之心，则自今言者望风见疑，此危国之鸩毒。

七曰当今名流虽已褻显，而搜罗未广，遗才尚多。经明行修如柴中行、陈孔硕、杨简，识高气直如陈宓、徐侨、傅伯成，论论所推：史笔如李心传，何惜一官，不俾与闻。况迩来取人，以名节为矫激，以忠说为迂疏，以介洁为不通，以宽厚为无用，以趣办为强敏，以拱默为靖共，以迎合为适时，以操切为任事。是以正士不遇，小人见亲。

八曰士习日异，民生益艰。第宅之丽，声伎之美，服用之侈，馈遗之珍，向来宗戚、闾官犹或间见，今缙绅士大夫殆过之。公家之财，视为己物。荐举、狱讼，军伎、吏役、僧道、富民，凡可以得贿者，无不为也。至其避讥媒进，往往分献厥余。欲基本之不摇，殆却行而求前也。

疏入，朝绅传诵。始魏了翁尝勉忠恕以“植立名节，无隳家声”。及是叹曰：“忠献有后矣！”真德秀闻之，更纳交焉。

忠恕又因轮对，引以伯父栻告孝宗之语曰：“当求晓事之

臣，不求办事之臣；欲求伏节死义之臣，必求犯颜敢谏之臣。”语益剴切。忠恕自知不为时所容，力请外补，遂以直秘阁知赣州。抵郡才两月，言者指为朋比，落职，降两官，罢。绍定三年，复元官，进秩一等，提举冲佑观。卒，迁一官致仕。魏了翁尝许忠恕“拳拳体国似浚，拨繁剴剧似其父杓，敛华就实则有志义理之学，尝有闻乎棊之教矣”。

唐璘，字伯玉，古田人。游太学。嘉定十年举进士，时台臣李安行奏次对官不许论边事，璘对策极诋之，曰：“吾始进，可坏于天子之庭乎？”调吴县尉，有杀人于货挟其舟亡者，有司求贼急，屠者自告吾儿实杀之，儿亦自诬伏。璘问：“舟安在？钱何用？”其辞差，为缓之，果得贼太湖，与舟俱至，举县感服。县有势家治圃，将凿渠通舟，缪言古有渠，常平使者主之。璘视乾道故籍，则诚民田也，力争，迂使者意，移监县税。璘遂以直闻。调瑞州学教授，用白鹿洞教法，崇礼让，后文艺，士翕然知向。监行在榷货务门。

辟淮东运司催辖纲运官。属出师楚州，尽瘁焉。捷闻，以金人据淮阴，欲乘势取之。璘言：“捷奏多夸，讵得信乎？须聚兵二十万，日费米斛余五千，缗钱余二万，调夫几万人，仅能使贼全师北去。今出没涟、海，谋结北边，政欲迭出挠我，忧方大尔。淮阴紧垒与楚城等，濠之广又过之，我士疲丁困，可一拔得乎？恢复，美名也，而贾实祸，仆窃危之。”不听，制司耻楚城之捷自赵范与葵出，议赎淮阴二城为功。洎闻金变，即转攻之，我师死伤者六万，璘在兵间愤之，著《说论》，直书其事上之。知晋陵县，邻州田讼，至有泣诉诸使愿送晋陵可否者。制置使陈鞞留守建康，辟为通判，举府事以听。

监六部门，擢监察御史，台吏且至，璘皇骇趋避不敢诣阙。母曰：“人言此官好，汝何得忧乎？”璘曰：“此官须为朝廷

争是非，一拂上意或迁权贵，恐重为大人累，何得不忧？”母曰：“而第尽言，吾有而兄在，忽忧。”璘拜谢，入就职。

故事，御史惟常服拜下，有论奏缴进，至是独召对缉熙殿，令服窄衫面读。首疏奏：“天变而至于怒，民怨而几于离，海宇将倾，天下有不可胜讳之虑。陛下谓此何时，纵欲累德，文过饰非，疏远正人，狎昵戚宦，浊乱朝政，自取覆亡。宰相用时文之才为经世之具，不顾民命，轻挑兵端，不度事宜，顿空国帑。委政厥子，内交商人，贿涂大开，小雅尽废。琐琐姻娅，敢预邪谋，视国事如俳優，以神器为奇货，都人侧目，朝士痛心。盍正无将之诛，以著不忠之戒。崔与之操行类杨绾，虽修途莫景，力不逮心，而命下之日，闻者兴起。乔行简颇识大体，朝望稍孚，而除授偏私，事多遗忘。宜择家相，赞宗子，辅民物，以慰父母之望，毋使天变浸极，人心愈离也。”上为改容。又请号召土豪，经理荆、襄，亟择帅臣，安集淮西，帝嘉纳；至问边事甚悉。

璘感激知遇，自是弹击无所避，再疏：“郑清之妄庸误国，乞褫职罢祠。其子士昌，招权纳贿，拔庸将为统帅，起赃吏为守臣，乞削籍废弃。郑性之懦而多私，党庇奸庸，臣受其改官举状，尝蒙荐之陛下，国事至此，不敢顾私。李鸣复甘心谄郑损，得荐入朝，适清之议张天纲之狱，迎合从轻，遂擢台端。会赵杲夫遣史寅午嘱清之父子，鸣复又结寅午得登政府。”会杜范亦论鸣复，不行，而范去，璘遂力丐外，疏七上，授广西运判，改知嘉兴府，寻改江东运判。

时边事急，置四察访使，就诏璘分建康、太平、池州、江西。璘揭榜马前，咨所部以利害，又戒土豪团结渔业水手、茶盐舟夫、芦丁，悉备燎舟之具，人人思奋。即选将总二州兵舟以耀敌，檄当涂宿设战具，防采石，拨和余续生券，且奏损总

领所钱二十万缗助江防，军声大振。

寻升直华文阁、知广州、广东经略安抚使。梅州寇作，璘示以威信，寇寻息。江淮旱，议下广右和籴，璘言：“公家赤立，籴本无所办，终恐日取于民，非臣不敢拨本，召衅重朝廷多事之忧。”明年上章乞致仕，帝思见之，亟命入奏，擢太常少卿。寻丁内艰，璘居丧哀毁不食，久之疾革，卒。

璘立台仅百日，世谓再见唐介，至切劘上躬，尽言无隐，帝益严惮之。居官大节，则母教之助为多。

论曰：观高定子在西陲，政业著闻矣。斯得屡起而屡仆于权臣之手，及其再起，宋事已非。张忠恕论济邸事，有父祖风焉。唐璘者，亦可谓古之遗直。

## 列传第一百六十九

娄机 沈焕 舒璘附 曹彦约 范应铃 徐经孙

娄机，字彦发，嘉兴人。乾道二年进士，授盐官尉。丁母忧，服除，调含山主簿。郡委治铜城圩八十有四，役夫三千有奇，设庐以处之，器用材植，一出于官，民乐劝趋，两旬告毕。七摄邻邑，率以治绩闻。调于潜县丞，轻赋税，正版籍，简狱讼，兴学校。遭外艰，免丧，为江东提举司干办公事，易淮东，已而复旧，改知西安县。巨室买地为莹域，发地遇石，复索元价。机曰：“设得金，将谁归？”通判饶州，平反冤狱。蜀帅袁说友辟参议幕中，不就，改干办诸司审计司。转对，请裁损经费，又论刑名疑虑之敝。迁宗正寺主簿，为太常博士、秘书郎，请续编《中兴馆阁书目》，又请宽恤淮、浙被旱州县。

时皇太子始就外傅，遴选学官，以机兼资善堂小学教授。机日陈正言正道，又以累朝事亲、修身、治国、爱民四事，手书以献，太子置之坐右，朝夕观省。随事开明，多所裨益。迁太常丞，仍兼资善。旋迁右曹郎官、秘书省著作郎，改兼驾部。都城大火，机应诏上封事，力言朝臣务为奉承，不能出己见以裨国论；外臣不称职，至苛刻以困民财；将帅偏裨务为交结，而不知训阅以强军律。时年七十，丐闲，不许。太子得机所著《广干禄字》一编，尤喜，命戴溪跋之。擢监察御史，讲未退而除命颁，太子恋恋几不忍舍，机亦为之感涕。

论京官必两任、有举主、年三十以上，方许作县。又论郡守轻滥太甚，贻害千里。苏师旦怙势妄作，蒙蔽自肆，语及者皆罪去，而独惮机。韩侂胄议开边，机极口沮之，谓：“恢复之名非不美，今士卒骄逸，遽驱于锋镝之下，人才难得，财力未裕，万一兵连祸结，久而不解，奈何？”侂胄闻之不说，其议愈密，外廷罔测。又上疏极论：“虽密谋人莫得知，而羽书一驰，中外皇惑。”侍御史邓友龙初不知兵，腾书投合，妄荐大将，既召还，专主此议。机语友龙曰：“今日孰可为大将？孰可为计臣？正使以殿岩当之，能保其可用乎？”

迁右正言兼侍讲，首论广蓄人才，乞诏侍从、台谏、学士、待制、三牙管军各举将帅边郡一二人，召问甄拔，优养以备缓急。进太常少卿兼权中书舍人，诏遣宣谕荆、襄，机昌言曰：“使往慰安人情则可，必欲开边启衅，有死而已，不能从也。”泗州捷闻，愈增忧危，且曰：“若自此成功，以摅列圣之宿愤，老臣虽死亦幸，谪官，但恐进锐退速，祸愈深耳。”友龙至不能堪曰：“不逐此人，则异议无所回。”机遂以言去。

侂胄诛，召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，还朝，言：“至公始可以服天下，权臣以私意横生，败国殄民，今当行以至公。若曰私恩未报，首为汲引，私仇未复，且为沮抑，一涉于私，人心将无所观感矣。”又言：“两淮招集敢勇，不难于招而难于处。若非绳以纪律，课其勤惰，必为后害。”仍请检校权臣、内侍等没入家赀，专为养兵之助。机里人有故官吏部，丧未举而子赴调者，机谓彼既冒法禁，而部胥不之问，即捽数吏，使之治葬而后来。闻者跂之。

兼太子詹事，著《历代帝王总要》以裨考订。迁给事中。海巡八厢亲从、都军头、指挥使年劳转资，恩旨太滥，乞收寝未应年格之人，年已及者予之，帝称善良久。飞蝗为灾。机应

诏言：“和议甫成，先务安静，葺罅漏以成纪纲，节财用以固邦本，练士卒以壮国威。”

迁礼部尚书兼给事中，擢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，进参知政事。当干戈甫定，信使往来之始，疮痍方深，敝蠹纷然，机弥缝裨赞甚多。尤惜名器，守法度；进退人物，直言可否，不市私恩，不避嫌怨。有举员及格，当改秩作邑而必欲朝阙，机曰：“若是则有劳者何以劝？孤寒者何以伸？若至上前，自应执奏。”堂吏寄资未仕，而例以升朝官赏陈乞封赠，机曰：“进士非通籍不能及亲，汝辈乃以白身得之耶？”嘉定二年八月，行皇太子册命，机摄中书令读册。九月祀明堂，为礼仪使。数上章告老，帝不许，皇太子遣官属勉留之。以资政殿学士知福州，力辞。提举洞霄宫以归，遂卒，赠金紫光禄大夫，加赠特进。

机初登第，其父寿戒之曰：“得官诚可喜，然为官正自未易尔！”机抚其弟模、栋，卒为善士。居乡以诚接物，是非枉直判于语下，不为后言，人惮而服之。称奖人才，不遗寸长，访问贤能，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实，以备采取，其所荐进，亦不欲人之知也。所著复有《班马字类》。机深于书学，尺牒人多藏弃云。

沈焕，字叔晦，定海人。试入太学，始与临川陆九龄为友，从而学焉。乾道五年举进士，授余姚尉、扬州教授。召为太学录，以所躬行者淑诸人，蚤暮延见学者，孜孜诲诱，长贰同僚忌其立异。会充殿试考官，唱名日序立庭下，帝伟其仪观，遣内侍问姓名，众滋忌之。或劝其姑营职，道未可行也，焕曰：“道与职有二乎？”适私试发策，引《孟子》：“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，耻也。”言路以为讪己，请黜之，在职才八旬，调高邮军教授而去。

后充干办浙东安抚司公事。高宗山陵，百司次舍供帐酒食之需，供给不暇，焕亟言于安抚使郑汝谐曰：“国有大戚，而臣子宴乐自如，安乎？”汝谐属焕条奏。充修奉官，移书御史，请明示丧纪本意，使贵近哀戚之心重，则芟舍菲食自安，不烦弹劾而须索绝矣。于是治并缘为奸者，追偿率敛者，支费顿减。

岁旱，常平使分择官属振恤，得上虞、余姚二县，无复流殍。改知婺源，三省类荐书以闻，遂通判舒州。闲居虽病，犹不废读书，拳拳然以母老为念、善类凋零为忧。卒，丞相周必大闻之曰：“追思立朝不能推贤扬善，予愧叔晦，益者三友，叔晦不予愧也。”

焕人品高明，而其中未安，不苟自恕，常曰昼观诸妻子，夜卜诸梦寐，两者无愧，始可以言学。追赠直华文阁，特谥端宪。

焕之友舒璘字元质，一字元宾，奉化人。补入太学。张栻官中都，璘往从之，有所开警。又从陆九渊游，曰：“吾惟朝于斯，夕于斯，刻苦磨厉，改过迁善，日有新功，亦可以弗畔矣乎。”朱熹、吕祖谦讲学于婺，璘徒步往谒之，以书告其家曰：“敝床疏席，总是佳趣；栴风沐雨，反为美境。”

举乾道八年进士，两授郡教授，不赴。继为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。或忌璘所学，望风心议，及与璘处，了无疑间。为徽州教授，微习顿异。《诗》、《礼》久不预贡士，学几无传，璘作《诗礼讲解》，家传人习，自是其学浸盛。丞相留正称璘为当今第一教官，司业汪逵首欲荐璘，或谓璘举员已足，逵曰：“吾职当举教官，舍斯人将谁先？”卒劾荐之。知平阳县，郡政颇苛，及璘以民病告，辞严义正，守为改容。秩满，通判宜州，卒。

璘乐于教人，尝曰：“师道尊严，璘不如叔晦，若启迪后

进，则璘不敢多逊。”袁燮谓璘笃实不欺，无豪发矫伪。杨简谓璘孝友忠实，道心融明。楼钥谓璘之于人，如熙然之阳春。淳祐中，特谥文靖。

曹彦约字简甫，都昌人。淳熙八年进士。尝从朱熹讲学，历建平尉、桂阳司录、辰溪令，知乐平县，主管江西安抚司机宜文字。知澧州，未上，薛叔似宣抚京湖，辟主管机宜文字。汉阳阙守，檄摄军事。时金人大入，郡兵素寡弱，彦约搜访土豪，得许离俾总民兵，赵观俾防水道，党仲升将宣抚司军屯郡城。金重兵围安陆，游骑闯汉川，彦约授观方略，结渔户拒守南河，观逆击，斩其先锋，且遣死士焚其战舰，昼夜殊死战，北渡追击，金人大败去。又遣仲升劫金人砦，杀千余人，仲升中流矢死。奏观补成忠郎、汉川簿尉，赠仲升修武郎，官其后二人。彦约以守御功进秩二等，就知汉阳。

嘉定元年，诏求言，彦约上封事，谓“敌岂不以岁币为利，惟其所向辄应，所求辄得，以我为易与而纵其欲。莫若迟留小使，督责边备，假以岁月，当知真伪。设复大举。则民固已怨矣，欲进而我已戒严，欲退而彼有叛兵，决胜可期矣。”寻提举湖北常平，权知鄂州兼湖广总领，改提点刑狱，迁湖南转运判官。

时盗罗世传、李元砺、李新等相继窃发，桂阳、茶陵、安仁三县皆破，环地千里，莽为盗区。彦约至攸督运，人心始定。迁直秘阁、知潭州、湖南安抚。时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砺，朝命下湖南议招讨之宜，彦约言：“今不行讨捕，曲徇招安，失朝廷威重。若无砺设疑词以款重兵，则兵不可撤戍，民不得安业。”元砺果不可降，彦约乃督诸将逼贼巢而屯，击破李新于酃湘，新中创死，众推李如松为首，如松降，遂复桂阳。世传素与李元砺有隙，至是密请图元砺以自效，彦约录赏格报之，且告于朝，

又予万缗钱犒其师。世传遂禽元砺。彦约还长沙，未几，复出督战，余党悉平。

世传既自以为功，迟留以邀重赂，彦约谕以不宜格外邀求。时池州副都统许俊驻兵吉之龙泉，厚赂以结世传，超格许转官资，世传遂以元砺解江西。胡矩为右司，欲以世传尽统诸峒而为之帅，悉彻江西、湖南戍兵，彦约固争之，矩不悦，然世传终桀骜不肯出峒。彦约密遣罗九迁为间，诱胡友睦，许以重赏，友睦遂杀世传。江西来争功，不与校。擢侍右郎官，以右正言郑昭先言，寢其命。

久之，以为利路转运判官兼知利州。关外乏食，彦约悉发本司所储减价遣糶，劝分免役，通商蠲税，民赖以济。时沔州都统制王大才骄横，制置使董居谊既不得其柄，反曲意奉之。彦约以蜀之边面诸司并列，兵权不一，微有小警，纷然奏议，理财者归怨于兵弱，握兵者归咎于财寡，乃作《病夫议》，献之庙堂，曰：

古之临边，求一贤者而尽付之兵权，兵权正则事体重，兵权专则号令一。今庙堂之上，患士大夫不奉行诏令，恶士大夫不恪守忠实。故虽信而用之，又以人参之；虽以事权付之，又从中御以系维之。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，畏事者常至失事，卒有缓急，各持己见，兵权财计，互相归咎。

昔秦、陇之俗，以知兵善战闻天下。自吴氏世袭以来，握兵者志在于怙势，不在于尊上；用兵者志在于诛货，不在于息民。本原一坏，百病间出，至有世将已叛而宣威不觉，四郡已割而诸将不知。更化之后，逆党既诛，而土俗人心其实未改。任军官而领州事者，易成藩镇之权；起行伍而立微效者，渐无阶级之分。由皂郊以至宕昌，即陇西天水之地，其忠义民兵利在战斗，缓急之际固易鼓率，若其恃勇贪利，犯上作乱，则又

不止于大军而已。苟不正其本原，磨之以岁月，渐之以礼义，未见其可也。

今日之领帅权者，必当近边境，必当拥亲兵；有兵权者，必当领经费，必当宽用度。至于忠义之兵，又须有德者以为统率，择知书者以为教导，如古人所谓教民而后用之也。今议不出此，乃欲幸胜以为功，苟安以求免，误天下者必此人也。

时朝论未以为然。

差知宁国府，又改知隆兴府、江西安抚。居亡何，蜀边被兵，内有张福、莫简之变，彦约之言无一不验。迁大理少卿，又权户部侍郎，以宝谟阁待制知成都。彦约乞赴阙奏事，不允，又申省乞入对，不报。改知福州，又改知潭州，彦约力辞，提举明道观，寻以焕章阁待制提举崇福宫。

理宗即位，擢兵部侍郎兼国史院同修撰。宝庆元年入对，劝帝讲学，防近习。次言：“当以庆历、元祐听言为法，以绍圣、崇、观讳言为戒。比年以来，有以卖直好名之说见于奏对者，愿陛下倚忠直如蓄龟，去邪佞若蠹贼，其有沮挠说言者，必加斥逐。”

会下诏求言，彦约上封事曰：“陛下谨定省以事长乐，开王社以笃天伦，孝友之行，宜足以取信于天下。然兄弟至亲，犹误于狂妄小人之手，道路异说，犹袭于尺布不缝之谣。臣以为守法者，人臣之职也，施恩者，人主之柄也。汉淮南王欲危社稷，张苍、冯敬等请论如法，文帝既赦其罪废徙，王不幸而死，封其二子于故地。此往事之明验，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。今若徇文帝缘情之义，法太宗继绝之意，明示好恶，无隙可指，虽不止谤而谤息矣。”又言：“陛下求言之诏，惟恐不逮，然外议致疑，以为明言文武，似或止于搢绅，泛言小大，恐不及于韦布，引而伸之，特在一命令之间耳。”又荐隆州布

衣李心传素精史学，乞官以初品，置之史馆，从之。

寻兼侍读，俄迁礼部侍郎。加宝谟阁直学士，提举佑神观兼侍读。授兵部尚书，力辞不拜。改宝章阁学士、知常德府，陛辞，言下情未通，横敛未革。帝曰：“其病安在？”对曰：“台谏专言人主，不及时政，下情安得通？包苴公行于都城，则州郡横敛，无可疑者。”提举崇福宫，卒，以华文阁学士转通议大夫致仕，赠宣奉大夫。嘉熙初，赐谥文简。

范应铃，字旂叟，丰城人。方娠，大父梦双日照庭，应铃生。稍长，厉志于学，丞相周必大见其文，嘉赏之。开禧元年，举进士，调永新尉。县当龙泉、茶陵溪峒之冲，寇甫平，喜乱者诈为惊扰，应铃廉得主名，猝而治之。县十三乡，寇扰者不时，安抚使移司兼郡，初奏弛八乡民租二年，诏下如章。既而复催以检核之数，应铃力争，不从。即诣郡自言，反覆数四，帅声色俱厉，庆铃从容曰：“某非徒为八乡贫民，乃深为州家耳！民贫迫之急，将以不肖之心应之，租不可得而祸未易弭也。”帅色动，令免下户。既出令，复征之，应铃叹曰：“是使我重失信于民也。”又力争之，讫得请，民大感悦。有大姓与转运使有连，家僮恣横厉民，应铃笞而系之狱。郡吏庭辱令，应铃执吏囚之，以状闻。

调衡州录事，总领闻应铃名，辟为属。改知崇仁县，始至，明约束，信期会，正纪纲，晓谕吏民，使知所趋避。然后罢乡吏之供需，校版籍之欺蔽，不数月省簿成，即以其簿及苗税则例上之总领所，自此赋役均矣。夙兴，冠裳听讼，发擿如神，故事无不依期结正，虽负者亦无不心服。真德秀扁其堂曰“对越”。将代，整治如始至。岁杪，与百姓休息，阁债负，蠲租税，释囚系，恤生瘞死，崇孝劝睦，仁民厚俗之事，悉举以行，形之榜揭，见者嗟叹。调提辖文思院，干办诸军审计，添差通

判抚州，以言者罢，与祠。丁内艰，服除，通判蕲州。

时江右峒寇为乱，吉州八邑，七被残毁，差知吉州，应铃慨然曰：“此岂臣子辞难时耶？”即奉亲以行。下车，首以练兵、足食为先务，然后去冗吏，核军籍，汰老弱，以次罢行。应铃洞究财计本末，每鄙榷酤兴利，蕲五邑悉改为户。吉，舟车之会，且屯大军，六万户，人劝之榷，应铃曰：“理财正辞，吾纵不能禁百姓群饮，其可诱之利其赢耶？”永新禾山群盗啸聚，数日间应者以千数。应铃察过客赵希邵有才略，檄之摄邑，调郡兵，结隅保，分道捣其巢穴，禽之，诛其为首者七人，一乡以定。赣叛卒朱先贼杀主帅，应铃曰：“此非小变也。”密遣谍以厚赏捕之。部使者劾其轻发，镌一官。闲居六年，养亲读书，泊如也。起广西提点刑狱，力辞，逾年乃拜命。既至，多所平反，丁钱蠹民，力奏免之。

召为金部郎官，入见，首言：“今以朝行暮改之规模，欲变累年上玩下慢之积习；以悠悠内治之敝政，欲图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。”又曰：“公论不出于君子，而参以逢君之小人；纪纲不正于朝廷，而牵于弄权之阉寺。”言皆说直，识者韪之。迁尚左郎官，寻为浙东提点刑狱，力丐便养，改直秘阁、江西提举常平，并诡挟三万户，风采凛然。

丁外艰，服除，迁军器监兼尚左郎官，召见，奏曰：“国事大且急者，储贰为先。陛下不断自宸衷，徒眩惑于左右近习之言，转移于宫庭嫔御之见，失今不图，奸臣乘夜半，片纸或从中出，忠义之士束手无策矣。”帝为之动容。属盐法屡变，商贾之赢，上夺于朝廷之自鬻，下夺于都郡之拘留；九江、豫章扼其襟喉，江右贫民终岁食淡，商与民俱困矣。应铃力陈四害，愿用祖宗入粟易盐之法。

授直宝谟阁，湖南转运判官兼安抚司。峒獠蒋、何三族聚

千余人，执县令，杀王官，帅宪招捕，逾年不至，应铃曰：“招之适以长寇，亟捕之可也。”即调飞虎等军会隅总讨之，应铃亲临誓师，号令明壮，士卒鼓勇以前，禽蒋时选父子及凶渠五人诛之，胁从者使之安业，未一月全师而归。授直焕章阁，上疏谢事，不允；擢大理少卿，再请又不允。一旦籍府库，核簿书，处决官事已，遂及家务，纤悉不遗。僚属劝以清心省事，曰：“生死，数也，平生学力，正在今日。”帅别之杰问疾，应铃整冠肃入，言论如平常，之杰退，悠然而逝。

应铃开明磊落，守正不阿，别白是非，见义勇为，不以得失利害动其心。书牍不交上官，荐举不徇权门，当官而行，无敢挠以非义。所至无留讼，无滞狱，绳吏不少贷，亦未尝没其贵，曰：“彼之货以悖入，官又从而悖入之，可乎？”进修洁，案奸赃，振树风声，闻者兴起。家居时，人有不平，不走官府，而走应铃之门；为不善者，辄相戒曰：“无使范公闻之。”读书明大义，尤喜《左氏春秋》，所著有《西堂杂著》十卷，断讼语曰《对越集》四十九卷。徐鹿卿曰：“应铃经术似儿宽，决狱似隼不疑，治民似龚遂，风采似范滂，理财似刘晏，而正大过之。”人以为名言。

徐经孙，字中立，初名子柔。宝庆二年进士，授浏阳主簿，潭守俾部牙契钱至州，有告者曰：“朝廷方下令颁行十七界会，令若此钱皆用会，小须，则幸而获大利矣。”经孙曰：“此钱取诸保司，出诸公库，吾纳会而私取其钱，外欺其民，内欺其心，奚可哉！”诘旦，悉以所部钱上之，其人惊服有愧色。

辟永兴令，知临武县，通判潭州。帅陈鞞雅相知，事必咨而后行。秩满，由丰储苍提管进权辖，国子博士兼资善堂直讲。为监察御史，劾京尹厉文翁言伪而辨，疏入，留中。宣谕至再，即日出关，上遣使追之，不及。进直宝章阁、福建提点刑狱，

号称平允。岁余升安抚使，召为秘书监兼太子谕德。经孙为安抚时，韓家居，门人故吏有挠法者不得逞，相与摇撼。至是韓起家判本郡，怀私逞忿，无复交承之礼，即日劾奏通判，语侵经孙，谓席卷府库而去，于是罢通判，削其秩。经孙造朝，具白于政府。事上闻，帝大怒，谕宰执曰：“陈韓老繆至此，宜亟罢之。”于是经孙再诣政府，言：“某，韓门生也，前日之白，公事也，苟韓以是得罪，人谓我何？”请之不置，俾自乞闲，明通判无罪，识者韪之。

迁宗正少卿、起居舍人、起居郎，入奏：“君人者当守理欲之界限。”迁刑部侍郎兼给事中，升太子左庶子、太子詹事，辅导东宫者三年，敷陈经义，随事启迪。太子入侍，必以其所讲闻悉奏之，帝未尝不称善。景定三年春雷，诏求直言，经孙对曰：“三数年来，言论者以靖共为主，有怀者以晬讪为戒，忠谏之气，郁不得行，上帝降监，假雷以鸣。”切中时病。

公田法行，经孙条其利害，忤丞相贾似道，拜翰林学士、知制诰，未逾月，讽御史舒有开奏免，罢归。授湖南安抚使、知潭州，不拜。授端明殿大学士，闲居十年，卒，赠金紫光禄大夫。经孙所荐陈茂濂为公田官，分司嘉兴，闻经孙去国，曰：我不可以负徐公。”遂以亲老谢归，终身不起。

论曰：呜呼，宁宗之为君，韩侂胄之为相，岂用兵之时乎？故娄机力止之。小学之废久矣，而机独知致力于此。沈焕、舒璘学远识明。曹彦约可与建立事功。范应铃赫然政事如神明。徐经孙清慎有守，卒以争公田迂贾似道去国，君子称之。

## 列传第一百七十

汤璫 蒋重珍 牟子才 朱貔孙 欧阳守道

汤璫，字君宝，浏阳人。淳熙十四年进士，调德安府学教授，转三省枢密院架阁，迁国子博士。时召朱熹为侍讲，未几辞归，朝廷从其请，予祠。璫上疏言：“熹以正学为讲官，四方颺望其有启沃之益。曾未逾时，辄听其去，必骇物论。宜追召熹还，仍授讲职。”疏上，不报。由是浸恶权相意，而璫之直声亦大闻于时。历礼部、驾部二郎官，出知常州，入为大理少卿，进直徽猷阁，卒。

璫负直概，与韩侂胄、陈自强不合，故屡嗾言者中伤。璫生平奉祠闲居之日，多于扬历，其在礼曹，例掌三省奏记。临安大火，宁宗遇灾避正殿，中书三表请复，不许。璫属辞务持大体，不为阿曲，言者摭其语涉讪上，而朝廷实知其无他，故起复制词有“清风峻节”之语。璫尝择婿得蒋重珍，后举进士第一。

蒋重珍，字良贵，无锡人。嘉定十六年进士第一，签判建康军，丁母忧，改昭庆军，寻以公事与部使者异议，请祠，易签判奉国军。绍定二年，召入对，首以“自天子至于庶人所当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”为言：“界限明，则知有天下治乱而已，何乐其尊；知有生民休戚而已，何乐其奉。”且论：“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，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；苞苴有不可

胜穷之费，故吾民有不可胜穷之忧。”迁秘书省正字，屡乞祠，以伯父丧予告，迁校书郎，辞，不可。明年，待命霅川，移文阁门，请对，当路惮之，添差通判镇江府，辞。会行都火，应诏曰：

“臣顷进本心外物界限之说，盖欲陛下亲揽大柄，不退托于人，尽破恩私，求无愧于己。傥以富贵之私视之，一言一动，不忘其私，则是以天下生灵、社稷宗庙之事为轻，而以一身富贵之所从来为重，不惟上负天命，以先帝圣母至于公卿百执事之所以望陛下者，亦不如此也。昔周勃今日握玺授文帝，是夜即以宋昌领南北军；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，而明年稽首归政。今临御八年，未闻有所作为。进退人才，兴废政事，天下皆曰此丞相意，一时恩怨，虽归庙堂，异日治乱，实在陛下。焉有为天之子，为人之主，而自朝廷达于天下，皆言相而不言君哉？天之所以火宗庙、火都城者殆以此。

臣所以痛心者，九庙至重，事如生存，而彻小涂大，不防于火之未至；宰相之居，华屋广袤，而焦头烂额，独全于火之未然，亦足以见人心陷溺，知有权势，不知有君父矣。他有变故，何所倚仗，陛下自视，不亦孤乎？昔史浩两入相，才五月或九月即罢，孝宗之报功，宁有穷已，顾如此其亟，何哉？保全功臣之道，可厚以富贵，不可久以权也。

上读之感动，授宝章阁，主管云台观，则告吏部，不受贴职禄，不愿贴职恩。

它日星变求言，复申前说。又虑柄臣或果去位，君心易纵，大权旁落，则进《为君难》六箴。召为秘书郎兼庄文府教授。端平初入对，上五事，且曰：“隐蔽君德，昔咎故相，故臣得以专诋权臣；昭明君德，今在陛下，故臣以责难君父。”乞召真德秀、魏了翁用之，帝谓之曰：“人主之职无它，惟辨君子

小人。”重珍对曰：“小人亦指君子为小人，此为难辨。人主当精择人望，处之要津，正论日闻，则必知君子姓名、小人情状矣。”兼崇政殿说书，戒家事勿以白，务积精诚以寤上意。每草奏，斋心盛服，有密启则手书削稿，帝称其平实。迁著作佐郎。

边帅以《八陵图》来上，诏百官集议，重珍言史嵩之既失相位，危于幕巢，犹欲邀功，自固其位，请择贤帅如汉用匡国，使之亲至边境，审度事势，条上便宜。丞相主出师关、洛，重珍力争。会边帅义和战不一，复召集议，重珍奏：“曩乞专意备守，不得已则用应兵，今不敢变前说。”不听，遂自劾以密勿清光，乃不能遏兵端，乞免说书职。迁著作郎兼权司封郎官、起居舍人，言：“近者当侍讲席，旋命止之，或曰是日道流生朝。夫辍讲偶以它故，则当知圣躬举措之难；或所传果得其实，则当知圣心持守之难。”帝曰：“非卿不闻此言。”关、洛师大衄，复进兵，重珍言：“若耻败而欲胜之，则心不平而成忿，气不平而成怒，生灵之命，岂可以忿怒用哉！”又言：“迩来用台谏，颇主不必矫激之说，似畏刚方大过之士。窃窥选用之意，正谓其平易而省事耳。然数月之间，一失于某，再失于某，借曰慎重台纲而忧其激，亦当以平正者居之。”又论禁旅贫弱，教习频严，辄不能堪，不稍变通，非消变之道。

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，言：“更化以来，旧敝未去者五：徇私、调停、覆护、姑息、依违是也。今又益之以轻易。”迁起居郎，以疾求去。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，权刑部侍郎，三辞不许，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，乞镌斥置闲散，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。诏守刑部侍郎致仕，赠朝请大夫，谥忠文。

牟子才，字荐叟，井研人。八世祖允良生期岁，淳化间盗

起，举家歼焉，惟一姑未笄，以瓮覆之，得免。子才少从其父客陈咸，咸张乐大宴，子才闭户读书若不闻，见者咸异之。学于魏了翁、杨子谔、虞刚简，又从李方子，方子，朱熹门人也。嘉定十六年举进士，对策诋丞相史弥远，调嘉定府洪雅县尉，监成都府榷茶司卖引所，辟四川提举茶马司准备差遣，使者魏泌众人遇之，子才拂衣竟去，泌以书币谢，不受。改辟总领四川财赋所干办公事。

诏李心传即成都修《四朝会要》，辟兼检阅文字。制置司遣之文州，视王宣军饷，邓艾縋兵处也。道遇宣曰：“敌且压境，宣已退矣，君毋庸往。”子才不可，遂至州视军庆而还。甫出境，文州陷。辟知成都府温江县事，未上，连丁内外艰。时成都已破，遂尽室东下。免丧，心传方修《中兴四朝国史》，请子才自助，擢史馆检阅。

入对，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，次陈备边三策。理宗顾问甚悉，将下殿，复召与语。翼日，帝谕宰相曰：“人才如此，可峻擢之。”左丞相李宗勉拟秘书郎，右丞相史嵩之怨子才言己，遽曰：“姑迁校勘。”俄宗勉卒，嵩之独相，亟请外，通判吉州，转通判衢州。日食，诏求言，上封事万言，极陈时政得失，且乞蚤定立太子。入为国子监主簿兼史馆校勘，逾年，迁太常博士。

郑清之再相，子才两上封事，言今日有徽、钦时十证，又请为济王立后，以回天怒。校书郎徐霖言谏议大夫郑榘、临安府尹赵与簪，不报，出关。子才言：“陛下行霖言则霖留，不然则不留也。二人之中，榘尤无耻，请先罢之。”榘去。至若嵩之谋复相，清之误引嵩之之党别之杰共政，皆历历为上言之。作书以孔光、张禹切责清之，清之复书愧谢。谒告还安吉州寓舍，迁秘书郎，屡辞，主管崇道观。逾年，迁著作佐郎，

又辞。清之卒之明日，诏子才还朝，迁著作郎；左丞相谢方叔、右丞相吴潜交书道上意，趣行益急，乃至。兼崇政殿说书，子才随事奏陈，举朝诵子才奏疏，皆曰：“有德之言也。”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礼部郎官。时修《四朝史》，乃复兼史馆检讨。

信州守徐谓礼奉行经界苛急，又以脊杖比较催科，饥民啸聚为乱。子才言于上，立罢经界，谪谓礼。浙东、福建九郡同日大水，子才言：“今日纳私谒，溺近习，劳土木，庇小人，失人心，五者皆蹈宣和之失。苟不恐惧修省，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将至矣。燮理阴阳，大臣之事，宜谕大臣息乖争以召和气，除壅蔽以通下情。今遣使访问水灾，德至渥也，愿出内帑振之。”又言：“君子难聚而易散，今聚者将散，其几有十。”又言：“谥以劝惩，当出自朝廷，毋待其家自请。”

左司徐霖言谏议大夫叶大有，帝大怒，逐霖，给事中赵汝腾缴之，徙它官。汝腾即出关，子才上疏留之，大有遂劾汝腾。子才上疏讼汝腾诬及大有之欺，未几，罢大有言职。故事，早讲讲读官皆在，晚讲惟说书一员，宰相惧子才言己，并晚讲于早，自是不得独对矣。迁军器少监。御史萧泰来劾高斯得、徐霖，右司李伯玉言泰来所劾不当，上切责伯玉，降两官，罢。子才言：“陛下更化，召用诸贤，今汝腾、斯得、霖相继劾去，伯玉又重获罪，善人尽矣。”除兼侍立修注官，力辞。

行都大火，子才应诏上封事，言甚切直，兼直舍人院。会泰来亦迁起居郎，耻与泰来同列，七疏力辞，上为出泰来，而子才亦请去不已，曰：“泰来既去，臣岂得独留。”上不允。又言：“蜀当以嘉、渝、夔三城为要，欲保夔则巴、蓬之间不可无屯以控扼之，欲保渝则利、阆之间不可无屯以遏截之，欲守嘉则潼、遂之间不可无屯以掎角之，屯必万人而后可。”升

兼侍讲。御史徐经孙劾府尹厉文翁，不报，出关，子才奏留之。文翁改知绍兴府，又缴其命。伯玉降官已逾年，舍人院不敢行词，子才曰：“故事，文书行不过百刻。”即为书行，以为叙复地。帝曰：“谪词皆褒语，可更之。”子才不奉诏，丞相又道帝意，子才曰：“腕可断，词不可改。丞相欲改则自改之。”乃已。

淮东制置使贾似道以海州之捷，子才草奖谕诏，第述军容之盛，不言其功，且语多戒敕，似道不乐。又言：“全蜀盛时，官军七八万人，通忠义为十四万，今官军不过五万而已，宜招新军三万，并抚慰田、杨二家，使岁以兵来助。如此则蜀犹可保，不则不出三年，蜀必亡矣。”汤汉、黄蛻召试学士院，子才发策，蛻誉嵩之，罢蛻正字去。迁起居郎，言：“外郡以进奉易富贵，左右以土木蛊上心，小人以晬竞朋比陷君子，此天灾所以数见也。”

明堂礼成，帝将幸西太乙宫款谢，实欲游西湖尔，子才力谏止。皇子冠，面谕作乐章，礼部言：“古者适子一醮无乐，庶子三醮有乐，用乐非是。”子才言：“嫡庶之分，特以所立之地不同，非适专用醮，庶专用醮也。乐章乃学士院故事，况面谕臣，不敢不作。”诏从之。又言：“首蜀尾吴，几二万里。今两淮惟贾似道、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，可为寒心。”谓：“宜于合肥别立淮西制置司、江淮别立荆湖制置司，且于涟、楚、光、黄、均、房、巴、阆、绵、剑要害之郡，或筑城、或增戍以守之。”似道闻之，怒曰：“是欲削吾地也。”正月望，召妓入禁中，子才言：“此皆董宋臣辈坏陛下素履。”权兵部侍郎，屡辞，帝不允。升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

御史洪天锡劾宋臣、文翁及谢堂等，不报，出关。子才请行其言，文翁别与州郡，堂自请外补，宋臣自请解内辖职，而

宋臣录黄竟不至院，盖子才复有言也。吴子聪之姑知古为女冠得幸，子聪因之以进，得知阁门事。子才缴之曰：“子聪依凭城社，势焰熏灼，以官爵为市，搢绅之无耻者辐凑其门，公论素所切齿，不可用。”帝曰：“子聪之除，将一月矣，乃始缴驳，何也？可即为书行。”子才曰：“文书不过百刻，此旧制也。今子聪录黄二十余日乃至后省，盖欲俟其供职，使臣不得缴之耳。给、舍纪纲之地，岂容此辈得以行私于其间。”于是子聪改知澧州，待次。子才力辞去，帝遣检正姚希得挽留之，不可。

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，前是例兼提领江、淮茶盐，子才以不谙财帛免。至郡，首教民孝弟，以前人《慈竹》、《义木》二诗刻而颁之，间诣学为诸生讲说经义。修采石战舰百余艘，造兵仗以千计。前政负上供纲及总所纲七十万缗，悉为补之。蠲黄、池酒息六十余万贯，三县秋苗畸零万五千余石，夏税畸零绸帛四千五百余匹、丝七百余两、绵一万三千余两、麦二千余石。郡有平余仓，以米五千石益之，又以缗钱二十六万创抵库，岁收其息以助余本。召入对，权工部侍郎。

时丁大全与宋臣表里浊乱朝政，子才累疏辞归。初，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，自为记曰：“白之斥，实由高力士激怒妃子，以报脱靴之憾也。力士方贵倨，岂甘以奴隶自处者。白非直以气陵亢而已，盖以为扫除之职固当尔，所以反其极重之势也。彼昏不知，顾为逐其所忌，力士声势益张，宦官之盛，遂自是始。其后分提禁旅，喋血宫庭，虽天子且不得奴隶之矣。”又写力士脱靴之状，为之赞而刻诸石。属有拓本遗宋臣，宋臣大怒，持二碑泣诉于帝，乃与大全合谋，嗾御史交章诬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馈遗过客为入己，降两官，犹未已。帝疑之，密以槧问安吉守吴子明，子明奏曰：“臣尝至子才家，四壁萧然，人

咸知其清贫，陛下毋信谗言。”帝语经筵官曰：“牟子才之事，吴子明乃谓无之，何也？”众莫敢对，戴庆烜曰：“臣忆子才尝缴子明之兄子聪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事遂解。盖公论所在，虽仇讎不可废也。未几，大全败，宋臣斥，诬劾子才者悉窜岭海外，乃复子才官职，提举玉隆万寿宫。

帝即欲召子才。会似道入相，素惮子才，又憾草诏事，仅进宝章阁待制、知温州；又嗾御史造飞语目子才为潜党，将中以危祸。上意不可夺，遂以礼部侍郎召，屡辞，不许。乃赐御笔曰：“朕久思见卿，故有是命，卿其勿疑，为我强起。”故事，近臣自外召者，必先见帝乃供职；子才至北关，请内引奏事，宦者在旁沮之，帝特令见，大说，慰谕久之。

时似道自谓有再造功，四方无虞皆其力，故肆意逸乐，恶闻说言。子才言：“开庆之时，天下岌岌殆矣，今幸复安。不知天将去疾，遂无复忧耶？抑顺适吾意，而基异时不可测之祸也。奈何怀宴安以鸩毒，而不明闲暇之政刑乎！忠厚者，我朝之家法也。乃者小人枋国，始用一切以戕其脉，今当反其所为，奈何愈益甚乎！”谓“宜悉取祖宗所以待士爱民、祈天永命者循而行之”言：“议者国之元气也。今言及乘舆，尚见优假，事关廊庙，忿怒斯形，朝政之阙失，臣下之蔽蒙，何由上达乎？”帝曰：“非卿不闻此言。”宣坐赐茶，问外事甚悉，子才具以田里疾苦对，帝颦蹙久之，即兼侍读，寻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

宋臣有内侍省押班之命，举朝争之不能得。子才入疏，诘朝，帝出其疏示辅臣，皆曰：“子才有忧君爱国之真，无要誉沽名之巧。”擢权礼部尚书。祀明堂，子才为执绥官，帝问汉唐文物，占对详贍。时士大夫小迁权臣，辄窜流，子才请重者量移，轻者放还。兼直学士院，前是倖直多以疾免，子才始复

旧制，帝赐诗褒赏。每直，辄召对内殿，语至夜分，或就赐酒果。

兼给事中，彗星见，应诏上封事，请罢公田，更七司法。正为尚书，力辞，不许。升修国史、实录院修撰。徐敏子以星赦量移，似道恶其为潜所用，讽后省缴之，子才不可。叶李、吕宙之等上书攻似道，似道怒，欲杀之，以它事下天府狱。子才请宥之，又遗书似道，似道复书辞甚忿，径从天府断遣，不复以闻，盖惧子才再有所论驳也。

度宗在东宫，雅敬子才，言必称先生。即位，授翰林学士、知制诰，力辞不拜，请去不已。进端明殿学士，以资政殿学士致仕，卒，赠四官，官其后二人。

子才事亲甚孝。弟子方客死公安，挟其柩葬安吉。女弟在眉山，拔其家于兵火，致之安吉。在吉州，文天祥以童子见，即期以远大。所荐士若李芾、赵卯发、刘黻、家铉翁，后皆为忠义士。平江守吴渊籍富民田以千余亩遗子才，皆即之。身后家无余货，卖金带乃克葬。有《存斋集》、《内制外制》、《四朝史稿》、《奏议》、《经筵讲义口义》、《故事四尚》、《易编》、《春秋轮辐》。子巘，大理少卿。

朱貔孙，字兴甫，浮梁人。淳祐四年进士，授临江军学教授。丞相史嵩之闻貔孙名，欲致之馆下，以禄未及亲辞。丧父，服除，授福州学教授，差充江东安抚司干办公事。制置使王野、丘岳、马光祖、赵与陋皆荐之。丁大全在台，势焰熏灼，天久阴雨，貔孙贻书政府，言回积阴之道，去奸邪，罢手实，蠲米税。奸邪，指大全也。丞相董槐得书嘉叹。主管尚书刑、工部架阁文字。

宦者董宋臣宠幸用事，貔孙发策试胄子，极论宦寺专权之患，宋臣讽言者论罢之。光祖辟添差江东安抚司机宜文字，擢

史馆校勘。时大全执政，使其党许以骤用，貔孙力拒之，且谒告归省。迁太学博士，属帝亲擢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，首疏论大全权奸误国之罪，倡言学校六士之冤。又以翕聚人才，凝固人心，精择人言；增禁旅以壮帝畿，择良守以牧内郡，选全才以守江面，严舟师以防海道；因地募兵，以应突至之敌，并力合势，以援必守之地。时有建议迁都四明者，貔孙亟上疏言：“銮舆若动，则三边之将士瓦解，而四方之盗贼蜂起，必不可。”遂止。貔孙在讲筵，言及宋臣挠政事忤旨。迁大理少卿，又迁司农少卿兼太子右谕德，诏许乘马赴讲。貔孙谕导得体，衍说经义，有关于君道者必委曲敷畅，阴寓警戒，太子每为之改容。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直舍人院。

时大礼成，封命丛委，吏持词头下，每夕无虑数十，貔孙运笔如飞，夜未中已就，皆温润典雅。迁宗正少卿。丁母忧，服除，授秘书监兼太子左谕德。改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，姓名已付外矣，寻复改命浙西行公田。吏并缘为奸，貔孙疏其蔽。推《春秋》尊王绌霸之旨，劝帝崇仁政，用吉士，行正论，赐赉甚渥。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讲，请严京师淫声奇服之禁。他所论苗耗役害及经理川蜀，皆当世急务。

宋臣覆出，朝论纷然，貔孙因对，力斥其奸，卒夺祠。升侍御史兼侍讲。长星出东方，貔孙力诋外戚内臣及进奉羨余失人心者，且曰：“回天心自回人心始。”辞旨恳切，帝为之感动，升侍读。貔孙之再入台，属疆场多事，屡陈备御之策。理宗春秋高，倚成贾似道，似道擅命，貔孙随事进谏，不肯阿附，至若行公田之政，屡于经筵密以告帝，似道自是深忌之。貔孙累疏求去。

理宗崩，度宗即位，擢右谏议大夫，赐紫金鱼袋兼赐章服犀带，以疾乞辞言职，迁吏部尚书，不拜。帝以旧学故雅欲留

貔孙，使者旁午于道，而貔孙辞益力，以华文阁学士知宁国府，似道讽言者论罢。久之，提举太平兴国宫，复华文阁学士、知袁州。至郡，宣布德意，以戢暴禁贪为先务。郡仓受租，旧倚斛面取赢，吏加渔取。貔孙知其敝，悉榜除之，许民自概量。宿敝顿革，田里欢声。兴学校以劝士。升敷文阁学士，知福州、福建安抚使。未几，卒于袁之郡治。赠四官，与恩泽二，令所在给丧事。有文集、奏议行世。

欧阳守道，字公权，一字迂父，吉州人。初名巽，自以更名应举非是，当祭必称巽。少孤贫，无师，自力于学。里人聘为子弟师，主人矚其每食舍肉，密归遗母，为设二器驰送，乃肯肉食，邻媪儿无不叹息感动。年未三十，翕然以德行为乡郡儒宗。江万里守吉州，守道适贡于乡，万里独异视之。

淳祐元年举进士，廷对，言：“国事成败在宰相，人才消长在台谏。昔者当国恶箴规，言者疑触讪，及其去位，共谓非才。或有迎合时宰，自效殷勤，亦有疾恶乖方，苟求疵颡，以致忠邪不辨，黜陟无章。”唱名，徐俨夫为第一，俨夫握守道起曰：“吾愧出君上矣，君文未尝不在我上也。”授零都主簿。

丁母忧，服除，调赣州司户，其次在十年，后万里作白鹭洲书院，首致守道为诸生讲说。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聘守道为岳麓书院副山长。守道初升讲，发明孟氏正人心、承三圣之说，学者悦服。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长沙，闻守道至，往访之。初犹未识也，晤语相契，守道即请于子良，礼新为岳麓书院讲书。新讲《礼记》“天降时雨、山川出云”一章，守道起曰：“长沙自有仲齐，吾何为至此。”仲齐，新之字也。逾年，新卒，守道哭之恸，自铭其墓，又荐其子必泰于当道。子良代，守道复还吉州。

里有张某丧其父，小祥，而舅氏讼以事，系之狱，使不得

祭，邀其售己地以葬。守道闻之，叹曰：“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，且其痛奈何？”明日告之邑令曰：“此非人心，滨祭而薄之，挠葬而夺之，舅如此，是自食其肉也。请任斯子出，祭而复狱。”令亟出之。其舅丑诬守道，守道亦不自辨。转运使包恢为请祠于朝。万里入为国子祭酒，荐为史馆检阅，召试馆职，授秘书省正字。

安南国王陈日照传位其子，求封太上国王，下省官议。守道谓：“太上者，汉高帝以尊其父，累朝未之有改，若赐诏书称太上国王，非便。南越尉佗尝自称‘蛮夷大长老’，正南夷事也。《礼》，方伯自称曰‘天子之老’，大夫致仕曰‘老’，自称亦曰‘老’。自蛮夷言之则有尉佗之故事；自中国言之，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称。汉亦有老上单于之号，易‘太’以‘老’无损。或去‘上’字存其‘太’字，太王则有古公，三太、三少，太宰、少宰，‘太’所以别于‘少’也。谓父为太，则子为少矣。太以尊言，则太后、太妃、太子、太孙；以卑言，则太史、太卜、太祝、乐太、师太，固上下所通用也。”时病足，不及与议。

迁校书郎兼景宪府教授，迁秘书郎，转对，言：“欲家给人足，必使中外臣庶无复前日言利之风而后可。风化惟反诸身。化之以俭，而彼不为俭，吾惟有卑宫室、菲饮食；化之以廉，而彼不兴廉，吾惟有不贵难得之货、不厚无益之藏。”以言罢。守道徒步出钱塘门，唯书两篋而已。理宗遗诏闻，守道与其徒相向哭踊，僮奴孺子各为悲哀。咸淳三年，特旨与祠。诏大臣举贤才，少傅吕文德举九十六人，守道预焉。添差通判建昌军，以书谢庙堂曰：“史赞大将军不荐士，今大将军荐士矣，而某何以得此于大将军哉。幸尝蒙召，擢备数三馆，异时或者谓其放废无聊，托身诸贵人，亏伤国体，则宁得而解，愿仍赋祠禄

足矣。”迁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说书兼权都官郎官。经筵所进，皆切于当世务，上为动色。迁著作郎，卒，家无一钱。

守道之兄之妻蚤丧，其子演五岁余，且多病，浚生甫数月，守道三十未有室，顾无能乳哺者，日夜抱二子泣，里巷怜之。演既长，出莫知所之，守道哭而求诸野，终不能得，三年不食肉，憔悴不释者终身。吉有贤守而大家怨之厚诬以赃者，下其事常平使者。会旱甚，祷云腾，守道曰：“无以祷也，云腾之神，唐郡守吴侯也。冤莫甚于前守，冤不直而吴侯于祷，侯有辞矣。匹妇藏冤，旱或三年，冤在民牧，害岂其小。”反覆千余言，或迂笑之，守道不改，告来者不倦，守卒以得直。所著有《易故》、文集。

论曰：汤璠立朝蹇谔。蒋重珍自擢巍科，既居盛名之下，而能树立于当世，可谓难矣。牟子才、朱貔孙，直声著于中外。欧阳守道，庐陵之醇儒也。